

Never Let Me Go

Kazuo Ishiguro

别让我走

[英国] 石黑一雄 著

朱去疾 译



他们表现出一种殊死的勇气，尽管他们看到，自己已用生命的一大部分时间来做徒劳的事，但他们仍然继续做下去。我敬佩他们，他们可以了解自己。问题只是，生命消逝得太快了。

——石黑一雄

英格兰乡村深处的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幽静，迷人，孤立。凯茜、露丝和汤米就在这里悠然成长。他们被监护人小心地呵护着，并接受着良好的诗歌和艺术教育。只是，他们的生活从不和外面世界有任何交集，哪怕周末也不曾回家。

成年后的凯茜渐渐发现记忆中无瑕的成长过程，处处都是无法追寻的惶惑与骇人的问号，恍然间洞悉了学校的全部真相……

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上架建议:文学经典·名家作品
ISBN 978-7-5447-2380-0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29.00元

别让我走

［英国］石黑一雄 著
朱去疾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让我走 / (英) 石黑一雄著；朱去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
(石黑一雄作品)
书名原文：Never Let Me Go
ISBN 978-7-5447-2380-0

Ⅰ.①别… Ⅱ.①石… ②朱…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492 号

Never Let Me Go by Kazuo Ishigu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427号

书　　名	**别让我走**
作　　者	[英国]石黑一雄
译　　者	朱去疾
责任编辑	王理行
原文出版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4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380-0
定　　价	29.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Never Let Me Go

Kazuo Ishiguro

平常人心非常人
（代译序）

恺 蒂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的新作《别让我走》，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并觉得意犹未尽，又去找英文原版来读，还在网上搜寻到了石黑一雄自己朗读此书某些段落的音频，闭眼倾听，几次热泪盈眶。

好作家必须是讲故事的高手，擅长闪烁其词，能够耐着性子掩藏秘密。石黑一雄也不例外，这部小说对书中人物的生存环境进行层层描写，对他们的身世秘密和未来命运一步步披露。虽然《别让我走》故事本身比较简单，然而，这并不影响小说中催人泪下的悲情和无与伦比的凄凉。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英格兰，叙述者是三十一岁的凯茜，她是一位看护员，从事这一工作已经快十二年，专门照顾她称之为“捐献者”的人。她说自己来自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又说起黑尔舍姆是如何被其他的“捐献者们”刮目相看。然后，她回忆起在那里的生活，想起她的两位好友，并说“那是我第一次明白，真正明白，汤米、露丝、我，我们其他所有的人，是多么幸运”。

于是，小说开始的几章，像一本关于寄宿学校的书。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坐落在如画的英格兰乡村的深处。女学生们在白色的休息亭里，边嚼舌头，边观看男孩子们的各种球赛。小路围绕着宿舍外部并且通往宿舍的每个角落，学校里有鸭塘，雾气弥漫的早晨，从美术教室能眺望到田野的景色。老师还算友善，课程也挺有启发性，学生们在自己的床底下都有一个木箱，收藏着各种从拍卖会上交换或买来的东西。如同每一个典型的英式

寄宿学校——纪律严明，老师们不苟言笑，孩子们之间恃强欺弱，互相施予残酷的玩笑，例如汤米就常常因举止古怪且不擅艺术而被同伴取笑，足球比赛时没有人选，他还成为别人恶作剧的对象，而女孩中也有排外的小团体，在宿舍里闲言碎语，常常钩心斗角。

同时，这所学校又被神秘的气氛缠绕，例如孩子们从来不提他们的父母，也从来没有周末假期回家的举动，他们好像与世隔绝，老师被称为监护人，他们的成长似乎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每周都要进行身体检查，学校非常害怕抽烟对于他们的危害，以至于要在图书馆里禁止福尔摩斯的故事。孩子们好像总是生活在恐惧中，有很多话怕被别人听到，“监护人”对他们的关爱似乎别有用心。那种不可解释的恐惧和秘密让人想到卡夫卡或奥威尔的小说。艺术与诗歌创作在这里似乎也格外重要，一个人是否受人喜爱，绝对和这个人擅不擅长“创作”有关。监护人露西小姐告诉汤米“创作”不重要，一开始听上去像是鼓励汤米的另一种独创性，例如与众人背道而驰，但是很快读者发现并不是那样，因为露西小姐因此而痛悔且辞职离开。还有一位“夫人”定期来“收藏”学生们的作品。“夫人”虽然听上去很有权威，高高在上，但是看到这群孩子竟然非常害怕，而且，在主人公随着歌曲《别让我走》拥着枕头跳舞时，“夫人”竟然热泪盈眶。

其实，这神秘学校背后的秘密并不深奥，叙述者这样卖关子的同时已经向读者披露了其中的真情和悲哀，但是读者并没有因真相大白而对故事失去兴趣，因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已经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让你不由自主地一口气往下读。你想知道，他们究竟是否能够左右自己的未来?他们会不会抗争?他们能否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存在是否有一线希望?

凯茜、露丝和汤米三位朋友慢慢长大，性格也逐渐成型，露丝直爽急躁有时惹人生气，汤米忠实厚道但是会突然大发脾气，凯茜是理智的象征，宽容而有毅力。他们都在寻找，想知道自己究竟源自何处，凯茜不断地翻阅色情杂志，露丝去一个小镇上的写字间里盯梢。他们虽知自己的既定命运无可逆转，但对未来仍有着幻想般的向往——露丝就常常憧憬能去

一个宽敞明亮的写字间工作。虽然凯茜和汤米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吸引非常明显,但却是露丝成为汤米的女朋友。露丝在“完结”之前,请求两位好友原谅自己阻止了他们真心相爱,同时鼓励他们以爱情去争取对自己命运和责任的推迟。

石黑一雄的高明之处,是完全像描写平常人那样描写这些非常人,他们的梦想、感情、恶作剧、嫉妒、猜忌、八卦、三角恋爱,都是平常人的心态。与《AI》、《我是机器人》之类关于生物工程的科幻作品不同,从一开始作者就没有让读者和作品的主人公之间产生任何距离。例如,有一段写到露丝相信自己的原型是一个白领,于是她开始向往着能如她的原型一样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写字间里工作。

所以,吸引读者的并不是这部小说的悬念,因为对于读者来说,小说中人物的身份一猜即中,吸引读者的是主人公们如何发现自己的身份,如何仍然向往着平常人的生活,小说的悲伤和凄凉是这些不平常人偏偏拥有他们永远无法享受的最平常的情感!让读者感到悲凄颤栗的同时,小说也就逐渐升腾出它的主题,不只是生物工程的道德伦理的对错,不只是对于人性的探索,此书的主题更是叹息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以及与生俱来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和责任。例如,小说临近尾声时,向读者道明了为什么“夫人”看到儿时的凯茜拥着枕头随着歌曲《别让我走》跳舞时,会热泪盈眶:

> 我掉泪是因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那天我看着你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了某样别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是的。对于以往的疾病有了更多的治疗方式。那非常好,却又是一个非常无情和残忍的世界。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的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千万别丢下她。那就是我所看到的。我知道,那并非真的是你,或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这让我的心都碎了。

命运和责任是石黑一雄作品中惯有的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永远是安静的牺牲品，对于"责任"认命且默默承受，不知道"抗争"是什么。此书中的汤米，如同《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让你想抓住他的衣领大声疾呼："你为什么这么重视你的责任?你为什么不反抗?"

石黑一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故事虽然很悲伤，但是他还是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人以鼓舞，因为他要表现的是人在没有任何权利和能力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厚道的事情，能选择一条正确的途径，希望这本书能是"一小口袋诚实厚道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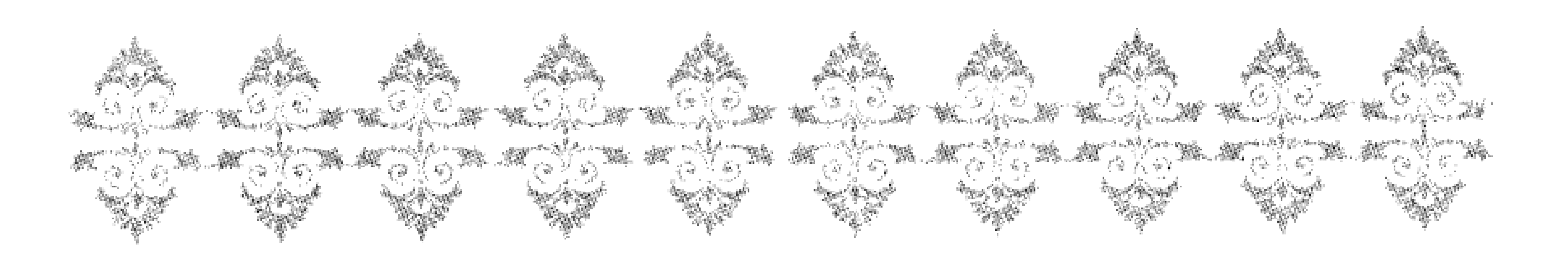
石黑一雄如此擅长描述人物内敛的性格和对责任的承受，并且从中发现鼓舞，也许与他受日、英两种文化的熏陶有关。

石黑一雄出生在日本长崎，在英国长大，深受这两种语言文化的影响。他并不多产，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就一直走红英国文坛。他的第一本小说《山影淡淡》(1982)，获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的奖项；第二部小说《浮世艺术家》，获一九八六年惠特布来德奖，并获布克奖提名；第三部《长日留痕》获一九八九年布克奖，后来出版的《无法安慰》(1995)和《上海孤儿》(2001)不如前三部作品那么成功。二〇〇五年四月出版的这本《别让我走》，以平常人心写非常人的生活和情感。

《别让我走》的结尾，也像《长日留痕》一样，主人公收敛泪水，继续她并不如意的生活，因为她有着"该做的事情"和"该去的地方"。

英格兰　　一九九〇年代末





第 一 部



1

我的名字叫凯茜·H.。我现在三十一岁,当看护员已经十一年多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时间够长的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希望我再做八个月,干到今年年底。那样的话就差不多是整整十二年了。现在我才明白,我当了这么久的看护员,未必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干这个特别棒。有一些真的很好的看护员,只做了两三年就被通知不用干下去了。我至少想到一个人,当看护员整整十四年,尽管完全是白白地占着一个职位。所以我并不是在极力自夸。不过我的确知道,实际上,他们对我的工作一直颇为满意,大体上我自己也觉得不错。我所照看的捐献者的情况总是比预期的要好得多。他们康复时期的表现令人印象至深,几乎没有人被看作“焦躁不安”,即使是做第四次捐献之前。好吧,或许我现在*真是*在自夸。但是能够干好我的工作,特别是让我的捐献者保持“平静”这一点,对我意义良多。我养成了一种对捐献者的直觉。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和他们待在一起安慰他们,什么时候又该让他们自己待着;什么时候要听他们一吐为快,什么时候又只需耸耸肩,告诉他们赶快振作起来。

不管怎么样,我并不是在为自己谋取什么好处。我认识一些如今在做

看护员的人，她们干得同样好，却连一半的赞扬都得不到。如果你是她们中的一员，当你看到我的卧室兼起居室、我的车，尤其是我还可以对要看护的人挑三拣四时，我能理解你可能会产生的那份愤懑。我是黑尔舍姆的学生——光是这一点有时就足以让人对我生气了。他们会说：凯茜·H.嘛，她可以挑挑拣拣，还总是挑她自己那一类人：来自黑尔舍姆或者某个其他特权阶层的人。难怪她的成绩那么好。这种话我听得多了，所以我确信你听到的还要多，这些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不是第一个允许挑挑拣拣的人，我也怀疑自己是否会成为最后一个。不管怎样，我做了分内的事，看护各色各样环境中长大的捐献者。请记着，当我结束看护生涯之时，我已经在这行里干了十二年，只不过在最后六年里他们才让我挑选。

可为什么他们不该这么做？看护员不是机器。你试着为每个捐献者尽最大的努力，但到了最后，自己却被耗得精疲力竭。你不会有无穷无尽的耐心和精力。所以当你有机会去选择时，你当然会挑选你自己的那类人。这是自然。如果我不是在每个阶段上都用心去体会我的捐献者，我绝不可能干这么久。再说了，如果我从不去挑选捐献者，我怎么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次走近露丝和汤米呢？

当然，最近这些日子里，剩下的捐献者里我记得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怎么去挑选。就像我说的，如果你和捐献者没有十分亲密的关系，这份工作会变得艰巨得多，就算我会怀念当看护员的日子，我还是觉得到今年年底最终结束这份工作是正确的。

顺便说一下，露丝只是我第三或第四个得以自行挑选的捐献者。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了一个指派给她的看护员，我记得在这件事情上还鼓了一点儿勇气。但是我最终成功了，我再次在多佛尔的康复中心见到她的那一刻，我们之间所有的分歧——虽然它们并未真的消除——和其他的事情比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了：譬如我们在黑尔舍姆一起长大，以及我们知道并记得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想，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从我的故人

中挑选要看护的捐献者，只要可能，就挑选黑尔舍姆的人。

过去的岁月中，我一次又一次试着把黑尔舍姆抛在脑后，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不应该总是回头看。可是终于有一天，我停止了这种抗拒。这与一个我看护的特殊的捐献者有关。那是在我当看护员的第三个年头，他在我说到我来自黑尔舍姆时的反应，让我改变了多年来的想法。他刚做完第三次捐献，情况不太好，他也一定知道自己会挺不过去。他几乎不能呼吸，但是他看着我说："黑尔舍姆，我敢肯定那是一个漂亮的地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当我和他说话以使他不去想一切痛苦的时候，我问起他是在哪里长大的，他提到多塞特郡的一个地方，这时他满是红斑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愁苦相。当时我就明白了他是多么不想再有人向他提起那个地方。不过，他倒是想知道黑尔舍姆的事情。

所以在接下来的五六天里，我告诉了他一切他想知道的。他躺在那儿输液，全身就像被鱼钩钩住了一样，脸上却绽放着优雅的笑容。事无巨细他都想了解：我们的监护人，我们每个人如何都在床底下有一个放收藏品的箱子，足球赛，跑柱式棒球赛，那条环绕着主楼和所有冷僻、隐蔽的旮旮旯旯的小路，还有那水面上游着鸭子的池塘，饭菜，以及雾天早上从美术教室俯瞰田野的景致。有时候他让我把事情说了又说；我前一天才告诉过他的事，第二天他会再问我，好像我从没对他说过似的。"你们有体育馆吗？""哪个监护人是你最喜欢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麻醉剂的原因，但后来我注意到他的神智很清醒。他不单单是想听听有关黑尔舍姆的事情，他还想记住黑尔舍姆，就像那是他自己的孩提时代。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所以他才这么做：他让我描述这些事情，好把它们铭刻于心，这样，也许在那些伴着痛苦和麻醉药、精疲力竭的不眠之夜，我的回忆和他的记忆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不清。那是我第一次明白，真正明白，汤米、露丝、我，我们其他所有的人，是多么幸运。

我如今在乡间驾车时，仍然会看到让我回想起黑尔舍姆的东西。我可能从薄雾笼罩的田野的一角通过，或者当我从山谷的一边开车下去，远远地看到一幢大房子的一部分，甚至是山坡上白杨树特殊的排列时，我就会想："也许就是这儿！我找到它了！这儿确实*就是*黑尔舍姆！"接着我就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继续开车，而思绪却已神游别处。这其中尤以那些体育馆为最。我在乡下到处可以见到它们，这些由预制件建成的白色小屋远远地矗立在游乐场地的边上，它们都有一排高得莫名其妙的窗户，几乎都要缩进屋檐底下。我想，五六十年代他们造了很多这样的房子，我们的那座也许就是那时候建造的。如果我驾车经过这样一座体育馆，我就对它尽可能长时间地仔细打量，这样总有一天我会发生车祸的，但是我还总是这么做。不久之前，我驾车开过伍斯特郡的一片空地的时候，在一个板球场边上看到一座体育馆，和我们在黑尔舍姆的那座是那么相像，我居然掉转车头回去再看它一眼。

我们热爱我们的体育馆，也许是因为它让我们想起幼时大家都看的图画书中那些温馨的小农舍。我还记得我们在小学时，恳求监护人不要在通常的教室，而到体育馆去上课的情形。到了中学二年级我们已经是十二岁、快十三岁的时候，如果你想躲开黑尔舍姆的其他人，体育馆就成了你和最好的朋友的藏身之所。

那体育馆不小，足够两组人活动而互不干扰——在夏天，则可以让第三组学生在外面的走廊上活动。但是你和朋友们想得美要独占地盘，于是经常会有些花招和争执。监护人总是告诫我们要表现得文明，可现实中，你必须在你的小团体中显示出魄力，才有可能获得在课间休息或空闲时享用体育馆的机会。我不是那种真的畏首畏尾的人，可是我猜想我们常常到那里去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露丝。

通常我们会散坐在椅子和长凳上，我们一般是五个人——如果詹妮·B.来了就是六个人——大家在一起痛痛快快地闲聊。有一种谈话只有当

你们藏在体育馆里时才会进行；我们也许会讨论某桩让我们担心的事情，或者我们最后会大笑着尖叫，又或者愤怒地争吵。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和你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放松一会儿的方法。

我现在想到的是在那个下午，我们正站在方凳和长条凳上，一堆人挤在高窗户下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操场，大约十来个我们年级和中学三年级的男孩子正在踢足球。那天阳光灿烂，但之前一定下过雨，因为我记得阳光在沾着泥的草叶上闪烁。

有人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看得清楚而挡着别人，但是根本没有人往后挪。后来露丝说："他什么都没怀疑。看看他，他真的什么都没有怀疑。"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看着她，想寻找她对于男孩们针对汤米的做法表示反对的迹象。可是紧接着，露丝只是略略笑了一声，说："那个白痴！"

于是我明白了，对于露丝和其他人来说，不管那些男孩要做什么，和我们是毫不相干的；他们的行为并非因为我们赞同与否使然。那时我们聚集在窗户前，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到汤米被再次羞辱，而仅仅是因为我们听说了这个最新的阴谋而隐约有些好奇，想看它如何发展。我不认为在那些日子里，男孩在他们自己中间的所作所为，会比我们想的更深沉。对于露丝，对于其他人，这事就是这么无所谓，并且这事对于我也可能就是那样。

也许是我记错了。也许就在那时，当我看到汤米在操场上奔跑，看到他因为重新被大家接纳，就要去进行他非常擅长的运动，因而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快活时，我心里可能真的感到一丝刺痛。我的的确确记得，我注意到汤米穿着一件他在前一个月的拍卖会上买的浅蓝色马球衬衫，他对那件衣服非常得意。记得那时我在想："他可真蠢，穿着那件衣服踢足球。那衣服会被糟蹋的，到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我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汤米穿着他的衬衫。他心爱的马球衬衫。"

我认为当时没人听见我的话，因为她们都在对着劳拉发笑——她是我们这群人里最爱开玩笑的——她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模仿汤米奔跑、挥手、叫喊、拦截时脸上的表情。其他男孩都在热身，故意懒洋洋地在场地边上游荡，但是汤米却很兴奋，好像他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这时我更加大声地说："如果他把那衬衫糟蹋了，他会非常懊丧的。"这次露丝听到我说话了，可她一定以为我是把它当作一个什么笑话说的，因为她心不在焉地笑了笑，然后自己也嘲笑起他来。

后来，男孩们不再把球踢来踢去，他们在泥地里站成一堆，在等待挑选队员的时候，他们的胸膛轻轻地起伏着。两位被选出的队长都来自中学三年级，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汤米是他那个年级里比谁都要好的足球运动员。他们掷硬币来决定谁先选择队员，赢了的那个开始从队伍中选人。

"看看他，"有人在我身后说，"他完全相信他会被第一个选上。看看他啊。"

汤米在那一刻现出了某种滑稽的表情，他让人想到，是啊，如果他真的那么傻，那么后来的事情他就活该。其他的男孩都假装没注意到挑选队员这事儿，假装不在意自己第几个被选到。他们有些人在互相轻声地交谈；有些人在重新系鞋带；其他人则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脚，就好像脚陷进烂泥中似的。但汤米正满怀期望地看着中学三年级的那个男孩，好像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叫到了一样。

劳拉在他们挑选队员的时候继续着她的表演，模仿汤米脸上闪过的所有不同的表情：一开始时的高兴渴望；当第四个人被选走而他还没被挑上时的困惑不解；当他终于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时的伤心惊恐。尽管我没有一直看着劳拉，因为当时我正注视着汤米，但是因为其他人在不停地笑并怂恿她继续，所以我才知道她在干什么。后来，当只剩下汤米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而所有男孩开始窃笑的时候，我听到露丝说：

"来了。等着。七秒钟。七，六，五……"

她没能数完。汤米爆发出如雷般的怒吼，男孩们此刻则是公然大笑着，开始朝南操场跑去。汤米在他们身后跨了几大步——很难说他是因为本能而愤怒地去追他们，还是因为被他们甩了而惊恐失措。不管怎样，他很快停下来站在那儿，死死盯着他们，满脸通红。然后他开始尖叫和大喊，发出一串无意义的诅咒和辱骂。

在这之前，我们都见过汤米发脾气，于是大家从凳子上下来，四散开坐在屋子的各处。我们想找一个别的话题聊聊，可是外面汤米正在不断叫嚷，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翻翻眼睛试图不去理睬，可是到了最后，也许是我们散开整整十分钟之后，我们又都回到了窗口。

那时候其他男孩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汤米也不再冲着某个具体方向倾泻他的咒骂了。他只是朝着天空、朝着风、朝着最靠近的篱笆桩语无伦次地叫喊，挥动四肢。劳拉说，他也许正在"排练莎士比亚剧目"。另外一个人则指出，每次他叫喊什么的时候，总是一条腿离地，朝外抬着，"像一条狗在尿尿"。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了他腿部同样的动作，但让我吃惊的是他每次顿足的时候，斑斑点点的泥浆就会飞溅到他小腿的四周。我又想到他那件珍贵的衬衫，可是他离我太远了，我看不清他的衣服上是否溅到许多泥浆。

"我想那是有点儿酷，"露丝说，"他们总是把他激怒成这样。但那是他自己的错。如果他懂得冷静一点，他们就不会去惹他了。"

"他们还是会这么对他的，"汉娜说。"格雷厄姆·K.的脾气也一样坏，但那只是让所有人对他更加小心翼翼。他们作弄汤米是因为他太懒散了。"

后来大家都立即谈论起汤米，谈到他从未哪怕尝试过创造性，谈到他甚至从未在春季交易会上拿出过一件东西和别人交换。我想事实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暗自希望有个监护人能从办公室里出来把他带走。尽管我们并没有参与这激怒汤米的计划，但是我们已经在近处把这件事

看得一清二楚，为此开始觉得内疚。可是没有监护人来到的迹象，所以我们把汤米的这些事作为理由来证明他何以活该受到这么对待。后来，露丝看了看她的表说，尽管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回主楼去了，没有人反对。

我们走出体育馆的时候，汤米仍然在怒骂。主楼在我们的左边，因为他站在我们正前方的操场上，我们就没必要走近他。无论如何，他正面对着相反的方向，而且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尽管如此，当我的朋友们沿着操场边上走开的时候，我开始朝汤米悄悄走去。我知道，这样做会令别人不解，但是，甚至在我听到露丝在小声急切地叫着让我回去时，我仍然往前走去。

我想汤米是不习惯在自己发怒时被人打扰的，因为当我来到他面前时，他的第一反应竟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接着仍像先前那样怒吼。这确实像他正在排练莎士比亚的戏剧，而我在他的表演当中来到舞台上。所以，当我说“汤米，你漂亮的衬衫，你会把它弄得一塌糊涂的”时，他毫无已听到我说话的样子。

所以我走上前去，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肩膀上。随后发生的事情，其他人都认为他是故意的，但我十分确信他是无心的，当时他仍在挥舞手臂，不会意识到我正要伸出手去，不管怎么说，当他猛地抬起手臂的时候，他甩开了我的手并且打到了我一边的脸。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疼，可我还是倒抽了一口气，我身后的女孩们也和我一样。

这时，汤米看起来终于注意到了我，注意到了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他自己，意识到了他自己站在操场上已经发了好一会儿脾气的事实，有点蠢头蠢脑地盯着我看。

“汤米，”我板着面孔说，“你的衬衫上都是泥浆。”

“那又怎么样？”他嘟囔着。可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朝下看了一眼，注意到了那些褐色的斑点，只是因为惊慌才没有叫出声。然后我看到他脸

上浮现出惊讶,因此我应该能想到他是多么珍惜那件马球衬衫。

“这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赶在沉默让他感到难堪之前说道,“泥浆会洗掉的。如果你自己洗不下来,只要给乔迪小姐就行了。”

他继续检视他的马球衬衫,然后乖戾地说:“总之,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似乎立刻对最后说的这句话后悔了,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好像期待我说些什么安慰他的话。可我这时已经受够了他,特别是女孩们都在看着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主楼的窗户向外看着。于是我耸了耸肩转过身去重新回到我的朋友中去。

我们走开的时候,露丝用一条手臂钩住了我的肩膀。“至少你让他住嘴了,”她说。“你还好吗?疯畜生。”

2

这些都是许久之前的事了，所以有些情况我可能会记错；但在我的记忆中，那天下午我对汤米所做的事，成了我那时候生活经历的一个部分——这和我强制给自己提出挑战有关——其实，汤米几天后拦住我时，我差不多已经把这些都忘了。

我不知道你那儿情况怎样，但是在黑尔舍姆，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做身体检查——通常是在主楼顶层的第十八教室——由严厉的特丽莎护士，我们称呼她为“乌鸦脸”的来做这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一群人沿着正中间的楼梯往上走，要去让她检查身体，正好她已经检查完毕的另一帮人在走下来。所以楼梯井里充满了回声，而我低着头，跟着前面一个人的脚后跟往上爬楼梯，这时候我边上有一个人叫道：“凯丝[1]！”

汤米正在往下走的人流中，他猛地停在楼梯上，脸上挂着无所顾忌的笑容，我立刻就恼火起来。也许几年前，如果我们碰上自己乐意看到的人，会是这么一副表情。可是那时我们已经十三岁了，而且是一个男孩在完全公开的场合撞见一个女孩。我几乎想喊出声：“汤米，为什么你就长不大

① 凯丝：凯茜的昵称。

呢?”可我没这么做,而只是对他说:“汤米,你和我把所有的人都挡住了。”

他朝上望去,上面的确有一段楼梯上的人被挤得没法动了。他有一瞬间看起来有些惊慌,然后他从右边挤到我边上的墙壁前面,这样别人刚好挤得过去。他对我说:

“凯丝,我到处找你。我想说声抱歉。我的意思是,我真的、真的很抱歉。那天我实在是没有想要打你。我做梦也不会想要去打一个女孩子,而且就算打,我也绝对不会打你的。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没事,那只是个意外,仅此而已。”我朝他点了点头就要走开。可是汤米兴高采烈地说:

“那件衬衫现在好了,全洗干净了。”

“这就好。”

“我打到你的时候不疼吧?疼吗?”

“当然疼了。头骨破裂,脑震荡,很多问题。如果我到楼上去体检,连‘乌鸦脸’也会注意到的。”

“可是说真的,凯丝。别放在心上,好吗?我十分抱歉,真的,真心诚意。”

最后我对他微笑了一下,不再挖苦他,我说:“瞧,汤米,那只是个意外,我已全忘了。我不会因此而对你有一丁点儿记恨的。”

他看起来还是不怎么肯定,可是那时有几个比他年长的学生在后面推他,叫他快走。他朝我笑了一下,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就好像他会对一个比他年轻的男孩做的那样,然后就快步挤进人流里。后来,当我继续往上走的时候,我听见他在下面叫道:“再见,凯丝!”

这整件事儿虽然没有招来嘲笑和背后议论,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其实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在楼梯上的这次相遇,我也许就不会在以后的几周里对汤米的问题产生兴趣。

我自己就看到了几次汤米被作弄的事件。不过大多数我只是听说而

已，当我听到这些事情时，我就会去询问别人，直到或多或少了解整个过程。更多的情况是他发脾气，比如我听说汤米在第十四教室里掀翻了两张桌子，把所有的东西都撒到地上，教室里所有的人都跑到楼梯口，挡住了门不让他出来。还有一次，在足球训练时，克里斯多弗先生为了不让他对雷吉·D.动手，不得不把他的手扭到背后。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中学二年级的男孩里汤米是唯一跑步时没有同伴的。他是一个出色的跑步选手，能很快领先其他人十到十五码，他也许想这样来掩盖没人愿意和他一起跑的真相。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对他恶作剧的传闻。其中许多是通常的恶作剧——在他床上放古怪的东西，在他的麦片粥里放一条毛毛虫——可是其中有一些听起来实在是太恶心了：就像有人用他的牙刷去刷马桶，所以等着他的就是牙刷毛上沾满了粪便。他的体格和力气，我想还有他的脾气，意味着没有人敢真的动手欺负他，可是我记得，这些事情一直发生了最起码有几个月。我以为迟早会有人出来说这些事儿做得太过头了，可是作弄他的事层出不穷，就是没人出来说什么。

有一次熄灯后在宿舍里，我自己试图提出这件事。中学阶段，我们每个宿舍里的人数减少到六个，所以只有我们一小伙人，于是我们经常在入睡前躺在黑暗中极其亲密地聊天。我们聊的话题在其他任何地方是绝对不会说的，甚至在体育馆里也不会。所以，一天晚上，我谈起了汤米。我没有说太多，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事情，并且说这不太公平。我说完之后，黑暗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沉默，我意识到大家都在等待露丝的反应，因为通常每当出现了什么尴尬的事，露丝就会作出反应。我一直等着，随后我听到一声叹息从房间的露丝那头传来：

"凯茜，你说得对。这不好。可是如果他想要不再被作弄，他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他在春季交易会上一件东西也没拿出来。下个月交易会时他有东西拿出来吗？我敢说他没有。"

我在这里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在黑尔舍姆的交易会。我们在一年春、

夏、秋、冬四个季节，举行四次盛大的类似于展览加拍卖的活动。展出和出售上一次交易会之后三个月以来我们制作的任何东西：油画、素描、陶器制品，用当时风靡一时的物品制作各式各样的“雕塑”——也许是敲扁了的罐头，或者是瓶口粘在纸板上的玻璃瓶。你带来的每件东西都由监护人来决定你的杰作价值几何，并付给交易代币。然后在交易会那天，你带着代币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规定是，你只可以买同年级学生的作品，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有许多选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三个月里都会制作很多物品。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交易会对我们如此重要。开始的时候，撇开拍卖会不谈——因为拍卖会是另外一码子事，我待会儿再谈——交易会是我们唯一能够收集个人藏品的手段。如果你想装饰一下床边的墙壁，或者想要些什么东西装在包里从这个房间带到那个房间，然后放在桌子上，那么你应该可以从交易会上找到这些。我现在也能明白，交易会何以对我们大家产生了更加微妙的效果。想象一下，可能成为你个人珍藏的物品要依赖彼此的制作，那交易会必定对你的人际关系发生影响。汤米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在黑尔舍姆，许多时候你被人如何看待，你如何受人喜欢或者尊重，必须取决于你“创造”得多棒。

几年前，当我在多佛尔的康复中心照看露丝的时候，我俩经常会想起这些事情。

“这就是黑尔舍姆那么特别的原因之一，”她有一次说。“我们就是那样受到鼓励来尊重彼此的工作。”

“的确如此，”我说。“可是，现在有时候我想起交易会时，觉得其中许多东西有点古怪。譬如说诗歌吧，我记得我们允许提交诗歌，而不是素描或油画。奇怪的是，我们都觉得这很好，觉得它有道理。”

“为什么不呢？诗歌很重要啊。”

“可是我们说的是九岁大的孩子写在练习簿上的玩意儿，滑稽的短句

子，还全是拼写错误。我们居然把宝贵的代币花在写满这种东西的练习簿上，而不是什么可以放在床头的真正的好东西。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喜欢某个人的诗，为什么我们不随便在某个下午，把它借来自己抄录呢?不过你应该记得那情景。举办交易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在苏茜·K.的诗和杰姬做的长颈鹿之间痛苦地犹豫不决。"

"杰姬的长颈鹿，"露丝笑道。"它们可真漂亮。我有过一个。"

我们进行这番谈话的时间，是在夏天一个美好的夜晚，两个人坐在她的康复病房的小阳台上。那是她第一次捐献过后没几个月，她刚刚度过最糟糕的那段时间，我总是得安排好晚上去看她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在外面待上半个小时左右，观看太阳从屋顶上沉下去。你可以看到许多天线和大碟似的卫星接收器，有些时候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海边成了阳光闪烁的一条线。我会带去矿泉水和小点心，然后我们就这么坐着闲聊我们想到的任何事情。露丝当时所在的那个中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如果我在那儿死去的话，我一点儿也不会遗憾。那些康复病房有点儿嫌小，可是设计精巧并且舒适。它的墙壁、地板，所有的地方都贴着闪闪发亮的白瓷砖，而康复中心又把这一切搞得非常干净，以至于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仿佛是进了一个四周都是镜子的大厅。当然，很多时候你并不能真的看到自己被映照出来，不过你几乎以为是这样。当你抬起手臂，或是有人从床上坐起来，你就能够从周围的瓷砖上感觉到这个暗淡模糊的动作。不管怎样，露丝在康复中心的房间里也有那些很大的玻璃移动门窗，这样她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床上看到外面的景色。即便她的脑袋还在枕头上，她也能够看到很大一片天空，而且如果天气足够暖和，她还可以走到阳台上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我喜欢到那儿去看望她，喜欢我们的那些随意闲谈，从夏天到初秋，坐在阳台上，聊黑尔舍姆，聊那些小棚屋，聊一切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话题。

"我所要说的是，"我继续说道，"我们在那个年纪，好比说十一岁的时

候，我们对彼此写的诗其实完全不感兴趣。可是你记得克里斯蒂吗？克里斯蒂因为写诗而名噪一时，我们都因此钦佩她。甚至包括你，露丝，你都不敢对克里斯蒂吆三喝四。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认为她的诗写得特别棒。其实我们对诗歌一窍不通。我们也并不在乎这点。真是奇怪。”

可是露丝没明白我的意思，也许她是故意回避这事。或许她决意要把记忆中的我们，都想象得比实际更成熟世故。又或许她感觉到我的话会引向何方，而她不想触及它。不管怎样，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那时我们都认为克里斯蒂的诗很棒。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觉得它们怎样。我多么希望手上还能有一些，我很想知道我们会如何看待那些诗。”然后她大笑着说：“我手头还保留了一些彼得·B.的诗。可是那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我们那时已经上了中学四年级。我一定喜欢过他，否则我就想不出其他理由会买他的诗。那只是些歇斯底里的蠢话，还挺把他自己当一回事。可是克里斯蒂是真的棒，我记得她很棒。她真是奇怪，开始画画就不再写诗了。而且她的画，比她的诗差得远呢。”

但是现在让我回头来说汤米。那一次露丝在熄灯之后所说的话，有关汤米如何给自己惹来所有这些麻烦的事，也许概括了绝大多数黑尔舍姆人那时的看法。可是，只有当她说起她做过的事情时，我才搞明白——当时我躺着——有关汤米是故意不去参加交易会的看法，早在我们是初中生时就传遍了。汤米一直经历的那些针对他的不公正行为，已经不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而是有年头了，我终于明白这一点时，打了一个冷颤。

汤米和我不久之前谈论过所有这一切，他自己对这些麻烦如何开始的说法，证实了我那个晚上的想法。据他说，这一切都发生于某天下午杰拉尔丁小姐的美术课上。汤米告诉我，在那之前，他一直都很喜欢画画。可是那天在杰拉尔丁小姐的课上，汤米画了一幅水彩画，是一头大象站立在高高的草丛中，由此引起了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他说他那样画只是开一个玩笑。我在这一点上盘问了他好一会儿，我猜想，实际上这事就如同那

个年纪做的许多事，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只是那么做了。你那么做，只是因为你觉得那样可以博得大家一笑，或者因为你想看看是否能够引起轰动。事后当你被要求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时，它似乎又毫无意义。我们都曾经做过类似的事。虽然汤米并没有这么说，然而我肯定事情就是这样。

总之，他画的大象完全是一个三岁的孩子可能画出来的样子。他只花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画好了，还的的确确引起了一阵笑声，虽然不完全是他所期望的那种笑声。即使如此，我想，那天如果不是杰拉尔丁小姐去上课的话，还不至于导致其他事情发生。这真是一次命运的大嘲弄。

我们在那个年纪时，杰拉尔丁小姐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监护人。她温文尔雅，语气柔和，总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安慰你，哪怕是你做了某件错事，或者被其他监护人训斥也一样。如果她必须亲自责备你，那么之后几天她会特别关照你，好像她欠了你什么似的。汤米不走运的是，那天是杰拉尔丁小姐上美术课，而不是，好比说，罗伯特先生或者是经常上美术课的总监护长埃米莉小姐本人。只要是他们两个人之一，汤米被责备一番之后，他只要傻笑几声，最糟也就是别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玩笑。大不了他会被别的学生当作一个十足的小丑。可是杰拉尔丁小姐就是杰拉尔丁小姐，事情没有那样发展。相反，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她的善意和理解来看待汤米的画。或许她猜想汤米可能会受到别人指责，却朝另一个方向做过了头，居然从画上找出一些东西来表扬，还向全班同学指出来。这就是对于汤米的怨恨的由来。

"我们离开教室之后，"汤米回忆道，"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议论我，而且还不怕我听到。"

我猜想，汤米在他画那幅大象之前已经意识到自己跟不上其他人，尤其是他的画就像是比他小许多的学生的作品，而为了尽力掩饰这一点，他故意去画一些幼稚的作品，同时也掩藏了自己最好的方面。经过这次画大象的事件之后，整个情况就公开化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接下来会

做什么。他看起来为此而努力过一阵子，可是他刚刚开始做点儿什么，周围的人就对他大加冷嘲热讽。实际上，他越是努力，他的努力就显得越好笑。所以不久之后，汤米就转回到他原来的防守态度，故意画一些看起来幼稚并表明他本人不当一回事儿的东西。从那时起，事情变得越发糟糕了。

有一段时间，他还只是在上美术课的时候被作弄——虽然那已经够经常的了，因为我们在小学时有许多美术课。可是接着事情的范围就越来越大。他在运动时被撇开，吃饭时男孩们拒绝坐在他边上，或者在宿舍里装作没听到他说话。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么过分，可能好几个月没有任何事发生，他会觉得这事已经过去了，接着，他做的某一件事情或者他的某一个敌人——比如说阿瑟·H.——却会让一切重新哄闹起来。

我说不准他的脾气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暴躁的。在我的记忆里，大家一向知道汤米的脾气不好，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知道，可是他对我说，他的脾气是对他的作弄变得十分恶劣的时候才开始变坏的。无论如何，正是他的暴躁脾气使得别人对他恼怒，对他的作弄和恶作剧就不断升级，在我所谈到的我们中学二年级时的夏天，当时我们只有十三岁，对他的迫害达到了最高峰。

后来恶作剧全停了，虽然不是一夜之间停下来的，可也够快的。如我所说，我那时一直很关注这件事，所以我比大多数人更早看到其中的一些征兆。差不多有一个月，也许更长时间，就是从那时开始，虽然针对汤米的恶作剧频频发生，可是他一直没有对此大发脾气。有时候我看得出他已经快要发作了，可是他不知怎么控制住了自己；其他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耸耸肩，或者表现得像是他什么都没看见。起初他这样的反应让其他人很失望；也许大家甚至还感到愤慨，好像他让他们丢了面子。后来，人们逐渐开始感到无趣，对他的作弄也越来越三心二意，直到有一天，我猛然发觉已经超过一周没有人作弄他了。

这件事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可是我发现了其他的变化。一些小事，比如亚历山大·J.与彼得·N.和他走在一起穿过运动场，他们三个挺自然地交谈着；当大家提起他的名字时，语调中有了一种微妙却明显的不同。后来有一天，下午的休息时间临近结束时，我们一群人在离南操场很近的草地上坐着，男孩们像往常一样在操场上踢足球。我一边和人说着话，一边密切注视着汤米，我注意到他成了比赛的中心。在某处他被绊倒，他爬了起来，自己把球放在地上准备开任意球。当男孩们按预期四散开的时候，我看到阿瑟·H.，一个最喜欢折磨他的人，站在他身后几码远的地方，开始模仿汤米的动作，把手放在臀部，难看地模仿着汤米站在球前的样子。我仔细地注视着，没人理睬阿瑟的做法。他们一定都看到了，因为所有人都瞧着汤米，等他开球，而阿瑟就在他身后，可就是没人对后者有兴趣。汤米把球踢过草地，比赛继续进行，然而阿瑟·H.也没有再试图做些其他什么。

我很高兴地看到所有这些进展，可是也觉得困惑。汤米的画作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改观——有关他"创造力"的名声还是一如既往地低。我可以明白他不再乱发脾气确实对他很有好处，可是我却不太明白什么才是别人不再作弄他的关键因素。汤米自己身上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他的姿势，他直视别人坦诚友善地交谈的方式，都和以前有所不同，这些反过来也改变了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可是，我还是不清楚他身上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实在感到困惑不解，所以我决定下次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探探他的口风。不久机会来了，我在排队买午餐时，看到他排在我之前隔着几个人的位置。

我想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在黑尔舍姆，午饭排队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适于私下谈话的时机之一。这与大厅里的音响效果有关；高高的天花板和嘈杂的吵闹声意味着只要你放低谈话声，两人站得比较近，还有就是你

要肯定旁边的人也正沉浸在他们的交谈中，那么你的谈话就不太会被别人听到。无论如何，我们不会真的浪费这样的机会。“安静”的地方通常是最糟的，因为总会有人可能从正好可以听到谈话的地方经过。而一旦你看起来好像试图偷偷出去密谈，那么用不了几分钟，所有的人似乎都会感觉到，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当我看到汤米隔几个人站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就朝他挥手，让他过来——我们的规矩是虽然你不可以往前插队，但是往后排是可以的。他走过来，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我们在一起站了一会儿，没有说太多话，倒不是因为尴尬，而是因为汤米往后排队可能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在等人们不再注意。然后我对他说：

“汤米，这些天你似乎开心多了。事情的进展对你似乎好多了。”

“你什么都注意到了，是吧，凯丝？”他的口气中毫无讽刺挖苦。“是啊，一切都好。我也过得挺好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见到了上帝还是怎么的？”

“上帝？”汤米迷惑了一小会儿。然后他笑着说：“噢，我明白了。你是在说我……不再发脾气了。”

“不只是这样，汤米。你为自个儿扭转了整件事，我一直在注意，所以我才会问你。”

汤米耸耸肩。“我想，我长大一点儿了。也许每个人都长大了。不能总是干同样的事情。会烦人的。”

我不说话，只是直直地盯着他，他终于笑着说：“凯丝，你真是爱刨根问底。好吧，我想确实是有原因的。发生了一些事。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好，那你说啊。”

“我告诉你，凯丝，可是你不可以传出去，好吗？几个月前，我和露西小姐谈过一次话。之后我觉得好多了。很难解释，可是她说了一些事，让我觉

得好多了。”

“那么她到底说了什么?”

“嗯……这事儿,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她告诉我说,如果我不想变得富有创意,如果我不喜欢这事,也完全没有问题。她说,这没什么错。”

“这就是她对你说的?”

汤米点了点头,可是我已经转过脸去。

“这完全是胡扯,汤米。如果你想玩愚蠢的花招,就别来烦我。”

我是真正生气了,因为我觉得他在对我撒谎,恰恰在我值得他对我说知心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女孩站在后面几个人的地方,我就走过去,留汤米一个人站在那儿。我可以看到他的不解和丧气,可是在为他担心了几个月之后,我感到被他背叛了,也不想去管他感受如何。我走开去和我的朋友——我想那是玛蒂尔达——高兴地聊了起来,在接下来排队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朝他的方向看过一眼。

可当我拿着盘子走向餐桌时,汤米从我后面走上来,急切地说道:

“凯丝,我并没有和你开玩笑,如果你是这么想的。事情就是那样。如果你能给我一丁点机会,我就把事情告诉你。”

“别胡扯了,汤米。”

“凯丝,我会告诉你的。午饭以后我会到池塘边去。如果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我丢给他一个责备的眼神,没有回答他就走开了。可是我想,我心里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关于露西小姐的事毕竟不是他编造出来的。当我和朋友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午饭后如何不引人注意地溜到池塘边去。

3

池塘在主楼的南面。你要到那里去，就得从后门走出去，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初秋时，你得从挡道的簇叶丛生的丛蕨中间穿过去。如果旁边没有监护人，你可以走捷径，穿过一小块长着大黄的地。总之，只要你走到池塘边上，你就会发现鸭子、芦苇以及池塘边的杂草，这里有一种安静的气氛正等着你。然而比起午饭时排在队伍中，这并不是一个进行私密谈话的好地方，因为一开始你便会被人从主楼往下清楚地看到。而且谈话的声音穿过池塘水面不知道会传到哪里；如果有人想偷听，只需要沿着外面的小路走过来，蹲在池塘另一边的灌木丛里就再容易不过了。可既然是我在午饭的队伍里打断了他，我觉得我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个地方了。这时十月份已过了大半，可是那天出了太阳，我决定装作漫无目的地散步到那儿，碰巧遇上了汤米。

虽然我并不知道是否有人真的在看我，但是也许我是过于要给人这种印象，所以当我最终看到汤米坐在离水边不远的一块扁平的大石头上时，我竟不想坐下来。那天大概是一个星期五或者周末，因为我记得我们穿着自己的便服。我记不准汤米穿了什么——也许就是即便很冷的天气

里他也会穿的一件破足球衫——可是我清楚记得我自己上身穿的是栗色的运动衫,胸前拉上了拉链,那是我在中学一年级的一次拍卖会上买的。我从他身边走过,背对池塘、面朝主楼站着,这样我就能看到是否有人围拢在窗口。之后我们不着边际地说了几分钟话,一如午饭排队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不知道是为了汤米好,还是为了做给旁观者看,我让自己的姿势看起来像是就要离开的样子,有一次还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动身继续散步。当我看到汤米脸上泛起了一丝惊慌的表情时,我立刻后悔这么戏弄他了,尽管我本来没有这种意思。于是我作出一副才想起来的样子,对他说:

"顺便问一声,早些时候你说什么来着?你说露西小姐对你说了什么?"

"哦……"汤米的眼睛越过我看着池塘,也是装成已经全然忘记这个话题的样子。"露西小姐。哦,那事啊。"

露西小姐是黑尔舍姆最擅长体育运动的监护人,虽然从她的外貌上你看不出这点。她有一副矮胖的、几乎像是牛斗犬似的身材,她那头古怪的黑头发,总是朝上长,所以总是不能遮住她的耳朵和短粗的脖子。可她真的是既强壮又健康,即便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男孩子——跑步时还跟不上她。她的曲棍球打得很棒,踢足球甚至可以和中学的男孩一比高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到詹姆斯·B.试着在她带球过人的时候拦住她,结果反而是詹姆斯被撞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不开心从来不会去找她,而会去找杰拉尔丁小姐。实际上,在我们更小的时候,她也不会和我们说多少话。只是到了中学,我们才真正开始喜欢她那种活泼的风格。

"你是在说一些事情,"我对汤米说,"关于露西小姐告诉你即使没有创造性也没关系的事情。"

"她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她说我不必担心。不用介意其他人在说什么。

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也许还要久些。"

在主楼那里,几个小学生站在楼上窗口看着我们。可是我已经在汤米跟前蹲下了身子,不再装模作样。

"汤米,她这么说很奇怪。你肯定听清楚了?"

"我当然听清了,"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她说了不止一次。我到她的房间里,关于这事她和我谈了好一会儿。"

汤米解释说,第一次露西小姐叫他在艺术欣赏课后去她的书房时,他以为这会是另一次要他更加努力的说教,这样的说教他已经从包括埃米莉小姐本人在内的不同监护人那里领教过了。可是当他们两个在朝着橘园——监护人的居住区——走去的时候,汤米开始隐约感到它和以往有点儿不一样。接着,汤米一坐进露西小姐的安乐椅——她仍然站在窗前——她就请汤米告诉她整件事情,按照汤米的理解,说出一直以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于是汤米开始叙述整件事。可是还没等他说完一半,露西小姐就突然打断了他,自己开始说起来。她说,她知道许多学生很长时间里都觉得很难创作什么:油画啦,素描啦,诗歌啦,很多年没有一样做得好。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开窍了,并且才智大展。汤米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

汤米以前就听过这些话,可是露西小姐的言行举止中有一股神情让他继续认真听下去。

"我听得出,"他告诉我说,"她是要说什么事,不同寻常的事。"

确实如此,她很快说了一些汤米觉得难以理解的话。可是她反复地说,终于使他开始明白了她的话。她是这么说的:如果汤米真的努力过,可还是不能具有创造性,那么也就行了,他无需为此烦恼。不管任何人,学生也好,监护人也好,为此而以任何形式去惩罚或对他施加压力都是不对的。这完全不是他的错。汤米争辩说,露西小姐这么说当然非常好,可是其他每个人就认为那是他的错,这时她看着窗外,叹了口气。然后她说:

“这可能对你帮助不大。可是你记着：在黑尔舍姆至少还有一个人相信你不是那样的；至少还有一个人认定你是个非常好的学生，与她遇到的任何学生一样好。不要在乎你有多少创造性。”

“她不是在要你吧，是不是？”我问汤米。“这不是在拐弯抹角责备你吧？”

“肯定不是这样。总之……”他第一次看起来怕被人偷听到，他转过头去，朝主楼看了一眼。在窗边的小学生已经失去兴趣走掉了；有几个我们年级的女孩正朝体育馆走来，可离我们还有一大段距离。汤米转过身来，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对我说：

“总之，当她说这一切的时候，她在*发抖*。”

“发抖？你什么意思？”

“发抖啊。还非常生气。我看得出。她发怒了。可是那种内心深处的愤怒。”

“对谁呢？”

“我不清楚。反正不是对着我来的，这点最重要！”他笑了笑，接着又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知道她在生谁的气。可是她确实很生气。”

我站了起来，因为我的小腿有些疼。“这可真是奇怪，汤米。”

“滑稽的是，和她的这次谈话确实有用，非常有用。你早先说过，说我现在似乎好多了。嗯，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之后，想起她说的话，我就明白她是对的，那不是我的错。好吧，我以前做得不好。可实际上，这不是我的错。这件事改变了一切。而且，任何时候只要我对这点觉得动摇不定，我就会看见她走过，或者是在她的课上。虽然她不再提起我们的谈话，可是我会看着她，而且她有时候也会看着我，对我微微点点头。我只需要这样。你问我是否发生了什么。瞧，发生的就是这些。可是听着，凯丝，这事儿别和任何人说一个字，好吗？”

我点了一下头，可是问道：“她让你保证不说了吗？”

"没有,没有,她没有让我保证任何事。可你还是不要说一个字。你真的必须保证。"

"好吧。"朝体育馆走去的女孩们已经看到了我,还在向我招手和呼喊。我也朝她们挥手,并对汤米说:"我得走了。我们很快可以再谈谈这事儿。"

可是汤米不理睬。"还有呢,"他继续说。"她还说了一些我不大明白的话。我正准备问你。她说我们没被教明白,诸如此类的话。"

"教明白?你是说她觉得我们以后还得比现在更努力学习?"

"不,我觉得她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她说的是,关于我们。某一天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捐献之类的事。"

"可这些我们已经都教到过了,"我说。"我想知道她到底什么意思。她是不是认为有什么事我们还没有被告知?"

汤米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我认为她不是那个意思。她只是认为关于这个我们还没有被教明白。因为她说她非常想自己来和我们说说这事。"

"到底说的是什么?"

"我说不准。也许我理解错了,凯丝,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她说的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有关我缺乏创造性的其他什么事。我并不真正明白。"

汤米看着我,好像希望我能给出一个答案来。我又想了几秒钟,然后说:

"汤米,好好回想一下。你说她生气了……"

"是啊,看起来是那样的。她不说话,可是她在发抖。"

"好吧,不管怎样。我们假设她生气了。是不是她生气时才开始说起另外这话的?就是我们没有被教明白捐献以及其他的事?"

"我想是这样……"

"现在,汤米想一想。为什么她会说到这事?她正在说你和你缺乏创造

性。然后突然她开始说起另外的事。这两者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她会谈到捐献?这和你缺乏创造性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想那一定有理由吧。也许一件事让她想起另一件事。凯丝,你现在自己倒真的开始对这事较真起来了。"

我笑起来,因为他说对了:我皱着眉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了。事实上,我立刻想起了很多方面。汤米讲述的露西小姐和他的谈话,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或许都是过去发生的和露西小姐有关的当时让我迷惑不解的所有的小事情。

"这只是……"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叹口气说。"我说不大清楚,甚至自己也不大懂。可是你说的所有这些,倒有点儿像很多让人困惑的其他事情。我常常在考虑所有这些事,譬如夫人为什么要拿走我们画得最好的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给画廊的吧。"

"可是她的画廊究竟是什么样的?她不断地来拿走我们最好的作品。她现在一定有好几堆画了。我问过杰拉尔丁小姐那位夫人上我们这儿来有多久了,她说自打有了黑尔舍姆,她就一直上这儿来。这是个什么画廊?她为什么会拥有一个专门收藏我们作品的画廊?"

"也许她去卖这些画。在外头他们什么都卖。"

我摇头说:"不会是这样的。这一定和露西小姐对你说的事情有关。是关于我们,关于我们有一天如何开始捐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已经有这种感觉好一阵子了,就是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还弄不明白怎样联系的。汤米,现在我必须走了。先别和任何人透露我们刚才说的事。"

"不会的。那你也别和人家说露西小姐啊。"

"可是如果她再和你说起那样的话,你会告诉我吗?"

汤米点点头,然后朝周围看了看。"像你说的,你最好走吧,凯丝。很快就有人能听见我们说话了。"

汤米和我讨论的画廊，是伴随我们所有人长大的一个幽灵。每个人谈到它时好像它是真的，尽管事实上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是否存在。我记不起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听到画廊的事，我肯定我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肯定不是从监护人那儿听到的；他们从不谈及画廊。我们中间有一条心照不宣的规定，就是监护人在场时甚至不该提起这个话题。

我现在想，这是从黑尔舍姆的学生中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说法。我还记得我可能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在阿曼达·C. 旁边的矮桌子上，我俩手上沾满了制作陶塑的黏土。我已经记不清是否还有其他孩子，或负责我们的监护人是哪个。我只记得比我大一岁的阿曼达·C.，她看着我正在做的东西惊叫道："凯茜，那个真的、真的很棒！这么棒！我敢说它会被选进画廊！"

我那时一定已经知道有关画廊的事了，因为我记得她那么说的时候我又兴奋又自豪，可是接下来我心里想："真可笑。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好到可以被画廊选上。"

当我们年纪稍长时，我们仍然会讨论画廊。如果你想赞扬某人的作品，你就会说："这个好得可以放进画廊了。"如果看到可笑的糟糕作品，我们会这么说反话："哦，对啊！带上这个直接去画廊吧！"

可是我们真的相信画廊的存在吗？如今我不确定。我说过，我们从来不和监护人提起它，而现在回头来看，这看起来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一条规矩，一如监护人制定的任何规矩。我还记得我们十一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冬天晴朗的早上，我们在第七教室刚上完罗杰先生的课，我们中的几个学生留下来和他聊天。我们都坐到了桌子上，我记不准我们谈些什么，但是罗杰先生如同往常一般让我们笑了又笑。然后卡罗尔·H.咯咯地笑着说："你也许还能让它选到画廊去！"她说完这话立刻用手捂住嘴巴叫了一声"唔"，现场气氛还是很轻松；可是包括罗杰先生在内，我们都知道她犯了个错误。准确地说，这还不是一场灾难：它就和我们

不小心吐了一个脏字,或是当着监护人的面喊了他的或她的绰号差不多。罗杰先生宽容地微笑着,就像在说:“让它去好了,我们会装作你从没那么说过。”接着我们像先前那样继续闲聊。

如果画廊的存在与否对我们来说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有一个事实却是确确实实的,那就是通常夫人每年出现两次,有时候三四次,来挑走我们最好的作品。我们称呼她“夫人”①,因为她是法国人或者比利时人——对此发生过争论——监护人也都这么称呼她。她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留着短发,很可能还挺年轻,尽管那时候我们不会这么想。她总是穿着一套笔挺的灰色套装,而且不像我们的园丁,也不像从外头给我们送供给的司机——事实上和所有从外面来的其他人都不同——她不和我们说话,以她冷冷的眼神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好多年里我们都认为她就是“目中无人”,可是我们大概在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露丝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她是怕我们,”她宣布说。

在黑暗中我们正躺在宿舍里。在小学阶段,我们一个宿舍里住十五个人,所以我们还不会有那种到了中学宿舍里才可能有的长时间亲密对话。可是到了那时,绝大多数成为我们“一伙”成员的床靠得很近,我们已经养成了谈话到深夜的习惯。

“你是什么意思?怕我们?”有人问道。“她怎么会怕我们?我们能对她怎样?”

“我不知道,”露丝说。“我不知道,可我很肯定。我也曾认为她仅仅是目中无人,可是那不一样,我现在很肯定。夫人怕我们。”

接下来,我们在这事上断断续续争论了几天。我们大多数人不同意露丝的说法,可这只是让她更加坚定地想去证实她是对的。所以最终我们想出了一个计划,在夫人下次来黑尔舍姆的时候去验证她的看法。

① 原文是法文词 Madame,比利时人也讲法语。

虽然夫人的来访从来不公开宣布，可是每次她快来的时候总会有明显的迹象。这些迹象在她到来几周之前就出现了，监护人会来精心挑选我们的作品——包括绘画、素描、陶艺，所有的散文和诗歌。通常这要持续两周，最后，从小学到中学每个年级挑出四到五件作品放进台球室。在这段时间里台球室的门就关上了，不过如果你站在外面阳台的矮墙上，你就能透过窗子看到里头的东西越堆越多。一旦监护人像摆放一个小型的交易会一样，开始在桌子和画架上把这些东西漂漂亮亮地布置开的时候，你就知道夫人一两天内就会来了。

我现在说的那个秋天里，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是哪一天，还需要知道夫人露面的确切时刻，因为她常常只待不到一两个小时就走。所以当我们一看到作品开始被陈列在台球室时，我们就决定轮流守候了。

这项任务因周围的地势而变得十分容易。黑尔舍姆位于一个四周都是高地的平整山谷中。这就意味着从主楼的几乎每个教室的窗口，甚至是从体育馆往外看，你都能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可以清楚地看到又长又窄的道路穿过田野，一直通到大门口。离大门本身仍然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因此不管什么车，都必须沿着砾石的小路，穿过许多灌木丛和花床，才能最终驶达主楼前的院子。有时候我们好多天看不到一辆车子沿着那条狭窄的路开过来，那些开来的车子通常都是一些货车或者卡车，给我们送来供给、园丁或者工人。难得有小汽车来，看到远处有一辆小车，有时就足以在上课时引起骚动。

发现夫人的车正在穿过田野驶来的那个下午，天气晴朗，刮着风，天空中几片暴雨之前的云朵正在聚集起来。我们正在主楼前面二层的第九教室，当大家开始窃窃私语的时候，可怜的弗兰克先生正在卖力地教我们拼写单词，他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突然躁动起来。

我们用来验证露丝看法的计划很简单：我们参与其事的六个人先躲在某处等夫人出现，然后大家突然向她“一拥而上”。我们需要显得非常有

教养的样子，然后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露丝坚持说，如果我们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而她正好在不防备时被我们撞上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她是真的害怕我们。

我们最担心的是，夫人在黑尔舍姆逗留的短暂时间里，我们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可是正当弗兰克先生的课结束时，我们就看到夫人在楼下院子里停车。我们在外面楼梯口匆匆地讨论了一下，然后跟着班级里的其他人下了楼，就在大门里面徘徊。我们往外可以看到明亮的院子里，夫人还坐在驾驶座上翻着她的公文包。她终于从车里出来，穿着往常的灰色套装，双臂紧紧地抱着她的公文包，朝我们走来。露丝发出了一个暗号，我们就晃晃悠悠走出来，径直朝她走去，可我们都好像在梦游。只是当她突然僵住时，我们每个人才嘟囔说"请原谅，小姐"，然后散开。

我永远不会忘记下一刻我们经历的奇怪变化。直到那之前，关于夫人的这整件事，如果不算是一个笑话，至少也是我们想私底下自己解决的一个问题。关于夫人本人，或者任何其他人，在这事里会如何表现，我们没有想得太多。我的意思是，直到那时为止，这件事还是相当地无关紧要，倒是有一些胆大妄为的成分在里头。夫人好像没有做出超过我们预想会做的事：她只是僵站着等我们过去。她没有尖叫，甚至连大气都没喘一声。可是我们都热切地准备着看她的反应，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会对我们产生了如此的效果。她停下来的时候，我飞快地瞥了一眼她的脸，我肯定其他人也这样做了。我至今历历在目的是，她似乎在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唯恐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会意外地触碰到她。虽然我们继续走我们的路，但大家还是都感觉到了这一点；那种感觉就像我们从大太阳底下径直走进了寒冷的阴影下。露丝说对了：夫人是怕我们。可是她怕我们就如同有人害怕蜘蛛一样。我们尚未准备好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被人当成蜘蛛看待，我们该作何感想。

当我们穿过院子到达草地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那伙站在四周、激动

地等着夫人从车里出来的小女孩了。汉娜看起来马上要哭出来了。甚至连露丝也是真的大为震动。后来我们中的一个人说话了，我记得是劳拉，她说：

"如果她不喜欢我们，为什么她还要我们的作品？为什么她不能不来打搅我们？到底是谁请她上这儿来的？"

没人回答，我们继续走到体育馆，对于刚才发生的事，谁都没有再多说一句。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明白，我们当时正好处在一个对自身略有了解的年纪——知道了自己是谁，我们和我们的监护人，和外面的人如何不一样——可是我们还不懂这些意味着什么。我肯定在你的童年的某个时期，你也有过我们那天遇到的类似经历，也许细节不同，可是内心里和感情上是一样的。因为这与你的监护人把你调教得好不好并无真正的关系：所有的那些谈心、录像带、讨论和警告，没有一样能够让你真的搞明白。当你的年纪只有八岁，当你们都一起待在一个像黑尔舍姆的地方，你是无法搞明白的；当你只有一帮子我们有过的监护人，当园丁和送货人和你开玩笑，和你开心地大笑，还叫你"甜心"的时候，你是无法搞明白的。

但是总有些事情要在什么时候明白的。它必定要搞明白，因为真相大白的时刻到来之时，总能见到你内心里一直在等待的东西。也许从你五六岁开始，你的脑海深处就一直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总有一天，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所以即便你并不很清楚，你还是会等待，等待你终于真正认识到自己和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一刻，认识到外面的人，就像夫人，他们不恨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受到任何伤害，可是他们一想到我们，想到我们为了什么和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仍旧会不寒而栗，一想你的手触碰他们就感到恐惧。当你第一次从这样一个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时候，这会是一个让你心底发寒的时刻。就好像你从每天都要经过的一面镜子前走过，突然镜子里映出的你是其他什么东西，是一件令人烦心和陌生的东西。

4

我到今年年底就不再做看护员了。虽然当看护员让我获益匪浅，我还是得承认很高兴有机会休息了——可以停下来思考和回忆。我肯定，我想退下来的原因里至少有一部分与此有关，因为我在准备改变生活的步伐，我一直有很强烈的渴望，想要对这些陈年旧事的回忆理出个头绪来。我想，我真正要做的，就是弄明白当汤米、露丝和我长大并且离开黑尔舍姆之后，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可是我现在意识到，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源自我们在黑尔舍姆度过的时光，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先仔细梳理一下那些早年的记忆。对于夫人的好奇即为一例。从某方面来说，这仅仅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在闹着玩儿。然而在另一方面，你将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过程的开端，它在接下来好多年里不停地发展，直到最终支配了我们的生活。

打那天以后，我们的谈话中就很少提及夫人了，尽管这并非什么禁忌。这件事很快从我们的那个小团伙蔓延到我们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当中。我可以说，我们对她还是和从前一样地感到好奇，可是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探究下去，比如她如何处置我们的作品以及是否真有一个画廊，我们就会陷入自己还未曾准备好去面对的领域。

可是，关于画廊的话题仍旧每隔一段时间就被提起，所以几年之后汤米在池塘边对我谈起露西小姐和他的奇怪谈话时，我觉得有些什么东西在牵动我的记忆。只是到了后来，当我留他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朝球场快步追赶我的朋友们时，我才又想起那件事来。

那是露西小姐有一次在课堂上对我们说的话。我记得这些，是因为这些话当时让我很迷惑，也是因为这是当着监护人的面有意提及画廊的很少几个场合之一。

那时我们争论正酣，后来我们把这次争论叫作"代币之争"。几年前汤米和我讨论这次代币之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它发生的时间无法取得一致。我说我们那时已经十岁了；他则认为还要迟些，可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说法。我非常确信自己是对的：那时我们是小学四年级——夫人事件刚过去一小段时间，可还是比我们池塘边的谈话要早三年。

我认为，代币之争的全部结果，就是让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渴望多多占有。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好几年之中我们都认为，无论是否被夫人带走，能有作品被选中放进台球室就是巨大的成功。可是到我们十岁的时候，我们对此心里越来越矛盾。以代币作为流通货币的交易会，使得我们对于提高自己作品的定价变得精明。我们变得讲究自己穿的T恤衫，精心地装饰床的四周，竭力让自己的桌子个性化。当然，我们还得想着自己的"收藏品"。

我不知道你待过的地方是否搜集"收藏品"。当你遇上来自以前黑尔舍姆的学生，你迟早总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收藏品十分怀念。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箱，把它藏在床底下，装满了自己的"财产"——那些从拍卖会或交易会上获得的玩意儿。我能记得有那么一两个学生不在乎他们的收藏品，可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极为郑重其事，把一部分东西拿出来展示，而把其他的小心翼翼地收藏好。

问题是，到我们十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作品被夫人挑走是巨大荣誉的概念，和另一种感觉发生了冲突，那就是觉得我们正在失去自己最有交换价值的物品。这在代币之争中变得一触即发。

事件始于几个学生，他们多半是男孩子，嘀咕说夫人取走作品时我们就应该获得代币作为补偿。很多学生同意这种意见，然而另一些人为此而极其愤怒。争论在我们之间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罗伊·J.——他比我们高一个年级，有好几件作品被夫人挑走了——决定为这事去找埃米莉小姐。

埃米莉小姐，我们的监护长，比其他监护人都要年长。她其实并不特别高，可是她举手投足之间有某种东西，比如总是站得笔直地抬着头，会让人感觉她很高大。她把自己银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可是总有几缕会松开，在她的四周飘着。我见了这几缕飘着的头发几乎发疯，可是埃米莉小姐总能视而不见，好像她对它们根本不屑一顾。到了晚上，她便成了一个颇为奇怪的景致，当她用她那种从容而又深思熟虑的语言和你谈话时，只见她的脸上都是一缕缕松散的头发，而她居然懒得去撩开。我们都挺怕她的，也不像我们看待其他监护人那样看待她。但是我们认为她是公正的，并且都尊重她的决定；甚至我们在小学时，或许就已经认识到了，正是她的存在，才使我们都感到在黑尔舍姆很安全，尽管她让我们害怕。

未经召唤就去见她很需要一些勇气；像罗伊带着这样的要求去则像是飞蛾扑火。可是罗伊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严厉训斥，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传言说监护人们正在谈论——甚至是争论——代币的问题。最后，我们被告知会得到代币，但是不会很多，因为作品被夫人选中是“最高的荣誉”。这并没有被持不同意见的两个营垒所完全接受，而争论仍然在激烈地持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波莉·T.在那天早晨向露西小姐提出了她的问题。我们当时正围坐在图书馆里大橡木桌旁。我记得壁炉里还烧着一段木

头，而我们正在朗读一个剧本。一时之间，剧本里头的一行字引得劳拉说了一些有关代币的俏皮话，我们都笑起来，露西小姐也笑了。后来露西小姐说，既然黑尔舍姆的每个人很少有不在谈论这个话题的，那我们就别读剧本了，而该用剩下的时间来交流我们对于代币的看法。当我们正在这么做的时候，波莉突然问道："小姐，夫人到底为什么要拿走我们的东西？"

我们都沉默不语。露西小姐不经常发脾气，可是一旦她发火，你一定看得出来，一瞬间我们认为波莉让她生气了。可是，我们看到露西小姐并没有生气，只是陷入了沉思。我记得，我对波莉如此愚蠢地破坏了这不成文的规矩而十分恼火，可是同时，我又极其兴奋地想知道露西小姐对此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而且很明显，我不是唯一心怀这些复杂情感的人：每个人真的都朝波莉怒目而视，而后又满怀期望地转向露西小姐——我想，这样其实对可怜的波莉是挺不公平的。看起来好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露西小姐说：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那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可是如果我现在就向你们解释的话，我认为你们无法理解。我希望总有一天会向你们说明这个理由。"

我们没有再追问她。桌面上的气氛变得极度尴尬，我们虽然好奇地还想听到更多的情况，不过最希望的是不要再这样闪烁其词地讲话。然后，我们一下子都放心地又争执起代币来——也许有一点儿不自然。可是露西小姐的话总归让我感到很困惑，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几天。所以，当汤米那天下午在池塘边告诉我，露西小姐对他说人们"还没被教明白"某些事情时，关于图书馆里那件事的记忆，或许还有另外一两件其他类似的小事，开始牵动我的思绪。

在我们谈论代币的同时，我想略为说说我已几次提到过的拍卖会。拍卖会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拥有来自外面的物品的途径。比

如，汤米的马球衬衫就来自拍卖会。我们就是从那儿得到衣服、玩具以及别的学生没有做过的特殊物品。

一辆白色的大货车每月一次地从那长长的大路开过来，你在屋里屋外都能感受到激动。当车在院子里停下来的时候，会有一大群人在等着——主要是小学生，因为当你过了十二三岁以后，过于明显的激动就不合适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兴奋。

现在回头来看，想想我们这么起劲是挺好笑的，因为拍卖会通常让人大失所望。很少有什么真正特别的东西，我们只把自己的代币花在更新那些磨损或破碎了的同样的东西。可是我想关键在于，我们所有的人过去都曾经在拍卖会上找到过某件东西，某件变得特别的东西：一件夹克，一块手表，一把从未用过却被骄傲地放在床头的工艺剪刀。我们都曾经找到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无论我们如何装作不在意，我们甚至无法摆脱以往的那种期待和激动。

实际上，在大货车卸货的时候，在车周围徘徊是有些名堂的。你做的事——如果你是一个小学生——就是跟着两个搬运大纸箱的穿工装裤的工人，在货车与库房之间来来回回地跑，一边问他们纸箱里装的是什么。一般的回答是"好多糖果，宝贝"。然后，如果你继续追问："是不是'大丰收'牌子的？"他们迟早会笑着说"哦，宝贝，我想说是的。真的是一场大丰收"，引发一阵激动的欢呼。

纸箱上面通常是打开的，所以你能瞥见各式各样的东西，而有时候，尽管其实并不允许，那两个工人还是会让我们挪动几件物品，好看得清楚一点儿。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周或者更长时间之后的拍卖会开始之前，就会流传各式各样的传闻，也许是关于某件特别的径赛服，或者是一盘音乐磁带；如果发生什么纠纷，那几乎总是因为有几个学生非要得到同一件物品。

拍卖会与交易会上的安静气氛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拍卖会在大

餐厅里举行，又拥挤又吵嚷。实际上，推搡和吵闹都是构成其乐趣的一部分，而且多数是相当愉快的。只不过，如我所说，因为学生们争抢和推拉，有时候还打架，情况偶尔会失控。然后班长们就会威胁要关闭整个拍卖会，并且在第二天的晨会上，我们得面对埃米莉小姐的一通训话。

黑尔舍姆的一天总是从晨会开始的，晨会通常极其简短——发布一两项公告，或者由学生朗读一首诗。埃米莉小姐不会说很多话；她只是在台上坐得笔直，无论别人说什么她都点头，有时候还会对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冷冷地看上一眼。可是在一场吵闹的拍卖会之后的早晨，一切都不同了。她会命令我们在地板上坐下来——平常我们是站着开晨会的——而且不会有公告或是朗诵表演，只有埃米莉小姐对我们训话二三十分钟，有时还要长些。她很少抬高嗓门，可在这种场合下，她身上就有一种冷若冰霜的气息，而我们没有人胆敢发出一点儿声音，哪怕是那些中学五年级的学生。

我们真的有一种糟糕的感觉，即我们全体都使埃米莉小姐失望了。可是，尽管我们作出了努力，我们还是不能真正明白她的那些训词。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语言，“不配享受特权”和“机会的滥用”：这两个她常用的说法，是我和露丝在多佛尔康复中心她的房间里回忆时想起来的。她总的意思十分清楚：作为黑尔舍姆的学生，我们全都很特别，因此当我们言行举止表现糟糕的时候，就更加让人失望。除此之外，她所说的话对我们有如迷雾。有时候，她在说得很热烈时会问着“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令我们颓丧的可能是什么呢”之类的话突然停下。然后她会闭着眼睛站在那儿，眉头紧锁像是正在苦苦思索答案。而我们虽然又尴尬又不知所措，还是会坐在那儿，希望她找到她需要的无论什么答案。然后，她也许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那是我们将得到宽恕的一个信号——或者只是同样轻易地从她的沉默中脱口而出：“可是我不会屈服的！哦，不会！黑尔舍姆也不会！”

当我们在回忆这些冗长的演讲时，露丝评论说，真是奇怪，它们怎么那样高深莫测，因为埃米莉小姐课堂上的讲话总是一清二楚。当我说起有时候我看到监护长像梦游一般在黑尔舍姆四处游荡，一边自言自语，露丝生气地说：

"她从来都不像那样的！如果黑尔舍姆的负责人那么琐碎，黑尔舍姆又如何能成其为黑尔舍姆？埃米莉小姐的智慧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很出色。"

我没有争辩。埃米莉小姐的精明肯定令人不可思议。比如说，你在主楼或者操场的某处而实际上你不应该在那儿，这时你听到一个监护人过来了，你总可以躲到什么地方。在黑尔舍姆，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到处都是可以藏身的地方：橱柜、屋角、树丛、树篱。可是当你看到埃米莉小姐过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一沉，因为她总是知道你藏在哪儿，就好像她有某种超感一样。你躲进一个橱柜，紧闭橱门一动不动，你仍然能听到埃米莉小姐的脚步在橱柜外停下，然后是她的声音："好了，出来吧。"

有一次西尔维·C.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一次惹得埃米莉小姐愤怒无比。她对我们发火的时候，从不像露西小姐那样大叫大嚷，可是一旦埃米莉小姐生气却更加吓人。她会眯起双眼，愤怒地悄声自言自语，就像她正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同事讨论对你用什么样严厉的惩罚才够。她这样的方式能让你分成两半，一半拼命想听她说话，另一半却完全不想听。可是此后，埃米莉小姐通常不会做出什么太严厉的事情。她几乎不会关你禁闭，也不会罚你打杂，或是剥夺你什么权利。可是仅仅知道她对你的评价降低了，你仍然会感到恐惧，于是，你就会立马想要做些什么来悔过自新。

可实际情况是，对埃米莉小姐，你无法预测她会怎样。西尔维那次也许正好撞上了，可是，劳拉跑着穿过那片大黄地被抓住时，埃米莉小姐只是厉声说："丫头，你不该在这儿。快走吧，"随后就走开了。

而接下来，有一次我觉得我在她那儿遇到了麻烦。环绕着主楼后边的小径是我的最爱之一。它可以带你去所有隐蔽的犄角旮旯和扩建的地方；你得挤过灌木丛，你得猫着腰经过两扇爬满常春藤的拱门底下，再穿过一扇生锈的铁门。而且一路上你可以从一扇又一扇的窗户向里面窥视。我想我那么喜欢穿行那条小路，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我从来都不肯定它是不是被禁止通行。当然，在上课的时候，你肯定是不应该从那里走的。可是在周末或者晚上，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大多数学生不走这条小路，或许觉得可以避开其他所有的人，是它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吧。

不管怎么说，某个夕阳西下的晚上，我正在这小径上散步。我想那时候我读中学三年级。如同往常一样，我边走边朝那些空房间里瞧一眼，后来我突然看到埃米莉小姐在一间教室里面。她一个人慢慢地踱着步子，指着房间里看不见的听众低声地说话。我猜想，她是在排练一堂课，或许是她的一次晨会讲演，而我正准备在她发现之前赶紧离开，可就在那当口她转过身并且眼光直直地看着我。我呆住了，心想我要倒霉了，可接下来我注意到她如同之前一般继续着，只是现在她正冲着我发表讲演。然后，她很自然地转过脸，朝房间里另一处某个假想中的学生凝视着。我沿着小路悄悄地离开，到第二天还一直担惊受怕地想，如果埃米莉小姐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可是她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事。

但是，这些并不是我现在真正要谈的。我现在想做的是，把有关露丝的一些事情，关于我们如何相遇并且成为朋友，关于我们早年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通统写下来。因为这些日子里，当我在一个长长的午后驾车穿过旷野，或者在高速公路加油站的巨大窗户前喝咖啡时，我越来越经常地发现自己又在想她。

她并非一开始就是我的朋友。我还记得我在五岁或者六岁时，是和汉娜还有劳拉而不是露丝一起做事。在我们早期的生活中，关于露丝，我只

有一段模糊不清的记忆。

我正在一个沙坑里玩。有好些人和我在一起，因为太挤了，我们相互开始有些生气。我们大伙儿都在户外暖洋洋的太阳底下，那地方可能是幼儿游乐区的沙坑，也可能是北操场跳远场地尽头的那片沙地。不管怎样，天气很热，我觉得口渴，而且很不高兴有那么多人在沙坑里。当时露丝站着，她没有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在沙子里玩，而是站在离我们几英尺远的地方。她对我身后的两个女孩因为以前的什么事而非常生气，她就那么站在那儿对她们怒目而视。我猜啊，那时候我对露丝知之甚少，可是她对我已经留下某种印象，因为我记得我继续在沙子里忙碌着，唯恐她转过头来瞪我。我什么都没有说，可是我极想让她了解我和身后的女孩不是一伙的，而且不管惹她生气的是什么事情，与我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所有我记得的早年的露丝。我们是同年的，所以我们互相一定遇见过不少次，可是除了沙坑那次，我不记得和她有过任何其他联系，一直到两三年以后，我们快八岁上小学时，情况才有了不同。

南操场是一处小学生最经常去玩的地方。一天午饭的时候，就在那儿白杨树边的角落，露丝向我走过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问道：

“你想不想骑我的马？”

那个时候，我正在和别的两三个人玩，不过很清楚露丝只是在对我说话。这绝对让我很高兴，但是我在回答她之前做出一副要揣摩她的神气。

“那么，你的马叫什么名字呢？”

露丝走近了一步。“我最好的那匹马，”她说，“叫‘迅雷’。我不能让你骑它。它太危险了。但是你可以骑‘荆棘’，只要你不用鞭子打它，或者，只要你喜欢，你可以骑其他任何一匹马。”她滔滔不绝地又向我说了好几匹马的名字，不过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她问我：“你有自己的马吗？”

我看着她，在回答之前仔细地想了想，才说：“没有，我没有马。”

“一匹都没有吗？”

“没有。”

“好吧，那你可以骑‘荆棘’，而且如果你喜欢它，你可以把它留下。可是你不能用鞭子打它。你*现在*就得过来。”

总之，我的朋友们已转过身去，继续做她们之前做的事。所以我耸了耸肩，和露丝一起走了。

操场上到处都是正在玩耍的孩子，他们中有一些比我们大许多，可露丝总是走在我前面一两步，带着我故意从他们中间穿过。当我们快走到花园的铁丝网边时，她转身说：

“好了，我们就在这儿骑吧。你骑‘荆棘’。”

我接过她牵着的看不见的缰绳，然后我们就开始绕篱笆来来回回地骑着马跑开了，时而慢跑，时而飞奔。我决定告诉露丝我一匹马都没有是正确的，因为我骑了一会儿“荆棘”之后，她就让我一匹一匹地试骑她不同的马，一边大声地喊着各式各样的指示，告诉我如何去掌握每一匹马的特性。

“我告诉过你了！你骑在‘水仙’背上时就得真的向后仰！比那样子还要往后仰！除非你*向后仰*，否则它不会喜欢的！”

我一定是做得非常不错，因为最后她让我骑了一会儿她最喜欢的“迅雷”。我不知道那天我们和她的马一起玩了多久：感觉时间不短，而我认为我们俩都完全地沉浸在我们的游戏中了。可是接着突然地，我看不出任何理由，露丝停止了所有的游戏，同时声称我故意把她的马累着了，我必须把它们每一匹都牵回马厩里去。她指向一段篱笆，我就开始把马牵到那里。露丝好像对我越来越恼火，说我把每件事情都做错了。接着她问我：

“你喜欢杰拉尔丁小姐吗？”

那也许是我第一次实在地去考虑自己是否喜欢某一位监护人。最后我说：“我当然喜欢她。”

“可你是*真的*喜欢她吗？特别喜欢她？因为她是你最喜欢的监护

人吗？”

“是的。她是我最喜欢的监护人。”

露丝继续看了我好久。最后她说：“好吧。那样的话，我就让你成为她秘密护卫队的一员吧。”

然后我们开始朝着主楼走回去，我等着她解释她的话，可是她没有。不过几天之后，我搞明白了这事。



5

我不太肯定“秘密护卫队”这事到底持续了多久。当我在多佛尔照看露丝时，我俩讨论过，她声称那只有两三周的时间，但是这种说法几乎肯定是错的。她或许为此有些尴尬，所以整件事情就在她的记忆中消失了。我的猜想是，这件事持续了大概九个月，甚至一年，当时我们七岁，快八岁了。

我从不确定露丝是否亲自创建了秘密护卫队，可是毫无疑问，她是护卫队的头儿。护卫队有六到十个人，这个数字会因露丝同意一个新人加入，或是开除某人而随时改变。我们相信杰拉尔丁小姐是黑尔舍姆最好的监护人，我们还制作了礼物送给她——其中之一便是一大张纸上粘了压花。可是，护卫队存在的主要原因当然是要保护她。

到我加入护卫队时，露丝和其他人已在很久之前就知道了绑架杰拉尔丁小姐的阴谋。我们一直不确定是谁在幕后操纵。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某几个中学男生，有时候则怀疑是我们自己年级的男生。有一位监护人——一位艾琳小姐——我们不太喜欢，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她就是幕后的主谋。我们不知道绑架何时发生，但是有一点我们很确信，那就是绑架会发

生在林子里。

林子在黑尔舍姆主楼后边崛起的那座小山的山顶上。我们能真正看到的其实只是它黑黝黝的边上的树木,可是我肯定,自己决不是同龄孩子中唯一无时无刻感到它存在的孩子。当它作恶时,它好像能对黑尔舍姆上上下下投下一片阴影;你只要转过头,或是走向窗边,就能看到它在那儿,在远处阴森森地忽隐忽现。最安全的地方是在主楼正面,因为从那儿任何一扇窗户你都看不到树林。即便如此,你总是不能完全摆脱它。

关于这座林子,流传着各式各样的可怕故事。有一次,那是我们这些人来到黑尔舍姆之前不久,一个男孩和他的朋友大吵了一架,从黑尔舍姆跑了出去。他的尸体两天后在林子深处被发现绑在一棵树上,手脚都被砍掉了。另一个传言说,一个女孩的鬼魂在树木之间游荡。她曾经是黑尔舍姆的学生,直到某天她爬过栅栏,仅仅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事发生在我们来之前许久,那时候的监护人比现在更加严厉,甚至可以说是残酷,所以当她想要回来的时候,她就被拒之门外。她一直徘徊在栅栏的外面,恳求着允许回来,可是没有人让她回来。最后她不得不离开那儿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她就死了。可是她的鬼魂总是在林子里游荡,盯着黑尔舍姆,渴望着能够允许回来。

监护人总是坚持说,这些故事都是无稽之谈。可是年纪大点儿的学生会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小一点的时候,监护人们对他们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但是,就像他们那样,我们很快会被告知恐怖的真相。

天黑以后,当我们躺在床上试图入睡时,林子最刺激我们的想象力。那时你几乎觉得你能够听到吹过树枝的飒飒风声,而且去谈论它似乎使事情变得更糟。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对玛奇·K.十分恼火——她在白天做了些让我们着实难堪的事情——我们决定惩罚她的方法,就是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按住她的脸贴着窗玻璃,并且命令她朝林子里看。一开始她闭紧了眼睛,可我们拧着她的双臂,强迫她睁开眼睑,直到她看清楚

远处月光下的树林轮廓，这样已经足以让她整个晚上都因为恐惧而抽泣个不停了。

我在此并不是说，我们在那个年纪就一定整天想着林子而发愁。就拿我来说，可能几个礼拜几乎都不想到它，甚至有些日子里，我心中还会冒出对抗的勇气，促使我想到“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样的废话呢”。可是接下来只需要发生一丁点儿小事——有人又说了那中间的一个故事，一本书里的一个吓人段落，甚至只是一句偶然提及让你想起林子的话——那就意味着又有一段时间你将生活在林子的阴影之下。所以我们假想林子是劫持杰拉尔丁小姐阴谋的关键，几乎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虽然真的说起来，我不记得我们采取了什么实际的行动来保卫杰拉尔丁小姐；我们的行动总是围绕着如何去获取更多关于这桩阴谋本身的证据。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能够阻止任何马上会发生的危险了。

我们绝大多数的“证据”来源于目击正在策划中的阴谋者。例如，一天早上，我们从二楼的教室往下看到艾琳小姐和罗杰先生，他俩正在楼下的院子里对杰拉尔丁小姐说话。过了一会儿，杰拉尔丁小姐和他们道了再见，朝着橘园方向走去了，可是我们继续观察，发现艾琳小姐和罗杰先生将他们的头靠得很近，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而他们的目光则紧紧盯着杰拉尔丁小姐远去的背影。

“罗杰先生啊，”那时露丝摇头叹息道，“谁能猜到他也参与到这事中去了？”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到了一份名单，其中是我们所知的参与了阴谋的人，里面有监护人和学生，我们发誓与他们不共戴天。然而，我想自始至终我们都隐约觉得，我们的想象没有足够的根据，否则我们怎么会总是去避免正面冲突。我们可以在激烈的讨论后认定某个学生就是阴谋的策划者，可是随后我们总会找到一个理由先不去挑战他，而是等到“我们掌握

了所有的证据"再说。同样，我们总是一致同意，关于我们所发现的事不让杰拉尔丁小姐本人听到哪怕一个字，因为她会惊恐，而这样于事无补。

秘密护卫队在我们长大而对它自然地减少了兴趣之后，仍然维持了很久，但是将此归因于露丝一个人，就未免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了。护卫队对她肯定是重要的。她得知那个阴谋的时间比我们其他人都要早得多，这赋予她巨大的权威；通过暗示*真正*的证据是像我这样的人加入之前发现的——还有些事情则有待于她来透露给我们——她就可以证明她代表我们整个护卫队作出的几乎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举例来说，如果她决定某人应该被开除，而她感到有人反对，她只要模糊地暗示一下她"早就知道"的事情。毫无疑问，露丝很热衷于让整件事情进行下去。可事实是，我们中每个和她关系密切的人，都为努力维持这份幻想并且让它延续得越长越好起了作用。国际象棋风波之后发生的事情，充分证实了我现在所说的观点。

我曾经以为露丝在国际象棋方面很拿手，因此能够教我下棋。这算不上头脑发热：每当我们看见年纪大些的学生坐在窗口或草地斜坡上埋首象棋棋盘时，露丝总是会停下来研究一下棋局。而当我们走开的时候，她会告诉我，她发现了两边的棋手都没有看出来的一步棋的走法。"这步棋隐蔽得真是妙不可言，"她会摇着头轻声嘀咕。这使得我着迷，不久我就十分渴望自己能够亲自沉浸于摆弄那些漂亮的棋子。所以当我在拍卖会上发现一副国际象棋并决定将它买下来时——尽管它要花掉我一大笔代币——我就指望露丝来教我。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我提起这事，她就会叹气，或是装出她有其他什么非常要紧的事情要做。最终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逮住了她，我们在台球室摆开棋盘，她接着向我展示的，是一种有些类似跳棋的游戏。据她说，国际象棋突出的特点，就在于每一个棋子都以 L 形移动——我想她

这么说是因为看了马的走法——而不是跳棋的蛙式跳法。我不相信是这样，我真的失望了，可是我管住自己，一句话不说，还和她下了一会儿棋。我们花了几分钟在棋盘上互相吃掉对方的棋子，而且攻击时总是用 L 形走法。我们一直这么下着，直到我试图将她的军，而她声称那不作数，因为我走棋到她那里时棋子走的是直线。

此时我站起来，整理好棋就走开了。我绝对没有大声说她根本不懂如何下棋——尽管我非常失望，我还知道不要太过分——可是我想，我怒气冲冲地离开的样子，对她等于是把话说清楚了。

也许是一天以后，我走进位于主楼顶层的第十四教室，乔治先生在那儿上诗歌课。我记不得那是在课前还是课后，以及教室里有多少人。我只记得，我手里拿着书，朝露丝和其他人说话的地方走去，有一片强烈的阳光照在她们坐的地方。

我看到她们的脑袋挤在一起，便知道她们正在讨论秘密护卫队的事情，虽然我和露丝一天前才争吵过，因为某种原因，我未多加考虑就朝她们走去。直到我几乎到了她们面前——也许此时她们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才突然明白将要发生什么。这就像在你马上要踩进一个泥潭前的一瞬间，你才意识到它在那儿，可是你已经什么都没法做了。甚至在她们安静下来瞪着看我之前，我已经感觉到受了伤害，这时露丝开口说："哦，凯茜，你好吗？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刚巧有些事情要讨论。一会儿就结束。对不起。"

她还没有把话说完，我已经扭头走开了。为了朝她们凑过去这事，我对于自己比起对于露丝和其他人更加恼火。虽然我不记得我是否真的哭了，毫无疑问，我很不愉快。接下来的几天里，无论何时我看到秘密护卫们在角落里交换意见，或是看到她们从操场上穿过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自己满脸通红。

后来，在第十四教室受到冷落之后两天，我正在主楼下楼时看到莫伊

拉·B.就在我身后。我们开始一边随便瞎聊,一边漫步走出主楼。那一定是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因为当我们走进院子时,那里大概有二十来个学生聚成小堆聊天消磨时间。我立刻看见在院子的另一边,露丝和其他三个秘密护卫正背对我们站在一起,专心致志地紧盯着南操场的方向。当我试着想看清楚是什么让她们这么感兴趣时, 我突然意识到我身边的莫伊拉也正看着她们。接着我想到仅仅一个月以前,她也还是秘密护卫队的一员,而她被开除了。后来的几秒钟里,我感到极为窘迫,由于我们最近均蒙受羞辱,事实上就是当面拒绝,我们两个人现在应该站在同一阵线,也许莫伊拉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不管怎么样,她打破了沉默说:

"秘密护卫队这整件事情都蠢透了。她们怎么会仍然相信这种事?她们好像还在幼儿班。"

直到今天, 我仍然为我听到莫伊拉这样说的时候会情绪无比激动感到困惑。我怒不可遏,转身对她说:

"这事你知道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你已经被赶出来很久了!如果你了解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件事情,你就不敢说这样的蠢话!"

"别胡扯了。" 莫伊拉从来就不是一个会轻易让步的人。"这只不过是另一件露丝捏造出来的事,仅此而已。"

"那么我怎么可能亲耳听见他们讨论这事?商量如何把杰拉尔丁小姐用运牛奶的货车带进林子里去?怎么会是我本人听到他们计划这件事,而和露丝或其他任何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莫伊拉看着我,现在变得不敢确定了。"你亲耳听到的?怎么听到的?在哪儿?"

"我听到他们在谈论,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听到了,他们不知道我在那儿。就在池塘边,他们不知道我能听到。这就表明了你才知道多少啊!"

我推开她,穿过拥挤的院子自个儿走了,我边走边回头望了一眼露丝和其他人的身影,她们仍然盯着南操场,一点都不知道刚才我和莫伊拉之

间发生的事情。而且我发现自己不再对她们感到恼怒,反而对莫伊拉大为光火。

即便现在,如果我驾车行驶在一条长长的灰色大路上,而我的思绪又不在考虑特别的事情时,我就会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情。为什么那天我对莫伊拉·B.那么敌视,而她其实是我真正自然的盟友?我猜想,问题是因为莫伊拉建议我和她一起跨越某道界线,而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么做。我想我感觉到,那道界线的另一边,是一些更艰难、更黑暗的东西,而我不想要那些。不适合我。也不适合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可是其他时候,我会觉得事情不是那样,事情其实只是关乎我和露丝,还有那些日子里她在我身上激发的那种忠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多佛尔康复中心照顾露丝的时间里,即使我多次真的想,却从未提及那天我和莫伊拉之间发生的事。

关于杰拉尔丁小姐的这一切,使我想起大约三年后,秘密护卫队的想法淡出很久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主楼一层后面的第五教室,等着开始上课。第五教室是最小的教室,特别是在像那样一个冬天的早上,当大暖气片来气时,窗户上水汽蒙蒙,房间里会变得透不过气来。也许我有些夸大其词,可是在我的记忆当中,要把全班学生装入那间教室,真的必须把人堆在彼此身上。

那天早上,露丝抢到了一把在书桌后面的椅子,而我坐在桌子上,还有两三个我们一起的同学或蹲或靠在周围。事实上,我想,我是在为了让我边上的人进来而使劲挤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那个铅笔盒。

我现在还能看见那东西,好像它就在我眼前。它闪闪发光,像一只擦得锃亮的皮鞋;深棕色的表面四周点缀着红点。盒盖边缘的拉链上有一个作拉手的毛茸茸的小球。当我动一下身子时,我几乎坐到那个铅笔盒上了,露丝飞快地把它挪开了。可是我已经看见它,其实她是故意让我看到

的，我说：

“噢，你在哪儿弄到这个的？在拍卖会上吗？”

房间里很吵闹，可是边上的女孩都听到了，所以很快就有四五个人用羡慕的眼光盯着那个铅笔盒。露丝有几秒钟没说话，此时她仔细地观察了一遍围在四周的面孔。最后她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

“让我们就那么说吧。就算是我在拍卖会上买到的吧。”然后她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

这种回答也许听起来颇为无关痛痒，可实际上就像是她突然站起来狠狠打了我一下，而接下来的片刻，我觉得身上同时热得发烫又冷得打颤。我完全明白她的回答和微笑是什么意思：她在告诉大家，那个铅笔盒是杰拉尔丁小姐给她的一件礼物。

这其中不可能有理解错误，因为露丝花了好几周来营造这种印象。无论何时她想要暗示杰拉尔丁小姐偏爱她时，她就会使用一种特殊的微笑，一种特殊的声调。有时候还将一根手指贴在嘴唇边，或是像舞台上作低语状地举起一只手。比如在工作日的四点钟之前，杰拉尔丁小姐允许她在台球室播放音乐磁带；杰拉尔丁小姐在田野里散步时让大家要安静，可是当露丝来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就开始和露丝说话，然后才允许其余的人谈话。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却从来不明确地说出来，露丝只是带着一种暧昧的微笑和“让我们别多说了”的表情来暗示我们。

当然，根据规定，监护人是不应当对学生表现出有所偏爱的。可是一直以来，在一定范围之内，总会有一些小小的偏爱表现；而露丝所暗示的大多数事情，就在这范围之内。然而，当露丝那么暗示的时候，我还是痛恨不已。当然，我从来就没法确定她说的是否真有其事，可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真正“说”出来，而只是暗示，我就决不可能和她去对质。所以每次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只能让它去，同时咬紧嘴唇希望这一刻快快过去。

有时候，我从正在进行的对话中看出来，这样的一刻马上要到来，于

是我就强作精神。即便那样，这还是使我受到相当剧烈的打击，我会好几分钟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周围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冬天的早上，它在第五教室里出乎意料地直接冲我而来。甚至在我已经看到那个铅笔盒之后，监护人赠送那样一件礼物的念头还是远远超乎想象的，因此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它会发生。所以当露丝说了她的那些话之后，我没有能够如同平常那样让我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我直直地盯着她，毫不掩饰我的愤怒。露丝也许看出危险来了，做作地飞快对我低声说："一句话都别说！"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可是我无法同样地报以微笑，我仍然瞪着她。幸运的是监护人来了，上课开始。

我从来不是那种对什么事情都想个没完的孩子。现在我倒是有点儿那样，但是在我驾车穿越这大片空旷田野的漫长安静的时间里，我就是那样翻来覆去地思索。我不像有些人，比如说劳拉，她虽然整天扮小丑开玩笑，可是为了某人对她说的一丁点儿小事，她会烦恼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可是在第五教室那个早上之后，我确实变得有点神思恍惚。我会在谈话当中走神；整堂课结束了，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下决心这一次不能让露丝就这么溜了，可是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为此做一件有用的事；我只是想象自己如何揭穿她，迫使她承认编造了这一切。我甚至朦胧地幻想，杰拉尔丁小姐本人听说了这事，然后在所有人面前狠狠地训斥了露丝一通。

这样好几天之后，我开始更严肃地考虑这件事。如果那个铅笔盒不是杰拉尔丁小姐送她的，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也许是从另一个学生那里弄到的，但是那不大可能。如果它最初属于其他人，甚至是比我们高好几个年级的学生，这么棒的一件东西出手时，不会没人注意。如果知道这个铅笔盒已经在黑尔舍姆四处露过面的话，露丝是不会像那样冒险编造故事的。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在拍卖会上找到这个铅笔盒的。然而，这样的话，露丝也有风险，其他人可能在她买下铅笔盒之前先看见了。可是如

果——就像有时发生的那样，虽然这并不真正允许——她听说铅笔盒运到了，并且在拍卖开始之前向某位班长预订它，这样她就有理由相信几乎没人先看到过那个铅笔盒了。

尽管如此，对露丝来说，不幸的是，拍卖会上出售的每一物品，都有登记簿记录是谁购买的，虽然这些登记簿不那么容易看得到——每次拍卖结束后，班长们就把它们带回埃米莉小姐的办公室——可是它们也不是什么最高机密。只要下次拍卖会时我跟着某个班长转悠，要浏览那些簿册不会很困难。

所以我便有了大致的计划，我想我又花了几天时间继续完善这个计划，直到后来我明白，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进行所有这些步骤。倘若我对铅笔盒来自拍卖会的猜测是正确的话，我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诈露丝一下。

就这样，我和露丝来到屋檐下进行我们的对话。那天有雾，还下着细雨。我俩从宿舍小屋朝着也许是体育馆走去，我记不太清了。不管怎样，正当我们穿过院子时，雨突然下大了，因为我们不急着赶时间，就躲进了主楼的屋檐下，稍稍靠近正门入口的一边。

我们在那儿躲了一会儿雨，不时有学生从雾里跑出来，穿过门跑进主楼，可是雨仍然下得挺大。而我们在那里站得越久，我就变得越紧张，因为我明白自己等待的时机到了。我肯定，露丝也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最后，我决定来个直截了当。

"上周二的拍卖会上，"我说，"我从头到尾看了那个本子。你知道的，那个登记簿。"

"你为什么去看登记簿?"露丝立即问。"你为什么做那样的事?"

"哦，没什么原因。克里斯多弗·C.是一个班长，所以我就和他谈谈。他肯定是最好的中学男生。而我只是正好翻了翻登记簿，只是随便找件事做。"

我看得出，露丝的脑子肯定飞快地转动着，现在她知道这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了。可是她镇静地说:“令人看起来厌烦的东西。”

“不,那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大家买的所有东西。”

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紧紧地盯着外面的雨。然后我瞥了露丝一眼,这时我真的震惊了。我不知道我期待看到什么;在以往一个月里我的所有幻想当中,我从未真正考虑过,在一个真实的情景中事情会是什么样儿,就像那一刻所呈现出来的情况。我现在看见了露丝是何等地心烦意乱;这一次她终于完全不知说什么好了,转过脸去,泪水几乎要流出来了。突然之间,我的行为似乎对我自己是彻头彻尾地不可理喻。这整个的做法,这整个的计划,只是为了让我最好的朋友伤心!关于她的铅笔盒,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又如何呢?难道我们不是都时时梦想着,有一个监护人或其他人变通一下规定,为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吗?比如当场拥抱一下,私下写一封信,送一件礼物?露丝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把这些无伤大雅的白日梦做得更进了一步,她甚至压根儿都没有提及杰拉尔丁小姐的名字。

我现在觉得糟透了,而且十分困惑。可是当我们一起站在那里盯着雾和雨的时候,我想不出任何方法来弥补我所造成的伤害。我记得我说了一些令人伤感的话,诸如“没事,我没看到太多东西”,这种话回响在空中。又沉默了几秒钟之后,露丝走进了雨里。

6

我想,如果露丝用某种很明显的方式与我对抗的话,我会对所发生的事情感觉好得多。可是这一次她似乎垮了。就好像她为此事感到太羞愧——被它搞得哑口无言了——因此甚至没有发火或者想对我进行报复。那次对话之后头几回我在屋檐下看到她的时候,我都准备好了她至少会表示一点儿愤怒,可是没有,她表现得极为彬彬有礼,至多口气略显平淡。我想她是惧怕我揭穿她,而其实我想告诉她的是,她完全不需要害怕我;那个铅笔盒,当然从视线中消失了。麻烦的是,因为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没有公开谈论,我实在无法找到一种方式和她重提所有这一切。

与此同时,我尽量利用一切机会向露丝暗示,她在杰拉尔丁小姐的心头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说,有这么一次,因为高我们一个年级的一伙人向我们发起了挑战,我们一群人急着在课间到外头去练习跑柱式棒球。我们的问题在于,当时正下着雨,而看起来我们不会被允许到外面去。然而我注意到了杰拉尔丁小姐正好是一个当值的监护人,于是我说:

“如果露丝去求杰拉尔丁小姐,那么我们会有机会的。”

我记得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也许没有人听见这话,因为我们很多人

都同时在七嘴八舌地讲话。可关键是，我是站在露丝身后说这句话的，而我可以看得出她很高兴。

又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要和杰拉尔丁小姐一起离开教室，而我正好发现自己正好要紧跟在杰拉尔丁小姐本人身后出门。我马上放慢脚步，这样一来，我身后的露丝就与杰拉尔丁小姐一起跨出门外。我这么做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故作姿态，就好像这是十分自然正常的事情，而且这么说吧，我偶然夹在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之间，杰拉尔丁小姐也正是喜欢我这么做的。那一次，我记得有一瞬间，露丝看起来有些困惑和惊讶，然后她飞快地朝我点一下头，走了过去。

诸如此类的小事也许让露丝高兴，可还是远远不足以消除那个雾天屋檐下发生在我俩之间的事，而我认为这些事情实在无法解决的感觉一直有增无减。我特别记得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体育馆外头的长凳上，反反复复地试图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与此同时，一阵强烈的悔恨混合着沮丧，让我真的流下了眼泪。如果事情一直就那样了，我不敢肯定还会发生什么。也许最终一切都会被遗忘，或者露丝和我会互相疏远。事实上，突然凭空出现一个机会，使我得以把事情理顺。

我们本来正在上罗杰先生的美术课，只是因为某个原因他中途离开了。所以我们都在画架之间晃来晃去，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彼此的作品。这时，一个名叫米奇·A.的女孩，来到我们面前，非常友善地对露丝说道：

“你的铅笔盒呢?它可真漂亮。”

露丝紧张起来，飞快地看了一下有谁在场。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伙伴，也许有两三个外人在附近游荡。我从未对人说起过拍卖会登记簿的事，可是我想露丝对此是不会清楚的。当她回答米奇的时候，她的声音比平常要轻：

“我没把它带来。我把它放在我的收藏箱里了。”

“它真漂亮。你在哪儿弄到它的?”

米奇的询问完全没有恶意，这点现在看起来很明显。可是露丝在第五教室第一次拿出那个铅笔盒时我们在场的人现在几乎全都在这儿，而我看出露丝踌躇了。仅仅是在事后，当我重新回顾这整件事的时候，我才庆幸那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天赐于我的良机。可在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去想。在所有其他人尚未注意到露丝十分尴尬时，我走在米奇面前说：

“我们不能说出它是从哪里来的。”

露丝，米奇，还有其他人，他们都看着我，也许带着丝丝惊讶。可我保持着镇定，接着对米奇一个人说：

“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告诉你它是从哪里来的。”

米奇耸耸肩膀：“这么说它是个谜了。”

“一个大大的谜，”我说道，然后对她微笑了一下，表示我并不是想和她闹别扭。

其他人都点头支持我，虽然露丝本人脸上是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好像她突然完全专注于别的事情。米奇再次耸了耸肩，我记得，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她走开了，或者她开始谈论其他什么事情了。

因为几乎同样的理由，我至今无法公开对露丝解释关于拍卖会登记簿我对她所做的事，她当然也无法对我支开米奇的方式而表示感谢。可是，从她不仅仅在以后的几天，而且在后来的好几个礼拜里对我的态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对我是何其满意。而从最近大家所处的几乎相同的处境来看，很明显地可以发现她在寻找机会的迹象，她想为我做一些开心的事，一些真正特别的事。那种感觉真好，记得我甚至有一两次想过，如果她一直找不到这样一个机会，那也许反而更好，因为只有那样，我们之间那种美好的感觉才可以永远延续下去。事实上，大约在米奇的事件之后一个月，她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那次我遗失了一盘很心爱的磁带。

我现在仍然保存着那样一盘磁带，直到最近每当小雨天我在空旷的

乡间驾车时，偶尔还会听这盘带子。可是现在我车里的磁带播放机变得很难弄了，我不敢用它来放带子。当我回到我的卧室兼起居室时，似乎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播放它。即便如此，它还是我最珍贵的物品之一。或许到今年年底，我不再当看护员时，我将能更经常地听听这盘带子。

这盘录音带专辑的名字叫《天黑后的歌》，是由朱迪·布里奇沃特演唱的。我现在的这盘并不是当初的那盘磁带，我在黑尔舍姆时的那盘已经遗失了。这盘带子是多年之后我和汤米在诺福克发现的——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以后再说。我现在想说的是第一盘，失踪的那盘磁带。

在我进一步讲述那段日子里关于诺福克的整件事情之前，我应当先作解释。我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让它传说着——我想，它后来变成了某种我们的内部笑话——而所有这些都是从我们还很小的时候上了一堂特别的课之后开始的。

那是埃米莉小姐本人来教我们关于英格兰那些不同的郡。她在黑板上钉了一幅大地图，又在旁边竖起一个画架。如果她谈到比如说牛津郡，她就在画架上放上一本很大的挂历，上面有那个郡的各种照片。她收藏了好多这种印着照片的挂历，我们就这样了解英格兰大多数的郡。她会用教鞭指着地图上的某一点，接着转向画架展开另一张照片。照片上有许多小村庄，溪水从村中流过，白色的纪念碑矗立在山坡上，田野边上是古老的教堂；如果她正在和我们说一个海边的地方，照片上就会有挤满了人的海滩，海鸥盘旋的悬崖。我想她是要我们了解我们周围的外面的世界，那真的很棒，直到现在，在我做了看护员这么久之后，我对那些郡的概念还仍然是来自埃米莉小姐放在画架上的那些照片。比如说，当我驾车穿过德比郡时，我会寻找某个村庄，它新建有仿都铎式样的小酒馆和战争纪念碑——我明白这就是我第一次听说德比郡时埃米莉小姐展示给我们看的景象。

不管怎样，问题是，在埃米莉小姐的挂历收藏中有一个空白：它们中

间没有一本挂历有诺福克的照片。我们听了几次同样的讲座，而我总是在猜想这一次她是否能找到一张诺福克的照片，可每次总是一样。她会把教鞭在地图上一晃而过，像是作某种补充一样说道："而在这里，是诺福克郡。那儿非常漂亮。"

接着，在那一刻，我记得她停顿下来并走神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她还没有想好没有照片接下来该做什么。终于，她回过神来，再次指点起地图来。

"你们瞧，因为它从这儿向东面延伸出去，这块隆起的地方插入海里，就没有路了。人们南来北往，"——她上下移动着教鞭——"他们干脆绕过这地儿。正因此，这地方就成了英格兰宁静的一角，非常美好。可是它也近乎于成了失落之角。"

失落之角。她就是这么称呼它的，而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在黑尔舍姆，我们在四楼有自己的"失落之角"，所有的失物都堆放在那里；如果你遗失或是找到了什么东西，你就该到那里去。有人——我不记得是谁了——在课后宣称，埃米莉小姐说的是，诺福克是英格兰的"失落之角"，在英格兰捡到的所有失物最后都会被送到那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说法流行起来，并且事实上很快成为我们整个年级都接受的事实。

就在不久前，我和汤米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他认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这种说法，因此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笑话而已。可我很确信他在这一点上错了。当然，当我们长到十二三岁时，关于诺福克的这种说法就已经成了一个大笑话。而我对此的记忆和露丝对此的记忆是相同的，那就是在起初，我们不折不扣地相信诺福克是这样一个地方，就像卡车载着我们的食品和拍卖会上的玩意儿开进黑尔舍姆，在全英格兰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进行，只是规模大得多，到处都有车子在把遗失在田野和火车上的东西运往那个称为诺福克的地方。我们从未见过这个地方的照片，反而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这听起来也许挺傻的，可你必须记得，对于我们而言，在我们人生的那个阶段，黑尔舍姆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像一片幻想的土地；对于外面的世界，对于外面的世界里可能与不可能的情况，我们仅有极模糊的概念。此外，我们从来没有费心去考虑我们关于诺福克的说法的细节。某个晚上，我们坐在多佛尔那个贴着瓷砖的房间里，一边看着外面的落日，露丝说，对我们重要的是，"当我们遗失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而我们找了又找还是无法找到时，我们不必悲伤至极。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丝安慰，那就是想到某天，当我们长大成人可以自由自在周游全国之时，我们总是可以到诺福克去重新找到它"。

我相信露丝是对的。诺福克成了我们一个切实的慰藉源泉，也许比我们那时所承认的还有过之，因此当我们年纪很大之后仍旧在谈论它——虽然是作为一个笑话。也因此很多年以后，某天我和汤米在诺福克的海滨小镇里发现我丢失的那盘磁带时，我们没有只是觉得很滑稽；我们俩都感到了内心深处某种久有的愿望，牵动着我们再次信仰曾经贴近我们心灵的事物。

我想说说那盘录音带，朱迪·布里奇沃特的《天黑后的歌》。我想它原来应该是张密纹唱片——录制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可我只有磁带，而封面则一定是缩小的唱片封套。朱迪·布里奇沃特穿着紫色的绸缎裙，那些日子里流行的一种露肩装；因为她正坐在酒吧凳上，你只能看到她的上身。我想那应该是在南美洲，因为在她身后有棕榈树以及肤色黝黑的穿着白色燕尾服的侍应生。你就在酒吧招待员给她端酒的地方看着朱迪。她友好而不过分性感地回望着，好像她正小施媚眼，而你是她很久以前的相识。噢，这张封面上还有朱迪抬起了双肘搁在吧台上，手中是一支点燃的香烟。正是因为这支香烟，从我在拍卖会上发现它开始，我就一直对这盘磁带遮遮掩掩。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情况怎样,可是在黑尔舍姆,监护人对待抽烟的事十分严厉。我肯定他们更希望我们从未发现世界上还有抽烟一事;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就在每次说及香烟时,作一番训话。即使向我们展示一幅著名作家或者世界领袖的照片,如果碰巧他们的指尖夹着一支烟,整节课也会戛然而止。谣传甚至说,我们的图书馆里没有像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样的经典小说,就是因为其中的主角吸烟太多了。当你看到一本有插图的书或杂志中有一页被撕去的话,那就是因为上面有抽烟的照片。后来我们还有正式的课程,向我们展示抽烟在你体内造成危害的可怕照片。这就是玛奇·K.对露西小姐的提问会造成那么大的震惊的原因。

我们在一场棒球比赛之后坐在草地上,露西小姐正在给我们作一次典型的关于抽烟的讲话,突然玛奇问露西小姐自己是否曾经抽过烟。露西小姐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道:

"我希望能够说没有。可是老实说,我确实抽过一阵子烟。大概有两年时间,那时我还年轻。"

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让人震惊。露西小姐回答之前,我们都瞪着玛奇,对她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非常生气——对我们而言,她还不如问露西小姐是否曾经用斧子砍过人。我记得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把玛奇的生活搞得苦不堪言;事实上,我以前提到过那天晚上的事件,就是我们按住玛奇的脸顶着宿舍窗户让她看林子,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可是在那时,露西小姐说她抽过烟的那一刻,我们困惑得顾不了去想玛奇。我记得我们都恐惧地盯着露西小姐,等着她还要说什么。

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露西小姐似乎对每句话都字斟句酌了。"我抽烟这件事不好。抽烟对我没有好处,所以我才把它戒了。可你们必须明白的是,抽烟对于你们,对于你们所有的人,比起对于我,就更糟了。"

然后她停下来一声不吭。后来有人说她做起了白日梦,可是我和露丝很肯定,她正在竭力思考下面该说什么。最后她说:

“这事你们都被告知过。你们是学生。你们是……特别的。所以，要保持自身良好的状态，让自己的身体内部非常健康，这对于你们每个人远远比对于我来得重要。”

她再次打住，以一种奇怪的样子看着我们。后来当我们谈起这事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肯定她当时巴望着有人问她：“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更糟？”可是没人这么问。我经常回想起那一天，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我现在肯定，只要我们问露西小姐，她一定会告诉我们种种事情。所有需要做的，仅仅是再多问一个关于抽烟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那天我们保持了沉默呢？我想那是因为即使在那个年纪——当时我们只有九岁或者十岁——我们知道的事情，刚好足以让我们谨慎地对待那整个领域。那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现在已经很难记得了。我们知道——虽然决不会深刻——我们和监护人他们是不一样的，并且和外面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许还知道，未来漫长的生活中，等待我们的便是捐献。可是我们并不真正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急着避开某个话题，通常更多的原因是它让我们感到窘困。我们的监护人通常总是那么高高地凌驾于一切之上，可每当我们接近这个领域时，他们总会变得十分尴尬。这种样子令我们非常痛恨。看到他们那样的变化，令我们不知所措。我想，我们从未再多问那个问题，因为玛奇·K.那天棒球赛后把所有这一切挑了出来，我们就那么残忍地惩罚她，原因就在这里。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对那盘磁带遮遮掩掩的原因。我甚至把封面翻了过来，这样，你只有打开塑料盒才能够看见朱迪抽烟的照片。可是这盘磁带对我如此意义重大的原因，与抽烟无关，甚至和朱迪·布里奇沃特唱歌的方式也无关——她只是那个时代的众多歌手之一，属于鸡尾酒吧里的那一类，而非我们在黑尔舍姆喜爱的人物。那盘磁带对我如此特别，是因为里面一首特别的歌，它的第三首歌，歌名叫作《别让我走》。

歌声缓慢，是在深夜的美洲，其中有一小段朱迪反复地唱着："别让我走……哦，宝贝，宝贝……别让我走……"那时我十一岁，还没听过太多的音乐，可是这一首歌真的让我着迷。我总是设法把磁带倒在这首歌开始的地方，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可以播放它了。

我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听歌，请注意，这事发生在随身听出现在拍卖会上的前几年。当时在台球室里有一台很大的录音播放机，台球室里总是挤满了人，我几乎从来没有在那儿播放过这盘磁带。在美术教室里也有一台播放机，可那里通常也一样吵闹。我唯一可以好好地听歌的地方，就只有我们的宿舍。

那时候我们已经住进了独立的小屋中的六床宿舍，在我们的宿舍里，暖气管上方的架子上有一台便携盒式磁带播放机。所以我通常在没有人的日子里去那儿，一遍一遍地播放我的这首歌。

这首歌有什么如此特别？嗯，事情是这样的，我通常并不细听所有歌词；我只是等那一小段唱起："宝贝，宝贝，别让我走……"我所想象的是一个女人被告知不能生育孩子，而她一生中又真的、真的非常想要孩子。接着发生了一个奇迹，她竟然生了一个孩子，她紧紧地抱住这孩子，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唱着："宝贝，别让我走……"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太高兴了，而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生怕有什么事情发生，会让孩子得病，或者从她手里夺走。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明白这种解释一定不对，它与歌词的其余部分不一致。然而那对于我不是一个问题。这首歌对于我就是我所说的，于是，只要我一逮到机会，我就独自一遍又一遍地听它。

这儿我应该告诉你，大约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它真的让我不安，虽然一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真正的含义，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它具有某种更深刻的意义。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到宿舍去拿些东西。我还记得那太阳是多么的明亮，因为我们房间的窗帘没有全部拉上，你可以看到大片的阳光

照射进来，还可以看到空气中飞舞的灰尘。我原本没想播放磁带，可既然当时那儿只有我一个人，一阵冲动使我把磁带从收藏箱里取出来放进播放机。

我不知道，也许音量被前面使用机器的人调高了。那声音比我平常放的时候大得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没能听见她的到来。又或许那时候我是太自得其乐了。不管怎样，当时我正和着歌声的节拍缓缓地摇晃着，胸前抱着一个想象中的孩子。事实上，让人更尴尬的是，当时我正抱着一个枕头充当孩子，而我又是闭着眼睛，缓缓地跳着舞，每次那段歌词出现时就轻轻地和着唱道：

“哦，宝贝，宝 贝，别让我走……”

当歌快结束的时候，一丝声响让我明白我并非独自在此，而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我直视着正站在门口的夫人。

我惊讶得呆住了。然后过了一秒钟或者两秒钟，我开始感到一种新的惊恐，因为我看到这场面中有些奇怪的事。门几乎半开着——我们有规定，除了睡觉的时候，平时你是不可以把门关实的，但是夫人她并没有跨进门槛。她在外面的走廊里，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头歪着，正好让她可以看到我在里头做什么。而奇怪的是，她在哭。也许正是她的一声哭泣穿过歌声传进来，才把我从幻想里惊醒。

当我现在想起这些时，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哪怕她不是监护人，她总归是一个成人，她应该说些或者做些什么，甚至只是斥责我一顿。那样我就会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她只是站在那里，不停地抽泣，她用平常看我们的那种眼神，从门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就好像她正看着什么让她毛骨悚然的东西。只是这一次那眼神里还有某种别的什么东西，某种我无法揣摩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她会走进房间，朝我大叫大嚷，甚至会打我，我毫无头绪。而事实上，她只是转

过身，下一刻我便听到她离开小屋的脚步声。我注意到磁带已经播放至下一首歌曲了，我把机器关上，在最靠近的一张床上坐下。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从面前的窗口看到她的身影匆匆地朝着主楼走去。她没有朝后看，可是从她肩头的抽动，我知道她仍然在哭泣。

几分钟以后，我回到我的朋友中去时，关于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字也没对她们说。有人注意到我不大对劲，便说了些什么，可我只是耸耸肩保持沉默。准确地说，我并不感到惭愧，可是那有点儿像早先我们躲在院子里，等待夫人从车里走下来时伏击她。我极其期望的是，这事根本就没发生过，而我觉得不去提及它，就是对我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做了一件好事。

不过，几年以后我确实和汤米谈论了这事。那是他在池塘边向我倾诉关于露西小姐的谈话以后的事；那些日子里我们开始感到困惑，开始质疑有关我们自己的事情，这些年来一直搁在心头的问题。当我告诉汤米我和夫人在宿舍的遭遇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当然，那时我们都知道了那以前我不知道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育。很可能在我年龄更小、对此尚未完全理解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有了这个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听那首歌时听出那样的意思。可是我那时是无法真正明白的。如我所说，到我和汤米讨论这事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很清楚地告知了。顺便提一下，我们中没人对此感到特别烦恼；事实上，我记得有些人还很高兴可以无所顾忌地发生性行为——尽管在那时期真正的性爱离我们大多数人还有距离。总之，当我告诉汤米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只是说：

"夫人也许不是一个坏人，尽管她让人害怕。所以当她看到你那样抱着孩子跳舞，她想到你不能生孩子实在悲惨。这就是她开始哭泣的原因。"

"可是汤米，"我给他指出来，"她怎么会知道那首歌与人们生孩子有关呢？她怎么会知道我抱着枕头当作一个婴儿？这些都只是我脑袋里幻

想的。”

汤米想了想，然后半开玩笑地说：“也许夫人会看透人的心思。她很奇特。也许她可以看到你的内心。这不让我吃惊。”

这让我们俩都打了一个小小的寒颤，虽然我们傻笑了一阵，但是对此没有再说什么。

发生夫人那件事的几个月以后，磁带就失踪了。那个时候我未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也没有理由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天晚上熄灯之前，我正在宿舍里翻检我的收藏箱消磨时间，等待其他人洗澡回来。这事说来奇怪，但是我最初发现磁带不在箱子里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我不能暴露我是何等惊慌。我记得起来，自己煞有介事地装作心不在焉地哼唱，一边继续寻找着。我想过很多遍，都仍然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房间里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然而我还是不想让她们知道我丢了磁带有多么懊恼。

我想，这是因为那盘磁带是我的一个秘密，对我意义重大。也许我们所有黑尔舍姆的人都有一些这样的小秘密——我们在子虚乌有中制造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渴望独自前往的地方。事实却是，我们怀有这样的需求，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是不对的——不知何故，就好像是让朋友难堪。

不管怎样，当我真的确定磁带不在了，我就非常随意地问宿舍里的每一个人，她们是否看到过它。然而我还没有完全惊慌失措，因为还有可能是我把它落在台球室里了；另外我还希望是有人借走了它，第二天早上就会还回来。

然而，第二天磁带没有出现，我对此也仍然毫无头绪。事实是，我想在黑尔舍姆存在着比我们或者监护人所敢于承认的更多的偷窃行为。可是现在我说这一切的原因，是想解释一下露丝对此的反应。你必须记得我丢

失磁带的时间是，米奇在美术教室盘问露丝的铅笔盒和我为她救场之后的一个月。我告诉过你了，自从那时起，露丝就开始寻找机会为我做一件好事作为回报，磁带的失踪给了她一个机会。你甚至可以说，到我的磁带失踪之后，我们俩的关系才恢复正常——也许是从那个雨天的早晨，我在主楼的屋檐下向她谈起拍卖会登记簿以来的第一次。

我第一次发现磁带丢失的当晚，我询问了每一个人，其中当然包括露丝。回想起来，我可以想象，彼时彼地她一定认识到了，丢失磁带对我意味着什么，而同时，不惊慌失措对我是多么重要。所以那晚，她只是回我以一个茫然的耸肩，而继续做她的事情。可是第二天早上，当我从盥洗室回来的时候，我听见她在随意地问汉娜，她是否肯定没有见过我的磁带。

大概两周以后，当我早已接受了磁带真的丢失的事实时，她却在午餐时间来找我。这是那年早春一个真正的好日子，我正坐在草地上和两三个高年级的女孩聊天。露丝走过来问我想不想一起走走，显然她是有事找我。所以我离开那些高年级女孩，跟着她来到北操场边，然后爬上北面的小山，一直到我们站在木栅栏边上，俯瞰长着绿草的山坡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山顶上的风很大，我记得我很吃惊，因为在下面的草地上我没注意过有这么大的风。我们站在上面向下看了一会儿操场，然后她递给我一个小袋子。当我拿到手上，我感觉到那里面是一盘磁带，我的心猛跳起来。可是露丝马上说：

"凯茜，这不是你丢的那盘。我尽力帮你找你的磁带，可是它真的没了。"

"是啊，"我说，"送到诺福克去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然后我怀着失望把磁带从袋子里拿出来，但是当我仔细看它的时候，我不能确定我的脸上是否还带着失望的表情。

我手里拿着一盘名字叫"二十首经典舞曲"的东西。后来当我播放这盘磁带时，我才发现这是给舞厅使用的乐队演奏曲。当然，她把磁带给我

的时刻，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可是我明白这绝非朱迪·布里奇沃特的东西。然后，几乎是同时，我又看出露丝并不会知道——露丝她怎么会知道，她连音乐基本常识都不懂，这盘磁带能轻而易举地弥补我丢失的那盘。突然之间我觉得我的失望消失了，并被真正的快乐所取代。我们在黑尔舍姆不大互相拥抱，但是我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表示感谢。她说："我是在上一次拍卖会上见到这个的。我想这是你喜欢的东西。"而我说，是的，这正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现在还留着那盘磁带。我不经常放它，因为里头的音乐与我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毫无关系。它是一件物品，如同一枚胸针或一枚戒指，然而特别是现在露丝已经不在，它就更成了我最宝贵的物品之一。

7

现在我想往下说说我们在黑尔舍姆的最后几年。我说的是从我们十三岁起直到十六岁离开那儿为止。我的记忆中，我在黑尔舍姆的生活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段：最后的这个阶段，还有这之前所有的日子。早期的岁月——就是我一直在和你说的那些年月——隐约中显现为一段黄金年代，每当我回想那段日子，即便是那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事，我都无法抑制地欣喜。可是那最后几年的感觉就决然不同了。那倒并不完全是不快乐——我心中还珍藏着发生在那几年里的许多宝贵记忆——它们更为严肃，某些方面来说，更为阴暗，好像白昼陡然变成了夜晚。也许我在想象中把它夸大了，可我有一种印象，就是那会儿事情变化飞快，就像白天一下子到了夜晚。

我和汤米在池塘边的谈话，我现在把它作为两个阶段的分界标志，倒不是此后立即就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可是至少对我来说，那次谈话是一个转折点。很肯定的就是，我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以前我会在尴尬的事情面前退却，而此后，我渐渐开始提出问题，就算没有说出口，至少我内心深处会问。

尤其是,那次谈话让我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露西小姐。无论何时只要我能够,我都会仔细地观察她,并非仅仅出于好奇,而是因为我现在将她看作最有可能提供重要线索的来源。就这样,在后来的一两年里,我终于注意到她言行中种种奇奇怪怪的小事,而这些事完全被我的朋友们忽略了。

举例来说,有一次,也许是在池塘谈话的几周后,露西小姐正在给我们上英文课。我们一直在读诗歌,可是不知怎么,话题偏离到了二次大战中被关押在战俘营里的士兵身上。有一个男孩问起在战俘营周围的栅栏上是否通了电,然后别人就说住在那样一个地方一定特别的怪异,因为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触摸栅栏自杀。也许说话者是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的,可我们其他人都认为这很滑稽。我们立刻都一边笑一边说话,然后劳拉像她常常做的那样,从椅子上站起来,歇斯底里地表演有人伸出手触电的样子。一下子教室里都炸了锅,每个人都喊起来,模仿在电栅栏上触电。

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露西小姐,而我看得出来,她看着面前的学生时,她脸上一瞬间出现了一副恐怖的表情。然后——我继续仔细观察她——她控制住自己,微笑着说:

"黑尔舍姆的栅栏还是不通电的好,有时候你就是会碰到可怕的事故。"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因为大家仍旧在喊叫,她的声音或多或少被淹没了。可是我听得够清楚的。"有时候你就是会碰到可怕的事故。"什么事故,发生在哪儿?可是没有人注意她的话,我们继续讨论诗歌。

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小事,不久,我就看出来,露西小姐并不完全像其他监护人。甚至很可能早在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认识到她感到担忧和沮丧的性质。也许这话说得太远了,很可能的是,那时候我注意到了所有这一切,只是不知道究竟怎样看待。如果说所有这些事件现在看起来都饱含

深意，如出一辙，那可能是因为我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根据那一天我们在体育馆里躲避大雨时发生的事情，来看待它们的缘故。

那时候我们十五岁，已经进入在黑尔舍姆的最后一年。我们在体育馆里准备一场跑柱式棒球赛。男孩们正在经历"享受"棒球的阶段，为的是与我们女孩调情，所以那天下午体育馆里有三十多个人。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聚集在带屋顶的走廊上等着雨停。可是雨一直下着，当最后一个人进来时，走廊上就非常拥挤了，每个人都焦躁地四处乱转。我记得劳拉正在给我演示一种特别恶心的擤鼻子的方法，那可以在你真想摆脱一个男孩的时候用。

露西小姐是唯一在场的监护人。她俯身在前面的栏杆上，朝着雨里望去，似乎正在努力透过雨看操场。我像那些日子里一直做的那样，正在仔细地观察她，甚至当我对劳拉大笑的时候，我还在偷偷朝露西小姐的后背瞥几眼。我记得自己还在想她的姿势是否有点奇怪，她的头俯得太低，使她看起来就像一头蹲伏在地准备跃起的野兽。她俯身在栏杆上往前倾，几乎让头上悬挂的檐槽里的水滴到她身上，可是她似乎一点都没有注意。我记得，实际上我在说服自己：所有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她只是焦急地等着雨停，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回到劳拉在说的话上。然而几分钟之后，当我已经完全忘记了露西小姐，并且为了什么东西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突然变得安静了，而露西小姐正在说话。

她仍然站在原先的地方，可是现在她把脸朝向我们，背靠着栏杆，她的身后是正在下雨的天空。

"不，不，对不起，我不得不打断你们了，"她说道，我可以看到她正和坐在她面前长凳上的两个男孩说话。她的声音并不异常，可她说得很响，那声音就好像她在向大家宣布什么事情，这就是大家都安静下来的原因。"不，彼得，我必须阻止你说下去。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听你说了。"

然后她抬起眼睛，看着我们所有的人，并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吧，你们可以听这番话，这是针对你们所有的人。现在是该有人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了。”

我们等她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盯着我们看。后来有人说，他们以为她要对我们狠狠地训斥一通；其他人以为她要向我们宣布一条打棒球的新规则。可是在她开口之前，我就知道，她说的话将不会仅此而已。

“小伙子们，你们必须原谅我听了你们的谈话。可你们就在我身后，我无法回避。彼得，为什么你不把刚才对戈登说的话告诉大家?”

彼得·J.看起来迷惑不解，我能够看出他准备好了一副受伤而又无辜的面孔。可是露西小姐又说了一遍，这次温和得多：

“彼得，说吧。请你告诉大家你刚才说的话。”

彼得耸了耸肩。“我们只是在谈论如果我们成为演员，那感觉会是什么样的，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是的，”露西小姐说，“而且你对戈登说一定得去美国，那里会有最好的机会。”

彼得·J.再次耸了耸肩，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是的，露西小姐。”

露西小姐现在把她的目光投向我们大家。“我知道你并不是怀有任何恶意。可是这样的话谈论得太多了。我一直听到有人在说这些，一直任其继续说下去，可这是不对的。”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水珠从排水管滴下来落在她的肩膀上，可她似乎没注意。“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给你们说，”她继续说道，“那么我来说。我看到的问题是，你们被告知又没有真正被告知。你们虽然被告知，可是你们没有人真正明白，我敢说，有些人很高兴让事情处于这样的局面。可是我不会。如果你们想过体面的生活，那么你们必须了解，不折不扣地了解。你们没有人可以去美国，没有人会成为电影明星。你们也没有人会在超级市场工作，像我前几天听到有人这么说的。你们的一生已经被规划好了。你们会长大成人，然后在你们衰老之前，在你

们甚至人到中年以前,你们就要开始捐献自己的主要器官。这就是你们每个人被创造出来要做的事。你们和你们在录像带中看到的演员不同,你们甚至和我都不一样。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来有一个目的,而你们的未来,你们所有人的未来,都已定好了。所以你们不要再那样谈论了。不久以后你们就要离开黑尔舍姆,离你们开始准备作第一次捐献的日子就不会很远了。你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们想要过体面的生活,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自己是谁,摆在你们前面的是什么。”

然后她陷入了沉默,可是我的印象是她心里还在继续说着什么,因为她的视线好一会儿仍然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一张一张脸地看过去,就好像她还在对我们说话。当她再次转过身朝操场看的时候,我们全都松了一口气。

“现在雨已经不怎么大了,”她说,尽管雨还是下个不停。“让我们到那里去吧。然后或许太阳也会出来了。”

我想这是她说的全部的话了。几年前当我和露丝在多佛尔的康复中心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她声称露西小姐告诉我们的事比这多得多;说她讲我们开始捐献之前都要先做一段时间看护员,她讲了捐献通常的步骤和康复中心等等——可是我很确信露西小姐没有这么说。好吧,也许她开始说话的时候想要说来着。可是我猜想,一旦她开始说并且看到她面前的一张张困惑不解的面孔,她就意识到说完已经开了头的话题是不可能的。

很难说清楚露西小姐在体育馆的那通突然爆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消息很快传开,可是谈论大多集中在露西小姐本人,而并非她一直设法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有学生认为她是一时丧失了理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话是埃米莉小姐和其他的监护人让她说的;甚至有一些实际在场的人认为,露西小姐是因为我们在走廊上太吵而训斥我们。可是如我所说,讨论她所说的话却是惊人的少。如果这事被提及,人们就会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可这正是露西小姐的话的关键。就像她所说的，我们“被告知又没有真正被告知”。当汤米和我在几年前再次重温这一切的时候，我提醒汤米关于露西小姐那个“被告知又没有被告知”的说法，对此他得出了一个推论。

汤米认为，在我们待在黑尔舍姆的所有岁月里，监护人很可能不论告诉我们什么，都十分小心而刻意地选择时机，以便我们总是因为太小而不能恰当地理解刚刚告诉我们的信息，可是我们当然会在某个层次上接收这个信息，这样用不了多久，这玩意儿就会全部进入我们的脑袋，而又不会恰如其分地去检验它。

这推论对我来说太像是一个阴谋——我不认为我们的监护人有那么奸诈——但是这里头也许确实有些问题。肯定的是，感觉上我们总是模模糊糊地，甚至早在我们六七岁时，就知道捐献这回事儿。很奇怪，当我们长大了，监护人对我们说那些事的时候，没有一件事会让我们感觉完全意外而惊讶不已。那就像我们之前就已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所有的一切了。

现在我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当监护人最初开始给我们正式讲有关性的课程时，他们倾向于把它和有关捐献的问题放在一起讲。在那个年纪上——我又在说我们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对于性都颇为焦虑而又兴奋，于是自然地会把别的东西推入到它的背景里去。换言之，监护人可能偷偷地往我们脑袋里塞进大量有关我们未来的基本事实。

现在，公平地说，把这两个话题合在一起也许是自然的。比如说，他们如果告诉我们做爱时必须十分小心地避免染病，那么不提及此事对我们比对外界的正常人更为重要，反而会显得奇怪。当然，那样就会把我们带到捐献的话题上。

还有就是有关我们不能生育孩子这件事情了。埃米莉小姐曾经亲自作过好多关于性爱的讲座，我记得有一次，她从生物教室拿来一具真人大小的骨骼，用来演示做爱的方式。我们无比惊讶地看着她把骨骼扭曲成各

种形状，把教鞭在上头戳来戳去而毫无意识。她讲着人们做爱的基本知识，什么进入什么地方，不同的花样，好像还是在上地理课。然后突然地，在那具骨骼以淫秽的姿势堆在桌上的同时，她转过身来开始对我们说，我们与谁做爱必须小心。不仅仅因为可能感染疾病，而且，她说，还因为"做爱会出乎你意料地影响情感"。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发生性关系时必须极其谨慎，特别与不是学生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性爱意味着多种多样的事情。外面的世界中，人们甚至会因为谁和谁做爱而斗殴并互相杀戮。而性爱如此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比跳舞或者打乒乓球重要得多——是因为外面的人和我们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可以经由做爱怀上孩子。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谁和谁做爱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知道，尽管我们当中谁都绝对不可能生育孩子，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们还是必须表现得和他们一样。我们必须遵守规则，把性爱当作一件特殊的事情来对待。

埃米莉小姐那天的讲课方式典型地体现了我说的这一类谈话。我们正在重点谈性，然后一下子别的东西就悄悄地混进来了。我想，这就是我们怎么会"被告知而没有被告知"的一种花招。

我想，最终我们在那几年吸收了许多信息，因为我还记得大概就是在那个年纪，我们在对待有关捐献的整个问题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同我说的，在那之前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去避免谈及这个话题；一旦发生触及这方面的迹象，我们就会退缩回去，而对于任何一个白痴——就像那时的玛奇——不小心地加以回避，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从我们十三岁开始，就像我说的，事情开始起了变化。我们仍旧讨论捐献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我们还是觉得这整件事情令人相当尴尬。可是它成了我们用来开玩笑的话题，很像我们以性来开玩笑那样。现在回想起来，我要说，那条不予公开讨论捐献的规矩还在，并和以前一样地严格。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几乎是需要我们时不时地开些玩笑，来暗示这些摆在大家前面的事情。

汤米的胳膊上划了一个伤口时发生的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事

肯定正好是在他和我在池塘边的谈话之前;我想,那是汤米仍然在摆脱被戏弄嘲笑的时候。

那道伤口倒不是特别严重,虽然他被送到乌鸦脸那儿去诊治,但他马上就被送了回来,胳膊上贴了一块方纱布。对此,没有人太在意,一直到了几天以后,汤米揭开了纱布,露出那伤口还介于愈合和开放之间阶段的东西。你可以看到皮肤正开始收口,还有淡红色的嫩肉在下面隐约可见。那正是我们的午餐时间,所以大家都围了上来,然后大叫"哦"。后来,高我们一个年级的克里斯多弗·H.板着他那没有表情的脸说:"可惜,这伤口是在胳膊的这个地方。只要在其他任何地方就都没有关系。"

汤米看起来挺担心的——因为在那时,克里斯多弗是他所仰慕的人——于是他问克里斯多弗是什么意思。克里斯多弗一边继续吃饭,一边冷冷地说:

"你不知道吗?如果伤口正好像这样在胳膊上,它就会*裂开*。你只要弯胳膊时稍为猛一点儿,它就会像拉链一样裂开。不仅仅这个伤口,你的整条胳膊,它会像打开一个口袋那样整个地裂开。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能听到汤米在抱怨乌鸦脸一点都没有警告过他这些,可克里斯多弗耸耸肩说道:"她肯定以为你知道。每个人都知道。"

周围有好几个人嘟哝着表示同意。"你必须保持胳膊挺直,"有人说道。"弯一下胳膊就危险极了。"

第二天,我可以看到汤米走路时直直地挺着胳膊,看起来挺担心的样子。每个人都在笑他,我虽然对此有点儿恼火,可不得不承认,这模样确实可笑。后来,临近黄昏,我们正要离开美术教室时,他在走廊里来到我面前,说:"凯丝,我可以和你说一两句话吗?"

这大概是我在操场上提醒他马球衬衫脏了之后几个礼拜,因为那件事,就有传言说我们是某种关系特殊的朋友。可是他仍然那样走上来要与

我私下交谈，让我感到挺窘，使我不知所措。这也许部分地说明了我为什么没能像以前那样起到帮助作用。

“我并不是特别担心或者怎么的，”他一让我走到边上就说。“可是我想保险些，就是这样。我们谁都不该拿自己的健康冒险。凯丝，我需要有人帮助。”他解释道，他很担心在睡梦中干的事。夜晚睡着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就弯胳膊了。“我总是梦到自己和许多罗马士兵作战。”

当我对此稍作追问时，事情就明白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那天午餐不在场的人——都到汤米面前去重复过克里斯多弗·H. 的警告。事实上，有几个人似乎还把这个玩笑开得更大：汤米被告知，有一个学生胳膊上的伤口与他一样，睡觉醒来时发现整个上臂和手的骨头全都露了出来，手上的皮肤散落在他身旁，“就像《窈窕淑女》里头的一只长手套”。

汤米现在求我做的，就是在他的手臂上绑一块夹板，让他的手臂在晚上睡觉时保持挺直。

“我不信任其他任何人，”他说，同时举起一把他想用来绑手臂的厚尺，“他们也许会故意让夹板在晚上掉下来。”

他用天真无邪的眼神望着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心中有一个声音非常想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并且我想我明白，那样做就是背叛从我提醒他马球衬衫脏了那一刻起建立起来的那份信任。而对我来说，给他的胳膊绑上夹板，就意味着我成了这个恶作剧里的主犯之一。我至今仍然为了当时没有告诉他真相而感到羞愧。可是你必须记得，我那时尚年幼，而且只有几秒钟作决定。当有人这样地恳求你做些什么时，你无法说不。

我想主要是我不想让他心里难过。因为我能够看得出，尽管他对自己的胳膊非常担忧，但是由于他相信人们对于自己表示了种种关心，他深为感动。当然，我知道他迟早会发现真相，可是在那一刻，我无法告诉他。我最多只能问他：

“乌鸦脸告诉你必须这么做吗?”

“没有。可是想象一下，如果我的胳膊裂开的话，她会有多生气。”

我至今心头仍旧觉得难过，可是当时我向他保证——在熄灯前半小时到第十四教室去帮他绑胳膊——然后看着他感激和安心地离去。

事情的进展是，汤米自己先发现了真相，我就不必做这事了。晚上八点左右，我正从主楼梯上走下来，我听到从一楼传来一阵笑声。我立刻想到那一定和汤米有关，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在二楼楼梯平台上停下脚步，从扶手边上向下望去，正好这时汤米踩着沉重的脚步从台球室里走出来。我记得当时我想：“至少他没有大吼大叫。”他进了衣帽间，拿上他的东西，然后离开主楼，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叫嚷。而那段时间里，笑声一直在从开着的台球室门里传出来，还有人大喊着这样的话：“如果你发脾气，你的胳膊肯定会皮开肉绽！”

我想跟着他一起走进夜色，在他回到自己的宿舍前赶上他，可是后来我记起了答应过为他的手臂绑夹板好让他过夜，所以我没有动。我只是不停地对自己说：“至少他没有暴跳如雷。至少他忍住了那火暴脾气。”

可我有些离题了。我说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汤米的胳膊受伤而引起的“拉链一样裂开”的说法，在我们当中成了一个关于捐献的说不完的笑话。那说法就是，当捐献的时刻到来时，你就在自己身上裂开一点儿，一个腰子什么的就会溜出来，你就可以把它给人了。这事儿本身我们并不觉得好笑；这更多的是让彼此倒胃口的一种手段。好比说，你拉开口子取出自己的肝，把它扔到什么人的盘子里，诸如此类。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食量惊人的加里·B.拿了第三份布丁回来的时候，几乎整张饭桌上的人都让自己“裂开”一点口子，取了点什么堆在加里的碗里，而他仍旧坚定不移地往自己肚子里填食物。

当“拉链一样裂开”的话题再次说起的时候，汤米是不太高兴的，可是那个时候他被戏弄的日子已经过去，再没有人把这个笑话和他联系起来。说这个笑话只是为了笑一笑，让什么人吃不下饭——我想，也是说一下我

们今后会面临什么事情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我说这件事的原意。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再像一两年之前那样碰到捐献这个话题就避而不谈；可是我们同样没有很严肃地去考虑或者讨论这个问题。关于"拉链一样裂开"而引发的一切，其实是我们十三岁时这个事件冲击我们的一种典型方式。

所以我要说，露西小姐几年之后说我们"被告知又没有被告知"，是说得一点儿不错的。现在想起来，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露西小姐那天下午对我们说的话引起了我们态度上一个真正的变化。从那天以后，关于捐献的笑话渐渐消失了，我们开始恰如其分地考虑各种事情。如果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捐献再次成为一个被回避的话题，但不是我们年幼时那样。这时候，它不再是尴尬和令人窘困，而只是阴郁和沉重。

"真奇怪，"几年前汤米和我一起回忆这一切时说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去想想露西小姐自己的感受如何。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她是否会因为对我们说的话而惹上麻烦。我们那时可真自私。"

"可是你不能责怪我们，"我说。"我们一直被教导要为彼此考虑，而从来不需要为监护人考虑。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监护人之间是各不相同的。"

"可是我们年纪已经够大了，"汤米说。"在那个岁数上，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没有。我们从来都没有替可怜的露西小姐着想。甚至在那一次，你知道，你看见她的那次之后。"

我立刻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们在黑尔舍姆最后一年的初夏，有一天早上，我在第二十二教室撞见露西小姐。现在想想，我得说汤米是有点道理的。我们应该很清楚，露西小姐自那时之后变得何其困扰。可是正如汤米所说，我们从来没有从她的角度去考虑过，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说些或是做些什么来支持她。

8

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十六岁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刚在主楼上完课,下楼来到院子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在教室里落下了东西。于是我回到三楼,露西小姐的那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自己就玩这种秘密游戏。当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时,我会停下脚步观看景色——比如说透过窗户朝外看,或者当某个房间没人时朝里看。我这么做,至少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可以给自己创造出一个幻境,即黑尔舍姆并非只是一个挤满了学生的地方,而是一个只有我和其他五六个学生居住的宁静之所。为了进入这个境界,你必须让自己陷入梦幻之中,在脑海里摒弃所有的喧闹和无关的话语。通常你还必须很有耐心:假设一下,你正从窗户朝外凝神注视操场的某个特定地方,你可能需要等待很久,才能等到这个范围里一个人都没有的几秒钟。不管怎样,这就是那天早上我在教室里找到遗留的东西之后,走出来到三楼楼梯平台上所做的事情。

我在靠近窗户的地方朝下面院子的一角看去,一会儿之前我还站在那里。我的朋友们已经离开,院子里空无一人,所以我就等着自己的把戏

奏效，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刺耳的喷气声，就好像是煤气或者蒸汽冲出来的声音。

那是一种“嘶嘶”的噪音，响个十来秒钟，停一会儿再响起来。我倒没有真的恐慌，可是因为似乎附近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去查看一下。

我穿过楼梯的平台，沿着我刚才进去过的教室边上的走廊，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倒数第二间的第二十二教室。教室的门半开着，我走向门边的时候，嘶嘶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而且声音更大。当我小心地推开门时，我并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但让我极为吃惊的是发现了露西小姐。

第二十二教室很少用来上课，因为它太小，而且甚至在那样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也几乎没有光线进得去。监护人有时候会到里头去批改我们的作业或者看看书。那天早上，这教室比任何时候都要昏暗，因为百叶窗几乎完全放下来了。里面有两张桌子，为了让人围坐在一起而拼了起来，但是此时只有露西小姐独自一人坐在教室的后面。我看到有几张深色闪光的活页纸散开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她深深地低着头，俯着身子，双臂伏在桌上全神贯注地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剧烈地涂抹着。在她粗重的黑色线条之下，我可以看到整洁的蓝色字迹。我看着她不停地用铅笔在纸上涂抹着，几乎就像我们在美术课上画阴影，只是她的动作更猛，就好像她根本不在意会把纸划穿一样。然后，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我明白了，这就是那奇怪噪音的来源，而那桌子上我以为是深色闪光的纸张，不久前也是写着整洁字迹的。

她太全神贯注于她正在做的事情了，所以好一会儿之后她才意识到我在那儿。当她吃惊地抬起头来时，我可以看到她的脸通红，可是脸上没有泪痕。她盯着我，然后放下铅笔。

“你好，年轻的女士，”她说，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能为你做

什么？”

我想我是转过了身，这样我就不用看着她或是桌子上的那几张纸。我不记得是否说了很多话——是否向她解释因为听到那怪声音，以及我怎样担心那会是煤气泄漏。无论如何，我俩并没有认真地谈话：她不想要我待在那儿，而我也不想待在那儿。我想我道了声歉就走了出去，心里还有点期望她会把我叫回去。可是她没有，而我现在所能记得的就是，我走下楼梯，心头激起羞辱感和愤恨。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期望自己从没看到刚才的一幕，尽管如果你要我说清楚为什么那样不安的话，我根本没法解释。如同我所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受了羞辱，还有就是愤恨，虽然并不是真的针对露西小姐本人。我非常困惑，也许因此直到很久以后我都没有和我的朋友谈起过这事。

那天早上以后，我确信与露西小姐有关的什么事情——也许是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我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待着。可是过去了好多天，什么也没有听到。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在第二十二教室看到她之后没过几天——在露西小姐和汤米之间，发生过一些至关要紧的事儿让他心烦意乱。在这之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汤米一有任何这类事情就会立刻互相通气；可是在那个夏天前后，同时发生了好多事，我们便没法子随心所欲地交谈了。

这就是好长时间我都没听说这事的原因。后来，我真该严厉地自责没有去猜测，没有去找汤米，让他把事情说出来。可是就像我说的，那个时候先后发生了许多事，汤米和露丝之间，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事情，而我把注意到的他身上的所有变化都归咎于那件事。

也许，说汤米那个夏天的全部行为都崩溃了是过分的，可是有几次我真的很担心他会变回到几年前那种笨手笨脚、变化无常的模样。比如，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从体育馆回来，朝宿舍的小屋方向走去时，我们正好走在汤米和其他几个男孩后面。他们就在我们前头几步远的地方，他们所有

的人，包括汤米在内，看起来兴致都很好，他们一边笑着，一边互相推推搡搡。我想说的是，事实上走在我边上的劳拉，她正是从男孩们互相嬉闹中得到了启发。事情是这样的，汤米起先一定是坐在地上，因为有一块相当大的烂泥粘在他足球衫的腰背部。显然他并不知道，我想他的朋友们一定也没有看到，否则他们肯定会大呼小叫一番的。不管怎么样，劳拉就是劳拉，她大声喊道："汤米！你背后粘上了屎！你干什么了？"

她这么做绝无恶意，而如果我们其他人也一块儿起起哄，那也不比同学们向来所做的这类事情过分。所以当汤米猛地停下，转过身来，满脸怒容地死死盯着劳拉时，大家完全震惊了。我们也都停下脚步——男孩们看起来和我们一样迷惑不解——有几秒钟我都以为汤米要发他多年未发的脾气了。可是接着他突然大步走开了，把我们一群人留在原地面面相觑，只有无奈地耸耸肩。

还有与这次几乎一样糟糕的是，我给他看帕特里夏·C.画的月历牌。帕特里夏比我们低两个年级，可是她的画技让所有人都感到敬畏，她的作品在每次艺术品交易会上总是被大家争相竞购。我特别喜欢那本月历，因为上一次的交易会几个星期前就流传着有关它的消息，所以后来我就成功地搞到了手。它和其他任何的月历都不同，比如，埃米莉小姐那些色彩张扬的英国诸郡风光的月历。帕特里夏画的月历上下短而左右宽，对每个月，作者都画了一幅取材于黑尔舍姆生活的小小的、非常漂亮的铅笔画。我真希望现在还留着它，因为尤其是在其中的几幅画里——比如六月和九月的画——你能辨认出某些学生和监护人的脸来。这是我在离开小屋时丢失的物件之一，我那时心不在焉，并不很在意自己随身带走的东西——但是我会在该讲时再回头来讲那一切。这里我想表明的是，帕特里夏画的月历真的非常不错，我为它而感到骄傲，因此我想把它给汤米瞧一瞧。

那是一个下午稍晚的时候，我发现他站在南操场前大梧桐树旁边的

阳光中，而既然那月历就在我的包里——我在音乐课上拿着它炫耀来着——我就朝他走去。

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那边另一个球场上低年级男生的足球赛，这一阶段他的情绪似乎不错，甚至可以说是宁静的。我走近他的时候，他微笑了一下，我们随意地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汤米，瞧瞧我搞到了什么。"我并没有想去掩饰我语气中的得意，甚至也许当我把它拿出来递给他时，口中还"啧、啧"地念念有词。他接过那月历时，他的脸上还有一丝微笑，可是当他翻看它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开始心头收紧了。

"那个帕特里夏，"我开口说道，可是我能听出我自己的声音正在变化。"她真是太聪明……"

但是汤米已经把它交还给我了。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迈开大步，离开我朝主楼走去。

这最后一次事件理应让我有所觉悟。哪怕我当时稍加思索，就应该猜到汤米最近的情绪波动一定与露西小姐以及他"缺乏创造性"的老问题有关。可是就像我说的，那时候恰好发生了许多其他事情，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样去想。我想，我是假设那些老问题已经随我们十三四岁时的生活一起抛在脑后了，而只有那些现在显得非常突出的大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关注。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么说吧，首先是，露丝和汤米之间的分手。那时，他俩成为情人已经有六个月；最起码，他俩"公开化"——走路时手挽着手，诸如此类的事——有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作为一对情人之所以被尊重，是因为他们并非故意卖弄。其他有些人，举例来说，西尔维亚·B.和罗杰·D.，能够让你倒胃口，而且你必须对他们齐声作呕，才能让他们放规矩些。但是露丝和汤米从来没有在人前做出什么恶心事，就算有时候他们会拥抱一下什么的，那也让人觉得他们是彼此真诚的爱恋，而并非专为做给他人看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那时我们对于有关性爱的整个领域是相当困惑的。我想这毫不足怪，因为那时我们尚不足十六岁。不过让这种困惑火上浇油的——现在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了——则是事实上监护人他们自己也迷惑不解。比如，一方面埃米莉小姐对我们说，不对自己的躯体感到羞愧和“尊重自己的生理需要”是何等重要；只要真的需要，那么性爱就是男女双方“一件非常美好的礼物”。可是一旦涉及到它，监护人就没法让我们不破坏规矩而真的做些什么。我们不可以在九点之后去男生宿舍，他们也不能来我们这儿。所有的教室在晚间都是明令“禁止入内”，棚屋和体育馆后面的区域同样也是禁区。而且哪怕天气足够暖和，你也不会想在操场上做爱，因为事后你几乎肯定会发现主楼那儿有几个观众，正传递着望远镜观看。换言之，与所有这些有关性爱如何美好的谈论相反，我们得到的明白无误的印象是，如果我们在做爱时被监护人抓着，那就有麻烦了。

虽然我这么说，可是我个人知道的唯一真正发生过的这样的事情，只有珍妮·C.和罗布·D.在第十四教室被打断了。他们是在午饭之后，就在那儿的一张桌子上干那事，而杰克先生正好进去拿什么东西。据珍妮说，杰克先生的脸涨得通红，立刻走了出去，但是他们就此被打断而结束。当杰克先生回来，好像是第一次进来似的，并且装成吃惊的样子时，他俩已经基本穿上了衣服。

“我很清楚你俩在做什么，但那是不恰当的，”他这么说，并且叫他们俩去见埃米莉小姐。可是当他们来到埃米莉小姐的办公室时，她却告诉他俩，她正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没时间和他们谈话。

“但是你们知道不应当做你们刚才在做的事，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做了，”她拿起文件夹匆匆离去之前这么说。

顺便说一下，同性恋是让我们更为困惑的事。因为某些原因，我们称其为“雨伞性爱”；如果你喜欢某个同性，那你就是“一把伞”。我不知道你

所在的地方这事是什么情况，但是在黑尔舍姆，我们很明确地排斥一切同性恋的表现。特别是男孩们会为此做出最残忍的事情来。根据露丝的说法，这是因为不少男孩在年纪更小的时候彼此之间做过事，而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现在他们对此紧张到可笑的程度。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否属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指责某人"得到所有的伞"会轻而易举地导致一场斗殴。

当我们讨论所有这些事的时候——犹如我们当时那样没完没了地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无法判断监护人是否希望我们体验做爱。有人认为他们希望，可是我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里做这事。汉娜的理论是，让我们做爱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以后就无法成为好的捐献者。据她说，除非你经常做爱，不然，诸如你的肾脏和胰脏这样的器官就会无法正常工作。另有人则说，我们必须记得监护人是"正常人"。因此他们会对此表现得那么古怪；对于他们，只有想要孩子时才去做爱，尽管他们理性上知道我们无法生育孩子，他们仍旧对我们做爱有所顾虑，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无法完全相信，我们最终也不会怀上孩子。

安妮特·B. 另有一套理论，即监护人对我们彼此之间做爱感到不舒服，是因为那时他们自己就想和我们做爱。她说，特别是克里斯先生，就用那样的眼光看我们女孩。劳拉说，安妮特真正的意思是她想和克里斯先生做爱。我们闻此全都捧腹大笑，因为和克里斯先生做爱的念头彻头彻尾地令人作呕，而且似乎也是荒谬的。

我想，最接近事实的是露丝提出来的看法。"他们告诉我们有关性爱的知识，是为我们离开黑尔舍姆以后做准备，"她说。"他们希望我们正当地和我们所爱的人去做爱，并且不传染上疾病。但是他们真正的用意是为了我们离开黑尔舍姆之后。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黑尔舍姆的时候做这事，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太多混乱和麻烦。"

无论怎样，我猜想，那时其实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多的做爱事件。也

许，许多人有接吻和抚爱的动作，还有情侣们暗示说他们真的在做爱。可是回想起来，我很怀疑这里头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如果每个宣称做过爱的人都真的做过，那就只是你在黑尔舍姆散步时所见到的一切——学校各处情侣们的作为而已。

我记得，我们之间有一个谨慎的共识，即我们互相间对于所声称的事不得过多盘问。比如说，当你谈论某个女孩时，汉娜翻翻眼睛，嘟囔说"处女"——这意思是说"我们当然都不是了，可她还是，所以你还能期望什么呢"。——那时你绝不能再去问她："你是和谁做那事的？什么时候？在哪儿？"才不这样呢，你只是会心地点点头。这好比另外有一个世界，我们大家都会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去那里做爱。

我一定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到，我身边的那些有关做过爱的宣称是说不通的。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我仍然越来越想弄清楚这种奇怪的宣称。某种程度上，性开始像几年前那样变得"富于创造力"。它让人觉得如果你还没做过爱，你就应该去做，而且要赶紧。就我而言，由于我最亲近的两个女孩都已经做过爱，这整件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劳拉和罗布·D.，虽然他们从来都不是一对真正的恋人。还有露丝和汤米。

尽管如此，这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躲避这件事，我不断对自己重复埃米莉小姐的忠告——"如果找不到一个你真心想与之共享这一经历的人，那就别做！"可是在那个我现在谈论的春天，我开始想，我不该介意和某一个男孩做爱了。这倒并不只是为了去了解一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因为我想到自己需要熟悉性爱，那样就不妨先找个我不怎么在意的男孩去实践一下。那么以后，如果我找到了某个特别的人，我就更有可能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埃米莉小姐是对的，性爱确实是人与人之间一件真正的大事，那么当做爱的质量真的很重要时，我不想自己还是第一次做。

所以我将目光锁定在哈里·C.身上。我挑选他是因为许多理由。首先，

我知道他以前一定和莎伦·D.做过爱。其次,我并不十分喜欢他,但是我肯定也没有觉得他讨厌。还有就是此人安静体面,所以如果我们做得一团糟,他也不会在事后到处乱说。而且他已经暗示我几次,他想和我做爱。好吧,那些日子里确有很多男孩在嚷嚷着调情,但是到了这时,什么是真的求偶,什么只是男孩们通常的胡闹,已经一清二楚了。

这样我就选定了哈里,我只是推迟了几个月,因为我想确定自己生理上正常的时候。埃米莉小姐告诉过我们,如果你没到足够湿润的时候,做爱就会痛苦和一败涂地,这是我真正担心的一件事。做爱时下身并不会真的被撕裂,虽然我们经常对此开玩笑,而这正是好些女孩私底下恐惧的。我一直在想,只要我很快地足够湿润起来,那就不会有问题,为了确认这点,我自慰了好多次。

我明白这听起来像是我对此过于沉迷了,但是我记得,我还花了许多时间重读书本里有关做爱的章节,一次又一次反复阅读那几行文字,试图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信息。麻烦的是,我们在黑尔舍姆的藏书根本就没用。我们有许多十九世纪的托马斯·哈代[①]以及他那类作家写的书。而那些玩意儿没什么用。某些现代作家,诸如埃德娜·奥布莱恩[②]和玛格丽特·德拉布尔[③]写的书,其中有些关于性的内容,不过也从来不写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些作者总是假设你以前已经有过许多性经验,因此无需描写具体细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书本感到心灰意冷,而录像带也并没好多少。几年前台球室里添置了一台放像机,到了那年春天,我们已经收藏

---

①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还乡》(1878)、《德伯家的苔丝》(1891)和《无名的裘德》(1896)等。

② 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1932—):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为《乡村少女三部曲》(1960—1964)。

③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英国小说家、传记作家、批评家,代表作有《石磨》(1965)以及《针眼》(1972)等。

了不少电影录像带。其中不少也涉及性爱，可是大多数场景中性爱刚开始就结束了，或者你只能看到他们的脸或背。因为通常房间里会有二十个其他的人和你一起看录像，因此一旦真有一个有用的场景，也是稍纵即逝，很难看得清楚。我们逐渐形成一个办法，即大声叫喊，重放某些大家喜欢的场景——举例来说，《胜利大逃亡》中那个美国人骑摩托车越过铁丝网的镜头，大家会齐声叫道："倒带！倒带！"直到有人拿起遥控器，我们就把那一段重看一遍，有时会看三四遍。可是我总不能自己带头喊倒带，只为了再看一遍做爱场面。

所以我一边作准备，一边一周周地不断推迟我的计划，直到夏天到来时，我确信我已经充分准备好了。到了这时，我甚至对此感到相当自信，并且开始给哈里发出暗示。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着，突然露丝和汤米分了手，一切就都乱套了。



9

那是在他们分手几天以后发生的事情，那天我正和其他几个女孩子在美术教室画一张静物写生。我记得，那天尽管有电扇在我们的后面猛吹，还是闷热难耐。我们用木炭笔作画，因为已经有人把所有的画架占用了，所以我们作画时只能把画板支在腿上。我当时坐在辛西娅·E.的边上，我们一边瞎聊，一边抱怨炎热的天气。然后不知怎么的，我们就谈起了男孩子，她一边低头看着自己的画，一边对我说道：

“还有汤米。我就知道他和露丝相处不下去。呵呵，我猜想你会是自然的继任者。”

她说这话时是用那种随口一说的口吻。可是辛西娅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又因她不是我们小团体的一分子，她的话更显得有分量。我的意思是，其实她的说法代表了与这件事保持着距离的人的想法，我无法不作如是想。毕竟，在这些成双成对的事情浮出水面之前，我已经是汤米多年的朋友了。所以对于局外人而言，我看起来极可能就像露丝“自然的继任者”了。对这个话题我只有随它去，而辛西娅也没有太将它当一回事儿，再没有对此说什么。

后来，也许是一天或者两天以后，汉娜和我正从体育馆里走出来时，她突然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朝北操场的一群男孩那里点了点头。

“瞧，”她轻轻地说，“汤米一个人坐着。”

我耸耸肩膀，就好像说：“那又怎样？”而当时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事后我想了许多。也许汉娜的意见不过只是想指出，汤米自打和露丝分手之后，看起来是多少有点儿形单影只。可是我不能就这样将他接过手来；因为我太了解汉娜了。她用胳膊肘顶我的样子，还有降低了的说话声音，都过于明显地表示，她也在表达某种假设，也许在传播一种谣言，说什么我就是那个“自然的继任者”。

所有这些，如我所说，的确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在盘算实行我的“哈里计划”。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上我肯定，如果没有“自然的继任者”这事的话，我一定会与哈里发生性关系的。我已经把事情考虑成熟，准备工作也进展顺利。我至今还是认为，哈里是我生活中那个阶段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想他会又体贴又温柔，而且也会明白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几年前我在威尔特郡的康复中心匆匆见过哈里一面。他在一次捐献之后被送过来。当时我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自己照顾的那个捐献者在前一天晚上刚去世。没有人为那事责备我——那是一次特别不成功的手术——可我仍然觉得不好过。我几乎整晚没睡，清理着所有的安排，正当我在前台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看见哈里进来。他坐在轮椅上——我后来才知道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能走路，而是因为他太虚弱了——当我走上前去打招呼的时候，我不能确定他是否认出我。我想，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让他记着我。而且除了那一次之外，我们互相之间从来也没有太多的联系。对他而言，如果他还记得我，那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傻丫头，居然有一次走到他面前，问他是否想和我发生性关系，后来却又打了退堂鼓。在他的年纪上，他一定是颇为成熟的，因为他既未因此而恼怒，又未到处去对别

人说我是个戏弄人的家伙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所以那天当我见到他被送进来时，我对他仍怀有感激之情，并且希望我能做他的看护员。我四处张望，可不论他的看护员究竟是谁，她根本就不在旁边。几个护工不耐烦地想赶快把他弄到他的房间去，所以我没能和他多说什么。我只是打了个招呼，说我希望他会很快好起来，而他只是疲惫地微笑。当我说到黑尔舍姆的时候他竖起了大拇指，可是我可以看出来他并没认出我来。也许稍后当他不是那么疲惫，或者当他不再需要那么强效的药物治疗时，他会把我认出来并记得我。

无论如何，我现在说的是，汤米和露丝分手以后，我所有的计划如何都乱了套。现在看这件事，我对哈里真有点儿抱歉。在前一周我给了他那么多暗示之后，我突然跑去对他嘀咕一堆话就把他打发了。我想我一定是假设他很渴望做这事，所以就做了一些安排阻止他。因为任何时候当我看到他时，我总是赶快插进什么事，然后在他还不能给我任何回话之前迅速跑开。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我思考这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心里也许根本没有要和我做爱。说不定他倒乐意忘掉整个这件事儿，只是每次他在走廊或是操场上看到我，我会走到他身边，在他耳边嘀咕某个借口，解释我为什么那时不能和他发生关系。在他这方面而言，我一定看起来非常傻，而如果他不是那种很体面正派的人，我一定马上会成为一个笑柄的。好吧，不管怎样，这个打发哈里的阶段持续了大概几周时间，而接下来就是露丝的请求了。

在那个夏天，从一开始直到炎热的天气渐渐消退，我们形成了在操场上集体听音乐的奇怪做法。从前一年的拍卖会起，随身听就开始出现在黑尔舍姆，到那个夏天，至少有六个随身听在拍卖会流通。几个狂热分子在草地上围着一个随身听坐着，轮流使用头戴式耳机。好吧，这种听音乐的方式听起来挺蠢的，但它带来一种特别好的感觉。你大概听个二十秒钟，

摘下耳机,把它传给下一个人。倘若你让同一盘带子一遍遍重复,过了一会儿,令人惊讶的是你几乎把整盘带子都听全了。我说过,这份狂热几乎风行了整个夏天,在午间休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草地上躺满了一群群围着随身听的学生。监护人不太高兴,说我们会传播耳朵炎症,可他们还是随我们去。在那最后一个夏天,我想不起来有哪个下午没有人围着这些随身听的。有人会走过来问:"听什么呢?"而如果回答的正是他们喜欢的音乐,他们便会在草地上坐下来等着。在这些聚会中,几乎总是有一股良好的气氛,而且,我实在想不起有任何人被拒绝一起分享耳机。

总之,当露丝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能谈谈的时候,我正在和其他几个女孩子一起干这事。我能感觉出来她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所以我离开了其他的朋友,我们两个人一路朝我们的宿舍小屋走去。当我们走进自己的房间时,我坐在露丝的床上——她的床靠近窗户,太阳把毯子晒得暖融融的——而她则坐在我靠近后墙的床上。有一只蓝身子的丽蝇在周围嗡嗡地叫着,有一会儿我们两个笑着玩起了"丽蝇网球",我们挥着手把那只发狂的小东西在我们俩之间赶来赶去。后来它从窗口飞了出去,此时露丝说道:

"我想让汤米与我再次和好。凯茜,你肯帮忙吗?"然后她问,"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在发生了这事后,我只是有些惊讶。我当然会帮忙的。"

"我还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过我想与汤米和好。连汉娜都没说过。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你想要我做什么?"

"只是和他谈谈。你和他总是能用这种方式交流。他会听你的。而且他会明白你不是在乱说我的事情。"

我们俩坐在床上晃了一会儿腿。

"你能告诉我这事真是太好了," 最后我说。"也许我是去和汤米谈这

些的最佳人选。”

“我想要的是，我俩有一个新的开始。现在我们基本上扯平了，我们都曾经为了伤害对方做过蠢事，但这已经够了。该死的玛莎·H.，我倒要问你！也许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我大笑一场而已。好吧，你可以告诉他，他成功了，而现在我们都再次扯平了。是我们长大并且重新开始的时候了。我知道你能和他讲道理，凯茜。你会用最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事的。那样，如果他仍旧没有准备好明白事理的话，我就会知道，没有理由和他再继续下去了。”

我耸耸肩。“就像你说的，我和汤米，我们总是能够对话的。”

“是啊，而且他真的很尊重你。因为他经常谈起这一点，我才知道。你是多么有勇气，你总是去做你说自己准备去做的事情。他有一次告诉我说，如果他陷入了困境，他更愿意你去支持他，而不是其他任何男孩子。”她微微笑了笑。“现在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真正的*赞扬。所以你瞧，只有你才能挽救我们的关系。汤米和我是天生的一对，而他会听你的。你会帮我们，是吗，凯茜？”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问：“露丝，你对汤米是认真的吗？我是说，如果我去劝说他，然后你们和好了，你不会再伤害他？”

露丝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我当然是认真的。我们现在都是成人了。我们很快就会离开黑尔舍姆。这不再是一场游戏了。”

“好吧。我会和他谈的。就像你说的，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儿。我们都浪费不起时间了。”

我记得那之后我们坐在床上又谈了一会儿。露丝想把每件事情都说几遍：他做的事有多蠢，他们俩为什么真的是天生的一对，下一回他们做事会怎样地不同，他们会如何更加秘密相处，他们会如何在更好的地点更好的时间来做爱。我们什么都说，而且她想在每件事上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在某个时刻，当我正看着窗外远处的小山时，我很惊讶地感到露丝突然

坐到我身边,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

"凯茜,我就知道我们能依靠你,"她说。"汤米是对的。你就是一个人身处困境时所需要的人。"

由于事情一件接着另一件，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没有机会和汤米说上话。后来,在某天的午餐时间,我看到他在南操场边上练球。稍早一些时候他一直和另外两个男孩游荡,现在他独自一人,将球抛在空中转着玩。我走过去,在他身后的草地上坐下来,背靠着一根栅栏柱。这时距离我给他看帕特里夏·C.的月历而他大步走开之后不久,因为我记得我们没有把握做什么好。他继续玩着球,全神贯注、板着脸——眼光从膝盖看到脚,看到头,再看到脚——而我坐在那儿摘着三叶草,凝望着远处我们曾经那么害怕的树林。最后,我决定打破僵局,于是说道:

"汤米,让我们谈谈。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谈谈。"

我刚这么说完,他就让球滚到一边,来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这是典型的汤米的做法,一旦他知道我愿意和他交谈,一瞬间他就任何一点儿阴沉的影子都没了;只有一副感激的急切表情,让我回想起在我们还在低年级时,有一个监护人就是这样一刹那从训斥我们的模样变回正常的表情。他有一点儿喘气,虽然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刚才玩球的缘故,这还是强化了他急切的表情。换句话说,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他已经让我生气了。然后当我对他说"汤米,我看得出来,你最近不怎么高兴"时他问:"你是什么意思?我非常开心。真的。"他露出了一脸开心的笑容,紧接着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事情就是那样发展的。多年以后,当我时不时见到类似的事情时,我只是微笑一下。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真的触动了我。如果汤米对你说"我真的为这很难过",他会当场换上一副拉长的沮丧面孔来表明他所说的话。我并非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讽刺。他真的认为他该做得更有说服力。所以现在为了证明他快乐,他正竭力露出欢乐的神色。如我所说,后来我认

为十分甜蜜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在那个夏天，我所能够明白的只不过是，这表明他仍然是一个小孩子而已，而你是多么容易就能捉弄他。那时候，对黑尔舍姆之外正等待着我们的世界，我所知不多，但是我猜想我们需要留很多心眼才能对付，而每当汤米做出像这样的事，我就几乎感到惊慌失措。在那天下午之前，我一直是让这种感觉自行消失——这看起来似乎总是难以解释明白——可是这次我发作了，大声地说：

“汤米，你那样大笑的样子可真蠢！如果你想假装开心，别做出那模样！别对我来这一套，别做出那模样！绝对不要！瞧，你该长大了。你该让自己回到正道上来。最近你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我们俩都知道是为什么。”

汤米看起来迷惑不解。当他肯定我已经说完时，他开口道：“你说得对。我的事情一直弄得一团糟。可是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凯丝。你说我们俩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对谁都没说过。”

“很明显我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和露丝分手了。”

汤米看起来还是很迷惑。最后他再次轻轻笑了一声，但这次他是真的笑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他嘟哝着，然后停了一会儿，仔细地想着什么。“老实说，凯丝，”他最后说，“那并不是真正让我烦心的事。我烦的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露西小姐那事。”

我就是这样知道了那个夏初发生在汤米和露西小姐之间的事情。后来当我有时间思考这事的时候，我估算出，这事一定发生在我看见露西小姐在第二十二教室里往自己的笔记本上涂抹之后没几天。我说过，我因为没能及早从他的表现上发现这些而狠狠地自责。

那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快到“没事时段”——就是课已经都上完，还不到晚餐时间的一段时间。汤米看见露西小姐从主楼里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堆挂图和几盒文件，汤米因为她的东西看起来随时会掉下来，就跑过去

帮忙。

“嗯，她给我拿了几样东西，还说我们要拿着所有的东西回到她的书房去。尽管我们有两个人，东西还是太多，所以我在路上掉下了几件。后来当我们来到橘园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我还以为她掉了其他什么东西。可她却看着我，就像这样，直盯着我的脸，非常认真。然后她说我们必须谈一谈，好好地谈一谈。我说好，我们就走进橘园，进了她的书房，放下所有的东西。她让我坐下，而结果我就坐在上一次坐过的地方，你知道就是几年前的那次。我能看出来她也想起了那次的事情，因为她开始谈起那事的样子就像它发生在前一天。没有解释，什么都没有，她就开始说起这样的话：‘汤米，我以前对你说的那些话是一个错误，而很久之前我就应该对你纠正了。’然后她说我应该忘记她以前说过的一切。她所告诉我无需担心没有创造力的话，对我是有害的。还说其他的监护人都是对的，我的画画得像一堆垃圾是不该有任何借口的……”

“等一等，汤米。她是否亲口说你的画是‘垃圾’？”

“如果不是‘垃圾’，也是类似的话。这无关紧要。也许就是这话。或者是说‘无能’。她也许说的就是‘垃圾’。她说她为上次对我所说的话很抱歉，因为如果她没有那么说，也许到现在我已经把一切都克服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实上最后她还真问我来着。她说：‘汤米，你在想什么？’我说我不太确定，但是她没必要担心，因为我当时很好。但是她说，不对，我不怎么好。我的画是垃圾，而那一部分原因是她的错，因为她对我说的话。我对她说，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很好，没有人再为此嘲笑我。可是她一直摇着头，说：‘这有关系。我不该对你说那些话。’所以我突然想到她是在说以后的事，你知道，就是我们离开这儿以后的事。因此我说：‘可是我会很好，小姐。我真的很健康，我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当我到时间该去捐献的时候，我能做得很好的。’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开始摇

头，摇得那么使劲，我都担心她会头晕。然后她说：‘听着，汤米，你的画，这确实重要。并不仅仅因为那是证据。而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会从你的画里得到很多好处，只是为了你自己。’”

“等一等。她说‘证据’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可是她确实那么说了。她说我们的画是重要的，而且‘不仅仅因为那是证据’。天晓得她是什么意思。当她那么说的时候，我还真说了这话。我说我不明白她告诉我的话，这是不是和夫人还有她的画廊有关？她长叹了一声，然后说：‘夫人的画廊，是啊，那是重要的。比我曾经认为的要重要得多。我现在才明白这一点。’然后她说：‘瞧，有许多事情你不懂，汤米，而有关这些我不能告诉你。有关黑尔舍姆，有关你在外面更广阔世界里的位置，以及所有的事情。但也许有一天，你会设法去发现真相。这些事不会让你好过的，可是如果你想，真的想，你就会发现真相。’她说完话又开始摇头，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糟糕，她又说：‘可是你为什么应该不一样呢？离开这里的学生，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多少真相。你又为什么应该不一样呢？’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所以我只是又说了一遍：‘我会很好的，小姐。’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站起来，在我面前稍微弯下身子拥抱了我一下。不是性爱中的方式。更像是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她们做的那样。我尽可能保持一动不动。然后她直起身来，再次说她为以前对我说的话感到抱歉。又说现在还不迟，我应该奋起直追，弥补失去的时光。我记得我什么都没说，她看着我，我以为她又要拥抱我了。可实际上她只对我说：‘就算为了我这么去做吧，汤米。’我告诉她我会尽力而为，因为那时候我只想赶快离开那里。那时我大概被她的拥抱还有所有的事情搞得满脸通红。我的意思是，这不一样，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些了。”

直到这时，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汤米的故事，已经忘记了要和他作这次谈话的初衷。可是说到我们已经“长大些了”，倒提醒了我原本的任务。

“瞧，汤米，”我说道，“我们必须马上把这件事谈清楚。这事真的很有

意思，而且我可以看得出来它怎么让你焦头烂额。可是随便怎么样，你必须让自己振作起来。这个夏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必须再次理清自己的头绪，而现在有一件事情你是马上可以改正的。露丝对我说，她已经准备好停止争吵，并且想让你与她重归于好。我认为这对你是一个好机会。别把这事搞砸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不知道，凯丝。还有好多其他事情要考虑。”

“汤米，给我听好了。你真是走运。这里的所有人当中，露丝对你情有独钟。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如果你和她在一起，你就不用担心了。她是最棒的，只要你和她在一起，你就会很好。她说她想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别让这机会溜走。”

我等了一会儿，可是汤米没有回答，我再一次惊慌失措起来。我靠上前去说：“瞧，你这个傻瓜，你不会再有更多的机会了。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这里不会有从前那么多时间了？”

让我吃惊的是，汤米的回答说出来竟是平静而又深思熟虑——汤米的这一面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会越来越凸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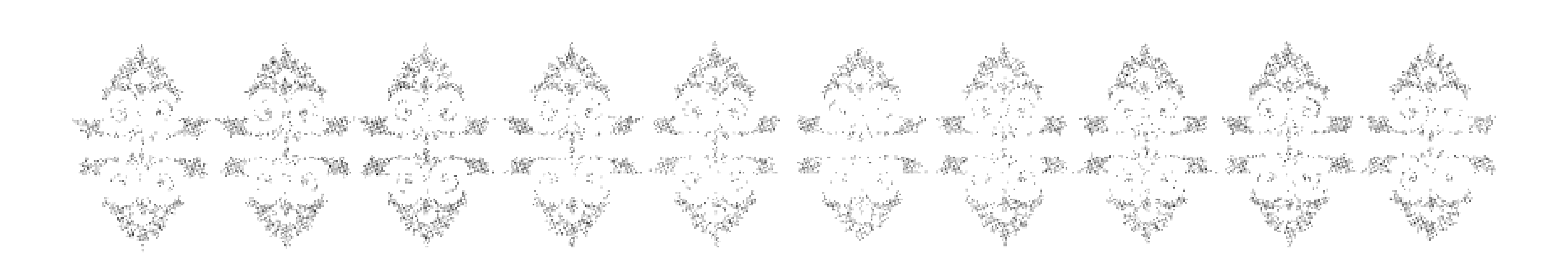
“我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凯丝。这正是为什么我不能仓促地与露丝和好的原因。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去想想我们的下一步。”然后他朝我看着叹了口气。“凯丝，就像你说的，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儿。这不再像一场游戏。我们必须仔细地去思考了。”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而只是坐在那儿扯着三叶草。我能感觉到他看着我的眼神，可是我没有抬起头。我们好像就这样又待了好一会儿，然后我们被人打断了。我想是早先与他一起踢足球的男生们回来了，或者是一些散步经过的学生走来在我们边上坐了下来。不管怎样，我们这次小小的坦诚相见的谈话是结束了，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没能完成自己着手做的事——因此我总归是辜负了露丝。

我永远不必去估计我和汤米的谈话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就在第二天爆出了一桩大新闻。事情发生在上午刚过一半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在上又一堂文化概况课。在这些课上，我们需要扮演我们学到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咖啡店里的侍应生和警察等等角色。这样的课总是让我们大家既兴奋不已，同时又忧心忡忡，总之，这样一来我们的情绪都被鼓动了起来。随后下了课，当我们从教室里鱼贯而出的时候，夏洛特·F.冲进教室，于是有关露西小姐要离开黑尔舍姆的消息一瞬间就马上在我们中间传开了。给我们上课的克里斯先生一定早就知道这事，我们还没来得及问他什么，他就愧疚地离开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确定夏洛特是否在传播一个谣言，可是她越往下说，这事的真实性就越发清楚。那天早上再早些时候，某个中学班级的学生到第十二教室等露西小姐上音乐鉴赏课。可是在那里的却是埃米莉小姐，她告诉大家露西小姐此时来不了，所以她给大家上课。接下来的二十多分钟里，一切都还挺正常。之后突然地——显然是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埃米莉小姐中断了谈论贝多芬，而向大家宣布说，露西小姐已经离开黑尔舍姆，并且不会再回来。那堂课提早了几分钟结束——在学生们出来之后，那些话立刻传播开来。

我立刻跑去找汤米，因为我非常渴望让他先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可是当我的脚踏进院子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已经迟了。汤米已经在那儿了，他在另一边，一圈男孩的边上，正对所谈论的事情点头。其他的男孩都很活跃，甚至也许是兴奋，可是汤米的眼神看起来很茫然。正是那天晚上，汤米和露丝又和好了，我还记得露丝几天以后找到我，感谢我"把一切处理得那么好"。我对她说，我也许并没有帮上太多忙，可她什么都没听进去。我极其肯定上了她的好人名单了。我们在黑尔舍姆的最后的日子里，事情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第 二 部



10

有时候,我会在漫长而又弯曲的道路上驾车通过沼泽地,或者经过一垄垄犁过的耕地,在辽阔的、灰蒙蒙的、连续数英里没有一丝儿变化的天空下一路开来。我发现我正想起我的那篇论文,那还是我们住在村舍时我应该写的一篇论文。最后那个夏天里，监护人反反复复向我们谈论文的事,试图帮助我们每人选择一个题目,那会使我们专心致志两年的时间。可是不知何故——也许我们从监护人的态度里看出了什么——没人真的相信那些论文真有那么重要,我们相互之间很少谈论这事。我记得当我去告诉埃米莉小姐我选的题目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时，我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它,而我能看出来她也知道这一点。不过她只是给了我一个探询的眼神,而没有说什么。

可是,当我们来到村舍的时候,论文就显现出一种新的重要性。在我们初到那里的日子里,对有些人来说这段时间要长得多,我们每个人都像要全身心扑在论文上,这是黑尔舍姆的最后一项作业,好似一份来自监护人的告别礼物。随着时间的逝去,它们会从我们的脑海中慢慢淡去,可是在一段时间里,那些论文帮助我们在新环境中坚持下去。

今天当我想起我的论文时，我所做的是仔细思考其中的某个细节：我或许会想到我能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或者是将重点放在不同的作者和作品上。我可能正在一个加油站里喝着咖啡，透过大窗户凝视外面的高速公路，而我的论文竟会无缘由地在我的脑海里跳出来。然后我惬意地坐在那里，再一次仔细回想它。就在最近，我甚至好玩地想过，一旦等我不再做看护员而有了时间，我要回过头去再写它一遍。可是到最后，我想我并没有把它当真。这不过是以怀旧来打发时光。我对论文与对我在黑尔舍姆特别擅长的跑柱式棒球的想法是一样的，要不就是像一场很久之前的争论，现在我能想到自己应该说的种种机智的话。它大致就是那种层面上的事——白日梦之类的玩意儿。可是如我所说，我们去村舍的时候，事情可不是这样的。

那个夏天我们离开黑尔舍姆的人中，有八个人最后来到了村舍。其他人去了威尔士山区的白楼，或者多塞特郡的白杨农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所有这些地方和黑尔舍姆只有一星半点的关联。到达村舍的时候，我们期望那里是一个大龄学生版的黑尔舍姆，我想，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是这么看待它的。我们肯定没有过多考虑村舍之外的生活，或是谁在管理这些地方，或者这些地方如何融入外面广阔的天地。那些日子里，我们没有人那样去思考。

村舍是一个多年前破产的农场的残存部分。那儿有一幢旧农舍，农舍的四周是谷仓、外屋和马厩，都改建了供我们居住。还有其他一些外围的建筑，实际上都快要倒塌了，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用处，可是我们却隐约觉得负有责任——这主要是因为凯弗兹的缘故。他是一个性情乖戾的老头，每周开着他沾满泥巴的小货车来两三回察看这地方。他不怎么爱和我们说话，可是他一边四处走动，一边厌恶地摇头叹气的模样，暗示我们做得不够，没能维护好这个地方。可是我们从来不清楚他想让我们再做些什么。在我们刚到的时候，他向我们出示了一张家务事的清单，而那些已

经在那里的学生——汉娜叫他们“老兵”——早就搞出了一张轮值表，我们自觉地遵守它。除了报告水槽漏了和擦干满出来的水之外，我们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事可做。

整个村舍中心的旧农舍，有几个壁炉，我们可以把堆在谷仓里的劈柴拿到里面去烧。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将就着用方盒子似的大取暖器。问题在于它们要使用煤气，而除非真的很冷，否则凯弗兹不会送很多煤气罐来。我们一直请求他给我们多留一些煤气罐，但是他会阴着脸摇头，就好像我们一定会轻率地把它们用完，要不就会惹出一场爆炸。所以我记得，除了夏天的几个月，很多时间里都很阴冷。你四处走走就要穿两件甚至三件套衫，而你的牛仔裤感觉冰冷僵硬。我们有时候整天穿着高统靴，使得房间里尽是鞋子留下的泥水痕迹。每当凯弗兹看到这些时又会摇头，可是当我们问他，地板成那样了，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他又不作回答。

我把这些说得听起来挺糟糕，可是我们没有一丝儿计较这些不舒适——住在村舍让人兴奋不已，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会承认自己想念监护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试图想象凯弗兹有几分监护人的意思，可他一点都不像。他开着货车来的时候，你上前向他问好，他竟会瞪着眼看你，好像你疯了。可有件事是我们被反复告知的，那就是离开黑尔舍姆之后不会再有监护人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互相照顾。我得说，总体上说，黑尔舍姆在这方面让我们准备得很充分。

那个夏天我在黑尔舍姆关系密切的学生大部分安顿在村舍。辛西娅·E.——那个在美术教室里说我是露丝的“自然的继任者”的女孩——我并未因此计较她，可是她和她的一伙人去了多塞特郡。还有哈里，那个我差一点和他发生性关系的男孩，我听说他去了威尔士。但是我们那伙人全都待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想念其他人，我们会告诉自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去拜访他们。尽管我们上了埃米莉小姐所有的地理课，那时我们仍然没

有真正的距离概念，全然不知访问某个特定的地方有多容易或者多困难。我们会谈论在老兵们出去旅行时请他们捎上我们，或者如何到时候我们自己学会开车，然后我们就能在任何乐意的时候去看他们。

当然，实际上，特别是在最初几个月里，我们很少跨越村舍的边界。我们甚至没有在周围的乡间走走，或是去附近的村子里逛逛。我并不认为我们真是害怕。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出去溜达，只要能够在天黑前回来，并且在凯弗兹的花名册上登录回来的时间，没有人会阻止我们。在我们到达村舍的那个夏天，我们经常看到老兵们怀着我们看来是吓人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打起行李，背上帆布包，一次就外出两三天。我们会惊讶地看着他们，好奇地想下一个夏天我们是否会做同样的事。当然，我们都将这么做，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记得，直到那时为止，我们还从没有跨出过黑尔舍姆的地盘，我们都只是迷惑不解。那时候如果你对我说，一年之内我不仅会养成独自长时间散步的习惯，而且还会开始学开车，我一定会认为你是疯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小客车让我们在农舍前下车，然后它围绕小池塘兜了一圈，爬上山坡消失的时候，甚至露丝看起来也丧气了。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包，让我们想起黑尔舍姆远处的那些山，但它们在我们看来似乎奇怪地歪斜，就像是你给一个朋友画像，几乎什么都对却不尽然，画面上的脸让你毛骨悚然。但是当时至少是夏天，而不是几个月之后村舍变成的那副样子，所有的池塘都结了冰，坑坑洼洼的地面冻得邦邦硬。这地方看起来美丽温馨，到处都是长过头的野草——这对我们可是一件新鲜事。我们八个人站在一起挤作一堆，看着凯弗兹走进走出那农舍，随时恭候他来招呼我们。可是他没有，我们所有能听到的只有他奇怪的嘀咕声，抱怨已经住在这儿的学生。有一次，当他去车里取什么东西时，他闷闷不乐地朝我们看了一眼，然后回到农舍关上了他身后的门。

尽管不久之后，那些老兵看到我们那样可怜颇为开心——下一个夏天我们就要做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他们走出来拉起了我们的手。事实上，现在回头看，就他们而言，帮我们融入这个地方真是非同寻常。即便如此，最初的那几个礼拜里，我们仍旧感到陌生，并且很高兴我们还有彼此在身边。我们总是一起走动，并且似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尴尬地站在农舍外面，不知道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做。

现在回想起一开始时的样子还是很好笑的，因为当我想起在村舍的那两年，那令人恐惧而又迷惑的开头似乎与它其余的情形毫不相干。如果今天有人提及村舍，我想起的只是在相互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地游荡，那真是轻松悠闲的日子，下午的时光倦怠地融入傍晚，然后入夜。我会想起我的那堆平装书，书页被弄得皱皱巴巴，好像是从海水里捞出来的。我想起自己读这些书时的情形，那是在温暖的午后，我趴在草地上，我的头发——那时候我留了长发——总是披散下来遮住我的视线。我会想起每天清晨，我在黑谷仓楼上的房间里醒过来，听见外边学生们争论有关诗歌和哲学的声音，或是在漫长的冬季里，我们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随意地讨论卡夫卡和毕加索。早餐时我们总是讨论这些事情，而决不会去谈前一个晚上你和谁上床了，或者拉里和海伦为什么不再和对方说话这样的话题。

可是后来，当我想起这些时，我再一次觉得我们大家第一天在农舍前挤作一堆的这一幕，看起来根本没有那么不协调，那一幕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未像曾经想的那样把它彻底地遗忘。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一部分仍然停留在那种状态：害怕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不论我们因此多么鄙视自己——还是无法相互丢下不管。

那些老兵，他们当然不会知道汤米和露丝之间从前的情况，就把他俩

当作一对关系悠长的情侣对待，这让露丝非常高兴。我们到达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她以此大大地作秀了一番，总是用手臂勾着汤米，有时候在四周还有别人时，就在房间的角落里亲吻汤米。哎，这种事在黑尔舍姆也许没问题，可在村舍让人看起来就显得不成熟了。那些老兵情侣们从来不在公众场合下做出任何卖弄的举止，而是以一种明智的方式，就像一个正常家庭中的父母亲那样行动。

我无意间在这些村舍的老兵情侣身上发现一种东西——露丝虽然仔细地观察他们仍然没能发现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许多行为癖好是从电视上学来的。最初让我注意到这点的就是苏茜和格雷格这一对——他们也许是村舍里年纪最大的学生，一般来说被视为“掌管”这个地方的人。无论何时，当格雷格开始他关于普鲁斯特[①]或是其他什么人的演讲时，苏茜会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她会朝着我们其余的人微笑，令人注目地翻动她的眼睛和嘴，但只是用刚好可以听到的声音说：“上帝帮助我们吧。”看电视在黑尔舍姆是相当受限制的，在村舍也是一样，虽然没有什么会来阻止我们看一整天的电视，倒没有什么人非常喜欢看它。农舍里有一台旧电视机，黑谷仓里也有一台，我时而会去看。正因如此，我才意识到，那句“上帝帮助我们吧”的口头禅是来自一部美国电视剧，剧中每个人做什么或是说什么都一直会有观众笑声的那部。其中有个角色——一个住在主人公隔壁的胖女人——她的作为与苏茜的一模一样，只要她的丈夫一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观众们就会等着她翻动眼珠说“上帝帮助我们吧”，这样他们就可以爆发出一阵大笑。当我发现这点之后，我开始注意老兵情侣们从电视节目中学来的种种别的事情：他们彼此打手势的方式，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模样，甚至于他们争论并气冲冲离开房间的方式。

不管怎样，我的意思是说，不久之后露丝就意识到她和汤米调情的方

①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2)。

式对于村舍而言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她开始改变他们在人前的所作所为。露丝从老兵那儿学来一个特别的手势。从前在黑尔舍姆，如果一对情人要分开，哪怕只是几分钟，他们就有借口紧紧拥抱和亲吻。可是在村舍，当一对情侣互道再见时，通常很少说什么，更不用说拥抱或者亲吻了。取而代之的是，你轻轻地用指关节背面在伙伴靠近肘部的手臂上拍一下，就像你要让别人注意时所做的那样。通常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女孩就会对男孩这么做。这个风俗到冬天就已经消失了，可是我们刚到时，它正当道，因此很快露丝对汤米这么做了。请注意，开始时汤米一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会很唐突地转向露丝说："什么？" 这样露丝就会怒气冲冲地看着他，就好像他们正在演戏而汤米忘记了台词一样。我想，她最终和汤米谈了，因为大约一个礼拜左右之后，他们就大致像那些老兵情侣做得一样好了。

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拍肘部，但我确信这个主意是从那里来的，正像我确信露丝并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那天下午我在草地上看《丹尼尔·德隆达》[1]，露丝在生气的时候，我断定是有人给她指出来的时候了。

那时候已经临近秋天，天气开始转冷。老兵们正越来越多地把时间花在室内，一般来说正在回到夏天之前的日常生活。可是我们那些刚从黑尔舍姆来的人还老是坐在外头没刈过的草地上，我们想尽量长久地继续保持自己唯一已经习惯的日常活动。尽管如此，在那个午后，除了我在草地上读书之外，大约只有三四个人在外头，并且因为我特意给自己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所以我很有把握露丝和我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未被人看到。

当露丝闲逛过来坐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正躺在一块旧的防水油布上看书，我刚才说了，我看的是《丹尼尔·德隆达》。她仔细看了一下我的书的

① 《丹尼尔·德隆达》(1876)：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1819—1880)所著最后一部小说。

封面，自己点点头。一会儿之后，正如我知道她会做的那样，她开始对我叙述《丹尼尔·德隆达》的大概情节。到此时之前，我的心情一直不错，见到露丝还很高兴，可现在我有点儿恼了。她以前已经好几次这么对待我了，我还见过她这么对待别人。首先是她摆出那种态度：一种冷淡却又故作诚挚的态度，仿佛她期望别人对她的帮助千恩万谢。好吧，就算是那个时候，我也已经隐约地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在最初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不知何故形成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在村舍过得好不好——你*适应*得多好——不知道为何竟是反映在你看了多少本书。这听起来奇怪，可是你瞧，这正是我们这些来自黑尔舍姆的人的想法。整个概念被故意搞得很模糊——事实上，这一点颇能让人回忆起我们在黑尔舍姆时对待性爱的方式。你可以到处去暗示你读过各种各样的书，当有人提及这本书时，比方说《战争与和平》[1]，你摆出了然于心的样子点头，此时大家明白，没人会特别认真地对待你的说法。你要记住，因为自打到达村舍之后我们都常伴彼此左右，所以不可能有人看了《战争与和平》而别人却没注意到。可就如同性爱在黑尔舍姆一样，我们中间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允许我们有躲起来去阅读所有这些书的神秘空间。

这其实就像我说的，这是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沉溺于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游戏。即便如此，露丝还把这个游戏玩得比任何人都过了头。她总是装作已经看过别人碰巧正在看的书；也唯有她怀着这种想法，认为四处去告诉别人正读到一半的小说的情节就能显示她书看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当她开始谈论《丹尼尔·德隆达》的时候，即使我并不太喜欢这部小说，我还是合上了书，非常突然地坐起来对她说：

"露丝，我早就想问你了。你与汤米再见时为什么总是去拍他的胳膊，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

① 《战争与和平》(1864—1869)：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长篇巨著。

她当然声称她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耐心地解释自己说的事。露丝听我说完，然后耸耸肩。

“我没有意识到我在那么做。我一定只是刚养成这种习惯。”

如果是几个月之前，我可能会就此罢休——或者一开始就不会将这事提出来。可是那天下午，我却穷追不舍，对她解释这是如何从一部电视剧里学来的。“这不是什么值得模仿的事情，”我告诉她。“在正常的生活中，那儿的人们并不会真的这么做，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就错了。”

我可以看出来，露丝现在已经生气了，可是拿不准该如何反击。她把脸转过去，再次耸了耸肩膀。“那又怎么样？”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很多人都这么做。”

“你的意思是说克丽西和罗德尼也这么做。”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直到我提及这两位之前，我已经把露丝逼进了绝境，可现在她跳了起来。这就像你下了一步棋，你的手指刚离开棋子，你就明白自己犯的错误，并且因为你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灾难有多大而惊慌失措。毫无疑问的是，我看到露丝的眼里闪过一丝微光，而当她再次开口时，她换上了一种全新的声音。

“原来如此，这才是让可怜的小凯茜心烦的事。露丝没有给她足够的关注。露丝有了新的大朋友，而不再与小妹妹那么经常地一起玩耍……”

“打住吧。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在现实家庭里相处的方式。你对此一无所知。”

“哦，凯茜，现实家庭的大专家。实在是对不住。可事情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你仍然固守这样的观念，我们黑尔舍姆帮，一个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小团伙，必须待在一起，永远都不能交新朋友。”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只是在说克丽西和罗德尼。你模仿他们所做一切的方式看起来真蠢。”

“可我是对的，不是吗？”露丝继续说道。“你不开心是因为我做到了往

前进，交了新朋友。有些老兵几乎不记得你的名字，而有谁可以责怪他们呢?你从不和别人说话，除非他们来自黑尔舍姆。可是你不能期望我一直扶着你的手。我们待在这里，现在将近三个月了。”

我没有上钩，相反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也不用担心黑尔舍姆。可是你总对汤米的危难不管不顾。我观察过你，这个礼拜你已经这么做几回了。你让他一个人束手无策，看起来就像一个多余的机器零件。这是不公平的。你和汤米理应是一对。这意味着你得照料他。”

“很对，凯茜，我们是一对，就像你说的。而如果你一定要干预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谈过这事，而且也达成了一致。如果有时候他不愿意像克丽西和罗德尼那样做，那是他的事。我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他还没有想好的事。可是我们一致同意，他也不应该拖我的后腿。不过你这么关心真是用心良苦。”然后她又用十分不同的语气加上一句:“我想起来了，我想你在交朋友这事上行动并不慢，你至少交了几个老兵朋友吧。”

她认真地看着我，然后笑了一声，仿佛在说:“我们还是朋友，是不是?”可是我在她最后的这句话里没能找到任何发笑的东西。我只是拿起我的书，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11

我应当解释一下为什么露丝的话会让我如此烦恼。在村舍的最初几个月，是我们的友谊中一段奇怪的日子。我们为所有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可是同时我们相互说的知己话又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特别是在上床之前，我们俩总是到我那个黑谷仓楼顶的房间里说这些体己话。你可以说,这些谈话在熄灯之后还有某种余韵存在。不管如何,事情就是这样,不管我们白天怎么争吵,一到上床时间,露丝和我仍旧会肩并肩坐在我的床垫上,一起喝着热茶,一边互相交流对于新生活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好像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使这些心对心的交谈成为可能的——你甚至可以说使我们那段时间里全部友谊成为可能——是基于我们这样的共识,我们在那些时刻互相倾诉的话彼此都会谨慎地加以尊重:我们会尊重相互的信任,并且不管如何争吵,大家都不会利用那些话去攻讦对方。好吧,这些话从来没有真的说出口,可它确实像我说的,是一份共识,而直到我们谈论《丹尼尔·德隆达》的那个下午为止,我们俩均没有走到违反它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当露丝挖苦我和某些老兵交朋友行动不慢的时候,我就不仅仅是恼怒而已。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背叛。因为她这话

的意思毫无疑问；她指的是某个晚上我向她吐露的有关我性爱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想象，性爱在村舍与黑尔舍姆的情况是不同的。它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成人化”。你不会咯咯笑着到处去闲话谁和谁做爱了。如果你知道两个学生发生了性关系，你也不会立刻猜测他们是否真的成了一对情侣。而如果某天一对新的情侣真的出现了，你也不会到处去谈论它，好像这是一件什么大事。你只是平静地接受它，并且从那一刻起，当你提及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在指另一个人。比如说“克丽西和罗德尼”，或者“露丝和汤米”。当有人想和你做爱的时候，那也更加直截了当。一个男孩会走到你面前，问你是否愿意到他的房间里过一晚“来一点变化”，诸如此类，这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时候这是因为他有兴趣和你成为情侣；其他时候他只是想要个一夜情人而已。

气氛嘛，如我所说，成人化多了。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村舍的性爱似乎有点儿实用主义。那也许恰恰是因为所有的耳语和秘密都不复存在。或者也许是因为太冷了。

当我想起村舍里性爱的经历时，我想到的是一片漆黑和冰冷彻骨的房间里，通常又是在重如石板的毯子下做爱。而且毯子甚至还经常不是毯子，而是些真正乱七八糟的东西——旧窗帘，甚至零零碎碎的地毯。有时候实在是太冷了，你得把任何可以盖的东西都堆在身上，而如果你在这些东西底下做爱，盖在身上的东西就像一座山在压迫你，所以一半的时间里你不能确定自己是在和那个男孩还是在和那些东西做爱。

不管怎么样，问题是我在到达村舍之后不久就有了几个一夜情人。我并未计划那样。我的计划是要不慌不忙地进行，并且也许和某个我仔细挑选过的人成为情侣。我以前从来没和人结成一对，因而特别是在观察露丝和汤米一段时间以后，我相当好奇，想亲自尝试一下。我说过，这就是我的计划，所以当一夜情一再发生时，让我有点忐忑不安。这就是那天晚上我

决定向露丝倾诉的原因。

那晚上对我们来说，许多方面都很平常。我们拿来了各自的大茶杯，坐在我的房间里，肩并肩地坐在床垫上，因为房椽低矮的关系，我们微微低着脑袋。我们谈起了村舍里那些不同的男孩，以及其中是否有适合我的人选。那段时间露丝一直处在她的最佳状态：又聪明又有趣，鼓舞人心而又老练得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告诉她关于一夜情人的事情。我告诉她，自己并不真的想要，不知怎么事情就发生了；而且即使我们是不能怀孕的，性爱的经历仍然对我的情感产生了奇怪的影响，完全像埃米莉小姐警告我们的那样，然后我对她说：

"露丝，我想要问你。你是否曾经到那种自己觉得真的非做那事不可的地步？几乎和谁都行？"

露丝耸了耸肩，然后说："我和汤米是一对，所以如果我想要做那事，我就只是和他做。"

"我就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这也许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下面那地方也许有点不大对劲。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真的很需要做那事。"

"那就奇怪了，凯茜。"她一脸关心的神情盯着我，让我觉得更加担忧了。

"那么你从来没有那样过吗？"

她又耸耸肩。"并不是和什么人做那事都行。你说的话确实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凯茜。可是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平静下来的。"

"有时候，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它突然冒出来。第一次就是那样发生的。他正开始拥吻我，而我只想让他走开。然后突然那种感觉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我真的是非做那事不可。"

露丝摇了一下头。"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它可能就会消失的。也许它与我们在这里吃的东西有关。"

她没有帮上什么大忙，可是她的同情让我后来感觉稍微好受了点儿。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下午露丝和我在操场上争论时突然提起这事让我备受打击。好吧，也许没有人偷听我们的争论，但是即便如此，她这么做也是完全不对的。在村舍的头几个月里，我们仍然维持着以往的友谊，这是因为，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我一直认为有两个不一样的露丝。一个露丝总是想法给老兵们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她认为我们会妨碍她出风头，她就会毫不犹豫地置我、汤米和其他人于不顾。这是一个我不喜欢的露丝，我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个露丝装腔作势，做出拍胳膊肘的姿势什么的。可是另一个露丝每天晚上在我小小的阁楼房间里，坐在我身边，在床垫边上伸直了腿，双手捧住冒着热气的茶杯，这是来自黑尔舍姆的露丝，而无论在白天发生过什么，我都能从上一次我们像那样坐在一起的地方重新去认识她。直到在操场上的那天下午为止，我一直明确地认为这两个露丝是不会合而为一；那个我在临睡前向她说知己话的露丝是我可以绝对信赖的人。那就是为什么当她嘲讽我"至少和某些老兵交朋友行动并不慢"时，我真的心烦意乱。那就是为什么我拿起自己的书就走开了。

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可以从露丝的角度看到更多的方面。举例来说，我可以看得出，她会觉得是我第一个违反我们的共识，而她小小的挖苦只不过是一种报复。那时候我决没想到这一点，可是现在我明白，这种可能性是对事情的一种解释。毕竟，在她说那话之前，我一直在谈拍胳膊的事情。现在去解释这些是有点困难的，可是对于露丝在老兵面前的表现，我们俩之间确实达成过某种谅解。好吧，她总是胡扯并且暗示各种各样我知道不是真的事情。我说过，有时候她为了给老兵们留下印象而牺牲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在我看来，露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她是为了我们全体的利益这么做的。我作为她最亲密的朋友，应当给予她无言的支持，就像是她在舞台上表演，而我坐在观众席的前排。她努力挣扎着变成另一个人，而且也许比我们其他任何人都倍感压力，因为她好像是如我所说，为我们所有人担起了责任。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讽刺她拍胳膊肘的

事反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背叛，而她进行报复也就合情合理了。我说，我只是最近才想到这种解释。当时我并没有从事情的大处去看，或者从中看到自己的错处。我想，总的来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感激露丝为了继续前进、成长并把黑尔舍姆抛开所作的全部努力。现在想起这些，又令我想起她有一次对我说过的话，那时我正在多佛尔的康复中心。我们坐在她的房间里，就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一边看着日落，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我带去的矿泉水和小点心；我告诉她，我仍然保留着我在黑尔舍姆的收藏箱子里的大多数藏品，它们都被安全地贮存在我卧室的松木箱里。然后——我并未试图引出什么话题，或是想表示什么观点——我只是随意地对她说：

“你在黑尔舍姆从来没有过收藏，是吗?”

露丝当时正坐在床上，沉默了许久，太阳已经在她背后的瓷砖墙上落下去了。然后她说：

“你还记得吗?我们离开前，监护人几次三番提醒我们可以带走所有的收藏品。所以我把箱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放进我的大提包里。我计划一到村舍就去找一个真正的好木箱子放所有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到了那里，我看到没有老兵收藏这些东西。只有我们在收藏，这不正常。我不是唯一看出这事的人，我们一定都意识到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好好谈过，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再去找新箱子。我的东西在手提包里放了几个月，最后我把它们都扔掉了。”

我瞪着她。“你把自己的收藏品当垃圾扔了?”

露丝摇了摇头，接下来她似乎在脑子里回忆了一会儿她收藏的所有物品。最后她说：

“我把它们都放进一个袋子里，可我不忍把它们和垃圾一起扔出去。所以有一次老凯弗兹正要驾车离开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肯把这袋子带到一家商店里去。我知道有慈善商店，我早就发现了一家。凯弗兹在袋子里

随便翻了一下,他对里面的东西一无所知——他干吗要知道?——他这么笑着说,他所知道的店里没有哪家会要这样的玩意儿,但是我说这些都是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他看出我有点激动了,然后改了口气,说了些诸如'好吧,小姐,我会把它们带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人'。然后他认真地看了看,对我说:'我现在仔细看过了,你说得对,这确实是好东西!'不过他这话听起来不那么可信。我想他只是带走了袋子然后把它放在什么地方的垃圾箱里了。但是至少我无需知道那些。"然后她微笑着说,"你不一样。我记得,你从不为你的收藏感到难堪,所以你把它收着。我但愿自己也那么做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当时都在力争适应新的生活,我想那时候我们都做过自己后来后悔的事情。露丝的话当时真的让我很不安,但是现在去评判她或是其他任何人在村舍最初的日子里的表现,都是毫无意义的。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我对周围的环境更加熟悉了,我开始注意起早先忽略的事情来。举例来说,人们对于最近离开的学生的奇怪态度。老兵们对于有关在白楼或是白杨农场遇到的人,决不会迟迟不说他们的奇闻轶事;可他们几乎不提我们到来之前他们的那些密友。

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情——我可以看出它们是有联系的——就是当某些老兵要去"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缄口不语——甚至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和当看护员有关。他们会离开四五天,在此期间几乎不被人提及;他们回来以后,也没人会真的去问他们什么。我猜想他们也许会和最亲密的朋友私下里说。可是很肯定这里有一个共识,即你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样的外出。记得有一个早晨,我通过雾气弥漫的厨房窗户看着两个老兵离开去上课,心里便想到下一个春天或者夏天他们是否都会离开,而我们小心地注意不去谈及他们。

但是，宣称学生已经离开就真的是谈话的禁忌，那也许是夸大其词了。如果它们必须提起，它们就会提起。最通常的，你会听到它们和某件事物或某项工作联系在一起，被间接地说到。例如，如果我们需要去修下水管道，就会有许多关于“迈克曾经是这么做的”讨论。在黑谷仓外头有一个树桩，每个人都叫它“戴夫的树桩”，因为直到我们来此前的几周，有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坐在那上面读书写字，有时候甚至是在雨天或者很冷的日子里。还有，也许最难忘的就是史蒂夫。对于他，除了知道他喜欢色情杂志，我们都不了解史蒂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在村舍，你时不时会发现一本色情杂志被丢在沙发后面，或是混在一堆旧报纸里头。它们被叫做“软”色情，虽然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这类区别。我们以前从没见过那些东西，都不知道作何想法。通常，老兵们会在一本色情杂志出现时大笑一下，但把它丢到一边去之前，他们会一脸不屑地快速翻一翻那本书，所以我们也照样做了。当露丝和我在几年以前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她声称有好几十本这种杂志在村舍里流通。“没有人承认喜欢它们，”她说。“可是你记得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在房间里出现一本这样的杂志，每个人都会假装说它无聊极了。然后你半小时后回去时，它总会不翼而飞。”

总之，我想说的是，无论何时这样一本杂志出现的话，人们都会声称它是史蒂夫留下的。换句话说，史蒂夫要对每一本出现的色情杂志负责。我说了，我们从未发现过史蒂夫的其他事情。不过，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确看到了这事情的滑稽之处，所以当有人指着书说：“嗨，瞧啊，一本史蒂夫的杂志，”他这么说的时候会带一点儿讽刺。

附带一提的，就是这些杂志曾经让老凯弗兹发狂。有谣传说他信教，而且坚决反对的不单单是色情，甚至是一般的性爱。有时候他会让自己进入十分激动的状态——你可以看见他灰色的络腮胡子下面的脸上布满了愤怒——踩着沉重的步子走遍整个地方，不敲门就闯入大家的房间，决心

搜走每一本“史蒂夫的杂志”。我们尽力去发现这些场合下他的有趣之处，可是他的这种情绪真的有些骇人。其中之一就是，他经常不断的抱怨声突然停下时造成的安静，给他带来一种吓人的氛围。

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当凯弗兹搜走了六七本“史蒂夫的杂志”，带着它们怒气冲冲地出去上了他的货车。我和劳拉从上面我的房间往下看着他，我正笑着劳拉刚说的什么话。然后我看到凯弗兹打开货车门，也许是因为他需要用双手来移动什么东西，他把那些杂志放在锅炉房外面垒着的一堆砖头上——一些老兵几个月前曾设法在那里造一个烧烤台。凯弗兹的身子向前弯着，他的脑袋和肩膀埋在车里，在里面翻腾了很久，某种迹象告诉我，即便他刚才怒气冲冲，此刻他一定把那些杂志忘记了。果然，几分钟后，我看到他直起身子从车后爬了上去，砰地关上车门开走了。

当我向劳拉指出凯弗兹把杂志忘在那儿的时候，她说：“好啦，它们在那里放不久的。下次他决定要清剿的时候，他非得再到各处去搜集它们不可。”

可是大约半小时后，当我散步经过锅炉房时，我看到那些杂志并未被人动过。我想了一会儿要不要把这些杂志带回我的房间，但是我能够想到，如果它们在我的房间被找到，我一定会让人揶揄不已；而且没有人会理解我做这样一件事的理由。所以我就拿起杂志，带着它们走进锅炉房。

锅炉房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谷仓，建在农舍的最后面，里面堆满了旧的除草机和草叉——这些东西凯弗兹认定，哪怕有一天锅炉房爆炸，它们也不大会着火。凯弗兹还在那儿放了一张工作台，我正好把杂志放在上面，把一些破烂推开，用力跃上桌面坐下。光线不是太好，可是在我身后某处有一扇积满灰尘的窗户，当我打开第一本杂志时，我发现可以看得很清楚。

里面有很多女孩的照片，她们或者张开双腿，或者撅着屁股。我要承认，虽然我从没有幻想过和女孩做那事，有几次我看到像那样的照片就感

到兴奋。但是，这不是那天下午我要找的东西。我很快地翻阅着，不想被其中散发出来的性的气息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事实上，因为我一直在注意她们的面孔，我几乎不看那些扭曲的身体。我在看下页之前，对于甚至是电视小广告或者其他什么角落里的东西，我都要仔细察看其中每个模特的脸。

在我快要看完整堆杂志时，我渐渐确信有人站在谷仓的外头，就站在门边。我刚才没有关门，因为平常它就是那样的，并且我想要借点儿光线；我已经抬起头来看了两次，心里想一定听到了一些细小的声音。可是那里没有人，于是我继续看我的杂志。不过现在我可以肯定有人了，于是我放下杂志，用一定能被人听见的声音，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

我等着有人发出咯咯的笑声，或是两三个学生突然冲进谷仓，急切地想利用抓住我拿着一大堆色情杂志而大做文章。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尽可能用不耐烦的口气叫道：

“很高兴你能加入。为什么这么害羞?”

一声轻笑，然后汤米出现在门口。“嗨，凯丝，”他羞怯地说道。

“快进来，汤米。一起来看好玩的。”

他小心地走近我，然后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他朝锅炉上下看着，开口道：“我不知道你喜欢这类东西。”

“女孩也允许看，不是吗?”

我继续翻着杂志，而接下来几秒钟里，他保持沉默。然后我听到他说：

“我没想监视你。我从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了你。我看见你来这儿拿了凯弗兹留下的这堆东西。”

“我看完之后欢迎你欣赏它们。”

他尴尬地笑了。“只是一些性的玩意儿。我想我已经都看过了。”他又笑了笑，可是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正带着严肃的表情望着我。然后他问道：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凯丝?”

“你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在看黄色图片。”

“只是想要刺激?”

“我想你可以那么说。”我放下一本杂志,开始看下一本。

然后我听到汤米的脚步声更近了,他来到了我身边。当我再次抬头看时,我看到他的手在空中焦躁地挥动,就好像我在做一件复杂的手工活,而他正急切地想要帮我。

“凯丝,你不要……好吧,如果是想要刺激,你不是这么看杂志的。看图片时你必须更加仔细才行。如果你看得那么快,不会真有什么用的。”

“你怎么知道什么对女孩有用?或许你和露丝一起看过这些了?对不起,别介意。”

“凯丝,你在找什么?”

我没理他。我在看这堆东西的最后几本了,并且想快点结束。后来他说:

“以前有一次我见你这么做过。”

这次我停下来看着他。“这里在发生什么事,汤米?凯弗兹让你巡查色情杂志了吗?”

“我并不是想监视你。但是我确实看见过你,那次是上个礼拜,在我们离开查利的房间以后。那儿有一本这种杂志,而你以为我们都离开了。可我回去拿我的上衣,克莱尔的房门是开着的,所以我可以一直看到查利的房间。就这样我看见你在那里翻看那本杂志。”

“好吧,那又如何?我们都得用某种方式找刺激。”

“你这么做不是为了找刺激。我看得出来,就像我现在能看出来一样。是你的神情,凯丝。那次在查利的房间里,你的神情很奇怪。好像你很悲伤,也许是吧。还有一点恐惧。”

我跳下工作台,收起杂志把它们扔到他的怀里。“拿着。把这些给露

丝，看看它们是否对她有什么用。”

我从他身边走过，出了谷仓。我知道，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什么，他会觉得失望，但是在那一刻我自己还没有把事情真正想明白，也还没有准备好告诉任何人。但是我并没有介意他跟着我进锅炉房。我一点儿都没有介意。我感到安慰，几乎有被保护的感觉。最终我是和他说了，但那是几个月之后，当我们前往诺福克的时候了。

12

我想说一下诺福克之行，以及所有在那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得先稍作回顾，告诉你关于我们为什么去诺福克的背景。

那时我们在村舍的第一个冬天即将结束，我们全都感觉安定下来了。我和露丝尽管常有小小的龃龉，却仍旧保持了在我的房间里一起打发一天最后时光的习惯，一边喝着热茶一边聊着，就在其中的一次，当我们正在笑谈某件事情的时候，她突然说道：

“我想你已经听到了克丽西和罗德尼说的话。”

当我说我没有听到时，她笑了笑继续说：“他们也许只是在逗我玩。是他们一个搞笑的主意。就当我没说过这事。”

可是我看得出她要我求她把这事说出来，所以我不断追问，直到最后她低声对我说：

“你记得上周克丽西和罗德尼外出了吗？他们去了一个叫克罗默的镇子，就在诺福克海岸北部。”

“他们在那儿做什么？”

“噢，我想他们在那儿有个朋友，一个以前住在这儿的人。这不是问

题。问题是，他们声称他们见到了这个……人。在那儿的一个敞开式布局的写字间里工作。而且，噢，你知道。他们猜测这人就是一个可能的原型。就是我的那个。”

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在黑尔舍姆第一次听见“可能的原型”这个说法时，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事，所以我们都绝口不谈——当然这既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又令我们不安。而且甚至就算是在村舍，这也不是一个你可以随意谈论的话题。有关可能的原型的任何交谈比起其他交谈，好比说性爱问题，肯定都会带来更多的尴尬。同时，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很着迷——某些情况下入迷了——所以常常争论，比如，讨论詹姆斯·乔伊斯[1]这样一个与我们的世界遥不可及的严肃话题时，它竟不断地被提起。

关于可能的原型理论的基本概念是简单的，这并未引起太多的争论。它大概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某个时刻按一个正常人复制过来的，那么对我们每一位来说，就一定会有一个原型在世上某个地方过着他或是她的生活。这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你是能够找到你模拟过来的那个人。因此你独自在外的时候，在城里、在购物中心或者路边的小餐馆里，总是留心注意“可能的原型”——那些也许是你或者你朋友们的原型。

不过除了这些观点之外，就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了。首先，当我们寻找这些可能的原型时，在我们是在找什么这一点上没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有些学生认为，你应当找一个比你自己大三十或四十岁的人——那种正常父母该有的年纪的人。可是其他人声称这太感情用事了。我们和我们的原型之间为什么必须是“自然的”上下辈分呢？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婴儿、老人，那会有什么不同呢？另外的人则回敬说，他们会使用正处于健康巅峰的人做原型，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可能是那种“正常父母”的年纪。可是

①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有《尤利西斯》(1922)和《为芬尼根守灵》(1939)等。

大致在此，我们感到接近了我们不想深入的领域，争论于是戛然而止。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寻找我们的原型。这种寻找背后的一个重大动机便是，当你找到了你的原型，你就能一瞥自己的未来。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人真的会认为，如果你的原型证明是，比如说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伙计，你将来也会去干这差事。我们都意识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上相信，当你见到了那个用来复制你的人，你就会一定程度上洞察你内心深处的自我，也许还能预知自己未来生活的某些事情。

有些人则认为，去考虑可能的原型根本是愚蠢的。我们的原型是一个不相干的事物，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的一个技术上的必要成分，仅此而已。我们能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些人是露丝一直宣称她支持的阵营，我或许也这样说过。但是无论何时我们听到关于可能的原型的传闻——不管是谁的——我们仍旧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好奇心。

我记得的情况是，看到可能的原型的事层出不穷。也许几个礼拜过去了，却没人提及这个话题，然后一个有人看见了的传闻，就立即引出大批其他这样的传闻。其中大多数显然是不值得去追究的：比如在一辆路过的汽车里见到某个人，那一类的玩意儿。但是时而会有一次看见似乎是有实质意义的，比如露丝那晚告诉我的那次。

按照露丝的说法，克丽西和罗德尼一直忙着在他们去的那个海滨小镇搜寻，期间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当他们再次相遇时，罗德尼兴奋极了。他告诉克丽西说，他在海街旁边的一些小巷里闲逛时，走过一个安装了大玻璃门面的写字间，见到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有的坐在写字台前，有的则在走动和聊天。就在那里他发现了露丝的可能的原型。

“他们一回来，克丽西就来告诉我了。她让罗德尼描述每一个细节，他尽了最大努力，可是这是不可能说清楚什么的。现在他们老是说要开车带

我去那儿,可是我说不上来。我不知道我是否应当对此做些什么。"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具体对她说了些什么，可是那时我颇持怀疑态度。老实说,我猜想克丽西和罗德尼事实上是编造了整件事情。我并不是真的要说克丽西和罗德尼是坏人——那就不公平了。其实我在很多方面是喜欢他们的。可事实是,他们对待新来者,特别是对待露丝的方式,一点都谈不上坦率。

克丽西是一个高个儿女孩,当她完全站直的时候相当漂亮,可是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弯着腰而显得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高。因此她看起来常常更像是一个阴险的巫婆，而不像一个电影明星——她那让人恼火的举动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她在和你说话之前会用一根手指戳你一下。她总是穿着长裙而不穿牛仔裤,还把一副小眼镜紧紧地贴在脸上。当我们在夏天初来乍到之时,她曾经是真心欢迎我们的老兵之一,而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上了她的当,指望她给我指导。可随着几周时间的过去,我开始有所保留。她总是提到我们来自黑尔舍姆,就好像这个事实能够解释几乎一切和我们有关的事情,这种做法令人别扭。而且她总是问我们关于黑尔舍姆的问题——关于那些细枝末节，非常像我现在的捐献者们——虽然她试图把这些问题说成是非常随意的，但我可以看出她的兴趣之中另有一大片隐情。另一件刺激我的事就是,她似乎总想把我们分开:当我们几个人正在一起做什么的时候,她会把其中一个人叫到一边去,再或者是邀请我们两个人参加什么活动，而让另外两个人不知所措——诸如此类的事情。

你几乎看不到克丽西不和她的男朋友罗德尼在一起的时候。后者外出时总是把头发在背后系成一条马尾辫,就像一个七十年代的摇滚乐手,并且大谈转世投胎之类的事。实际上我逐渐喜欢上了他,不过他相当受克丽西的左右。你知道,他在任何讨论中,一定都会支持克丽西的观点;如果克丽西说了什么略为有些意思的话,他就会哈哈大笑并且摇晃脑袋,好像

他不敢相信那是多么有趣。

好吧,我也许对这两位有些苛责了。当我在不久前和汤米一起回忆他们的时候,他认为他们是挺体面的人。我现在告诉你这一切,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非常怀疑他们报告说看到了露丝可能的原型。我说了,我的第一直觉是不相信它,并且猜想克丽西在搞什么明堂。

让我对这一切生疑的另一件事,与克丽西和罗德尼对此的具体描述有关,即他们所描述的一个女人在一间漂亮的玻璃门面的写字间里工作的画面。这当时在我看来与我们后来知道的露丝的"未来的梦想"过于相像了。

我想在那个冬天里,虽然有几个老兵也在谈论,但主要是我们这些新来者在谈论"未来的梦想"话题。有些年纪更大——特别是那些已经开始培训的学生——会在这类谈话开始时悄悄地叹气并离开房间,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事。我不敢确定我们讨论那些事情时,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或许以为他们并不是认真的,可同时我确信大家也没把它当作幻想。也许一旦黑尔舍姆被我们忘在脑后——这样的遗忘只可能发生在那半年左右时间里——在所有关于要当看护员的交谈之前,在上驾驶课之前,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之前,才有可能长时间忘记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忘记监护人告诉我们的话,忘记露西小姐在那个雨天的下午在体育馆里动情的爆发,以及所有那些我们自己在以往的岁月里发展起来的理论。当然,这种遗忘不可能持久,可就像我说的,我们在那几个月里总算能够生活在一种安逸的停滞状态里,我们在其中可以不按通常的规矩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早餐后在蒸汽弥漫的厨房里,或是深夜里在快熄灭的炉火边上挤成一团,沉浸于我们对于未来计划的谈话中,我们仿佛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请注意,我们没有人把话说过头。我不记得任何人说过他们想要当电影明星或诸如此类的话。谈得更多的是有关当邮递员或在农场干活。好些

学生想成为这种或者那种车的司机，通常当对话以这种方式进行时，有些老兵会开始比较某些他们走过的具体的观光旅行线路，特别钟爱的路边咖啡店，难走的七拐八弯的路线，以及这类事情。当然，今天我可以私下谈论许多那样的话题。不过在那个时候，我通常只是听着，在他们谈话时喝着饮料，不说一句话。有时候，如果时间晚了，我会闭上眼睛，斜靠在沙发扶手上——或偎依在一个男孩的手臂上，如果那时正值我与某个男孩"交往"的短暂时期——一会儿做梦一会儿醒来，让那些道路的形象穿过我的脑海。

无论如何让我把话说回来，进行这类谈话时，露丝经常会把话题推得比任何人都更远——特别是有老兵在场的时候。自从冬天开始以来，她就一直在谈论有关写字间的事情了，可是这些真的呈现在眼前并成为她"未来的梦想"之时，是那天早上我和她走进村子以后。

那是在一股严酷的寒潮中，我们那些箱式煤气取暖器一直在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设法把它们点着，打了半天火都没有结果，我们只有对它们越来越绝望——照理说我们是应该用它们来烧暖房间的。凯弗兹拒绝来修理，声称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最终，当房间里实在太冷的时候，他交给我们一个信封，里面有钱和一张便条列出了我们必须买的点火油。所以露丝和我自愿步行到村子里去买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打霜的早晨我们会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我们走到一个地方，两边都是高高的树篱，地上覆盖着冻硬的牛粪，露丝突然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当我转过身的时候，她正朝手指上哈着气，眼睛看着下面，全神贯注地瞧着脚边的什么东西。我以为或许是在寒冷中死去的什么可怜的动物，可当我走近一看，竟是一本彩色杂志，而不是一本"史蒂夫的杂志"，是一本随报纸免费赠送的鲜艳欢快的杂志。它掉在地上时正好打开在一幅油光纸的双页广告上，虽然纸被浸水了，一角上还沾上了泥，还是足以让人看清楚的。它展示的是一间漂亮的现代敞开式

布局的写字间,在里面工作的三四个人正在互相开着玩笑。那个地方看起来闪闪发光,那些人也是。露丝正瞪着这张照片,当她注意到我在她身边时,就说:"哦,这才是一个惬意的工作场所。"

然后她有点难为情——也许甚至是恼火，因为我撞见了她那样的状况——接着我们再次上路,而且比以前走得快多了。

但是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农舍里的火炉边上,露丝开始告诉我们她要在里面工作的那种理想的写字间时，我马上认出它来了。她描述了所有的细节——盆景,闪闪发光的设备,带轮子可以旋转的椅子——说得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大家让她一口气说了很久。我仔细地观察她，可是她好像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会把两件事联系起来——也许她自己已经忘记这幅画面从何而来。她甚至在某一个地方说到写字间里的人该如何个个都是"充满活力、勇于进取的人",我清楚记得那些用大字体写在那幅广告顶上头的同样的字:"你是充满活力、勇于进取的人吗?"——那一类的话。当然,我什么都没有说。实际上,听着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甚至开始想，也许这一切真的可行：某一天我们都会搬去那样一个地方,一起继续生活。

克丽西和罗德尼那天晚上也在,当然,对每个字都听得很仔细。在以后的几天里,克丽西不断设法让露丝再多说一些。我会碰到她们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克丽西为了让露丝再说下去就会问:"你确信大家一起在那样的地方工作,你们不会互相妨碍吧?"

关于克丽西的一点是——这一点也符合许多老兵——即使我们初来乍到时对我们略有点儿屈尊俯就的模样，她因为我们来自黑尔舍姆而感到畏惧。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一点。比如露丝说写字间,克丽西自己从来不会说有关在任何写字间工作的话,不管是否那样的一间。可是因为露丝来自黑尔舍姆,不知怎么这整个概念就变得有可能了。克丽西是这么看它的,而我猜想露丝确实时不时地说些什么来鼓励这种想法,那就是肯定有

一套不同的规则,某种神秘的方式适用于我们黑尔舍姆来的学生。我从未听到露丝真的对老兵们撒谎;更多的是不去否认某些事情,同时暗示其他一些事情。有几次我都差不多已经可以把整个事情从她的脑袋里牵出来了。但是如果有时候露丝在讲某个故事或其他事情的中间捕捉到我的眼神而有点尴尬,她似乎还是自信我不会出卖她。我当然也没有出卖她。

这就是关于克丽西和罗德尼声称他们见到露丝"可能的原型"的背景,而你现在也许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对此抱有戒心。我不希望露丝和他们一起去诺福克,虽然我真的说不出为什么。而一旦很明确她完全准备好要去了,我就告诉她我也要去。开始的时候,她好像不太高兴,甚至还暗示她也不要汤米去。虽然最后我们都去了,一共五个人:克丽西、罗德尼、露丝、汤米还有我。

13

罗德尼有一份驾驶执照，他想办法从大路那头几英里外的梅奇利农场工人那儿，为那天借了一辆车。他以前经常用这种方法搞到车子，可是这一次，在我们出发前一天，原本安排好的车子没了。虽然事情还算是容易地解决了——罗德尼走到那家农场去，得到保证可以借另一辆车——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旅行看起来可能不得不取消的那几个小时里，露丝作出反应的方式。

直到那时为止，她都把整件事情说成有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她对此一直在做的不过是为了让克丽西高兴。此外她还说了许多话，什么我们自打离开黑尔舍姆之后，几乎没有认真地去寻找过自己的自由啦；而她是如何的总是想着要去诺福克“寻找我们失去的所有东西”啦。换句话说，她在竭力让我们知道，她对于找到她那个“可能的原型”的前景并不非常当真。

我记得我们去之前的那天，我和露丝一起外出散步，我们来到农舍的厨房里，菲奥纳和其他几个老兵正在做一大锅炖肉。菲奥纳正在做事，她头也没抬地告诉我们早些时候农场的男孩带来的这个信息。露丝就站在我的前面，所以我看不到她的脸，可她的整个人一下子僵住了。然后她一

言不发地转过身，推开我跑出了农舍。然后我对她的脸瞥了一眼，这时我才意识到她是多么慌乱。菲奥纳开始嚷嚷说："噢，我不知道……"不过我马上说："那不是让露丝不安的事。它有关别的事，一桩早先发生的事情。"这样说不是非常好，可在那一刻我也只能这样做了。

我前面已说过，车辆的危机最后得到了解决，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五个人在一片漆黑中坐进了一辆受过重创但是非常像样的路虎汽车。我们的座位是，克丽西坐在前面罗德尼边上，我们三个坐在后排。这感觉很自然，我们想都没想就这样上了车。可是只过了几分钟，当罗德尼开车把我们带出黑漆漆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开上大路之后，坐在中间的露丝就探过身去，把手放在前排座位上，开始和两个老兵说起话来。她这么做，意味着在她两边的我和汤米就一点也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而且因为她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无法交谈，甚至彼此看不见。她偶然向后靠，我试图让我们三个说说话，可是露丝故意视而不见，而且用不了多久，她又趴向前面，她的脸伸在了两个前排座位之间。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天开始放亮，我们停下车伸伸腿脚，并让罗德尼去解个手。我们停在一大片空地边上，所以我们跳过沟渠，一边搓着自己的手，一边看着自己呼出的气向上升腾，这样过了几分钟。我注意到露丝的思绪有一刻离开了我们其余的人，她的视线越过田野，凝视着初升的太阳。因此我走过去向她建议，既然她只想和老兵们说话，她可以和我换个座位。这样她至少还可以继续和克丽西说话，而我和汤米可以说说话打发旅途中的时光。我还没说完，露丝就低声对我说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别扭？尤其是现在这时候！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制造麻烦？"然后她猛地把我拉得转过身去，这样我们俩都背朝着其他人，他们就无法看到我们是否开始争执。是她这么做的方式，而不是她的话，让我突然以她的方式观察事情；我能够明白露丝正在尽极大的努力，并以正确的方式向克丽西和罗德尼表现，这不单单是为她自己，也是

为我们所有的人；而我呢，正威胁着要毁坏她的形象，还想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我明白了这一切，于是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就走回到其他人那里。当我们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就保持了我们仨和以前一模一样的座次。可是这时，当我们继续开车时，露丝大致保持着沉默，端坐在她的座位上，甚至当克丽西和罗德尼从前面朝我们喊什么话的时候，她的反应也只有没好气的几个单音节。

可是一旦我们到达那个海滨小镇时，大家还是相当高兴的。我们大概在午饭时间到达那里，把路虎车停在一个停车场里，旁边是一个到处飘着旗子的小型高尔夫球场。那是一个清新的艳阳天，在我的记忆中，起初的一个钟头里我们都因为能够出门活动而感到非常愉快，因此没有多想是什么让我们来到那儿的。罗德尼在某一刻还真的兴奋地喊叫了几声，当他领着大家走上一条路时挥舞着手臂，我们慢慢地向上走，经过一排排房子和偶尔出现的一些商店，而你可以从广阔的天空感觉到自己正在朝大海走去。

实际上，当我们真的来到海边时，我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条开凿在悬崖边的公路上。一开始的时候，那悬崖看起来好像陡然坠落到沙滩上，可一旦你俯身到栏杆上，你就可以看到一条蜿蜒小路，沿着悬崖往下通向海滨。

我们到那时候都饿极了，于是走进一家小餐馆，它坐落在悬崖上一条小路开始的地方。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围着围裙在那里干活的胖女人。她们正坐在其中一张桌子边上抽烟，但是立即站了起来，消失在厨房里，这样整个地方就只有我们自己了。

我们占了后面的桌子——就是最靠近悬崖边缘往外伸出去的那张桌子——我们坐下时，感觉真是空悬在海面上。当时我对它没有作什么比较，可是我现在明白那个餐馆很小，只有三四张小桌子。他们让一扇窗开着——也许是为了不使整个餐馆充斥油炸的气味——所以时不时地就会

有一阵风穿过屋子，把所有那些他们宣传优惠食品的牌子吹得乱飞。在柜台上方钉着一张用彩色软笔画的硬纸板告示牌，在它最上边是一个字“看”（“look”），它的每个“o”字母里都画着一只瞪大的眼睛。如今我常常见到这玩意儿，甚至都不在意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所以我很赞赏地望着它，后来我就看到了露丝的眼睛，并且意识到她也正惊奇地看着它，我们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是一个短暂而温馨的时刻，它突然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把在车上发生的不快都抛到脑后了。不过，后来证明，这是我和露丝在剩下的旅程中最后一次有这样的好时刻。

我们自从进城就根本没有再提过“可能的原型”，我以为我们坐下来时最终大家会好好讨论这事。可当我们开始吃三明治的时候，罗德尼却开始谈论他的一个老朋友马丁。一年前，他离开了村舍，现在就住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克丽西急切地接过话茬，很快两个老兵就大谈马丁闹出来的那些开心事。我们不太明白他们说的事，但是克丽西和罗德尼却真的很高兴。他们不断地交换眼神并且笑着，虽然他们是装作说给我们听的，但是，他们明显是在对彼此回忆往事。现在想起来，我才明白在村舍里谈论已经离开的人几乎是一种禁忌，这甚至让他们彼此间也不再谈论他们的朋友，只有当我们离开之后他们才会这样无所顾忌。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笑起来，我仅仅出于礼貌也跟着笑。汤米看起来对于事物的理解似乎比我还差，他只是发出犹豫和勉强的笑声，而且还总落后一拍。不过露丝却笑了又笑，还不断地对说到马丁的每件事都点着头，就像她也记得一样。后来，克丽西说了一件很淫秽的事情，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噢，是啊，当他伸出他的牛仔裤时！”露丝竟然大笑起来，还朝我们的方向指了指，好像在对克丽西说：“说下去，给他们解释一下，让他们也来高兴高兴。”对这一切我都没理睬，但是当克丽西和罗德尼开始讨论是否该前往马丁的公寓时，我终于开口了，也许有些冷冷地说：

“他在这儿到底做什么?为什么他会有一套公寓?”

一阵沉默之后,我听到露丝发出一声恼怒的叹息。克丽西在桌面上朝我俯过身来,就像是给一个小孩解释,轻轻地说道:

“他在做看护员。你想他在这儿还会做什么其他工作?他现在是一个正式的看护员。”

大家在座位上稍稍动了一下,我说:“我就是这意思。我们不能就这么去探访他。”

克丽西叹了口气。“好吧。我们不应该去探访看护员。绝对严格地说,这么做当然是不应鼓励的。”

罗德尼哧哧地笑着并添上一句:“肯定不应鼓励。去探访他属于非常非常不听话。”

“很不听话,”克丽西说道,还发出嗤的一声。

然后露丝也加入进来说:“凯茜讨厌不听话。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探访他。”

汤米正瞧着露丝,显然他很困惑露丝是站在哪一边的,而我也不确定。我以为露丝也不希望这次远征偏离原定的目标,因而勉强地站在我这一边,所以我朝着她微笑,不过她并没有回应我。然后汤米突然问道:

“你看到露丝的那个可能的原型在哪儿呢,罗德尼?”

“哦……”现在我们到了城里,罗德尼似乎对可能的原型没有什么兴趣了,我可以看到焦虑掠过露丝的脸。最后罗德尼说:“那是在海街外的一个转弯处,在另一头的什么地方。当然,今天她也许休息。”然后在没人说话时,他补充道:“他们还真有休息日,你知道。他们并不总是上班。”

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一时间心里一阵恐慌,担心我们也许把事情搞错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兵们只是经常利用可能的原型的说法作为出游的借口,其实他们并无意再做什么。露丝也许一直是这样想的,因为虽然她现在看起来十分不乐意,最终她却轻轻地笑了一声,就像罗德尼刚说了一

个笑话。

然后克丽西用一种不同的口气说:“露丝,你知道吗,几年之后我们也许会到这里来探访你。那时你会在一个漂亮的写字间里工作。我不明白到时候有谁能不让我们来拜访你。”

“就是嘛,”露丝立刻说。“你们都可以来看我。”

“我想,”罗德尼说道,“如果有人在写字间里办公,拜访他们就没有什么规定。”他突然笑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这不会有问题,” 露丝说。“他们会允许你们的。你们都可以来看望我。就是说,除了汤米。”

汤米看起来吃了一惊。“为什么我不能来?”

“傻瓜,因为你已经和我在一起了,”露丝说。“我会把你留在我的身边的。”

我们都笑了,汤米又比我们其他人滞后了一点儿。

“我听说过一个住在威尔士的女孩,” 克丽西说。“她是黑尔舍姆出来的,也许比你们这批人早几年。显然她目前正在一家服装店工作。真正很聪明的一个人。”

大家低声地赞同着,一时之间我们都似在梦中看着天上的浮云。

“对于你们来说那就是黑尔舍姆,”最后罗德尼说道,他摇着头仿佛很诧异。

“再有另外那个人,”——克丽西转身向着露丝——“那天你对我们说到的那个男孩。他比你们高几个年级,现在是个停车场管理员。”

露丝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这时候我想应该给汤米使个眼色警告他,可是当我转向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口说话了。

“那是谁?”他困惑不解地问道。

“你知道他是谁,汤米,”我立刻说。这时候踢他一下,甚至说话的口气躲躲闪闪都太冒险了,因为克丽西立马就能明白怎么回事。所以我干脆直

截了当地说，还带一点儿厌烦的口气，就像我们都厌倦了汤米总是那么健忘。可是汤米仍旧没有领会。

“*我们认识的人*？”

“汤米，这个我们就别再谈下去了，”我说道。“你的脑袋得去检查检查了。”

汤米终于把话听明白，住了嘴。

克丽西说：“我知道我能到村舍来有多幸运。可是你们黑尔舍姆的这些人，才是*真正*幸运呢。你知道……”她放低了声音，又向前探过身来。“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和你们谈。只是在村舍那儿是不可能说的。每个人都总是在偷听。”

她朝桌子四周看了看，然后把目光定在露丝身上。罗德尼突然紧张起来，也朝前探过身来。而这时有某种迹象告诉我，我们正在接近克丽西和罗德尼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

“当罗德尼和我在威尔士的时候，”她说，“我们听到过关于那个在服装商店做事的女孩的事。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别的，一些关于黑尔舍姆学生的事情。他们说，过去有些黑尔舍姆的学生在特殊情况下，想办法搞到了延期。如果你是黑尔舍姆的学生，你才能够做到这事。你可以将你的捐献向后推迟三年，甚至四年。这事不容易，不过有时候他们会允许你们这么做。只要你能够说服他们。只要你*合格*。”

克丽西把话停下来，看了看我们每个人，也许是为了戏剧效果，也许是为了看看我们听没听明白。汤米和我或许是一脸迷惑，可是露丝脸上的表情，你看不出她在想什么。

“他们说了，”克丽西继续说，“如果你们是一对彼此相爱的情侣，真正相爱，并且如果你们能够证明它，那么掌管黑尔舍姆的人，就会帮你们去安排。他们会作出安排，让你们在开始捐献前有几年时间能待在一起。”

桌面周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激动的情绪。

“那是我们在威尔士的时候，”克丽西继续说，“白楼的学生们听说过一对黑尔舍姆的情侣，那个男孩还有几周就要去当看护员了。而他们跑去找了什么人，就把所有的事情推迟了三年。他们被允许继续住在一起，就住在白楼，三年里无须继续接受培训或任何事情。他们得到三年时间完全归自己支配，就是因为他们能证明自己真正相爱。”

这时我注意到露丝正在非常权威地点着头。克丽西和罗德尼也注意到了，几秒钟时间里他们好像被催眠了似的看着露丝。我想象在村舍里克丽西和罗德尼，在此刻前的几个月里怎样一直相互探究着这个话题。我可以看到他们提出这个话题，一开始只是试探性的，可能耸一耸肩就会把它撂在一边，然后又一次提出来，却从不让这个话题完全丢开。我能想象他们反复把玩和我们谈这事的念头，还能想象他们盘算着如何完善他们的做法，字斟句酌具体的说法。我再次朝盯着露丝的克丽西和罗德尼看去，试图解读他们脸上的表情。克丽西看起来既害怕又期待。罗德尼看起来紧张不安，好像不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住不乱说不该说的话。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推迟捐献的谣言了。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在村舍里听到越来越多这类片言只语。老兵们总是在他们自己之间谈论，而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现时，他们就会露出一副尴尬相，然后就悄无声息。可是我听得多了，能了解其中的中心意思；我知道它特别与我们黑尔舍姆来的学生有关。尽管如此，只是在那一天，在那家临海的小餐馆里，我才完全弄明白这整件事情对于某些老兵已经变得何等重要。

“我想，”克丽西继续说，她的声音轻轻颤抖，“你们这些人会知道这些的。规定啦，所有那类事情。”

她和罗德尼依次看着我们每个人，然后把目光停在露丝身上。

露丝叹着气说：“好吧，他们当然给我们说了几件事。可是，”——她耸了一下肩——“这件事我们知道得不多。我们从未真正谈过它。不管怎样，我们该快一点开始。”

“你上谁那儿去呢?”罗德尼突然问道。“他们说你必须上谁那儿去呢?你知道,如果你想申请的话。”

露丝又耸耸肩。“好了,我告诉过你们了。这不是我们谈得很多的事。”她为了寻求支持,几乎是本能地看着我和汤米,这么做也许是个错误,因为此时汤米插嘴说:

“老实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些什么规定?”

露丝的眼神像利剑似的看着他,我立刻说:“汤米,你知道。所有那些曾经在黑尔舍姆流传的话。”

汤米摇摇头。“我不记得,”他断然地说。而这时我看出来了——露丝也能看出来——他并不迟钝。“我不记得在黑尔舍姆有这样的事。”

露丝从他那里别过脸去。“你必须明白,”她对克丽西说,“就算汤米来自黑尔舍姆,他并不像一个真正的黑尔舍姆的学生。他被排斥在一切之外,大家总是笑话他。所以问他这样的事情是没用的。现在,我想去找罗德尼看到的那个人了。”

汤米的眼睛里出现了一抹眼神让我屏住了呼吸。这是我很久都没见过的那种眼神,那眼神属于那个只能关在教室里把桌子都踢翻了的汤米。随后这抹眼神消退了,他把脸转向外面的天空,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老兵们并没注意到任何事,因为与此同时露丝已站起来,不断地摆弄她的外套。然后,当我们大家同时一下子都将自己的椅子从小桌子边上推到后面时发生了一点混乱。我早就被指定来管理开销,所以我走过去付钱。其他人在我后面鱼贯而出,我等着找钱的时候,透过一扇雾气腾腾的大窗户看着他们在阳光下慢吞吞地走着,没有说话,向下望着海。

14

当我走到外面时，我们当初到达时的兴奋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了。罗德尼在前面带路，我们静静地走着，穿过几乎照不到阳光的偏僻小巷，那些小巷是那么狭窄，我们经常不得不排成一列慢慢地走。我们走到海街时才算松了一口气，街上的喧闹声让我们糟糕透顶的心情有所缓和。当我们跨过一只塘鹅来到朝阳的一边时，我看到罗德尼和克丽西在商量着什么，而我在琢磨造成这糟糕的气氛，有多少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定我们隐瞒了某个黑尔舍姆的大秘密，又有多少原因是因为露丝招惹了汤米。

我们刚穿过海街，克丽西就宣布罗德尼和她要去买生日卡。露丝对此大吃一惊，可是克丽西只管说：

“我们喜欢一次买一大堆生日卡，这样结果总是会很便宜。而且，当有人生日的时候，你手头总会有一张现成的卡。”她指着伍尔沃思超市的人口说：“你可以在那儿很便宜地买到非常不错的卡。”

罗德尼点着头，而我觉得他的微笑之中有一点儿嘲笑的成分。“当然，”他说，“最后你弄得剩下很多一样的卡，不过你可以在上面画上你自己的画。你知道，使它们个性化。”

两个老兵现在都站在人行道的当中，等着我们抗议，结果推着婴儿车的人只能从他们身边绕过。我可以看出露丝很愤怒，但是没有罗德尼的协助，我们无论如何都做不了什么。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伍尔沃思超市，我立刻觉得开心了不少。即使现在，我还是喜欢那种大商店，里面的许多过道上，陈列着鲜亮的塑料玩具、贺卡、大堆的化妆品，也许甚至还会有一个快照亭。现在，如果我进城并且有点儿时间可以消磨，我就会漫步走进一个像那样的地方，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在里面走走，一样东西都不买，而售货员一点都不会介意。

不管怎样，我们走了进去，一会儿就分开去看不同的货架。罗德尼待在靠近入口处的一大排卡片那儿，再往里，我发现汤米正在一张流行乐团的大招贴画下翻看音乐磁带。大概十分钟以后，当我来到靠近商店后面时，我想我听到了露丝的声音，我就慢慢地走过去。露丝和克丽西正站在过道的尽头密谈，在我发现她们之前，我已经拐进那条过道——里面陈列的是长毛绒动物和大盒的拼版玩具。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想去打扰她们，可是已经到我们该离开的时间了，而我又不想再次转身走开。所以，我在原地停下脚步，装作查看一个拼版玩具，等着她们注意到我。

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们又回到了那个谣传的话题上。克丽西正在低声说着什么，好像是说：

“可是你在那儿待了那么久，我奇怪你怎么没多想一下该怎么做。还有，该去找谁，所有这些事。”

“你不明白，”露丝说。“如果你是从黑尔舍姆来的，你就会懂了。对我们来说，这从来不是什么大事。我想我们一向知道，一旦我们想要详细了解这事，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往黑尔舍姆捎个话回去……”

露丝看到了我，她的话就戛然而止。我放下拼版玩具转向她们时，她俩都生气地看着我。与此同时，又像是我在她们做着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时抓住了她们，她们尴尬地分开了。

"我们到该走的时间了,"我说道,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但是这骗不过露丝。当她们经过我的时候,她丢给我一个真正难看的脸色。

所以当我们再次出发,跟着罗德尼去寻找上个月他见到露丝可能的原型的那个写字间时,我们之间的气氛比任何时候都要糟糕。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罗德尼一再带我们走错街道而有所不同。至少有四次,他满怀信心地带着我们拐弯离开海街,只不过走完了所有的商店和写字间,我们就只好掉头回去。不一会儿,罗德尼看起来有点儿不想往前走而要放弃了。但是,就在这时我们却找到了。

当我们再一次掉头向海街走去的时候,罗德尼突然停下了脚步。然后他默不作声地指着街对面的一个写字间。

那肯定就是了。它并不完全像我们那天在地上看到的杂志广告,但是倒也相去不远。街面上有一个玻璃的大门面,这样任何走过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一个很大的敞开式布局的房间,里面大概有十几张桌子,按不规则的 L 形排列着。有盆栽的棕榈,闪光的机器,还有下探式的台灯。有人在桌子之间走动着,或是趴在分隔板上聊天说笑话,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转椅拉近了,一起品尝咖啡和三明治。

"瞧瞧,"汤米说道。"这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可是他们不出去。别去怪他们这样。"

我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看上去像是一个漂亮、温馨和独立的世界。我朝露丝瞥了一眼,注意到她的眼睛对玻璃后面的面孔正焦急地来回扫视。

"好了,罗德[1],"克丽西说道。"那么哪一个是那个可能的原型?"

她这么说的时候几乎是在讽刺,似乎她肯定整件事情证明是一个因

---

① 罗德:罗德尼的昵称。

他而生的大错。可是罗德尼平静地、用带着一丝兴奋的语气说道：

“瞧那儿。就在那个角落里。她穿着蓝色套装，正在和穿红套装的大个子女人说话。”

其实看起来并不明显，可是我们看的时间越长，他说的话似乎越有道理。那女人大概有五十岁左右，身材保持得相当好。她的头发颜色比露丝的深——可能是染过的，但是她把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简单的马尾辫，就像露丝通常扎的那样子。她正在因红套装的朋友说的话笑着，而她的脸，特别是当她摇头止住笑声的时候，绝不止是有点儿像露丝。

我们都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然后，我们发觉在写字间的另一头，有几个女人注意到了我们。其中一个人举起一只手，向我们随便地招了招手。这一下让我们回过神来，我们惊慌地疯笑着逃走了。

我们沿着街又走了一会儿才停下，马上就兴奋地交谈起来。除了露丝，就是说，她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保持着沉默。她当时的脸色真难猜透：她肯定不是失望，但她也没有兴高采烈。她微微地笑着，有点儿像一个平常家庭里的母亲正在权衡事情的那种表情，而她的孩子们跳着，围着她尖叫，要她答应他们可以做随便什么事情。我们就在那儿发表各自的见解，我也很高兴可以和别人一起坦率地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女人，绝非不可能。事实是，我们都松了口气：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倒是一直准备承受一个失望的结果。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村舍，露丝可以从亲眼所见中获得鼓励，我们其他人可以支持她。而且那女人看起来所过的办公室生活，大体上如你所期望的那样，与露丝经常为自己描述的生活差不多。不管那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内心深处，没有一个人希望露丝沮丧地回家，而在那一刻，我们认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我很确信，如果我们可以在此刻把这件事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就确实安全了。

但是那时露丝说话了：“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就坐在那墙上。只要

几分钟。一旦他们把我们忘了,我们就可以过来再看一眼。”

大家同意了,可是当我们朝着露丝所指的那堵环绕着小停车场的矮墙走过去的时候,克丽西说话了,而且也许有点儿太急切了。

“可是哪怕我们不能再见到她,我们也都同意她是一个可能的原型。那真是一个漂亮的写字间。真是的。”

“让我们再等几分钟,”露丝说。“然后我们回去。”

我没有坐在那堵墙上,因为那墙又潮湿又破败,还因为我觉得任何时间都可能有人出现,并且朝我们嚷嚷,说不能坐在那上面。可是露丝坐了上去,腿跨在墙两边就像骑了一匹马。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那儿等待的十分钟或十五分钟时间。此时没有人再谈论那个可能的原型了。相反,我们装作正在一日游中的一个风景点里无忧无虑地消磨时光。罗德尼跳起了舞,来显示他的感觉有多好。他跳上墙,沿着墙平衡身体,然后故意摔下来。汤米在开一些过路人的玩笑,虽然他的玩笑并不滑稽,我们还是都笑了。只有露丝骑在墙上一声不吭。她的脸上保持着微笑,可是她几乎不动。一阵风吹乱了她的头发,耀眼的冬日阳光让她眯起了双眼,所以你就无法确定她是在笑我们的滑稽行为,还是光线让她的脸成了一副鬼相。我保存着我们在停车场等候时拍的一些照片。我想我们是等着露丝决定什么时候回去看第二眼。哎,结果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她再也没法做那个决定了。

汤米一直和罗德尼在墙上胡闹,突然跳下来一动不动。然后他说道:“就是她。这是同一个人。”

我们都停下自己做的事,看着正从写字间方向走来的身影。她现在穿着一件米色的大衣,一边走,一边费劲地扣她的公文包。那扣子给她惹了麻烦,所以她不断慢下脚步来重新扣她的包。我们都有点发呆地看着她走到对面。然后当她拐弯走上海街时,露丝跳起来说:“让我们看看她去哪儿。”

我们回过神来,跟着她走去。实际上,克丽西只得提醒大家慢下脚步,

以免有人认为我们是一伙跟踪那女人的抢劫犯。我们在一段合理的距离后面沿海街跟着她,我们一路咯咯笑着,时而躲开行人,时而分开又聚拢。那时候一定大概已是两点钟左右,人行道上满是去购物的人。有几次我们几乎看不到她了,可是我们想法继续跟着,在她进商店时就在橱窗展品前徘徊,当她再次走出来时就在婴儿车和老人边上推挤。

接着那个女人转弯离开海街,走进了靠近海边的小巷子里。克丽西担心她会在人群中发现我们,可是露丝只管继续往前,我们就在她身后跟了上去。

最后我们走进一条狭窄的偏僻小巷,那儿偶尔有一家商店,而主要只是一些普通的房子。我们又一次不得不走成一排,如果有辆货车迎面开来,我们就必须将身体紧贴房子才能让它通过。一会儿整条巷里就只剩下我们和那个女人,如果这时她回头看一眼,她就不可能不注意到我们。可是她只是在我们前面大概十来步继续走着,随后走进一扇门里——门上写着"海港路画室"。

后来我又多次去过海港路画室。几年前它换了房东,现在那里出售各式各样的艺术品:陶罐、陶盘子、陶土动物。虽然挂在门上的木牌还是同一块,可当时那是两个白色的大房间,漂亮地展示着一些画,中间留着很大的空间。不管怎么说,在罗德尼指出我们在这条安静的小巷里看起来是多么可疑之后,我们决定走进去。至少在店里面,我们可以假装看画。

我们走了进去,发现我们跟踪的那个女人正和一个老得多的满头银发的女人在说话,后者似乎掌管着这个地方。她们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子的两边,画廊里除了她们之外空荡荡的。我们一个个走进去,分散开来并且竭力显得为那些画着迷,这期间两个女人都没有对我们太注意。

实际上,虽然我对露丝可能的原型十分注意,我倒真的开始欣赏这些画作以及这个地方的安宁。那感觉就像我们从海街走了一百英里路才到了这儿。墙壁和天花板是翠绿色的,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渔

网，或是一块船身上的烂木片被高高地钉在屋檐下面。那些画——大多数是深蓝色和绿色的油画——也都以大海为主题。也许是因为疲倦突如其来地向我们袭来——毕竟，我们从拂晓前开始就一直在旅行——我不光是一个人在那里开始有点儿做梦的感觉。我们都逛到不同的角落，一幅画接着一幅画地仔细看，只是偶尔压低嗓门发出奇怪的声音，比如："过来看这个！"我们始终都能听见露丝可能的原型和那位银发女士不停地说话。她们的说话声并不大，可是在那个地方，她们的声音似乎充斥整个空间。她们正在谈论两人都认识的某个男士，关于他是如何对自己的孩子一无所知。我们一直听着她们的对话，偷偷地朝她们的方向投去古怪的一瞥，这样一点一滴地，某样东西开始产生了变化。它对我来说开始变化，而我看得出，对其他人来说，这种变化也在发生。如果我们在透过写字间的玻璃看到那个女人时忘了它，那么哪怕我们在镇上跟踪她时把她跟丢了，我们仍旧能够兴奋而得意地回到村舍。可是现在，在那个画廊里，那个女人太近了，比我们所希望的要近得多。而我们听到和看到她越多，她看起来就越不像露丝。这种感觉在我们之中增长，几乎可以触摸；而且我可以说，正在屋子另一边看着某幅画的露丝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感觉到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画廊里磨蹭了那么久，我们在拖延必须一起商量的时刻。

然后突然，那个女人起身离开了，而我们都继续站在四周，回避着彼此的目光。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去跟踪她，随着时钟滴答滴答地响，我们好像无需言语都达成了对现在这种状况的共识。

最后，那位银发女士也从她的桌子后面走了出来，对离她最近的汤米说："那是一幅特别漂亮的作品。是我最喜欢的。"

汤米转身望着她，发出一声笑。然后就在我赶上去解救他的时候，那女士问道："你们是学艺术的学生吗？"

"不完全是，"我在汤米作出反应之前说。"我们只是，嗯，喜欢。"

银发女士满脸笑容，然后开始向我们诉说她与创作这幅画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迄今为止那个画家的艺术生涯。这至少产生了一种效果，让我们从出神的状态里醒了过来，我们聚拢在她周围倾听着，像在黑尔舍姆监护人开始说话时我们所做的那样。这很让银发女士提起精神，在她诉说这些画是在哪里完成的，画家喜欢在一天的什么时间里作画，哪些画没打草稿就创作出来了的时候，我们不断地点头并发出惊叹声。当她的讲演自然地结束时，我们都惊叹了一声，并对她表示了感谢，然后走出门去。

由于外面的巷子那么窄，我们有一会儿时间无法好好地交谈，我想我们都为此而谢天谢地。当我们排成一列走出画廊的时候，我看到走在最前面的罗德尼戏剧化地伸展他的双臂，像我们刚到达这个小镇时他的那个高兴样。但是它不令人信服，所以我们刚走上一条宽些的街道，就慢慢地停了下来。

我们再一次来到一处悬崖边缘。就像先前一样，如果你从栏杆边上望下去，你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小道通向下面的海边，只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海滨大道，两边是一排排钉上木板的马厩。

我们待了一会儿，只是朝外看着，让风吹拂着我们。罗德尼还在努力高兴起来，好像他决意不让任何这样的事情毁了一次美好的出游。他正向克丽西指着很远的地方海面上的什么东西，但是克丽西对他背过脸去说："好了，我想我们都同意了，对不对？那人肯定不是露丝。"她微微笑了笑，一只手放在露丝的肩膀上。"对不起。我们都很遗憾。但我们真不能怪罗德尼。这次尝试也不是那么毫无根据。你得承认，当我们透过那些窗户看她的时候，事情看起来确实……"她的声音低了下去，然后又碰了碰露丝的肩膀。

露丝什么都没说，只是微微耸了一下肩，几乎像是要把克丽西的手甩开去。她正眯眼看着远处，然而她看的是天空而不是海面。我可以看出来她心烦意乱，不过对她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很可能以为她正在沉思默想。

"对不起，露丝，"罗德尼说，他也对露丝轻轻拍了一下肩膀。可是他脸上的微笑好像在说，他一丁点儿也想不到会因什么事被人责备。那样子就像是有人想帮你一个忙却没成功之后对你的道歉。

我记得，我在那一刻看着克丽西和罗德尼，心想他们做的是对的。他们正在用他们的方式表示善意，并努力使露丝高兴起来。不过，与此同时，我记得——即使就他们俩在说话，我和汤米沉默着——我站在露丝的立场上而对他们心生某种怨恨。因为无论他们表示出怎样的同情，我可以看得出，他们内心深处都松了口气。他们感到宽慰，因为事情证明是预计的那样；而且他们可以站在一个安慰露丝的地位，而不再落在后面，晕晕乎乎地跟着对她的期望推波助澜。他们感到解脱，他们不必再比任何时候更赤裸裸地去面对那个让他们迷惑、烦恼和恐惧的想法：即他们以为对黑尔舍姆来的学生敞开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他们是关闭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认为，克丽西和罗德尼真的不同于我们仨。

后来汤米说："我看不出这会造成什么不同。这不过让我们得到了一点儿开心。"

"也许对你是一点儿开心，汤米，"露丝冷冷地说道，她仍旧直直地看着前方。"如果我们一直在找的是你那个可能的原型，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我觉得我会的，"汤米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你找到了你的可能的原型，那个复制你的实际原型。就算那样，我也看不出这会对任何事情造成什么区别。"

"谢谢你这番意义深刻的高见，汤米，"露丝说。

"但我认为汤米是对的，"我说。"设想你会和你的原型过同样的生活是愚蠢的。我同意汤米的意见。这只是一点儿开心的事。我们不应当对此太认真了。"

我也伸出手拍了一下露丝的肩膀。我想让她感到我触碰她是不同于

罗德尼和克丽西的，所以故意拍了一下同样的地方。我期望她作出某种反应，某种表示她接受了来自汤米和我，而不是老兵们的理解的信号。可是她对我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没有她对克丽西那样的耸一耸肩。

我听到罗德尼在我背后踱着步，发出嘘嘘的声音，表示他在狂风中很冷。“现在去探访马丁怎么样？”他说。“他的公寓就在那儿，在那些房子后面。”

露丝突然叹了口气转向我们。“说实话，” 她说，“我一直知道这是愚蠢的。”

“就是嘛，”汤米急切地说。“一点儿开心的事而已。”

露丝丢给他一个恼怒的眼神。“汤米，请你闭嘴，不要再说‘一点儿开心的事’这种话。没人会听你的。”然后她转向克丽西和罗德尼继续说：“你一开始告诉我的时候我就不想说。可是瞧，这从来就行不通。他们永远、永远不会使用像那个女人的人。想想吧。她为什么要去做原型？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正视它。我们不是从那类人复制的……”

“露丝，”我果断地打断她的话。“露丝，别说了。”

可是她只管往下说：“我们都知道这点。我们是从社会渣滓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也许还有罪犯，只要他们不是精神病人就行。他们就是我们的原型。我们都知道这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一个那样的女人？得了。是啊，对，汤米。一点儿开心的事。让我们来点儿假装开心吧。那儿的另外一个女人，她的朋友，画廊里年纪大的那个。学艺术的学生，她以为我们是。你们想想，如果她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她还会那样对我们说话吗？你们觉得如果我们这么问她：‘对不起，但是您知道您的朋友曾经当过克隆人的原型吗？’她会怎么说？她会把我们扔出去。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倒不如把它说出来。如果你想找可能的原型，如果你想在合适的地方找，那么你就到阴沟里去看看。你就到垃圾桶里去看看。低头看看厕所吧，你在那里就能找到我们来的地方。”

"露丝,"——罗德尼的声音是坚决的，其中还带着一丝警告——"让我们都忘了这事,去看望马丁吧。他今天下午不上班。你会喜欢他的,他真的很搞笑。"

克丽西用一只手臂搂住露丝。"来吧,露丝。让我们按罗德尼说的做。"

露丝站了起来,罗德尼也开始走了。

"好了,你们去吧,"我平静地说,"我不去了。"

露丝转过身仔细地看着我。"喔,你们知道什么?现在是谁心烦意乱?"

"我没有心烦意乱。可是,有时候你说废话,露丝。"

"噢,瞧瞧现在谁在心烦意乱了。可怜的凯茜。她从来不喜欢实话实说。"

"那和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想去探望一个看护员。我们不应该去,而且我根本不认识那人。"

露丝耸一耸肩,还和克丽西交换眼色。"好吧,"她说,"我们没有理由需要一直一起行动。如果这位年轻小姐不愿意加入我们,她就不必了。让她自己走开好了。"然后她朝克丽西探过身子,用故意让人听见的耳语声说:"在凯茜不高兴的时候,这总是最好的办法。让她一个人待着,她一个人走走就会好的。"

"四点之前回到车里,"罗德尼对我说。"否则你就得搭车回去了。"然后他笑了笑。"来吧,凯茜,别生闷气了。和我们一起去吧。"

"不了,你们去吧。我不想去。"

罗德尼耸了一下肩,再次迈开步子走了。露丝和克丽西跟着他,可是汤米没有动。当露丝瞪着他的时候,他才说:

"我要留下来和凯丝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分开,那么我就留下陪着凯丝。"

露丝愤怒地瞪着他,然后转身大步走开了。克丽西和罗德尼尴尬地瞧着汤米,然后他们也再次迈开步子走了。

15

我和汤米靠在栏杆上看景色，一直到其他人走出我们的视线。

“只是说说罢了，”他最后说。停了一下之后他又说：“这只是人们觉得自己委屈时说的话。只是说说罢了。监护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任何像这样的事。”

我迈开步子——朝其他人相反的方向——并让汤米在我身边跟上步伐。

“不值得为那事不开心，”汤米继续说。“露丝现在总是做这种事情。她只是在发牢骚。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告诉她的，即使那是真的，哪怕有一部分是真的，我也看不出那会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原型什么样，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凯丝。绝对不值得为此不开心。”

“好吧，”我说道，故意用肩膀顶了他一下。“知道了，知道了。”

虽然我不肯定，但是我的印象是我们正在朝市中心走去，我正想着如何改变话题，这时汤米先开口了。

“你知道吗？刚才我们在伍尔沃思的时候，就是你和其他人一起在后边的那个时候，我正在那里找点东西。给你的东西。”

"一份礼物?"我吃惊地看着他。"我不知道露丝会不会同意。要么你给她一份更大的礼物。"

"算是礼物吧。可是我找不到。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是现在,好吧,我又有一个机会去找了。除非你有可能会来帮我。我不太会买东西。"

"汤米,你在说什么啊?你想要给我一份礼物,但是你想要我帮你去挑选……"

"不,我知道那是什么。只是……"他笑着耸耸肩膀。"噢,我也许该告诉你。我们刚才去的那家店里,他们有一个货架上摆满了唱片和磁带。所以我在那儿寻找你以前丢失的磁带。你还记得吗,凯丝?只是我再也想不起它是什么内容。"

"我的磁带?汤米,我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事。"

"噢,我知道。露丝发动大家去找,说你掉了这盘磁带真伤心。所以我设法去找了。那时候我没告诉你,可我确实很努力地去找了。我想我可以到有些你不能去的地方去找。男孩子的宿舍什么的。我记得我找了好久,可还是找不到。"

我看着他,感到糟糕的心情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来都不知道,汤米。你这样真好。"

"噢,我没有帮上忙。可我真的想帮你找到它。最终它看起来不会出现了时,我只好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会去诺福克,到那儿把它给你找回来。"

"英格兰失落之角,"我说,一边看着四周。"而我们就在这儿!"

汤米也看着四周,然后我们停了下来。我们走在另一条小巷子里,不像画廊外的巷子那么窄。我们俩都演戏似的朝四周看了一会儿,然后咯咯地笑起来。

"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傻主意了,"汤米说道。"刚才那家伍尔沃思超市卖各种各样的磁带,所以我以为他们一定会有你那盘的。可是我想他们是不会有了。"

“你想他们不会有?哦,汤米,你的意思是说,你甚至都没有仔细看看!”

“我看了,凯丝。它只是那样,哎,确实烦人,可是我不记得那盘磁带叫什么来着。那时在黑尔舍姆的时候,我为了找它曾经打开男生们放收藏品的箱子和所有的地方,而现在我却不记得了。它叫朱丽·布里奇斯还是什么……”

“朱迪·布里奇沃特的《天黑后的歌》。”

汤米神情严肃地摇头说:“他们肯定没有这盘。”

我笑着戳了一下他的胳膊。他看起来迷惑不解,于是我说道:“在伍尔沃思超市他们不会有这种东西的。他们卖最新的歌曲。朱迪·布里奇沃特是一个很早以前的歌星。那磁带碰巧在我们的拍卖会上出现。它现在是不会在伍尔沃思超市有卖的,你这个傻瓜!”

“好吧,就像我说过的,像这些东西我是不懂的。可是他们有那么多磁带……”

“他们倒是有一些,汤米。哦,没关系。这是一个温馨的念头。我真受感动。一个了不起的念头。这儿毕竟是诺福克。”

我们再次迈开步子,汤米犹豫地对我说:“好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得告诉你。我想让你惊喜一下,可没用。就算我知道了磁带的名字,我还是不知道去哪儿找。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就可以帮我。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它。”

“汤米,你在说什么啊?”我试着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是在责备他,可是我忍不住笑了。

“好了,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汤米,你这个傻瓜。你真的相信那个说法,对不对?失落之角之类的说法。”

“我不一定相信。但是既然我们到了这儿,也许不妨找找。我的意思

是，你想再把它找到，不是吗？你还能有什么损失？”

“好吧，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可是好吧。”

他无奈地摊开双臂。“好吧，凯丝，我们去哪儿呢？我说了，我不会买东西的。”

“你必须到卖二手货的地方去找，”我想了一会儿之后说。“充斥旧衣服、旧书的地方。有时候他们会有一只里面全是旧唱片和磁带的盒子。”

“好吧，可是这种商店在哪儿呢？”

现在当我想起那一刻，我和汤米站在那条小巷子里，准备开始我们的寻找，我会感到全身有一股暖流涌动。一切突然感到完美了：我们面前有专门留出来的一个小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打发这一个小时了。我真的必须强忍着才不至于傻乎乎地笑出来，或者像一个小孩似的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不久之前，当我看护汤米时，提起我们的诺福克之行，他对我说，他和我的感觉一模一样。我们决定去寻找我丢失的磁带的那一刻，突然之间好像所有的愁云惨雾都被驱散了，我们面前除了开心和欢笑，什么都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走错地方：我们走进了旧书店，或者尽是旧吸尘器却根本没有音乐磁带的店铺。过了一会儿，汤米认定我并不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所以宣布由他来带路。碰巧的是，真的运气好，他马上就发现一条街，里面有一排四家我们想要找的那种商店。它们前面的橱窗里全是衣服、手提包、小孩一年一换的东西，你走进去就会发现一股好闻的旧东西的味道。里面有成堆的皱巴巴的平装书，还有布满灰尘的盒子，里头装满了明信片和小饰物。有一家商店专卖嬉皮士的东西，另一家则卖战争勋章和沙漠中士兵的照片。可是它们都会在一个地方有一两个大纸板箱，装着密纹唱片和盒式磁带。我们翻遍了那些商店，而老实说，过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大致就忘了朱迪·布里奇沃特。我们只是很高兴在一起浏览那些东西，分开一会儿然后又肩并肩地在一起，也在一个被一抹阳光照亮

的积满灰尘的角落里，争着看同一个箱子里的小摆设。

后来当然是我找到了那盘磁带。我正在翻看一排磁带盒子，心思在其他东西上，突然看见它就在那儿了，在我的手指下，看起来就和多年前一样：朱迪，手指间夹着的香烟，调情地看着酒吧招待的目光，还有那背景上模糊的棕榈树。

我没有喊叫，而我看到其他让我稍微有点儿兴奋的东西时都会叫出声来的。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那塑料盒子，不太确定我是否高兴。有一瞬间甚至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寻找这盘磁带是寻开心的无可挑剔的理由，而现在找到它了，我们就必须停下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做声，我自己也很惊讶；我甚至想假装从来没有看到过它。而现在它就在我眼前，这磁带让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儿尴尬，就像是什么我该丢开的东西。实际上我还真的把它一扔，让它旁边的磁带落在它的上面。可是那磁带的背脊，正朝上对着我，最后我把汤米叫了过来。

"是它吗？"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大惊小怪，他似乎特别怀疑。我把它抽出来，双手拿着它。然后我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喜悦，还有某样别的东西，某样更复杂的东西，几乎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只是拉了一下汤米的肩膀。

"是的，就是它，"我说，并且第一次兴奋地笑起来。"你能相信吗？我们真的找到它了！"

"你想这会是同一盘磁带吗？我是说，真的是同一盘磁带。你丢的那盘？"

我在手里翻动它，我发现自己记得它背面图案的所有细节，每首曲子的名称，所有的一切。

"谁知道呢，也许是的，"我说。"可是我必须告诉你，汤米，也许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到处乱丢着。"

接着轮到我发现汤米并不像他应该的那样高兴了。

“汤米，你似乎并不为我高兴，”我用明显开玩笑的口气说。

“我真的为你高兴，凯丝。哎，我只是希望是我找到了它。”然后他微微笑了笑，继续说，“那时候，当你刚丢了它的时候，我曾经在心里想过，如果我找到了它并把它交还给你，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你会说什么，你脸上的表情会是怎样的，所有这些。”

他的声音比平常更柔和，他的眼睛盯着我手里的塑料磁带盒。这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在那商店里，除了柜台后面埋头忙着的老头之外，我们是仅有的顾客。我们在商店后部一块高出地面的平台上，那里比周围更黑、更隐蔽，那情形就好像是老头不想知道我们那地方的事情，并且在思想上把它给屏蔽了。汤米出了一会儿神，也许他正在脑海里回忆他从前想象交还我丢失的磁带时可能发生的情景。然后，他突然从我手里夺过磁带盒。

“好吧，至少我可以给你买这盘磁带，”他咧嘴笑着说，他在我能拦住他之前，就到了地板上朝前面走去。

当老头四处寻找配那盒子的磁带时，我继续在店后部四处浏览着。我还在因为这么快就找到磁带感到遗憾，只是到后来当我们回到村舍，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再一次拥有了这盒磁带和那首歌。甚至在那时候，这主要也是一桩怀旧的事情，而今天，如果我正巧拿出那磁带看一眼，它让我回想起那个下午在诺福克的点点滴滴以及我们在黑尔舍姆的日子。

当我们走出商店的时候，我很想回到我们原先的那种无忧无虑、几乎是傻乎乎的情绪。可是我说几个笑话时，汤米却陷入了沉思，未作反应。

我们开始走上一条陡峭的上坡路，可以看到——大概在我们前面一百多码的地方——在悬崖边上有一个像是观景区的地方，上面放了一些面朝大海的长椅。在夏天，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这会是一个来坐坐和吃野餐的好地方。而现在我们正顶着刺骨的寒风朝它走去，但当我们离那儿还

剩一点儿路的时候，汤米的脚步慢了下来，对我说：

"克丽西和罗德尼，他俩是真的对那个说法着迷了。你知道，就是关于人们如果真的相爱，他们就能推迟捐献的说法。他们确信我们知道所有相关的事情，可在黑尔舍姆没有人说过这些。最起码，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类似的事，你呢，凯丝？不，这只是最近才在老兵中间传开的。而像露丝这种人，他们一直在添枝加叶。"

我仔细地看着他，可是很难明白他这么说是出于淘气的哀怜，还是出于某种反感。我看得出他脑海里还有些其他想法，和露丝无关，所以我等着，什么都没有说。最终他完全停下脚步，一边用脚把地上一只压扁的纸杯踢得乱飞。

"实际上，凯丝，"他说道，"我对这事想了一段时间了。我肯定我们是对的，我们在黑尔舍姆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那时候确实有很多毫无意思的事情。我想过了，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那么它就可以解释许多事情。许多我们曾经困惑不解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事？"

"举例来说，画廊的事。"汤米放低了声音，我也走近他一步，就好像我们还在黑尔舍姆，正在午餐的队伍中或池塘的边上说话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画廊的底细，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夫人为什么要拿走我们最好的作品。但是现在我想，我知道了。凯丝，你记得那时候每个人都在争论代币的事吗？他们是否应该得到代币或者不要对夫人拿走的东西作出补偿？罗伊·J.还为了这事去找埃米莉小姐？哎，那时候埃米莉小姐还说了一些话，她说漏了嘴的话，那些话一直让我在思考。"

这时有两个女人走过，她们牵着的狗在前面跑。虽然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都停下来不说话，直到她们上了斜坡，走出了听力范围。这时我说：

"什么话，汤米？埃米莉小姐说漏了什么话？"

“当罗伊·J.问她为什么夫人拿走我们的作品时，你是否记得她可能说了什么话？”

“我记得她说那是一项特权，而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可不止这些。”汤米的嗓门这时压低到了耳语声。“她对罗伊说的，是她说漏了嘴，很可能她并没想说出来，你记得吗，凯丝？她说像画和诗歌，所有这类东西，显示了你内心是什么样的人。她说它们反映的是你的灵魂。”

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突然记起有一次劳拉画了一幅她肠子的画并大笑的事。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

“是的，”我说道。“我记得。那么你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的，”汤米缓缓地说道，“是这样的。假设老兵们所说的那些是真的。假设对黑尔舍姆的学生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假设两个人说他们真心相爱，而且想要额外的一些时间在一起。那么你瞧，凯丝，就必须有个办法判断他们是否真的说了实话。他们不只是嘴上说他们相爱，仅仅为了推迟他们的捐献。你明白要判断它是多么困难吗？或者一对男女真的相信自己相爱，其实却不过是性爱的关系。或者只是一时的迷恋而已。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凯丝？那会真的难以判断，而且几乎不可能每次都正确。可是关键在于，无论谁来决定，夫人或是其他什么人，他们需要有证据来判断。”

我缓缓点了点头。“因此他们拿走我们的艺术……”

“可能是。夫人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画廊，里头全都是学生从年幼到如今的作品。假设有两个人来说他们相爱。她就可以找出他们历年所作的作品。她可以看他们是否符合条件，是否相配。不要忘了，凯丝，她保存的东西反映了我们的灵魂。因此她自己就可以决定，谁是真的般配，谁只是愚蠢的一时迷恋。”

我又开始慢慢地走，几乎没有看前面。汤米跟在我身后，等着我的

回答。

“我不能确定，”最后我说。“你所说的肯定能解释埃米莉小姐对罗伊说的话。而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监护人总是认为画画的能力等等，对我们非常重要。”

“确确实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汤米叹了口气，努力继续说，“这就是为什么露西小姐不得不承认，告诉我这没有关系是错了。她当初那么说是因为她那时觉得我可怜。可是她内心深处知道那大有关系。来自黑尔舍姆的好处是，你会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机会。而如果你没有东西被夫人的画廊收藏，那么你就是失掉了那个机会。”

他这么对我说之后，我突然浑身发凉，意识到这会导致什么。我停下脚步转向他，可是在我开口之前，汤米笑了一声。

“如果我是对的，那么，哎，看起来我已经毁掉了自己的机会。”

“汤米，你曾经被画廊收去什么没有？也许在你年纪更小的时候曾经有过？”

他已经开始摇头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没用。后来就是露西小姐那事。我知道她是好意，她为我遗憾，她想帮助我。我确信她想来着。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那么……”

“那只是一种理论罢了，汤米，”我说道。“你知道那些理论是怎么回事。”我想让话题轻松些，可是我无法恰如其分地掌握好说话的口气，显然我仍旧还在想着他刚才说的话。“也许他们有很多方法来判断，”过了一会儿我说。“也许看我们的作品只是很多种不同手段里的一种而已。”

汤米又摇了摇头。“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吗？夫人从来都不认识我们。她不会认识我们每个人的。此外，也许并不只是夫人一个人来作评判。也许还有比她职位高的人，从未到过黑尔舍姆的人。我想了很多，凯丝。这些都很符合。这就是为什么画廊会那么重要，为什么监护人要我们在画画和诗歌上多花工夫。凯丝，你在想什么？”

我肯定有点儿走神了。实际上我想到了那个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宿舍里播放着刚找到的磁带；我是如何把枕头紧紧抱在胸前，轻轻地摇晃着身子，而夫人又是如何站在门口，眼里含着泪花看着我。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似乎也符合汤米的理论。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正想象自己抱着一个婴儿，可是当然，夫人没法知道这一点。她一定以为我正搂抱着一个情人。如果汤米的理论正确，如果夫人和我们的关系，纯粹是为了在以后当我们坠入爱河时来为我们推迟捐献，那么她偶然见到这么一个场面就如此动情——尽管她平常对我们冷淡——就都讲得通了。所有这些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几乎对汤米脱口说出，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想要贬低他的理论。

"我只是在仔细考虑你说的话，仅此而已，"我说道。"现在我们该回去了。也许我们找到那个停车场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开始从原路朝山坡下走去，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时间，所以没有很急。

"汤米，"我在走了一段时间后问，"你和露丝谈起过这些吗？"

他摇了一下头就继续走。最后他说道："问题是露丝相信这一切，老兵们说的每一件事情。好吧，她喜欢装作比她实际知道的多。可是她确实相信这事。她迟早要将这事做得更进一步。"

"你是说，她会想要……"

"是的，她要去申请。可是她还没把这事想清楚。不像我们刚才那样考虑仔细。"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你对于画廊的理论？"

他再次摇头，但是什么都没说。

"如果你告诉她你的理论，"我说，"而且她接受了的话……嗯，她会愤怒的。"

汤米看起来在思考着什么，可是仍然没有说话。直到我们走进狭窄的

偏僻小巷里，他才又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却突然变得局促不安。

“实际上，凯丝，”他说，“我一直在做某件事。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我对谁都没说过，甚至是露丝。这才是开始。”

那就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他想象中的动物。当他开始向我描述他正在做的事——一直到几周以后我其实并没有见到任何东西——我觉得很难表示多少兴趣。事实上我必须承认，那让我想起了以前的那幅草地上的大象，就是那幅画开始了汤米在黑尔舍姆所有的麻烦。他解释说，那灵感来源于一本儿童书，那是他在村舍的一只沙发后面找到的，书的封底都没有了。后来他说服了凯弗兹给他一本黑色的小笔记本，他在里面草绘了他的图像，自打那以后，汤米至少画成了一打他的异想天开的动物。

“重要的是，我把它们画得非常小。一小点儿。我在黑尔舍姆从来没有想到过那样。我想在这里我出了错。如果你把它们画得很小，而且你必须这么做，那是因为纸张只有这么大，随后一切就都变了。好像它们自己活过来了。然后你就得给它们画出各种不同的细节。你必须考虑它们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吃到东西。说真的，凯丝，这和我在黑尔舍姆所做的没有一点相似。”

他开始描绘起他的宠物来，可是我无法真正集中注意力；他越是兴奋地和我说他画的动物，我越是觉得心里不安。“汤米，”我想对他说，“你会让自己再次成为一个笑料。想象中的动物？你有什么毛病吗？”但是我没有说。我只是谨慎地看着他，不断地说：“那听起来真不错，汤米。”

然后他又说道：“我说，凯丝，露丝不知道关于动物的事情。”他这么说的时候，他似乎记起了所有其他的事情，首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他画的动物，他脸上原先的神色渐渐地黯淡下来。然后我们再次默默地往前走，我们走到海街的时候，我说：

“好吧，就算是你的理论有点儿道理，汤米，我们还有许多事需要去弄明白。首先就是，一对情侣应该怎样去申请？他们该做什么？并没有什么表

格搁在什么地方。”

“我也一直在想这一切问题。”他的声音又一次平静、严肃起来。“在我看来，做这事的明显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去找夫人。”

我对此想了想，然后说：“也许没那么简单。我们对她真的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你记得她什么样吗？她甚至不喜欢我们走近她。哪怕我们曾经跟踪过她，我也看不出她能帮多大的忙。”

汤米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说。“噢，我想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没人特别着急。”

当我们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午后的天空已经乌云密布，天气变得挺冷了。然而还没有其他人回来的迹象，所以我和汤米斜靠在我们的车子上，朝那个小型高尔夫球场望去。没人在打球，那些旗子在风中劈劈啪啪地飘动着。我已经不想再谈论关于夫人、画廊或其他和这些相关的事情了，于是我把朱迪·布里奇沃特的录音磁带从小袋子里取出，仔细地查看起来。

“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个，”我说道。

汤米微笑着说：“如果我先到那个磁带盒子那儿去，而你在看密纹唱片的话，我就能先找到它了。可怜的老汤米运气太差了。”

“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说要去找，我们才找到了它。我都已经忘记‘失落之角’这回事了。在露丝那样闹腾之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朱迪·布里奇沃特。我的老朋友。就好像她从未离开过一样。我奇怪，那时候谁会偷它？”

我们有一阵子转身面向街道，寻找其他人。

“你知道，”汤米说，“早先当露丝那么说的时候，我看到你看起来是那么心烦意乱……”

“别说了，汤米。我现在已经很好。而且她回来的时候，我不会再和她提起这事。”

“不，这不是我想要说的事。”汤米的身体离开车子，用一只脚顶着汽车的前轮，好像要对它进行测试。“我的意思是，那时候我意识到，当露丝说出所有那些话的时候，我意识到你为什么一直去看那些色情杂志。好吧，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种理论。我的又一种理论。可是刚才露丝那么说的时候，我有点儿像是恍然大悟。”

我知道他正看着我，但是我将眼睛一直盯着正前方，没有回答他。

“可我还是没有真的明白，凯丝，”他最终说。“就算露丝说的是对的，虽然我不这么想，你为什么要在旧的色情杂志里找你可能的原型？为什么你的原型一定会是一个那样的女孩呢？”

我耸一耸肩，还是没有看他。“我并没有说那有什么意义。那只是我做的一件事情而已。”现在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我竭力不让汤米看到。不过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颤抖起来：“如果这让你那么烦恼，那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我不知道汤米是否看到了我的眼泪。无论如何，在他走近我并搂我的肩膀之前，我已经把眼泪控制住了。以前他就时不时会搂一下我的肩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或者特别的事了。可是我觉得好多了，还轻轻笑了一下。然后他就放开了我，不过我们俩还是几乎碰到一起，肩并肩地，背靠着车子。

“好了，这没有意义，”我说。“但我们都那么做，不是吗？我们都想知道我们的原型。毕竟这就是我们今天到这儿来的原因。我们都在这样做。”

“凯丝，你知道的，不是吗？那天在锅炉房的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没和露丝说过，任何人都没有。但我就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你那是做什么。”

“好吧，汤米。我来告诉你。你听过以后也许就会觉得没有意义了，不过你还是可以听一听。那只是因为有的时候，时不时地，我会有很强烈的想要性交的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会持续一两个小时，让人害怕。我说不

定可能最后会和老凯弗兹性交,那就太糟糕了。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和休伊性交的唯一理由。还有和奥利弗也是。我内心深处没有想过任何事情。我甚至并不太喜欢他们。我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而过后,当它过去之后,我会感到害怕。因此我开始思考,嗯,它一定来自某个地方,它一定和我这个人本身有关。"我停顿了一下,可是汤米什么都没有说,于是我继续说:"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在一本那样的杂志中找到她的照片,那么至少可以解释这事了。我不会去找她或怎么样。我只要,你知道,大致能解释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汤米说。"当我特别想要做那事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吧, 如果他们能说实话。我认为你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凯丝。实际上我经常会这样……"他打住话头笑了起来,可是我没有跟他一起笑。

"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说。"我观察过其他人。他们有了想做那事的冲动,可是这并不让他们采取行动。他们从来不像我那样做事情,和休伊这样的人去做……"

我也许又哭了起来,因为我感到汤米的手臂又搂住了我的肩膀。我虽然心烦意乱,倒还是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我在心里打定主意,如果露丝和其他人现在从街上走过来,哪怕他们就在那个时候看到我们,也不会有一点儿误解的余地。我们仍旧肩并肩地靠在车子上,他们会看到我正为什么事而心烦,而汤米只是在安慰我。接着我就听见汤米说:

"我不觉得这一定是件坏事。一旦你找到一个人,凯丝,一个你真心想和他在一起的人,那么那事就真的会很棒。记得监护人曾经告诉我们的话吗?如果和最合适的人做那事,它会让你觉得真的很好。"

我动了动肩膀把汤米的手臂甩开,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我们忘了它吧。不管怎么样,当这种感觉出现时,我已经控制得很好了。所以我们把它忘了吧。"

"凯丝,从头到尾浏览那些杂志仍然是愚蠢的。"

"是愚蠢,对。汤米,别说它了。我现在挺好。"

我不记得其他人出现之前,我们还说了些什么。我们没有再讨论那些严肃的问题,而如果其他人在空气中嗅出了什么,他们却没有说出来。他们兴致都不错,特别是露丝,她似乎决心要弥补先前发的脾气。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脸颊,说了个笑话什么的,而且我们一坐进车里,她确实让这份欢快的心情继续下去。她和克丽西发现关于马丁的一切好笑的事,现在既然他们已离开他的公寓,就抓住机会公然笑话他。罗德尼看起来不赞成这种做法,我意识到露丝和克丽西在大肆渲染这些事,主要就是为了取笑他。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恶意。可是我注意到,对于所有的笑话和提到的事情,先前露丝会借机会将我和汤米蒙在鼓里,而在整个回程中,她却不断转身面向我,仔细地解释他们正在说什么。事实上,过了一会儿,这就有点累人了,因为在车里说的所有话好像都是为了讨好我们——或者至少是讨好我——而说的。不过我还是高兴露丝这样煞有介事。我明白——汤米也明白——她已经意识到她以前的表现实在糟糕,这就是她承认的方式。我们坐在一起,她坐中间,就像我们出来时那样,但是现在她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和我交谈,偶尔也会转向另一边,挤一下汤米,或者给他一个尴尬的吻。这是一种好的气氛,没有人再说起露丝可能的原型或那样的事了。而我也没有说汤米给我买的那盘朱迪·布里奇沃特的磁带。我知道露丝迟早会发现的,可我不想让她现在就知道。在这段回去的旅途中,随着夜色慢慢地开始笼罩那些漫长、空旷的道路,我觉得好像我们仨又一次贴近了,我不想再发生任何事情来打破这份心情。

16

对于我们的诺福克之行，奇怪的地方在于，我们回去之后几乎再没有谈论过它。我们越是不谈论它，一段时间里就越是流传各种各样关于我们的谣传。即便在那时，我们还是闭口不谈，直到人们最终失去了兴趣。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也许我们觉得这事该由露丝来定夺，需要她来决定该说什么，我们都等着她给我们暗示。露丝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也许她因为事情有关她的可能的原型而让她尴尬，也许她正喜欢这种神秘——她在这件事上三缄其口。甚至在我们之间，大家也都回避谈论这次旅行。

这种神秘的气氛让我轻而易举地保持沉默，不向露丝谈起汤米给我买了那盘朱迪·布里奇沃特的磁带。当然，我也不至于真的把那盘磁带藏起来。它一直与我的其他藏品放在一起，就在壁脚板边上我的一小堆东西里。但是我总是确保不让它没了，也不把它放在一堆东西的最上面。有几次我非常想告诉她，我想让我们一边放这盘磁带，一边共同回忆黑尔舍姆的日子。可是我们的诺福克之行越离越远了，我还是没有告诉她，我也就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心虚的秘密。当然，很久以后，她最终还是发现

了那盘磁带，而且，也许对于她，那时候是发现它更加糟糕的时刻，不过这种事情有时候就靠你的运气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老兵离去，开始他们的培训，虽然他们离开时像平常那样没有大惊小怪，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就不可能不在意他们。目睹他们离去，我说不清大家的感觉如何。我想，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很羡慕那些离开的人。感觉上他们确实正向着一个更大、更让人兴奋的世界走去。可是毫无疑问，他们的离去当然也让我们越来越不安。

后来，我想大概是到了四月份左右，艾丽丝·F.成为我们黑尔舍姆这帮人中第一个离开的，而戈登·C.不久之后也走了。他俩都是被要求去开始他们的培训，他们带着高兴的笑容离去了，可是自那之后，村舍的气氛是彻底变了。

许多老兵似乎也被这些仓促的离去风潮所影响，也许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克丽西和罗德尼在诺福克说起过的那类谣言，又掀起了一阵新的浪潮。谣传说，在这儿乡间的某个地方，有学生因为表明真心相爱，因此得以推迟捐献——而现在，有时候谈论到的学生和黑尔舍姆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五个去过诺福克的人再一次避开了这个话题：甚至克丽西和罗德尼这两个曾经处于此类谈话中心的人，现在当这些谣言四起时，也都尴尬地避开了。

"诺福克效应"甚至影响到了我和汤米。我曾经以为，一旦我们回来，无论何时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们会利用少许机会，更多地交换对于他的画廊理论的意见。可是由于某些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我，而不是他——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发生。我想唯一的一次例外，是那次在鹅棚里，那天早上他给我看了他画的想象中的动物。

那个我们叫作鹅棚的谷仓地处村舍的边缘，因为屋顶漏得厉害，它的门完全从铰链上掉了下来，所以除了在比较暖和的几个月里情侣们偷着

来此幽会之外，没有被派作其他用途。那时候我经常独自一人长时间散步，而我想正是其中的一次，当我经过鹅棚时，我突然听见汤米喊我。我转过身，看到他赤着脚，尴尬地蹲在大片泥潭包围着的一小块干燥地上，一只手扶着谷仓的墙保持平衡。

“你的雨靴怎么啦，汤米？”我问道。除了他没穿鞋子，倒是穿着他平时的那套厚外衣和牛仔裤。

“我正在，你知道的，正在*画画*……”他笑起来，举起手上的一本黑色小笔记本，很像凯弗兹一直拿的那种本子。那时候离诺福克之行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但是我一看到那笔记本就明白它是做什么用的。不过我等着他先开口。

“凯丝，只要你想看，我就给你看。”

他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跳着领我走进鹅棚。我原以为里面会很昏暗，可是有阳光从天窗里倾泻下来。靠墙堆着各式各样的以往岁月里丢弃的家具——坏桌子，旧冰箱，诸如此类的东西。看起来，汤米好像是搬了一张双人靠背长椅到正中间的地板上，椅子的填充料从黑色塑料套里钻了出来，我猜想在我经过的时候，他正坐在椅子上画他的画。他的长雨靴就倒在地上，他的足球袜伸出了雨靴统口。

汤米跳着回到长靠椅上，一边揉着他的大脚趾说：“对不起，我的脚有点疼。我没注意到我把袜子都脱了。我想我现在被割伤了。凯丝，你想看看这些吗？上个礼拜露丝看过了，所以我一直想给你看看。除了露丝，还没有别人看过它们。看一眼吧，凯丝。”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画的动物。他在诺福克对我说起它们的时候，我在脑海里看到的是我们小时候画的那种缩小的图画。所以对那每一种动物都画得那么一丝不苟，我感到大吃一惊。事实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它们是动物。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你打开了一台收音机的后盖所看到的：细长的血管、交叉的筋腱、微型螺旋体和轮状物都以过分的精确画了

出来，只有当你把纸拿在远处看，你才能看出这是，比如说某种犰狳，或者说，一只鸟。

“这是我画的第二本了，”汤米说道。“没人能看到第一本！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得以继续画下去。”

他现在是躺在长靠椅上，正在把一只袜子往自己脚上拽，并设法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随意一些，但是我看得出他急切地想知道我的反应。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有一会儿没有说出发自心底的赞扬。也许一部分原因是，我担心任何画作都会让他再次陷入麻烦之中。可是还有，我这时看到的画和监护人在黑尔舍姆教我们作的画是何其不同，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评判它。于是我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上帝啊，汤米，这些一定花了你很多心思。我很吃惊，你居然能在这里看得这么清楚，把这些细节都画了出来。”而接下来，当我翻看画页的时候，也许因为我还在竭力搜寻恰当的话，结果我说道：“我在想，如果夫人看到这些，她会说什么？”

我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话的，而汤米以咯咯的笑声回应我，于是后来在空气里就有了一丝之前没有的气氛。我继续翻着那小笔记本里的画——本子已经有四分之一画满了——我没有抬头看他，心里希望我从来没有提起夫人的话题。最后我听到他说：

“我想在她看到这些之前，我必须想法画得比这个更好。”

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在暗示我要夸夸这些画有多好，可是这时候我已经真的被面前这些奇妙的动物吸引住了。即使它们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和生硬，但它们每一幅都令人感到可爱，甚至脆弱。我还记得他在诺福克时告诉过我，甚至在他创作这些动物时，他就担心它们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捕食，而现在我看着它们，我能够感觉到同样的担忧。即便如此，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深入探究，然而有某种东西仍然阻止我说出赞赏的话。后来汤米说：

“不管怎么说，并不全是因为那个原因，我才画这些动物的。我只是喜欢画它们。凯丝，我想知道是否应继续对这保密。我想，也许别人知道我在画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坏处。汉娜仍然在画她的水彩画，许多老兵也有作品。我不是说真的要四处显摆给别人看。可是我在想，嗯，没有什么理由我该再对这保密了。”

最后我抬起头，颇为肯定地对他说：“汤米，没有理由，根本没有理由。这画真棒。真的，真的很棒。事实上，如果这就是你现在藏在这儿的原因，那你真是傻了。”

他没有回答任何话，不过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傻笑，就像他正在为某个笑话自得其乐，而我知道，我使他非常快乐。我认为这之后我们互相并没有再说多少话。我记得，他不一会儿就穿上了他的长统雨靴，我们俩离开了鹅棚。正如我说过的，这是那个春天里，汤米和我直接触及他的理论仅有的一次。

接着就到了夏天，是我们初次到达村舍整一年的时候。一批新来的学生坐着面包车出现了，那情景和我们来时极其相像，可是他们没人来自黑尔舍姆。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我想我们都很焦虑，一帮子新从黑尔舍姆来的学生可能会把事情复杂化。可至少对我来说，黑尔舍姆的学生没有出现，只是加重了黑尔舍姆已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过去这一感觉，而我们原来这群人之间的纽带也正在松散开来。事情并不只是像汉娜这样的人，总是谈着要以艾丽丝为榜样来开始他们的培训；还有其他人，像劳拉就找了不是黑尔舍姆的人做男朋友，而你几乎会忘了她们曾经和我们大有关系。

还有，就是露丝总是装着一副忘记了黑尔舍姆的样子。好吧，这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我对她越来越恼火。举例来说，有一次露丝、我和几个老兵在吃了半天的早饭之后，围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其中一个老兵说

起深夜吃干酪总是会影响睡眠，而我转向露丝说了几句诸如“你是不是还记得以前杰拉尔丁小姐总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之类的话。这只是一句很平常的题外话，露丝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微笑一下或点点头而已。可是她故意茫然地对我瞪了一眼，好像她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直到我用解释的口气向老兵们说“那是我们的一个监护人”时，露丝才皱着眉头点了点头，仿佛她是那个时候才记起来。

那次我就没理会她。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就没有放过她。那是某天晚上，我们坐在外面那个废弃的公共汽车候车亭里。我那时生气是因为，在老兵面前耍这种把戏算是一码事，而在两个人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时这么做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只是在谈话中顺便提起，在黑尔舍姆那条穿过大黄地、通向池塘的捷径其实是禁止通行的。这时她又摆出一副疑惑不解的神气，我当即抛开了不管我正在说的什么话，对她说：“露丝，你不可能忘记的。所以别给我来这一套。”

也许假如我没有那么严厉训斥她——也许假如我只是对此开一个玩笑就继续刚才的话——她就会明白这是多么荒谬，然后一笑了之。可是因为我是厉声斥责了她，露丝朝我回瞪了一眼说：

“这有什么关系呢?那片大黄地和这有什么关系?赶快接着说你刚才的话吧。”

时间已经晚了，夏天傍晚的景象正在消退，最近的一阵雷雨之后，旧公共汽车候车亭有霉烂潮湿之感。所以我没有心思去深究为什么这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确实不再说它了，也继续我们的讨论，气氛却变得冷飕飕的，几乎不可能帮我们克服眼前棘手的事情。

要解释那个晚上我们谈论的事，我必须稍为回顾一下。事实上，我必须回到几周前，那个夏天更早些的时候。那段时间里我正在和一个叫莱尼的老兵交往，老实说，那主要是性爱方面的交往。可是后来他突然被选去开始培训，就离开了。这让我的心绪有些不稳定，而露丝在这事上是了不

起的，照看着我而没有一点儿大惊小怪，如果我看起来有点沮丧，她就随时来鼓励安慰我。她还经常帮我做一些小事，比如给我做三明治，或者在我轮值时代我做清扫工作。

然后，大概在莱尼离开后两个礼拜，午夜过一段时间后，我们俩正坐在我的阁楼房间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露丝让我着实为莱尼大笑了一把。他倒不是一个糟糕的家伙，但是一旦我告诉露丝他的一些更亲密的事情，有关他的一切似乎都让人忍俊不禁，而我们不停地笑了又笑。然后有一刻工夫露丝用手指拨拉我放在壁脚板边上的一小堆录音磁带。她这么做的时候一边笑着，一边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可是事后，有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这根本不是偶然的；也许好多天之前她就注意到它在那儿，甚至她可能已经检查确认过了，然后等待最佳的时机来“发现”它。多年以后，我委婉地向露丝暗示这事，而她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也许是我错了。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每次我说到可怜的莱尼又一段故事时都笑了又笑，然后突然间，就像一个电源插头被拔掉似的。露丝侧躺到我的毯子上，在微弱光线下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那排磁带的背脊，接着，那盘朱迪·布里奇沃特的磁带就到了她手里。过了好像是永恒一样长的时间，她开口道：

“你重新得到这盘磁带有多久了?”

我以尽可能中性的语调告诉她，那天在她和其他人一起离开期间，汤米和我是如何找到这盘磁带的。她仔细地查看磁带，然后说：

“那么是汤米帮你找到它的了。”

“不。我找到的。我先看到了它。”

“你们俩都没有告诉过我。”她耸一耸肩。“至少，即使你说过，我可从未听到过。”

“关于诺福克的说法是真的，”我说。“你知道，关于它是英格兰的失落之角的说法。”

我脑子里确实闪过露丝会装作不记得这事的念头,.可是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时候我应该想起来的,"她说道。"那样我也许就能找回我的红围巾。"

我们都笑了起来,不安的感觉似乎过去了。可是露丝把那盘磁带放回去而未作议论的做法中有某样东西,让我觉得这事还没有了结。

我不知道,我们后来的谈话,是否因为露丝发现了磁带就得由她来控制,或者是否我们就是朝着那个方向说下去的,而露丝只是在此之后才意识到她对此可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回到了莱尼的话题上,特别是说了很多关于他如何性爱的事情,于是我们又笑开了。我想,在那个时候,我因为她虽然终于发现了那盘磁带却没有大闹一场而放下了心,因此也许我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谨慎。因为不一会儿,我们就从笑话莱尼慢慢开始转向笑话汤米了。一开始的时候,一切还都是出于足够的善意,就像我们都很喜欢他的样子。可是后来我们就嘲笑起他的动物来了。

正像我说的,我一直不能肯定露丝是不是故意把话题引向这事的。公平地说,我甚至不能确定是她先提到这些动物的。我们一开了头,我和她一样大笑不已——关于其中一只动物看起来如何像是穿了内裤,而另一只动物必定是从压扁的刺猬身上得到的灵感。我想我其实应该说说那里面有些动物是画得挺好的,他在这上面达到的水准表明他做得真的不错。可是我没有说。部分原因是因为那磁带;如果我必须说实话,又或许是因为露丝没有把那些动物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一切太当真了,而这使我感到高兴。我觉得那天晚上当我们最后分开的时候,我们感觉像平时一样亲近。她走出去的时候碰了一下我的脸颊,说:"凯茜,你总是保持着好精神,这真好。"

因此,我对几天之后在墓地里发生的事毫无思想准备。那年夏天,露丝在离村舍大概半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漂亮的老教堂,教堂后面有几

片地，上面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墓碑斜立在草丛中。那儿杂草丛生，可是非常宁静，在后边的围栏附近，露丝常常坐在一棵大柳树下的长凳上看书。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种新的变化并不以为然，因为我还记着上一个夏天里我们是如何一起坐在村舍外头的草地上的情景。如果我在散步时朝那个方向走过去，我知道露丝很可能就在那儿的话，我仍然会穿过一道木头的矮门，沿着长满杂草的小道走过那些墓碑。那天下午，天气暖和，静悄悄的，我带着一种梦幻般的情绪走在那条小道上，一边读着墓碑上的名字，突然我看到坐在柳树下的不止有露丝，还有汤米。

露丝坐在长凳上，而汤米正站着，一只脚踩在长凳生锈的扶手上，说话时做着某种伸展运动，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没有迟疑就向他们走了过去。也许我应该从他们招呼我的方式上看出些什么，可是我确信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我说了我极想告诉他们的闲话——关于一个新来的人——所以有一阵子只有我一个人不停地说着，而他们只是点头和问奇怪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有点儿不对劲，但是就算那个时候，当我停下来问“我有没有打扰你们什么”时，我还是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的。

可是接着露丝就开口了：“汤米正在告诉我他那了不得的理论。他说已经和你说过了。很早之前就说了。但是现在，非常仁慈地，他也允许我分享此中奥秘。”

汤米叹了口气，准备说些什么，可是这时露丝佯作低声说：“汤米那了不得的画廊理论！”

然后他们俩都看着我，就像是我现在负责所有的事情，并且由我来决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这不是一种糟糕的理论，”我说。“它也许是对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露丝？”

“我只能从这宝贝小伙这儿把它掏出来。他可是不大想让我知道呢，

是不是,宝贝儿?这些画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逼问了他好久,他才告诉我的呢。"

"我不是仅仅为那事才画的," 汤米阴沉着脸说。他的脚还踩在扶手上,并且继续伸展着双手。"我只不过是说,如果这种关于画廊的理论确实是正确的,那么我可以一直尝试着画那些动物……"

"汤米,亲爱的,别在我们的朋友面前当傻瓜了。对我,那是没问题了。可是别在我们亲爱的凯茜面前犯傻了。"

"我看不出为什么这会有那么可笑," 汤米说道。"这和其他任何人的理论一样好。"

"这不是人们会觉得好笑的理论,宝贝儿。他们也许会赞成这种理论,够好了吧。可是想到你要晃着它给夫人看你的小动物……"露丝微笑着摇头。

汤米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继续做着他的伸展运动。我想为他辩护,竭力思考什么话能够让他感觉好些,但也不使露丝更加恼火。可是那时露丝说话了。那一刻真的让人感觉糟透了,不过那天在墓地里我还没有想到这些话产生的影响会有多深远。她是这么说的:

"不光是我,亲爱的。凯茜也觉得你画的动物完全是个笑料!"

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否认,然后哈哈一笑。可是露丝这么说的时候带着十足的权威,而我们仨彼此了解很深,足以明白她的话里必定还有什么背景。所以最后我没有出声,我在脑袋里拼命地搜寻我说过的话,带着浑身发冷的恐惧,我的思绪定格在那天晚上我俩在我房间里喝茶的时候。然后露丝说:

"只要别人觉得你画这些小动物是为了开个玩笑,那很好。可是请你不要说你是认真的。"

汤米停下了伸展运动,狐疑地看着我。突然之间,他看起来又像个孩子,不带一丝儿装腔作势,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正集聚起某种阴沉而又

烦恼的东西。

“瞧，汤米，你必须明白，”露丝继续说。“如果凯茜和我对你笑话一通，不会真的有什么要紧。因为这只是我们而已。可是千万，请你千万不要把每个人都扯进来。”

我再三地回想那个时刻。当时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可以仅仅否认，虽然汤米也许不相信我。而如实地解释这事也会太过于复杂。但是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质问露丝，对她说她是在歪曲事实，就算我是笑话过，但决不是她暗示的那种方式。我甚至可以走到汤米面前，当着露丝的面拥抱他。这些都是多年之后我才想到的，虽然按我的个性，还有我们仨彼此相处的方式，也许这在当时不是真正可行的选项。可是那也许会起作用，因为语言只会让我们伤害更深。

可是我既未说任何话，也未做任何事。部分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我竟然被露丝耍这样一个诡计而吃惊得不知所措。我还记得一阵巨大的疲惫朝我袭来。面对纠缠不清的烦乱，我感到自己了无生气，就像你在疲惫不堪时拿到一道算术题，你隐约知道有一种解题的方法，可你没法打起精神，哪怕是对它试一下。在我的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已经放弃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好了，让他想最坏的好了。让他这样想。让他这样想吧。”我想我是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脸上的神色像在说：“是的，这是真的。你还期望其他什么？”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地记得，汤米的脸上那时候愤怒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几乎是惊讶的表情，好像我是一只他偶然在篱笆桩上看到的希奇的蝴蝶。

我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突然大哭起来，或是生气什么的。不过我决定转身就走。即便在那天稍晚些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错误。我只能说，那个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他们之中有一个人会先走开，而我就会被留下来面对剩下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们之中两个人气冲冲地离开似乎不可能，而我想要保证那个离开的人是我。所以我

转过身朝着来的路大步走开，经过一块块墓碑向低矮的木门而去，而我在几分钟里，感觉仿佛获得了胜利；现在他们两个留下陪着彼此，他们活该忍受应得的灾难。



17

我说过，在那很久之后——在我离开村舍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在教堂墓地的小小遭遇影响有多大。是的，那时候我很伤心。可是我不相信这会和我们其他那些口角有多少不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生活，到那时为止是那么紧紧交织在一起，会因为一件像那样的事情而拆散并分开。

可我想，事实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们拽开，只需要一件像那样的小事就让我们各奔东西了。如果那时候我们明白——谁又知道呢？——也许我们彼此就会更紧地抓住对方。

首先，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去当看护员，而在我们原来黑尔舍姆的这些人里，有一种情绪认为这是我们理所应当遵循的。我们还有论文要完成，可大家又很清楚，如果我们选择开始培训，那么我们不必真去完成它。我们在村舍早先的日子里，不去完成论文的念头是不可想象的。可当黑尔舍姆愈行愈远，论文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我是对的——如果认为论文举足轻重的观念允许渐渐淡忘的话，那么无论当初连结我们这些黑尔舍姆学生的是什么东西，也会销声匿迹。因此

有一段时间里，我坚持读书作笔记。可是因为不可能再见到我们的监护人，而且还有那么多学生逐渐离开，很快我就开始觉得，这是一桩早已逝去的事业。

不管怎么样，在教堂墓地里谈话之后的日子里，我尽可能地让大家不再去想这件事情。我对待汤米和露丝，就像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过。而他们大致也这样。可是现在总有一些事情别扭，而且不光是存在于我和他们之间。虽然他们仍旧像一对情人那样作秀——他们分开时还是会拍一下胳膊——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我明白他们彼此已经相当疏远了。

我对这一切当然感觉很糟糕，特别是有关汤米的那些动物。但是现在不再是去找他说声对不起、然后解释一下事情的真相那么简单了。几年之前，甚至六个月前，这样做也许能行。汤米和我会就此交谈一下就没事了。可是不知怎么地，在那第二个夏天，事情不同了。也许是因为我和莱尼的关系，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和汤米交谈已经不再那么容易。我们之间至多在表面上还和以前大致一样，但是再没有提起过那些动物或者发生在教堂墓地的事。

这就是我和露丝在破旧公共汽车候车亭谈话之前发生的事，我对她装作不记得黑尔舍姆的大黄地非常恼火。正如我所说，如果她不是在这么严肃的谈话中作这种表现，我也许不会那样生气。行了，到那时我们已经谈到了事情的许多实质内容，可是即便这样，即便我们的关系正在缓和，那个时候也一起聊天，这仍旧是我们彼此试图解决问题的一种做法而已，而没有那样假装的余地了。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我和汤米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情况还没有达到我和露丝之间那样严重——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于是我认定是和她谈谈在教堂墓地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了。我们刚经历一场夏天的雷雨，尽管房里潮湿，我们还是被困在里面。所以当晚上的天气看起来要晴了，还有一轮漂亮的粉红色落日，我便建议露丝出去透透气。我发现了一条通向山

谷边缘的陡峭小道，它到公路的地方正好是一个破旧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公共汽车很久以前就不再停这儿了，车站的站牌已经被人拿走，候车亭的后墙上只留下一个玻璃框的框架，以前肯定是用来告示公共汽车的时刻表的。候车亭一面朝着山谷下斜坡的空地，而它本身就像是一座考虑得很周到地建造起来的木屋，仍然矗立着，甚至里面的长凳都还完好无损。我和露丝就坐在那里歇一口气，同时看着它屋椽上的蜘蛛网和外头夏天的夜色。后来我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露丝，你知道，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就是那天发生的事情。"

我是用和解的口气说这话的，露丝回应了我。她马上说我们仨在最愚蠢的事情上发生争吵有多傻。她还提起了我们其他时候的争吵，然后我俩笑了一会儿。可是我不太想让露丝就这么把事情打发了，所以我用尽量不挑衅的口吻说道：

"你知道，露丝，我有时候想，当你和别人成了情侣，你对事情有时候就可能无法像局外人那样看得清楚。"

她点头。"也许是这样。"

"我不想干涉你们。可是有时候，就在最近，我想汤米相当沮丧。你知道的。那是因为你的某些言行。"

我担心露丝会生气，可她点点头，还叹了口气。"我想你是对的，"她最后说。"我对此也想得很多。"

"那么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事。我应该知道你会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这和我没什么关系。"

"凯茜，不是这样。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所以这总和你有关系。你是对的，这样不好。我知道你的意思。那天谈论他画的动物这件事情，那不好。我对他说过，我对此很抱歉。"

"很高兴你们谈过了。我不知道你们已经谈过了。"

露丝正在用手指拨弄身边长凳上的装饰木片，有一阵子，她好像全身

心地投入到了这件事情中去。后来她说：

“自然，凯茜，我们现在讨论汤米是有益的。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些事，可我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什么时候说，真的。凯茜，你保证不要对我太生气了。”

我看着她说：“只要不再去谈论那些T恤衫。”

“不，真的。你保证不要太生气。因为我得告诉你这事。如果我再保持沉默，我会无法原谅自己的。”

“好吧，那是什么事？”

“凯茜，我考虑这事已经有些时候了。你不傻，你能看出来我和汤米也许，我们也许无法永远做情侣。那不是一个悲剧。我们曾经彼此适合。我们是否总是适合彼此，那只是其他人的猜测。而现在到处都在议论，有关情侣可以推迟捐献，只要他们能够证明，你知道，证明他们是否适合。好吧，瞧，我想说的是这个，凯茜，你知道，如果你猜测我和汤米一旦决定不再在一起会发生什么，这是十分自然的。别误解，我们并不准备分手。可是我想，至少你这么想是完全正常的。哎，凯茜，你必须明白，汤米并没有那样看你。他真的，真的喜欢你，他觉得你真的了不起。不过我知道他并不把你看作，你知道，一个合适的女朋友。此外……”露丝停了下来，然后叹了口气。“此外，你知道汤米是怎么样的。他很会挑剔。”

我盯着她看。“你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知道我的意思。汤米不喜欢女孩和……嗯，你知道，一会儿和这个人，一会儿和那个人在一起。这只是他的想法。对不起，凯茜，可是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是不对的。”

我想了想，然后说：“知道这些事情总是好的。”

我感到露丝碰了碰我的胳膊。“我知道你会正确对待这事。不过，你必须知道，他很钦佩你。真的。”

我想要换个话题，可是这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想露丝一定已经注

意到了,因为她张开双臂,一边作打哈欠状,一边说:

"如果我学会了开车,我要把我们大家都带去一个荒凉的地方。比方说达特穆尔高原。我们仨,也许还加上劳拉和汉娜。我很想看看所有那些沼泽什么的。"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谈论如果我们真的成行会做些什么。我问我们住在哪里,露丝说我们可以去借一顶大帐篷。我还指出在那样的地方风可能会非常大,我们的帐篷晚上会很容易被吹跑。这场谈话没有一点儿是那么当真。可是,大概在这时候,我记起我们在黑尔舍姆还是低年级学生时,我们和杰拉尔丁小姐在池塘边上野餐的事。詹姆斯·B.被派往主楼去取我们早先烤好的蛋糕,但是在他拿着蛋糕回来的路上,一阵狂风把整个最上面一层果冻给吹掉了,一直把它掀到大黄的叶子下面。露丝说她只能模糊地记得那个小插曲,我试图让她回忆得更清楚些,于是说:

"问题是,他惹上了麻烦,因为那证明他是穿过大黄地过来的。"

这时候露丝看着我说:"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吗?"

正是她说话的方式突然之间显得那么虚伪,甚至如果这时旁边有一个旁观者,一定也能够看穿她。我生气地叹了口气,说:

"露丝,你不可能忘记的。别给我来这一套。你知道那条路是禁止通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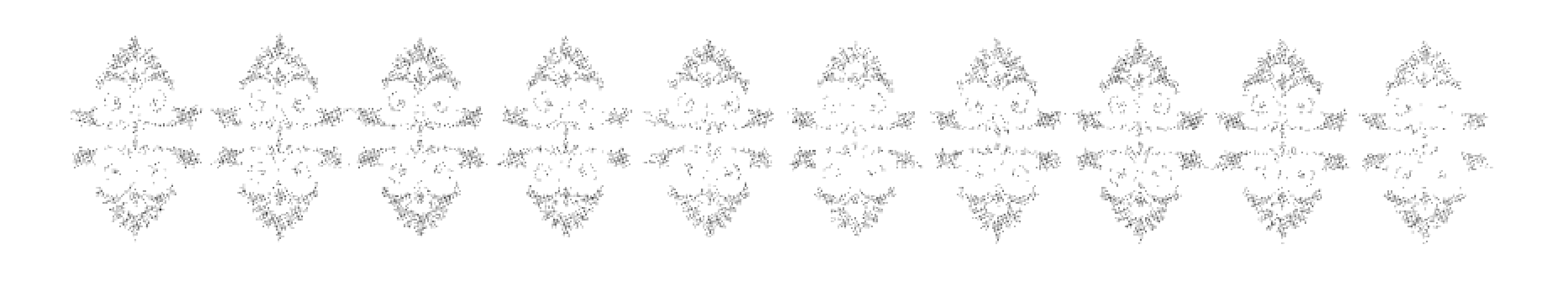
也许我说话的方式有点儿尖刻。不管怎么说,露丝没有收回她的话。她继续装作什么都不记得了,这让我更加愤怒。这时候她说:

"这有什么关系呢?大黄地和这一切有什么联系?你有什么话赶快说下去吧。"

我记得这之后我们或多或少比较友好地继续我们的谈话,不久之后我们就在昏暗的光线下踩着小路赶回村舍。但是我们之间的气氛一直没有恢复正常,当我们在黑谷仓前面互道晚安时,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轻轻地触碰对方的肩膀和手臂。

不久之后我就做出了决定，而且我一旦决定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某天早上我刚起床就告诉凯弗兹，我想开始当看护员的培训。这事简单得让人吃惊。他正穿过院子，长统靴上沾满烂泥，他抱着一根管子，一边喃喃自语。我走上前去告诉他，而他只是好像我为了要更多的柴火打扰他那样看着我。然后他嘟哝了几句，让我下午晚些时候去找他并填几张表格。就那么简单。

当然，这之后又费了一会儿工夫，可是整件事情就开始操作了，于是我突然以一种不同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件事情——村舍，那里所有的人。我现在是即将离开的人员之一了，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也许露丝觉得我们会花上几个小时谈论我的未来；也许她觉得她对我是否改变主意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对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像我对汤米一样。我们在村舍再没有好好地谈谈，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已经在向大家说再见了。



第 三 部



18

当看护员大多数方面都很适合我。你甚至可以说，它让我发挥了我最出色的方面。可是有些人却天生不适合当看护员，对于他们而言，整件事情成了真正的挣扎。他们开始的时候也许颇为乐观，可接下来所有的时间过得就几近痛苦和忧愁。迟早会有一个捐献者撑不下去，比如说，只不过是第二次捐献，而且也没有人提前得了并发症。如果一个捐献者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完了，事后护士对你说的话和那封公函都不能让事情有所不同。那公函会说，他们确信你已经尽力并且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好了工作。可是至少有一段时间里，你会意志消沉、灰心丧气。我们中有些人相当快速地学会了如何应对。可是另一些人——好比说劳拉——就一直都没有学会。

然后就是孤独。你在人堆里长大，你也只知道这些，而突然你成了一个看护员。你独自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驾车穿越在乡间，从一家康复中心到另一家康复中心，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去，整宿整宿地熬夜，没有人和你谈谈你的忧虑，没有人和你一起开心地大笑。只不过时不时遇上一个你认识的同学——一个你以往岁月中认识的如今的看护员或是捐献者——而且还永远不会有太多时间来叙旧。你总是匆匆忙忙，否则就是太

累，无法好好地聊聊。很快地，长时间的工作，长途跋涉，老被打断的睡眠，都悄悄进入你的生存状态，成为你的一部分，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从你的姿态、你的眼神、你的言谈举止中看出这些来。

我并不声称自己不为这一切所困，但是我学会了忍受。不过有些看护员，他们自己的整体态度令他们自暴自弃。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中许多人只是在应付着时日，等着他们被叫停而去作捐献的那一天。他们许多人步入医院那一刻"畏缩"的样子，也着实让我困惑。他们不知道该对白大褂们说些什么，也不能大胆地代表他们的捐献者说话。而当事情变得糟糕的时候，他们最终感到沮丧并自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努力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我也设法做到了在必要的时候让自己的话受到重视。当事情糟糕的时候，我当然会烦恼，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已经尽力而为，并且将事情合理地处理了。

实际上，我甚至逐渐地喜欢起孤独来了。这并不是说到了年底时我不盼望有个伴，或者我已经对所有这一切都死了心。但是我确实喜欢坐进我的小车里的感觉，我心里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只有前面的大路、头顶上无垠的灰色天空以及白日梦与我为伴。如果我在某个小镇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消遣的话，我会自得其乐地四处溜达，看看商店的橱窗。我在这儿的卧室兼起居室里有四盏台灯，每一盏都设计相同而颜色不同——它们都有带条纹的灯臂，你可以把它朝任何方向弯曲。所以，我或许会去寻找一家橱窗里有这样的台灯的商店——不是为了买，而只是要和我家里的那几盏做个比较。

有时候我太沉浸于独处了，因此如果我出乎意料地遇上一个认识的人，我竟会感到一丝惊讶，得好一会儿才调整过来。那天早上，当我步行穿过被大风侵袭的加油站停车场看到劳拉时，就是这种情形，她正坐在停在那里的一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茫然地看着前面的高速公路。我离她还有一段距离，尽管我们离开村舍之后已经有七年没见面了，我在一瞬间差点想

不去理睬她就走掉。我知道，鉴于她曾经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是个奇怪的反应。我说过，这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被惊扰了白日梦。但是我想，除此之外，当我看到劳拉颓然倒在她的车里的模样时，我马上就明白，她已经变成一个我刚才描述过的看护员了，而我内心的某一部分就是不想知道更多的这种情况。

可是当然，我还是走向她。当我走到她的带仓门式后背的小客车边时，有一阵刺骨的寒风向我迎面吹来，她的车没停在其他车子的旁边。劳拉穿着一件怪模怪样的蓝色带帽风衣，而她的头发——比以前短得多——紧贴在她的额头上。当我去敲她的车窗时，她没有吃惊，甚至看起来都没有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我而惊喜。几乎就像是她正坐在那里等人，如果不是专门等我，那就是在等一个大致像我这样的旧相识。而现在我出现了，她的第一反应好像是："终于来了！"因为我能见到她的肩膀像是松口气似的动了动，然后没有一点忙乱，伸手为我打开车门。

我们大概谈了二十分钟：我一直待到不得不走。我们的谈话中许多都是关于她的事，她是如何精疲力竭，她的一个捐献者是如何难侍候，她是多么憎恶这个护士或者那个医生。我一直等着想看到一丝以往的劳拉，会恶作剧地咧嘴微笑、还必定要说一些俏皮话的劳拉，可是那些一点儿都没有出现。她比以前说话速度更快了；虽然她好像很高兴见到我，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就是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也无关紧要，她只要有人说话就成。

也许我们俩都觉得重提往事是件危险的事情，因此我们谈了好久还避免提及那些事情。不过最后我们还是不知不觉地谈起了露丝，劳拉几年前在一个诊所偶然遇到她，当时露丝仍然是一个看护员。我开始询问露丝过得怎么样，可是她很不情愿回答，最后我对她说：

"瞧，你们一定谈过什么事。"

劳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她说。"我们都急匆匆有事。"然后她加了一句："我们以前在村舍分手的时候，并不是最好的朋

友。所以也许我们彼此再次相见时并不是那么高兴。”

“我不知道你也和她吵翻了，”我说。

她耸了一下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记得那时候她是怎么样的。如果有什么的话，就是在你离开之后，她更加变本加厉。你知道，她总是对每个人指手画脚。所以我就避开她，如此而已。我们从来没有大吵大闹或怎么样。那么，你后来就再没有见过她？”

“再没见过。是奇怪，我甚至都没有见过她一眼。”

“是啊，那可真是奇怪。你会想我们撞见彼此的机会要多得多。我见过汉娜好几次。还有迈克尔·H.。”接着她说道，“我听到这样一个谣言，说露丝的第一次捐献非常糟糕。这只是一个谣言，可我听到过不止一次。”

“我也听到了，”我说。

“可怜的露丝。”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劳拉问：“那行吗，凯茜？我说的是，现在他们让你选择看护的捐献者了？”

她这么问的时候，用的不是人们有时候责难别人的口气，于是我点点头说：“不是每次都这样。可是我和有几个捐献者处得不错，所以，是啊，我常常可以有点发言权。”

“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劳拉说道，“你为什么不去当露丝的看护员呢？”

我耸耸肩。“我想过。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劳拉看起来迷惑了。“可是你和露丝，你们两个曾经那么亲密。”

“是啊，我想是这样的。可是就像和你一样，劳拉。我和她到最后不再是那么要好的朋友了。”

“哦，可那是过去的事情了。她过了一段糟糕的日子。而我听说她和她的看护员也有麻烦。他们不得不为她换了好几次看护员。”

“其实并不令人吃惊，”我说道。“你能想象下吗？做露丝的看护员？”

劳拉笑了，有一瞬间她眼睛里闪过某种神情，让我觉得她最终会说出一句俏皮话来。可是后来那丝神情消失了，而她只是坐在那儿，看起来累了。

我们对于劳拉的问题又谈了一会儿——特别是关于一个修女护士好像总是与她过不去。之后就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我伸手去开车门时对她说，我们下次相遇时得多说会儿话。那时候我们俩都意识到了一些我们还没有提及的事情，而且我想我们俩都感觉到我们就这样分手会有点不对头。事实上，我现在很确信，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正好一模一样。然后她说：

“这可真奇怪。想到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我在座位上又转身面向她。“是的，真的很奇怪，”我说道。“我真的不能相信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真的很奇怪，”劳拉说。“我以为现在它对我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一样。”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们就这么交谈着，我们最终还是提到黑尔舍姆关闭了，我们的关系突然之间又拉近了，我们颇为自然地拥抱，这倒不是为了彼此安慰，而是一种确认黑尔舍姆还存在于我们大家的记忆中这个事实的方式。后来我不得不赶紧回到我自己的车子那边去。

我第一次听到黑尔舍姆关闭的传言，是在那个停车场遇到劳拉之前大概一年左右。那时我正在和一个捐献者或看护员谈话，他们顺口提到这事，好像以为我会知道所有这一切。“你从前在黑尔舍姆待过，不是吗？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类似这样的话。后来有一天，我正从萨福克郡的一个诊所出来，撞见了罗杰·C.，他以前比我低一个年级，他很肯定地告诉我说这事即将发生。黑尔舍姆随便哪天都可能要关门，而房屋和土地则有计划要卖给一个连锁宾馆。我还记得他告诉我这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我

说:“可是那些学生会怎么样呢?”罗杰明显认为我是指那些还在那里的学生,那些依赖着监护人的小家伙们,他显出了一副困惑的表情,开始推测他们如何只得被转去国内其他场所,即使其中有一些与黑尔舍姆大不相同。但是,当然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在说我们,所有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学生,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了看护员和捐献者,大家虽然都已经分开,可是不知怎么的,我们仍然因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而联系在一起。

就在那天晚上,我设法人睡却一夜未眠,一直想着几天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在北威尔士的一个海滨小镇上。一早上都下着大雨,可是午饭后雨止了,还稍稍出了点太阳。我正在沿着一条那种海边又长又直的路步行回到停车的地方去。周围几乎没有别的人,我可以看到潮湿的路石从我脚下向前方绵延不绝地伸展开去。过了一会儿,一辆货车在我前面大概三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穿得像小丑的家伙下了车。他打开货车的后厢,取出一把气球,大约有一打,一会儿工夫,他把那些气球攥在一只手里,一边弯下腰在车里用另一只手翻找东西。当我走近些时,看到那些气球有脸还有漂亮的耳朵,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部落,在等待他们的主人,同时在他头顶的空中上下蹿动着。

然后那个小丑直起身子,关上车门,就在我前头几步的地方,沿着我走的同一方向迈开了步子,他一手拿着一只小手提箱,一手抓着气球。笔直的海滨大道绵延向前,而我就在他后面走着,时间长得好像没有穷尽。有时候我觉得这样挺尴尬,我甚至认为那个小丑会回过身说些什么。可是因为那是我的必经之路,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我和那个小丑沿着荒凉的、从早晨开始一直潮湿的路,就这么一直不停地走着,而那些气球一路上始终跳跃着,上面画着的人脸则咧嘴朝我笑着。偶尔我还能看到那个人的手,所有连着气球的绳子汇聚到他手上,而我还可以看到他把那些绳子绕在一起,紧紧抓在手上。就算这样,我还老是担心会有一根绳子松开,那样就会有一只气球飞上布满云彩的天空了。

在罗杰告诉我那些之后的那天晚上，我睁大着眼躺在床上，还不断地看见那些气球。我想着黑尔舍姆要关闭了，那是多么像有人拿着一把大剪刀走过来，把那个人手上那些气球的绳子咔嚓一刀剪断。一旦这事发生，那便不再有那些气球曾经彼此相连的那份真的感觉了。当罗杰告诉我关于黑尔舍姆的消息时，他讲了一句话，说他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而言，黑尔舍姆关闭不再会有太大的不同。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也许是对的。但是，想到那儿的事情不再和以往那样继续下去了，着实令人烦恼不安；比如说，像杰拉尔丁小姐那样的人不会再带着一群群的小学生在北操场游戏了。

在和罗杰谈话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对此想得很多，想着黑尔舍姆的关闭和所有的复杂情况。我想，我开始渐渐明白，许多我总是假定有足够时间去做的事情，也许必须立刻着手去做，否则只得永远作罢。这倒不是我真的开始恐慌了。可是黑尔舍姆的远去的确好像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因此那天劳拉让我去做露丝的看护员，竟对我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尽管那时候我拿话搪塞没有答应她。我自己的某一部分几乎像是已经作了决定，而劳拉的话只是揭去了遮掩着的一层面纱。

首先，我在和劳拉谈话的几周后，去了露丝在多佛尔的康复中心——一所墙上贴有白瓷砖的现代化康复中心。那时候距离露丝的第一次捐献过去了大概两个月——正如劳拉说的那样，那次捐献手术根本就没做好。当我走进她的房间时，她正穿着睡衣坐在床边，她见了我满面笑容。她站起身来拥抱我，可是她几乎立刻就坐了下来。她对我说，我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我的发型非常地适合我。我也对她说了些恭维话，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左右，我想我们都为相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谈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黑尔舍姆、村舍、此后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感到可以就这么一直谈下去。换句话说，那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始——比我原先敢

于期望的要好。

虽然如此，第一次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到我们分手时的情形。也许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它的话，事情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谁知道呢？事实上，我们回避了它，而当我们谈了一阵之后，事情就好像是，我们都同意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对于第一次会面而言，那也许挺好。可是一旦我正式成了她的看护员，并且开始定期去看她之后，有些事情不对劲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我制订了一个日程，每周三到四次在下午晚些时候，带着矿泉水和一包她爱吃的小点心去看她，本来那一定会很棒，可一开始的时候却绝不是那样。开始我们会先说些什么，一些绝对无害的话题，然而我们会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停下。要么如果我们设法一直说着话，却是说的时间越久，就会越发不自然和有所保留。

然后在某天下午我去看她时，正走到走廊里，我听见有人在她房门对面的淋浴室里。我猜是露丝在那里，于是我擅自走进她的房间，一边站着等她，一边从她的窗户望着外面屋顶上的景致。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她围着一条浴巾走了进来，公平地说，她确实可以再等一个小时见到我，而且我想，我们在淋浴之后身上只围着一条毛巾都会觉得易受伤害。即使如此，她脸上闪过的一丝恐慌的神情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必须就此稍作解释。我当然预料她会有点儿惊讶。但问题是，当她惊了一下然后看到是我之后，足足有一秒钟，也许还要久些，她用不是恐惧而是真正警惕的眼神，继续看着我。那模样就好像她等了又等，等着我会对她做些什么，而她认为现在终于时间到了。

下一瞬间，这种眼神就消失了，我们又像往常那样交谈起来，可是那个插曲让我们都受到了震惊。这让我认识到露丝并不信任我，而且说不定，她也许自己在此之前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那天之后，气氛变得更糟糕了。这就像是我们把什么事情公开化了，而且这样非但没

有消除误会，还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到从前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每次在我进去见她之前，我都要在自己的车里坐上几分钟，让自己鼓起勇气去面对严峻的考验。特别是有一次，我们在冷冷的沉默之中给她做完了所有的检查，然后我只是更加沉默地坐在那儿，我差点儿准备向他们报告露丝的问题没能解决，我应该停止做她的看护员。可是后来，一切又起了变化，那是因为一条船。

天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有时候是一个笑话，有时候则是一个谣言。从一个康复中心传到另一个康复中心，几天就能传遍全国，而突然之间每个捐献者都在谈论它。嗯，这次是和那条船有关。我第一次是在北威尔士时从我看护的几个捐献者那里听到的。几天之后，露丝也开始和我说起这事。我们找到了一些话题，我真的松了口气，所以就鼓励她说下去。

"那个男孩在下面一层楼，"她说道。"他的看护员真的见过它。他说那离公路不远，任何人都可以不费什么神就能找到它。那条船，它就停在那儿，搁浅在泥沼里。"

"它怎么跑到那儿去的呢？"

"我怎么知道？不管它是谁的，也许他们想把它扔了。或者也许有时候，什么都被水淹了，它就这么漂过来冲上了岸。谁知道？它应该是一艘旧渔船。船上有个小棚，有暴雨的时候，可以让几个渔夫挤在里头。"

后来我去看她的几次当中，她总是设法再次谈起这条船。有一天下午，当她开始告诉我康复中心里另一个捐献者怎么由她的看护员带去看船的时候，我对她说：

"瞧，那船并不特别近，你知道。开车去要一个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

"我并没有暗示什么。我知道你还有其他捐献者要照顾。"

"可是你想去看。露丝，你想看这条船，是不是？"

"我想是的。我想我要看。你就在这儿度过一天又一天。是啊,能去看看那样的东西会很不错。"

"你是否在想,"——我轻轻地说,没有一点儿讽刺——"如果我们一路开车去,我们应该考虑去拜访一下汤米?他的康复中心正好在离船不远的那条路上,这是你要去看船的目的吗?"

一开始露丝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我想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她说。然后她笑了起来,并且补充道:"凯茜,老实说,这并不是我想去看那条船唯一的原因。我真的想看看它,因为我对它感兴趣。所有这些日子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然后又被禁闭在这儿。那样的事情好像比它们以前引起我的兴趣大多了。但是好吧,我确实知道。我知道汤米在金斯费尔德康复中心。"

"你确信你想见他?"

"是的,"她说,不带一丝迟疑,同时直盯着我看。"是的,我想。"然后她又悄悄地说:"我很久没见那个男孩了。自打离开村舍之后再没见过。"

后来,我们终于谈起汤米。我们没有深入地谈,我也没有从中了解太多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想我们都因为最终谈及他而感觉好多了。露丝告诉我,在我离开之后的那个秋天她也离开了村舍,而那时她和汤米大致算分手了。

"总之,因为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培训,"她说,"所以好像不值得,也没必要正式分手了。于是直到我离开我们才分开。"

在那个阶段,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再说起此外更多的情况。

对于出游去看船,我们第一次讨论的时候,我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可是接下来的几周内,露丝不断地提起它,而我们的计划就不知怎么变得越来越坚定,直到最后我通过一个熟人给汤米的看护员带了个信,说除非汤米让我们别去,不然我们就会在下一周的某个下午在金斯费尔德康复中心露面了。

19

那些日子我很少去金斯费尔德，因此在路上露丝和我不得不查了好几次地图，然而我们到那儿还是晚了几分钟。那个地方作为康复中心设备并不好，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它现在有联系，我是不想去这种地方的。它地处偏僻，到那里去真是麻烦，然而当你到了那里，却一点儿真正宁静的感觉都没有。你总是能听到篱笆外面大路上的车流声。这儿给人总的感觉，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彻底完成改建这个地方的工作。许多捐献者的房间要么无法推轮椅进去，要么不是太闷，就是太漏风。那里几乎没有足够的卫生间，有的那几间卫生间又难于保持清洁，冬天的时候冻得要命，而且一般都离捐献者的房间太远。换言之，金斯费尔德康复中心和露丝在多佛尔的康复中心比起来差得太远了，后者房间里有闪闪发亮的瓷砖，双层玻璃的窗户一转把手就关得严严实实。

后来，当金斯费尔德成了我们熟悉并且珍惜的地方之后，我在它其中的一幢行政楼里见到一幅放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它改建之前的样子，那时它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假日营地。照片也许是在五十年代晚期或六十年代初期拍的，照片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游泳池，里面都是快乐

的人们——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四处溅起水花，正在享受美好的时光。泳池的周围都是混凝土地面，人们在地上支起帆布躺椅和日光浴浴床，他们用硕大的阳伞遮阳。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意识到，我正在看的是一个现在捐献者们叫做“广场”的地方——你来中心的时候首先就要开车到那里。当然，游泳池现在被填掉了，可是它的轮廓还在那儿，而且在一头还有遗留的高台跳水跳板的金属架子——一个未完成状态的实例。只是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才明白那支架是什么，为什么会在那里，而如今每次我看到它，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象一个人到那顶上跳水，一跃而下却撞在水泥地上的情景。

要不是照片背景上那几座白色的像碉堡似的两层建筑——它们在泳池三面看得见的地方——我也许还不能轻易认出照片上的广场来。那一定曾经是那些家庭的假日公寓，虽然我猜想内部装修已经变化很大，外表看起来还是老样子。我想，今天的广场和那时候的泳池，在某些方面并不是非常不同。它是这个地方的社交中心，捐献者从各自的房间里到这里来，换换空气，聊聊天。广场周围有一些野餐用的木头长椅，但捐献者更喜欢——尤其是在大太阳或者下雨的时候——聚集到那边跳水架子后面娱乐厅的平屋顶下面。

那个下午，露丝和我去了金斯费尔德，当时天色阴沉还有点冷，我们开车进入广场时，除了在那个平屋顶下面有一群六七个人的身影之外，它空荡荡的。当我把车停在以前的泳池那边某个地方时——我那时候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一个身影离开那群人朝我们走来，我看见那是汤米。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绿色径赛上衣，看起来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体重增加了许多。

我身旁的露丝，有一瞬间好像有点惊慌。“我们怎么办？”她说道。“我们要下车吗？不，别，我们别出去。别动，别动。”

我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但是当露丝这么说的时候，因为某个理由，

我没有仔细去想就下了车。露丝还留在车上，因此，当汤米向我们走来时，他先看到的是我，也因此他先拥抱的是我。我能够从他身上闻到一股淡淡的药味，但我分辨不出是什么药。接着，虽然我们没有对彼此说任何话，我们都感觉到了露丝正在车子里看着我们，于是我们分开了。

车窗的挡风玻璃上映着一大片天空，所以我们不能看清楚她。可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露丝脸上出现了一种严肃的、几乎是冷冰冰的表情，好像汤米和我是她正在观看的剧中的人物。这副表情中有某种古怪的东西，这让我感到不自在。然后，汤米从我身边走过，向车子走去。他打开后门，坐进了后座，于是就轮到我来观察了，他们在车里说着话，然后两人礼貌地轻吻了对方的脸颊。

广场那边平屋顶下的捐献者们也正看着，虽然我对他们并不抱有敌意，但我突然想要赶快离开那儿。不过我设法让自己慢点儿回到车里，这样汤米和露丝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我们开车驶过弯弯曲曲的狭窄小路。接着，我们来到开阔而没有特色的乡间，继续驶上一条长长的、几乎没人的大路。我所记得的那次去看船的出游中的那一部分，就是太阳好久以来第一次开始穿过灰暗的天空射出淡淡的光线；而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坐在我身边的露丝，她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平静的微笑。至于我们说了什么，嗯，我记得的是我们的表现非常像彼此经常见面一样，因此除了我们近在面前的事情之外，没有必要去谈论别的什么。我问汤米，他是否去看过船了，他回答说没有，可是康复中心里许多其他捐献者都已经去过了。他有过几次机会，可他没利用这些机会。

“我不是不想去，”他说，从后排向前倾过身子来。“我是真的不能受烦扰。有一次我准备和其他几个人以及他们的看护员一起去，可是后来我出了点儿血，从此就再不能去了。那是离现在好久之前的事了。我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麻烦了。”

又过了一小会儿，当我们继续前行穿过空旷的乡间时，露丝在座位上向右转过身去，一直到她面向汤米，就这么一直看着他。她脸上仍旧带着微微的笑容，可是什么话都不说，我可以从后视镜里看到汤米非常不自在的样子。他一直朝边上的窗外看着，然后回过头来看她，然后又向窗外看。过了一会儿，露丝眼睛还是盯着汤米，开始东拉西扯地说起某个人的一些逸事，关于某个在她们中心里的捐献者，或者某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而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汤米，那微微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也许是因为我对她讲的逸事感到厌烦，也许是因为我想帮汤米摆脱出来，大概一分钟之后我打断了她，说：

"是啊，好了，我们不需要知道她每一件最后的事。"

我这么说的时候没有一点恶意，真的也没有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但是甚至就在露丝打住之前，我几乎还没有说完的时候，汤米突然迸发出一阵笑声，像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一样，一种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声音。他说：

"这正是我想要说的话。一会儿之前就对这事没有了头绪。"

我的眼睛正看着大路，所以我说不准他是在对我还是对露丝说这话。无论如何，露丝停了下来，慢慢地转过身来，直到她再次面向前方。她好像并没有特别不高兴，可是她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她的眼睛看着远方，盯着我们前方空中的什么地方。可是我不得不说实话，在那一刻我并没有真的想着露丝。我的心轻轻跳了一下，因为这小小的一下子，随着那一声小小的赞同的笑声，感觉好像汤米和我在这么多年之后又一次走到一起了。

大概在我们从金斯费尔德出发之后二十分钟左右，我找到了需要转弯的那个路口。我们沿着一条掩在树篱中的狭窄弯曲的路行驶了一阵子，然后把车停在一片西克莫无花果树边上。我领头走到树林边去，但是当我们面对三条穿越树林的明显不同的小路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查阅我带来的一份说明书。当我站在那儿设法看明白说明书上的笔迹时，我突然意

识到汤米和露丝就站在我身后，他们没有说话，却像孩子一样等着被告知该走哪条路。

我们走进了树林，虽然路还是挺容易走的，我还是注意到露丝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相反，虽然汤米的步态有一点儿瘸，他却似乎没有任何困难。后来我们来到了一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旁，围栏既锈蚀又倾斜，铁丝网被拉得到处都是。露丝看到这些时，猛地停下脚步。

"哦，不，"她焦急地说。然后她转向我："你一点都没说过这种东西。你没有说我们必须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啊！"

"这不会太难的，"我说。"我们可以从下面过去。只要我们帮彼此抓住铁丝网就可以了。"

但是露丝看起来真的很不安，她一动不动。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她站在那里，肩膀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时，汤米好像第一次明白她是多么虚弱。也许他之前就注意到了，只是不想接受这一点。不过现在他盯着露丝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我想接下来发生的事——尽管我现在无法肯定——就是汤米和我，我们俩记起了刚才在车里发生的事情，我俩或多或少是合伙对付了她。几乎非常自然地，我俩都朝她走去。我抓住她的一只手臂，汤米在另一侧扶她的胳膊肘，我们开始轻轻地领着她朝围栏走去。

我放开了露丝，自己先通过了围栏。然后我把铁丝网尽可能地举高，汤米和我一起帮她通过了铁丝网。最后她不怎么困难地就过去了：这更多的是一个自信心的问题，而且还有我们俩在边上帮着，她对围栏的恐惧似乎也消失了。另一方面，实际上她还成功地帮我一起为汤米撑着铁丝网。汤米一点不费什么劲就穿了过来，而露丝对他说：

"只要这么弯着腰就成了啊。有时候我对这事不太在行。"

汤米看起来有些羞怯，我在纳闷他是否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尴尬，或者是否又想起了我们在车上联手对付露丝的事。他朝我们面前的树林点点头，说：

"我想就是穿过那条路。对吗,凯丝?"

我瞧了瞧说明书,又继续领头走。深入到树林里面之后,周围变得十分昏暗,地面也越来越湿软。

"希望我们别迷路,"我听到露丝笑着对汤米说,不过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片空地。这时我有时间仔细思考了,我才认识到刚才车里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让我这么困扰。这并不只是我们合伙对付露丝而已:而是她居然就这么忍受了下来。在过去,她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加以反击,是不能想象的。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在小路上停下脚步,等着露丝和汤米赶上来,并且搂住了露丝的肩膀。

这好像并不怎么催人泪下,它看起来就像是看护员的日常工作,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她走路确实有点儿不稳,我琢磨起自己是否严重地低估了她身体的虚弱状况。她的呼吸变得十分吃力,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她时不时会突然倒向我。总算那时我们穿过了树林,来到了开阔地,我们可以看到那条船了。

事实上,我们没有真的走进开阔地:事实情况只是我们刚才穿过的那片不太茂密的树林已经到头,现在我们面前可以看得见的是一片空旷的沼泽。苍白的天空看起来无比广阔,你常常可以看到天空在地上的一片片水面上倒映出来。不久之前,那片树林一定伸展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你处处可以看到枯树的树干从土中戳出来,大多数的树干就在几英尺高的地方断裂开来。这些枯树干的另一面,也许有六十码开外的地方,就是那条船了,它在微弱的太阳光底下搁浅在沼泽里。

"噢,就和我朋友说的一样,"露丝说道。"它真漂亮。"

我们周围一片寂静,当我们朝那船走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鞋子在泥沼地里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不久我又注意到草丛没过了我的双脚,于是我喊道:"好了,我们只能走这么远了。"

跟在我身后的那两位都没有反对,而当我转身回头望去时,我看到汤

米又用手臂扶住了露丝。不过这显然只是为了让她站稳。我大步走向离我最近的枯树干边上，那里的地面更加结实，我抓住树干保持平衡。汤米和露丝也学着我的样子，走向我左后方不远处的另一棵树，那树的树干中心已经空了，也比我这棵树要瘦小一些。他们坐在了那棵树干的两头，像是想坐下来不走了。我们凝视着那条搁浅的船。我现在甚至可以看到船的油漆已经剥落，还有那小船舱的木结构也都碎裂了。这船曾经漆成天蓝色，可是现在它在天空下，看起来几乎是白色的。

"我奇怪它是怎么到这里的，"我说。我提高了嗓门让他俩听到，而且还期望有回应。但是我的声音出奇地沉闷，就像是在一间铺着地毯的房间里说话的声音。

然后我听见汤米在我身后说道："也许黑尔舍姆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你说呢？"

"为什么黑尔舍姆会看起来像这样呢？"听起来露丝彻底糊涂了。"黑尔舍姆不会因为关闭了就变成一片沼泽地。"

"我想不会。以前也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现在倒总是看见黑尔舍姆成了这副样子。这其中没有什么逻辑性。事实上，这个样子和我脑海中的情景颇为相像。当然那情景里没有船。如果它像现在这个样子倒不是太糟。"

"真奇怪，"露丝说道，"因为有一天早上我也做了这个梦。我梦到自己在楼上第十四教室里。我知道整个黑尔舍姆已经关闭了，不过我在那里，在第十四教室里，正朝窗外看去，外面的一切都被水淹了。就像一个大湖。而且我还可以看到垃圾从我的窗户下边漂过，空饮料箱子以及所有的东西。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惊慌或是类似的感觉。那真是又安静又漂亮，就像这里一样。我知道我没有危险，它会那样就因为它已经关闭了。"

"你知道，"汤米说，"梅格·B.在我们的康复中心待了一阵子。她现在走了，去北边什么地方做她的第三次捐献了。我再没有听到过她怎么样了。

你们俩谁听说过什么吗?"

我摇摇头,我也没有听到露丝说什么,于是转过脑袋看着她。一开始我以为她还在凝视那船,可接着我看到她的目光正盯着远方的一架飞机,它正缓缓爬升,进入云霄,留下长长的一缕气雾。然后她说:

"我来告诉你们一些我听到的事情。是关于克丽西的。我听说她在第二次捐献的时候就完了。"

"我也听说了,"汤米说。"那一定是真的。我听到了一模一样的话。真丢脸。她才第二次捐献啊。真高兴那没发生在我身上。"

"我想事实上发生的次数远比他们告诉我们的多得多," 露丝说。"我的看护员在那里。她也许知道真相。可是她不会说。"

"这里头没有什么大的阴谋,"我说,又转回身朝着那条船。"有时候是会发生这种事的。克丽西真可怜。可是那不常发生。他们现在真的很小心。"

"我敢说这种事比他们告诉我们的多得多," 露丝又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们的捐献间歇时间里把我们转来转去。"

"我碰到过罗德尼一次,"我说。"就在克丽西死后不久。我在那个北威尔士的诊所看到了他。他还不错。"

"不过我打赌他会为了克丽西很伤心,"露丝说。然后她对汤米说:"你明白吗?他们连一半都不会告诉你的。"

"事实上,"我说,"他对此的表现不算太糟。他显然很伤心。可是他还行。不管怎么样,他们彼此几年没有见到过了。他说他觉得克丽西不会太在乎。我想他是应该知道的。"

"他为什么会知道?"露丝说。"他怎么可能知道克丽西有过的感受?她想要什么?躺在那张手术台上,试图保住性命的不是他。他怎么会知道?"

这一瞬间的愤怒更像是以前的那个露丝,这让我再次转身面向她。也许这是因为她眼睛里的怒火,可是她好像正在用一种冷酷严厉的表情与

我对视。

“那不可能好，”汤米说。“第二次捐献就完了。不可能好的。”

“我不相信罗德尼碰到这事居然还行，”露丝说道。“你只和他说了几分钟的话，怎么能看出什么来？”

“是啊，”汤米说，“可是照凯丝说的，他们已经分手了……”

“那不会有什么不同，”露丝打断他的话。“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分手也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见过许多处在罗德尼位置上的人，”我说。“他们确实都对此屈服了。”

“你怎么知道？”露丝说道。“你怎么可能知道？你现在还是一个看护员。”

“作为一个看护员，我看得很多，非常多。”

“她不会知道，对吗，汤米？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会儿工夫，我们都看着汤米，不过他只是继续凝视着那条船。然后他说：

“在我们康复中心里有这样一个家伙。他总是担心会撑不过第二次捐献。他曾经说他可以从内心深处感到这点。可是一切都进行得不错。现在他刚经历了第三次，而且他完全没事。”他举起一只手遮住双眼。“我作为一个看护员时并不怎么称职。甚至从来没有学会开车。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捐献的通知来得那么早。我知道这本不该是那样的，可是我想也就那样了。所以真的没有怎么介意。我是个不错的捐献者，可我是个糟糕的看护员。”

有一阵子没人开口。然后露丝说话了，现在她的声音比较平静：

“我想我是个挺不错的看护员。可是我觉得五年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就像你，汤米。当我成为一个捐献者时，我是相当有思想准备的。感觉该那样了。毕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是吗？”

我不太确定她是否期望我对此作出回应。她说这话时并没有明显的引导别人的意思，而完全可能只是出于习惯的一番话——你经常可以听到捐献者之间相互说着这类话。当我再次面向他们的时候，汤米的手仍旧遮着他的眼睛。

"真遗憾我们不能更靠近那船，"他说道。"等哪天这地更干些，也许我们可以再来。"

"我很高兴看到它了，"露丝轻声地说。"真不错。可现在我想回去了。这风挺冷的。"

"至少我们已经见过它了，"汤米说道。

我们走回车子时交谈得比来的时候更随便了。露丝和汤米在就各自康复中心的情况交换意见——食物、毛巾，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我也一直是谈话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直问我其他中心的情况怎么样，这事或那事算不算正常。露丝现在走得平稳多了，当我们来到围栏前我抬起铁丝网的时候，她几乎没有犹豫就钻了过去。

我们上了车，汤米还是坐在后排，有一阵子我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还有某种被压抑的气氛，但我现在想到这一点，有可能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

事情开始的时候，有点儿像是早先情形的重复。我们回到长长的几乎没人的路上，露丝对于我们经过的招牌发表了一些意见。我现在甚至都记不起那招牌了，它只是路边的一幅大广告画。她几乎是在对自己说，显然她的话也没有太多意思。她说的好像是："哦，上帝啊，瞧那个。你想想他们至少也该设法来点有新意的东西啊！"

可是汤米在后排说："事实上我挺喜欢那个。报纸上也登了它。我觉得它有点儿意思。"

也许我想再体会一下那种我和汤米亲密相处的感觉。因为虽然步行

前往观船本身很不错，我却开始觉得，除了我们第一次的拥抱以及之前在车里的那一会儿之外，我和汤米彼此间真的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不管怎么样，我开口说：

“事实上，我也喜欢它。制作这些广告牌，要比你想象的费力气得多。”

“就是，”汤米说。“有人告诉我做那样一块要花上好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人们甚至整晚都在上面下力气，一遍遍地修改，直到把它们弄好。”

“在你只是开车经过的时候批评它们，”我说，“实在太容易了。”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汤米说。

露丝什么都没有说，她只是看着前面空荡荡的马路。然后我说：

“既然我们说起了广告牌，正好我在来的路上注意到一块，它应该马上又会出现。这次它会在我们这边。它现在就该出现了。”

“那是关于什么的广告牌？”

我看了看身边的露丝。她的眼睛里没有恼怒，只有一种警惕的神情，我想甚至还有某种期待，因此当那块广告牌出现的时候，它竟然只是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一样让我们回想起黑尔舍姆或者类似的东西。我可以在她的脸上看出所有这些想法，但是它们没有表现为任何一种神情，而是踌躇彷徨着。她的眼睛自始至终死死地盯着她的前方。

我将车减了速，颠簸着开到高低不平的草地边上。

“凯丝，我们为什么要停车？”汤米问。

“因为你在这儿看它最清楚。再靠近，我们就得仰起头看它了。”

我可以听到汤米在我们后面挪动着位置，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视角。露丝没有动，而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看那广告牌。

“好吧，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一块，”过了一会儿我说。“但是它让我想起了开放式平面布局的写字间，还有那些漂亮的微笑的人们。”

露丝一声不吭，可是汤米在后座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它像

我们那一次去的地方。”

“不仅如此，”我说。“它还很像那份广告。就是那份我们在地上见到的广告。露丝，你还记得吗？”

“我不太确定是否记得它，”她平静地说。

“哦，得了吧。你记得的。我们在小路上捡到的一本杂志上看到它的。就在一个池塘的边上。你当时真的被它给迷住了。别假装你不记得了。”

“我想我记起来了。”露丝的声音现在几乎像是说悄悄话。一辆货车驶过，让我们的车子摇晃了一下，而且有几秒钟遮住了我们看广告牌的视线。露丝低下头，好像她在默默地希望那辆货车能够永久地除去那幅画上的形象。当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它时，她再也没有抬起她的眼睛。

“现在想起所有这些，”我说道，“真是好笑，还记得你曾经如何经常说起它吗？说你有一天会怎样在一个那样的写字间里工作？”

“噢，是啊，那就是那天我们去那里的原因，”汤米说，好像他只是那一刻才想起来。“我们去了诺福克。我们去找你在写字间工作的可能的原型。”

“你有时候会不会想，”我对露丝说道，“你应该去更加仔细地调查这事？行啊，你本应该成为那第一个人。我们所听说的将要去做那样的工作的第一人。可是你有可能办成那事的。你有时候会不会想，如果你真的去尝试了，也许已经发生什么了？”

“怎么去尝试？”露丝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这只是我一度梦想过的事。仅此而已。”

“可是如果你至少调查过的话。你怎么知道呢？他们也许就允许你了。”

“是啊，露丝，”汤米说。“在你说了这么多之后，也许你至少该尝试过一下。我想凯丝说的有道理。”

“这一点我没有坚持下去，汤米。至少，我不记得在这一点上曾坚持

下去。”

“不过汤米是对的。你至少应该尝试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广告牌，想起这是你曾经想要的生活，而且至少你为此去调查过……”

“我怎么去调查它？”露丝的声音第一次强硬起来，可是接着她叹了口气又低下了头。然后汤米说：

“你总是说好像你有可能有资格得到特别待遇的。因此说不定你有可能本来已经成功了。你至少应该去问问。”

“好了，”露丝说。“你说我该去调查这事。怎么调查？我该去哪里调查？没有一点儿办法去调查。”

“不过汤米是对的，”我说。“如果你相信自己是特别的，你至少该去问问。你应该到夫人那儿去问。”

我一说这话——我一说到夫人——我就认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露丝抬起头来看着我，我看到她脸上好像闪过一丝得胜的表情。你有时候可以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当一个人用枪顶住另一个人，拿枪的人逼着另一个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突然他犯了个错误，随之发生了一场搏斗，枪到了第二个人手里。这第二个人带着一丝微笑，带着一种“没法相信自己好运”的表情看着第一个人，这预示了各种各样的报复。嗯，突然之间露丝就是那样看着我，虽然我没有说任何关于推迟捐献的话，我却说到了夫人，因此我明白我们已经陷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地。

露丝看出我惊慌了，她在自己的座位上转过身面向我。所以我准备好了面对她的攻击；我忙着告诉自己不管她对我说什么，现在情况不同了，她不会像以前那样得逞的。我这么对自己说着，因此对于她接下来说的话毫无准备。

“凯茜，”她说，“我真的从未期望你能原谅我。我甚至无法想象你为什么应该原谅。可是我仍然想请你原谅我。”

这些话让我太吃惊了，我能想到的，只是有气无力地问："原谅你什么啊？"

"原谅我什么？好吧，首先，关于你的那些性欲望，我总是对你撒谎。那时候当你对我说，你有时候很想和随便哪个人做爱。"

汤米又在我们后面挪动起来，可是露丝现在正把身子向前倾斜着，直直地看着我，好像那一刻汤米根本就没有和我们一起在车里。

"我知道那是多么让你担心，"她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我应该告诉你，我有时也是一样，完全像你描述的那样。我知道，你现在明白所有这一切了。可是那时候你不明白，而我应该说出来。我应该告诉你，即使我和汤米在一起，我有时候也无法抗拒和别人做爱。我们在村舍的时候，我至少还有其他三个人。"

她说这话时还是没有朝汤米的方向看。但是也不太像她故意不把他当回事，而更像是她太急切地要让我明白她的话，所以其他的一切也都冲口而出了。

"好几次我几乎都要告诉你了，"她继续道。"可我没有。即便那样，我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有一天你回想起来，会明白而且为此责备我。然而我还是什么都没对你说。因此你没有理由应该原谅我，可是我现在想请求你原谅，因为……"她突然停住了。

"因为什么？"我问道。

她笑着说："没有为什么。我想请你原谅我，不过我并没有指望你会原谅。不管怎么样，事情还不止它的一半，事实上，甚至算不上它的一小点儿。最主要的是，我把你和汤米分开了。"她的声音又低沉了下去，几乎只剩下耳语的声音。"那是我做过的最糟的事情。"

她稍稍转过身，眼睛第一次看着汤米。然后几乎是马上，她又只朝我看过来，可是现在她好像同时对我们俩说话了。

"那是我做过的最糟的事情，"她再次说。"我甚至不会为此求你们原

谅。上帝啊，我在心里这么说过多少遍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说出口了。你们俩该是一对。我不是在假装过去并不是一直都知道这点。我当然知道，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但是我把你们分开了。我不是为此请求你们原谅我。我现在不只是寻求这样。我的愿望是为你们纠正这个错误。为你们纠正被我搞砸的事情。”

“你是什么意思，露丝？”汤米问。“你是什么意思，纠正错误？”他的语气很温和，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我想就是这话让我开始呜咽起来了。

“听着，凯茜，”露丝说。“你和汤米，你们必须去试试争取推迟捐献。如果是你们俩，应该还有机会。一个真正的机会。”

她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但是我粗暴地甩开了，含着满眼泪水朝她怒目而视。

“那太迟了。太迟太迟了。”

“还不太迟。听着，凯茜，还不太迟。好吧，就算汤米已经做过两次捐献了。谁说过这会有什么不同？”

“现在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我又开始呜咽起来。“我这么想甚至都很傻。就跟想要在那个写字间里上班一样傻。我们现在离那些东西太遥远了。”

露丝摇着头。“还不太迟。你来对她说，汤米。”

我正伏在方向盘上，所以我根本看不到汤米。他发出一阵困惑的嘟哝声，可是什么都没说。

“瞧，”露丝说道，“你们俩听着。我让我们大家一起出来这一趟，就是因为我要说刚才这番话。可是我也为了要给你们一样东西。”她在自己大衣的口袋里翻找了一阵，现在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汤米，你最好拿着这个。保管好它。凯茜改变主意的时候，你就能用上它了。”

汤米在车座中间向前伸出手接过那张纸。“谢谢你，露丝，”他说，好像露丝给了他一块巧克力。然后，过了几秒钟，他说：“这是什么？我不明白。”

“这是夫人的地址。事情就像你们刚才对我说的，你们至少得尝试一下。”

“你怎么发现它的？”汤米问。

“那可不容易。它花了我好长时间，还冒了一些风险。不过最后我还是得到它了，而我是为你们俩去找它的。现在该由你们去找到她尝试一下了。”

这时候我已经停止哭泣，发动了引擎。“这一切都够了，”我说。“我们得把汤米送回去。然后我们自己也该回去了。”

“但是你们会考虑的，你们俩，是不是？”

“我现在只想回去，”我说。

“汤米，你会好好保存那个地址的吧？万一凯茜回心转意呢。”

“我会留着它的，”汤米说。然后他用比上一次更严肃的口气说：“谢谢，露丝。”

“我们已经看过船了，”我说，“但是现在我们得回去了。回到多佛尔也许要两个多小时。”

我再次把车开上公路，在我的记忆中，回金斯费尔德的路上，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话。当我们开进广场的时候，在平屋顶下面仍然有一小群捐献者挤在一起。我在让汤米下车之前把车掉了个头。我们都没有拥抱或是亲吻，但是当他朝那些捐献者同伴走过去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向我们咧嘴微笑，还挥了挥手。

事情看起来也许很奇怪，可是在回露丝的康复中心的路上，我们真的没有谈论刚才发生的任何事情。那一部分原因是，露丝已经筋疲力尽了，在路边最后的一席话似乎已经耗尽了她的精神和体力。可是同样，我们俩都明白已经在一天里说了太多严肃的话，如果我们再要说，事情就会朝错误的方向发展了。我不清楚露丝在回家的车程中感觉如何，可是对我来

说，一旦所有激烈的情绪安定下来，一旦夜幕降临，路边所有的灯亮了起来，我就觉得可以了。这就好像某件长久以来一直牵挂的东西终于消失了，哪怕事情还远远没有解决，感觉就像现在至少有扇门打开了并将通向更好的所在。我并不是在说我兴高采烈或者怎么的了。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每件事情仿佛都真的很微妙，我觉得紧张，但不完全是一种有害的紧张。

我们甚至没有谈论汤米，只说他看起来还不错，并猜想他增加了多少体重。行程中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沉默中看着大路。

几天之后，我终于看到了这次出游造成的不同影响。我和露丝之间所有的戒心和猜忌都烟消云散了，我们似乎回忆起了所有的一切，以及我们俩曾经对于彼此的意义。这就是那个阶段的开端，夏天到来的时候，露丝的健康状况至少还算稳定，我在晚上带着点心和矿泉水去她的房间，我们会肩并肩坐在窗边，观看太阳从屋顶上沉下去，同时谈着黑尔舍姆、村舍以及一切我们脑海中冒出来的事情。当我现在想起露丝的时候，我当然会因为她已经过世而感到伤心，但是我也真的为我们在最后的那段时光感到欣慰。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个话题从未好好地谈论过，就是那天她在路边的时候对我们说的话。露丝时不时会隐隐地提起。她会说一些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再想过去当汤米的看护员？你知道，只要你想，你能够安排这事。”

很快，当汤米的看护员这个主意取代了其他一切。我告诉她自己正在考虑这事，不过即便是我，要安排这样一件事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就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不过我看得出来，这个想法从来没有从露丝的心中抛开，因此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尽管她都不能说话了，我还是知道她想要对我说什么。

那是她第二次捐献之后的第三天，他们最终让我在凌晨时分去看她。

她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看起来他们已经为她做了所能做的一切。那时候，从医生、协调员还有护士表现出的样子，我明白他们显然认为她撑不过去了。此时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朝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她看了一眼，在她的脸上我所看到的一副表情，是我以往在捐献者脸上常常看到的。那种神情好像是，她期望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到身体里面，这样她就能够发现并且了解身体内不同部位的疼痛区域，那情形也许就像一个热切的看护员奔波在国内不同的地方，同时照料三四个状况不佳的捐献者。严格说来，她还有意识，可是当我站在她的铁床边上时，她已无法明白我说什么了。我仍旧拉过一把椅子，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手，每当一阵疼痛使她扭动开去的时候，我就用力地捏它一下。

在他们允许的时间里，我就这样在她身边守了三个小时，也许更久。正如我说的，几乎在那整段时间里，她的意识都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体内。可是有一次，当她以一种似乎惊恐不自然的方式扭动身体，我几乎要叫护士多给她一些止痛药时，有几秒钟工夫——不会更长的时间——她直直地看着我，并且肯定知道我是谁。那是捐献者在令人恐怖的挣扎中有时候会有的一瞬间清醒，就在那一刻她看着我，虽然她没有说话，我知道她眼光里的意思。所以我对她说："行了，我会去做这事的，露丝。我会尽快去当汤米的看护员。"我轻声地说了这话，因为哪怕我大声喊叫，我认为她都无论如何听不见我的话。但是我希望，我们互相紧紧盯着对方的那几秒钟里，她能明白我的表情，就如同我明白她的一样。然后那一刻就结束了，她再次昏了过去。当然，我永远都不能确定，但是我想她的确明白了我的意思。而且就算她没有明白，我现在所想到的是，她也许一直就知道，我终将成为汤米的看护员；甚至于在我明白这一点之前，而且如同那天她在车里对我们说的那样，我们会去"尝试"一下。

20

观船之行差不多一年之后，我终于做了汤米的看护员。那是他第三次捐献之后不久，他虽然恢复得不错，却仍然需要许多时间休息；后来证明，这对于我们不失为这个新阶段的好起点。不久之后，我就开始习惯金斯费尔德的康复中心了，甚至逐渐喜欢上了。

你也许知道，在金斯费尔德，大多数捐献者在他们第三次捐献之后会得到各自的房间，汤米得到了中心最大的单人房中的一间。后来有些人猜想是我给他搞来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碰巧而已；而且，那毕竟不是一间特别好的房间。我想在当初的假日营地时期，它曾经是一间浴室，因为它唯一的窗户上镶的是毛玻璃，而且还高高的，靠近了天花板。你只有站在椅子上，扶住打开的窗框才能看到外面；而且你也只能往下看到茂密的灌木丛。房间呈 L 形，那意味着除了通常的床、椅子和衣柜，还可以放进一张小小的翻盖课桌——那东西证明是一件真正的意外收获，我稍后会加以解释。

我不想让关于金斯费尔德那个时期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它很多时间里是真正轻松自在，几乎是恬静宜人的。我通常在午饭之后到达那里，

那时我会发现汤米正摊手摊脚地躺在窄小的床上——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因为他不愿意"像个病人"。我会坐进椅子里给他念我带去的不同的平装书，像《奥德赛》，或者《天方夜谈》之类的。否则我们就只是聊天，有时候谈谈从前的日子，有时候谈谈其他事情。他常常在临近黄昏时会打瞌睡，而我就在他的学生桌上赶写我的报告。那些年的时光似乎就那么悄悄逝去了，真的让人惊讶，而且我们彼此相处得那么舒心。

不过，显然，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像从前那样。首先，我和汤米终于开始做爱了。我不知道汤米在我们开始做爱之前对此想过多少。他毕竟还在恢复阶段，因此这也许不是他脑子里首先想的事。我并没有想去强迫他，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想如果我们等得太久，等到我们再在一起的时候开始，那么让这件事成为我们之间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将会越来越困难。我想，我的另外一个念头是，如果我们的计划就照着露丝所设想的那样进行下去，并且我们真的设法尝试推迟捐献的话，那么我们从未做过爱这点也许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不利条件。我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一定会问到我们这件事。我担心，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显得缺乏亲密感。

所以一天下午，我决定在那个房间用一种他能够进退的方法来开始这件事。当时我正在给他读书，他和平常一样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当我读完之后，我走过去坐在床沿上，一只手滑进他的T恤衫里。很快我就往下握住了他的家伙，虽然他花了点时间才硬起来，我能立刻感觉到他对此很高兴。那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还要担心没拆线的伤口，然而不管怎样，在相知这么多年之后却从没做过爱，在我们进入完全放开状态之前，看起来需要一个过渡阶段。所以过了一会儿我只是用双手为他做着事，而他只是躺在那里，并没有用抚摸我的动作来回应我，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而是看起来很平静。

可就算是这第一次，除了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头"和"我们正在穿越一扇大门"之外，其中还有一样东西、一种感觉在那儿。很长时间里，我

一直不想承认这一点，而且，甚至在我承认它的时候，我还是企图说服自己，这是一些会随着他各种各样的伤痛一起消失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就从第一次开始，汤米的样子中就有一种悲哀的东西，好像在说："是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我也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不过遗憾的是，我们让它来得太晚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正常地过性生活，并且为此真的很开心，即便那时，这同样的烦人感觉还总是在那儿。我做了一切努力躲开它。我设法使我们都全身心地投入，这样，在极度兴奋状态下一切都变得模糊，也就不会再有其他感觉的余地。如果他在上面，我就会为他抬起两腿；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姿势，我都会说、会做任何我认为会使之更好、更富有激情的事，但是那种感觉仍然从未完全消失。

也许和那个房间有关，和阳光透过那扇磨砂玻璃窗照射进来的方式有关，因此即便在初夏，也会感觉像是秋天的阳光。或者是因为我们躺在那里时听到了偶尔传来的零星声音，那是四处转来转去的捐献者，在那场地各处做着各自的事情时发出来的声音，而不是学生坐在绿草地上讨论小说和诗歌的声音。或者是因为有时虽然我们做得真是不错，事后当我们相拥着躺在那里，脑际还在回想着我们刚做的事的点点滴滴时，汤米会说一些这样的话："我以前能够轻松地一下子做两次，可是现在再也不行了。"然后那感觉就会马上出现在面前，因此无论何时只要他说这种话，我就会用手掩住他的嘴，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平静地躺在那里。我确定汤米也感觉到了，因为在这种时刻之后，我们总会紧紧地抱着彼此，好像这样我们就能赶走这种感觉。

我到达后的头几个礼拜里，我们几乎没有提起过夫人，或是那天在车里和露丝的谈话。可是我成为汤米的看护员这一事实本身，就提醒我们不能就在那里停滞不前。当然，同样，汤米的动物画也在提醒我们。

那些年头里我经常会惦记汤米的动物画，甚至我们去看船的那天，我都很想问问他关于那些画的情况。他是否还在画那些画呢?他是否还留着村舍时期的动物画?可是围绕着它们发生的全部事情让我难以启齿。

然后，一天下午，好像是我开始在金斯费尔德工作一个月之后，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正坐在那张课桌边上，正在给一幅画润色，他的脸都几乎要碰到纸张了。我敲门的时候他叫我进门，可是他既没抬头，也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而我仅仅一瞥就看出来他正在画他想象中的那些动物。我在门口停下脚步，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该进去，不过他终于抬起头并合上他的笔记本——我注意到，那本子与多年前他从凯弗兹那里弄到的那些黑皮本子完全相似。然后我走了进去，我们开始谈论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把笔记本放到一边，而没有说到它。可是从那之后，我又经常进来看到那笔记本，要么放在桌子上，要么丢在他的枕头边上。

后来的一天，我俩正在他的房间里消磨去作身体检查前的几分钟，我注意到他的态度有些奇怪:有点忸怩，又像是故意的样子，这使我以为他想要做爱。可是接着他说:

"凯丝，我只想由你来告诉我。老老实实告诉我。"

然后他从桌子里把那黑色的笔记本拿出来，给我看了三张不同的素描，画的是一种青蛙——只不过还带着一条长尾巴，好像它身体的一部分仍然是蝌蚪。至少，当你把它拿远了，它看起来就是那样。凑近了看的话，每张素描都是由为数众多的微小细节构成，很像我多年前看到的那些动物。

"这两幅我画的时候觉得它们是金属造的，"他说。"瞧，它们都有闪闪发光的外表。可是这一幅，我想试着让它成为橡胶那样的。你看到了吗?几乎都是斑点。现在我想画一个正常的版本，一个真正好的版本，但我无法作出决定。凯丝，说老实话，你怎么看?"

我记不得我回答了什么。可我确实记得的是，各种各样的强烈情感瞬

间把我给吞没了。我立刻认识到这就是汤米背着我们做一切事的方式，从前关于他的画在村舍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因此感到解脱、感激、真心的高兴。但是我也知道为什么这些动物又再次出现，以及所有隐藏在汤米表面上不经意的问话后面各种可能的因素。我能够明白，他至少在向我表明，哪怕他从来没有公开地讨论过什么，他并没有忘记；他在向我表明他不满足，并且正在做着他的那份准备工作。

但这并不是那天我看着那些奇特的青蛙时所感受到的全部。因为那种感觉又来了，只是最初的时候隐约存在于背景中，然而在一刻不停地增长，于是后来就成了我一直在思考的事。当我在看着那些纸页的时候，我无法避免它，甚至当我竭力要把这种想法丢开时，它仍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突然想到汤米的画现在不再有新鲜感了。好吧，这些青蛙在很多方面和我在村舍里看到的非常相像。可是某些东西肯定消失了，它们看起来有些不自然，几乎像是复制别人的。所以哪怕我想抗拒它，那种感觉还是又出现了：那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曾经有一个适合做这件事的时刻，可是我们让机会错过了，因此我们现在思考和计划的方法有些可笑，甚至应该受到指责。

现在我再次回想起这些来的时候才想到，我们彼此迟迟没有开诚布公地讨论我们的计划，这或许就是那另外的一个原因。事情肯定还在于，在金斯费尔德的其他捐献者中，尚未听说有人在谈论推迟捐献或者类似的事情，因此我们可能隐隐地觉得尴尬，几乎像是我们共同保守着一个不光彩的秘密。我们也许甚至一直害怕消息传到别人耳朵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就像我说的，我不想让金斯费尔德的那段日子显得太阴暗。很多时候，特别是关于那些动物他询问过我之后，好像以往的阴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彼此也真正融洽相处了。虽然他再也没有就他的动物画征求过我的意见，但他会很高兴地在我的面前作画，而且我们经常会这样度过下午

的时光：我坐在床上，也许在朗读，而汤米坐在书桌前画画。

如果事情就这样维持得再长久一些，如果我们能够聊天、做爱、朗读和作画消磨更多的下午时光，我们也许就会过得很开心。可是随着夏天即将结束，汤米的身体也越来越好，通知他作第四次捐献的可能性就日益迫近了，我们明白再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了。

那是我的一段异乎寻常地忙碌的时期，我几乎一个礼拜没有去金斯费尔德了。那天早上我来到金斯费尔德，我记得天正下着瓢泼大雨。汤米的房间几乎是一片漆黑，你可以听见他的窗户边上的一条檐槽正往外溅水。他刚和他的捐献者伙伴们去楼下的大厅吃了早饭，现在回来了，正坐在床上发呆，什么事也不做。我疲惫地走进去——我已经好久没有睡一晚上好觉了——就倒在他狭窄的床上，把他朝墙壁推了推。我就像那样躺了几分钟，如果不是因为汤米不停地用脚趾顶我的腿，我也许早就睡过去了。最后我起来坐在他身边说：

"汤米，昨天我看到夫人了。我一直都没有和她说话。不过我看到她了。"

他看着我，但是没有说话。

"我看见她从街上走进她的房子。露丝的地址没有错。正确的地址，正确的门牌，所有一切都正确。"

然后我向他描述了前一天接近黄昏时，因为我正在南海岸，我就去了利特尔汉普顿，而且就像我前两次那样，沿着海边长长的马路，走过几排山坡上名叫"浪峰"和"海景"的房子，来到电话亭边上的公共长椅。我坐下来等着——又用我以前用过的办法——我的视线紧盯着街对面的房子。

"就像是做侦探。前几次，我每次都在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却没见到什么，完全没有。可有些东西告诉我，这次我一定会走运的。"

我已经很累了，差点就在长椅上打起盹来。可是那时我抬起头，她就

在那里，正从街上朝我走过来。

"那真是不可思议，"我说，"因为她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也许她的脸老了一点儿。可是其他方面真的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连衣服都一样。还穿着那漂亮的灰色套装。"

"不可能真的是同一套套装。"

"我不知道。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套。"

"那么你没有设法和她说话?"

"当然没有啦，那太蠢了。得一步步来。记得吗?她从来没有真正对我们好过。"

我告诉汤米，她是如何从我对面的街上走过，没有朝我这儿看过一眼；而有一瞬间我想她还会经过我一直看着的那扇门——那么露丝就是拿错了地址。可是夫人在那扇大门前面突然地转了个弯，在门前的小道上只走了两三步，就消失在门里。

我说完以后，汤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你确信不会惹上麻烦吗?你总是开车出去到你不该去的地方。"

"你认为我怎么会这么累?我一直在加班加点来做完每件事。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找到她了。"

外面的雨还在噼噼啪啪地下着。汤米侧着身转过来，将头枕在我的肩上。

"露丝为我们做得很好，"他轻轻地说。"她找对地址了。"

"是啊，她做得不错。可是现在就要看我们的了。"

"那么计划是什么呢，凯丝?你有计划了吗?"

"我们去那儿就行了。我们只要到那里去请求她。下周我带你去化验测试的时候。我会帮你请整天的外出假。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回程去利特尔汉普顿了。"

汤米叹了口气，把他的脑袋朝我肩膀靠近了点。有人看到的话也许会

觉得他对此并不热心，可我知道他的感觉。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想着考虑推迟捐献、关于画廊的推测以及所有这一切——而现在突然之间，我们找到了夫人。这肯定让我们有些惊慌。

"如果我们得到了许可，"他最后说道。"只是假设我们得到了。假设她允许给我们，比如说，三年时间给我们自己支配。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凯丝？我们去哪儿？我们不能待在这里，这里是一个康复中心啊。"

"汤米，我不知道。也许她会让我们回村舍去。不过最好是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是白楼。或许他们有另外的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某个单独为我们这样的人准备的地方。我们得看她怎么说。"

我们又静静地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听着雨声。过了一会儿，我开始用一只脚趾顶他，他早前就对我这么做过。最后，他报复了我，把我的两只脚都推下了床。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 他说，"我们必须对那些动物作出决定。你知道，选出最好的几张带去。也许要带上六七张吧。我们得非常认真地去选。"

"好，"我说。然后我站起身，伸展了一下我的两只胳膊。"也许我们要多带一些去。十五张，甚至二十张。是啊，我们要去找她。她能对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去和她谈谈。"

21

我们去之前好多天，我就开始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我和汤米站在那扇门前，鼓起勇气按了门铃，然后心怦怦地跳着在那里等待。不过后来证明我们是走运的，我们得以免去了那特殊的磨难。

到那个时候，我们理应得到一点运气，因为那天一直很不顺利。在出去的路上，车子出了毛病，所以我们去做汤米的检查迟到了一个小时。然后，诊所在忙乱中出了差错，使汤米不得不重做三项检查。这让他觉得昏昏沉沉的，所以，当我们终于在黄昏时出发去利特尔汉普顿时，他开始晕车，于是我们老是要停车让他下车去走动一下。

最后我们正好在六点之前到达了。我们把车停在赌场大厅后面，从后备箱里取出装着汤米笔记本的运动包，然后前往市中心。天气一直不错；虽然商店正在关门，还是有许多人待在酒吧外头，一边说话一边喝酒。我们走了一阵子之后，汤米也开始觉得好多了，直到最后他想起来因为那些测试他错过了午餐，他声称在面对我们将要经历的事情之前，他必须先填饱肚子。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出售外卖三明治的地方，这时他突然抓住了我的肩膀，他抓得那么用力以至于我以为他要打我。但是接着他轻声地在我

耳边说：

“瞧，凯丝，那就是她。正走过理发店呢。”

确确实实，那就是她，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往前走，穿的那身整洁的灰色套装，正像她以前总是穿的那一身。

我们在夫人身后一个合适的距离跟着，先是穿过步行区，然后沿着几乎没有人的海街走。我想，我们都想起了那天我们在另一个镇上跟踪露丝那个可能的原型的情形。但是这一次事情要简单得多，因为她很快把我们带到了那条临海的长长的街道上。

因为那条路是笔直的，而且因为落日的余晖一直照到路的尽头，我们发现可以让夫人走在前头很远的地方——直到她看起来比一个小点大不了多少——我们仍旧不会有跟丢她的危险。事实上，我们甚至都一直听得见她的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声音，而汤米的包有节奏地撞在他腿上的声音就像是某种回应。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了很长时间，走过了几排模样相同的房子。然后对面人行道边上的房子到了尽头，只剩下一片片平整的草地，而且在草地的更远处，你可以看到海滩上小屋的屋顶在海边排成一线。海水本身见不到，但是你可以从宽阔的天空和海鸥的叫声判断出大海就在那里。

可是我们这一侧的房子毫无变化地延伸开去，于是过了一会儿，我对汤米说：

“现在不会太久了。看到那边的长凳了吗？我就在那里坐过。那房子就在它那边。”

直到我说这句话之前，汤米一直都颇为冷静。但是现在好像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他开始走得更快，好像他想要跟上夫人。然而现在夫人和我们之间一个人都没有，当汤米不断缩短这段距离时，我不得不抓住他的胳膊让他慢下来。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害怕她会回过头来看见我们，可是她没有；随后她穿过那个小门走进去了。她在门口停了下来，在她的

手提包里找钥匙，而我们也到了那里，站在她的大门外看着她。她依旧没有转身，于是我想到，其实她一直知道我们在跟着她，她是故意不理睬我们。我也想到了汤米会大声地对她说些什么，那样做可就要犯大错了。因此我没有一点犹豫，立刻就在大门口喊了起来。

那只是一声礼貌的"对不起"！可是她猛地转过身来，就像我朝她掷了什么东西一样。她凝视的目光落到我们身上时，一个寒颤闪过我的全身，那情形很像是多年以前我们在主楼外面伏击她的时候。她的眼光还是那么冰冷，而她的神情比我记忆中的还要严厉。我不知道那一刻她是否认出了我们；可是毫无疑问，她看到我们，就一下子判断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她一下变得僵硬起来——就像有两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向她爬去。

然后她的表情有了某些变化。那倒不是真的变得温和。不过那种厌恶的神情丢在一边了，她乜斜着眼睛在落日的余晖中仔细地打量我们。

"夫人，"我靠在大门上说道。"我们并不是想让你吃惊或是怎么的。可是我们曾经在黑尔舍姆。也许你还记得，我是凯茜·H.。他是汤米·D.。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她回头朝我们走了几步。"从黑尔舍姆来的，"她说，一丝微微的笑容真的从她脸上闪过。"噢，这确实让人惊讶。如果你们不是到这里来找我麻烦，那么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汤米突然开口道："我们必须和你谈谈。我带来了一些东西，"——他举起他的包——"你也许想要把它们收藏到你的画廊里。我们必须和你谈谈。"

夫人继续站在那里，站在快要消失的落日里，几乎一动不动，她的脑袋微微侧着，好像在听着从海边传来的什么声音。然后她又一次微笑起来，虽然那好像不是对我们、而只是对她自己的微笑。

"那么很好。进来吧。让我们听听你们想要谈些什么。"

当我们走进去时，我注意到正门上镶着彩色玻璃；一旦汤米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里面的一切就变得相当暗。我们走到一条狭窄的走廊里，你觉得只要一伸手臂就能碰到墙的两边。夫人在我们面前停下来，背朝我们站着不动，又像是在听着什么。我从她身后偷偷望过去，看到这条走廊虽然窄，它又往前分开了：左边是一个上楼的楼梯；右边，是一条更加狭窄的通道，通到房间的更深处。

我也学起夫人听着，可是房子里一片寂静。然后，从楼上的某个地方传来轻轻的东西落地的声音。那一点轻轻的响声对夫人似乎表示什么事，因为她现在转身向我，指着那条通道前面的黑暗处，说：

"到里面去等我。我很快就下来。"

她开始爬楼梯，后来看出了我们在迟疑，便俯身在楼梯的栏杆上再一次指向黑暗处。

"在那里，"她说，然后消失在楼上。

我和汤米向前走去，发现我们走进的一定是这幢房子从前的客厅。好像有用人为了晚上使用已经把房间收拾好，然后离开了。所以窗帘拉上了，几盏昏暗的台灯打开了。我可以闻到可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旧家具的味道。壁炉被一块板子封了起来，在本该生火的地方是一幅画，画布织得像一块挂毯，上面是一只奇怪的猫头鹰似的鸟正瞪着眼。汤米碰了一下我的手臂，指着一幅挂在角落里一个小圆桌上面、镶着镜框的画。

"那是黑尔舍姆，"他轻声说。

我们走上前去，不过那时候我不太确定。我可以看得出那是一幅挺漂亮的水彩画，可是它下面的台灯灯罩歪斜，上面布满了蜘蛛网的痕迹，它本该照亮那幅画，却只是在朦胧的玻璃上投下一片光亮，于是你几乎没办法看清楚画的是什么。

"它画的是鸭塘后面周围的地方，"汤米说道。

“你什么意思?”我轻声回应。“画里没有池塘。这只是一些乡间的景致。”

“不对,池塘是在你身后的地方。”汤米似乎令人吃惊地生气了。“你应该能记得的。如果你背对池塘站在黑尔舍姆的后面,那么你就正好面朝北操场俯瞰……”

我们又沉默下来，因为我们可以听到房子里某个地方传来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也许是从楼上传来的。后来我们听到了肯定是夫人的声音,她一边下楼一边说:“是的,你说得很对。非常正确。”

我们等待着夫人进来，可是她的脚步声从门前经过，走向房子的后面。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她要去准备茶点,然后会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辆小车上推进来,但接着我就认定这是胡思乱想,她只可能把我们忘了,现在她突然想起来,就进来告诉我们离开。后来有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从楼上叫喊什么话,声音非常沉闷,也许是从隔了两层楼的地方传来的。夫人的脚步声回到了走廊里,然后她叫道:“我告诉过你做什么了。就照我说的去做。”

我和汤米又等了几分钟。然后房间后面的墙壁开始移动。我几乎立刻就明白那并不是一面真的墙壁,它其实是两扇移门,用来分隔原本是一个大房间的前半部分。夫人只把移门拉开了一部分,而她现在就站在那里盯着我们看。我试图看她的身后,可那里只有黑暗。我以为她也许正在等着我们解释为什么到这儿来,可是最后她开口了:

“你们告诉过我,你们是凯茜·H.和汤米·D.。我说得对吗?你们是多久以前在黑尔舍姆的?”

我告诉了她,但是没有办法弄明白她是否还记得我们。她仍然站在门槛那里,好像在犹豫是否要进来。但是现在汤米又开口说:

“我们不想让你耽搁太久。可是我们必须和你谈一些事情。”

“那你说好了。那么,你们最好放松一点儿。”

她伸出双手，搁在她面前一对扶手椅的椅背上。她的态度有些古怪，好像并不是真的请我们坐下。我感觉到，如果我们真的照她说的坐到那两把椅子里，她还是会站在我们后面，甚至连手都不会从椅背上拿下来。但是当我们向她走去的时候，她也走上前来——也许是我想象的——她在从我们中间走过去的时候紧缩她的双肩。当我们正要坐下来时，她已走到窗旁，在厚厚的天鹅绒窗帘前，瞪着眼睛看我们，好像我们正在课堂上，而她就是一个老师。至少，那一刻我看起来事情就是这样。事后汤米说，他还以为她会突然唱起歌来，而她身后的那些窗帘会打开，外面的街道和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大片平整的绿草地变作巨大的舞台布景，就像我们在黑尔舍姆的情景一样，甚至还有一列合唱队员为她伴唱。当他后来那么说的时候显得很滑稽，我又能看见她紧握双手，两肘向外，非常肯定她就要唱歌了。不过我怀疑那时汤米是否真的想到那样的事情。我记得自己发现他变得很紧张，而且还担心他会脱口说出什么彻头彻尾的蠢话来。因此正如我们所愿，当夫人还算客气地问我们话时，我便很快走上前去。

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当混乱，可是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更加确信她会听我们讲完话时，我便冷静了下来，思路也清晰了许多。我想对她说的话，在我的脑子里已经盘算了好几个礼拜。在长时间的驾驶路途中，还有坐在安静的加油站咖啡厅的桌子边上的时候，我又仔细琢磨过这些话。那时候这事似乎非常困难，于是我最终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一字一句背熟了一些关键的话，然后又在脑子里构想了如何从一点讲到另一点的步骤。但是现在她就在我面前，绝大多数我所准备好的东西似乎既无必要，又是完全错误的。奇怪的是——汤米在我们事后讨论这事的时候也同意我的说法——虽然在黑尔舍姆的时候她曾经像是一个外来的、怀有敌意的陌生人，然而现在我们再次面对她时，尽管她没有说话或者做出任何事来对我们表示热情，现在的夫人看起来像是一个知心朋友，是一个我近年来遇到的比任何人对我们都要亲近的人。因此突然之间，我脑海中所有准备好

的话全都不见了，我向她坦率而又真诚地诉说了一切，几乎就像几年前可能会对监护人说的那样。我告诉她我们所听到的事，关于黑尔舍姆学生和推迟捐献的种种传言；我们是如何意识到那些传言也许不准确，而我们也并没有一定指望什么。

“而且就算那确实是真的，”我说，“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情侣来找你，声称他们相爱，你一定对此感到厌倦了。汤米和我，如果我们不是真的相爱，我们是决不会来麻烦你的。”

“肯定吗？”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她第一次开口说话，我们两个都惊讶得抖了一下。“你说你俩肯定？肯定你们真的相爱，这你们怎么能知道呢？你们认为爱情是那么简单的吗？这么说，你们相爱，深深地相爱。这就是你们想要告诉我的话？”

她的话音听起来几乎在讽刺，可是接着，带着某种震惊，我看到，当她对着我们从一个看到另一个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星星泪花。

“你们相信这样吗？你俩深深地相爱？因此你俩为了这个……这个推迟捐献来找我？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来找我？”

如果她问这个问题用的是某种方式，比如说这整个儿就是彻头彻尾的疯狂的想法嘛，那我肯定觉得非常泄气了。可是她并未以那种腔调说话。她问这话的语气几乎就像问一个她已经知道答案的测试题；甚至就好像她此前已经用同样的方式问过许多其他的情侣了。这让我怀有希望。可是汤米一定已经着急了，因为他突然冲口说道：

“我们来找你是因为你的画廊。我们想我们知道你的画廊是做什么用的。”

“我的画廊？”她靠向身后的窗沿，使窗帘在她身后摇动起来，然后徐徐舒了一口气。“我的画廊。你一定是在说我的收藏品。所有那些画啊，诗歌啊，所有那些我多年来收集的你们的那些东西。那对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可是我始终坚信不移，在那段日子里我们都是那样。所以你们认为你

们知道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好吧，那听起来倒是最有趣的事。因为我必须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她突然把她的目光从汤米身上转向我。“我是不是扯得太远了？”她问。

我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只是回答道：“不，没有。”

“我扯得太远了，”她说。“对不起。在这个话题上我总是扯得太远。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年轻人，你想告诉我关于画廊的事。请说吧，让我听听。”

“这样你就可以判断了，”汤米说。“你需要有一些东西用来判断。否则当学生来找你，告诉你他们正在相爱时，你怎么能知道呢？”

夫人的目光又一次转到我身上，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她正盯着看我手臂上的某样东西。事实上，我真的朝下看着我的衣袖上是否有鸟屎或其他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她说：

“因此你们便认为这才是我收集你们所有的那些东西的原因。我的画廊，你们所有人总是这么称呼它的。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这么叫它的时候，我笑了。可是后来我也逐渐这么去想它。我的画廊。现在，年轻人，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画廊会帮助我判断你们谁是真的相爱？”

“因为有助于向你展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汤米说。“因为……”

“因为当然，”——夫人突然插话道——“你们的美术作品会揭示你们内在的自我！就是那样，是不是？因为你们的美术作品会展现你们的灵魂！”然后她突然又转向我并且说道：“我扯得太远了吗？”

她之前就这么说过，而我再次有这种印象，就是她正盯着看我衣袖上的某一点。不过这个时刻，在我脑海里，自从她第一次问“我扯得太远了吗”起就产生的一丝怀疑开始变强烈了。我仔细地朝夫人望去，但是她似乎感觉到了我审视的目光，就又转向了汤米。

“好吧，”她说。“让我们继续说。你想告诉我什么？”

“问题是，”汤米说道，“那个时候我有些糊涂。”

“你刚才在说关于你的美术作品的事。艺术如何暴露艺术家的灵魂。”

“嗯，我想说的是，”汤米坚持说道，“我在那些日子里太糊涂，我并没有画出任何真正的作品。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知道我应该画好，不过那时我不明白。所以你的画廊里没有任何我画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我的错，而且我知道也许已经太迟了，可是现在我带来了一些东西。”他举起他的包，然后开始打开拉链。“其中有一些是最近画的，但是还有一些是很久之前的了。你应该已经有凯丝的作品了。她有许多作品进入了画廊。凯丝，是吗？”

有一会儿工夫他们俩都看着我。然后夫人用几乎轻不可闻的声音说：

“可怜的人啊。我们对你们做了什么？用所有的那些计划和安排做了什么？”她没有把那话说完，不过我想，我又可以在她的眼中看到泪水了。然后她转向我，问道：“我们还要继续这次谈话吗？你愿意继续说吗？”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之前有过的那个模糊的想法变得更加实在而清晰了。刚才是“我扯得太远了吗”。现在则是“我们还要继续吗”。我有点儿沮丧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一直都不是在问我，或是问汤米，而是在问另外某个人——某个在房间那黑暗的一半里，在我们后面听着的人。

我缓缓地转身，朝黑暗中看去。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不过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种机械的声音，令人吃惊地遥远——这房子好像向后面黑暗里延伸得比我猜想的远得多。然后我能分辨出一个身影正朝我们这儿移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是的，玛丽-克劳德。让我们继续吧。”

当我听到夫人发出一声哼哼时，我仍然在向黑暗里看着，她大步走过我们，一直走进黑暗中。接着是更多的机械声，夫人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出现了。她又从我们中间走过去，而有一会儿，因为夫人的后背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无法看到那个坐在轮椅里的人。但是接着夫人把轮椅转了过来，面对我们说：

“你对他们说。他们是来找你说话的。”

“我想是这样的。”

轮椅上的身影单薄又歪斜着，那说话声音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让我认出她是谁来。

"埃米莉小姐,"汤米轻声说。

"你和他们说吧,"夫人说,好像她要从一切事情中脱身了。但是她还继续站在轮椅后面,她的双眼朝着我们炯炯发光。



22

"玛丽-克劳德是对的，"埃米莉小姐说道。"你们应该和我说才对。玛丽-克劳德为我们的项目尽心尽力。项目的结果让她感觉有点儿失望。而对我本人来说，无论怎样失望，我并没有觉得那么糟糕。我觉得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尊重。瞧瞧你们两个。你们俩结果都不错。我肯定你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告诉我，让我感到骄傲。你们刚才说你们的名字叫什么？不，不要说，等等。我想我记得。你是那个坏脾气的男孩子。脾气坏，可是心地好。汤米。我说对了吗？而你，当然，你是凯茜·H.。你做看护员做得不错。我们听说了你不少事情。你瞧，我都记得。我敢说我记得你们所有人。"

"那对你或是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处？"夫人问道，然后大步从轮椅边走开，走过我们两个人，走进黑暗中，我觉得她正好占了埃米莉小姐之前的位置。

"埃米莉小姐，"我说，"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你这么说可真是太客气了。我记得你，可是你也许并不记得我。事实上，凯茜·H.，不久之前就有一次，你坐在外头长凳上的时候，我就从你的身边经过，当时你肯定没认出我。你看了一眼乔治，就是那个推着我的大

个子尼日利亚人。哦，对了，你着实打量了他一番，而他也朝你看来着。我一句话都没说，而你不知道那就是我。可是今天晚上，在谈话中我们就这样认出了彼此。你们俩看到我都显得很震惊。最近我身体不太好，但我期望不必永久需要轮椅这种新式设备。不巧的是，亲爱的，我不能像刚才那样一直接待你们了，因为一会儿就会有几个人来取我的床头柜了。那可是一件好东西。乔治在它的周围放上了保护垫，可我坚持我还是要亲自看着它。你永远也不知道那些人会怎么样。他们野蛮地装卸，在他们的车子里把东西随便摔来摔去，而他们的老板却说他们从来就是这么干活的。我们以前就遇上过，所以这次我坚持要一起过去。那是件漂亮的物件，我在黑尔舍姆的时候就带在身边，所以我决心要把它卖个好价钱。当他们来的时候，我恐怕就该离开你们了。可是我能看得出来，亲爱的，你们是带着一项心中的使命来的。我必须说，见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这也让玛丽-克劳德高兴，即使你们看着她从来都看不出来。是不是，宝贝？噢，她假装不是这样，可就是这样的。你们来找我们，她也很感动。噢，她正在生气，别管她，同学们，别管她。现在，我会尽可能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无数次听到过这个传言。我们还在黑尔舍姆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两三对情侣设法来找我们谈这事。有一对甚至还写信给我们。我猜想，如果你想破坏这些规定，那么找到一大堆理由并不很难。所以你瞧，那个传言一直都有，在你们之前很久就有了。”

她停下来，于是我说：“埃米莉小姐，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那个传言是否属实。”

她继续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黑尔舍姆内部，无论何时这种说法冒出来，我就会确保采取妥善合适的方法将它扑灭。可是至于那些学生离开我们之后所说的，我能做什么呢？最后，我逐渐相信——玛丽-克劳德也相信这个，是不是，亲爱的？——我逐渐相信，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谣传。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被不断添油加醋之后

创造出来的谣言。你找到了源头，把它扑灭，你不能阻止它又在其他地方开始流传。我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就不再去为它烦恼了。玛丽-克劳德就从来没有为它烦恼过。她的看法是：‘如果他们这么愚蠢，那就让他们去相信好了。’噢，对了，你们别给我摆出一副难看的脸色。那是你们一开始就有的对这个谣传的看法。经过那么多年之后，我渐渐得出的不完全是当初的想法。我开始想，好吧，也许我不该担心。毕竟这不是我的所为。除了少数几对失望的情侣之外，其他的那些人永远不会来尝试。这是一些可以让他们为之梦想的东西，一个小小的幻想。有什么坏处呢？可是对于你们俩，我看得出来，这并不适用。你们很认真。你们仔细考虑过。你们一丝不苟地寄以希望。对于像你们一样的那些学生，我的确感到遗憾。让你们失望，根本不会让我高兴。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想去看汤米。我惊人地镇定，即使埃米莉小姐的话本该把我们击垮，但她的话里还包含有一些更深的意义，有些话憋住了没说出来，让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甚至还可能她没有说实话。所以我问：

“那么，这样说来，那个推迟捐献的事就不存在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她缓缓地摇头。“这个谣言中没有一点是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是抱歉。”

汤米突然问：“不过，它曾经是真的吗？在黑尔舍姆关闭之前呢？”

埃米莉小姐仍然摇头。“从来不是真的。甚至在发生莫宁戴尔丑闻之前，甚至远在黑尔舍姆被视为一座闪亮的灯塔，一个我们如何逐渐以更人道、更良好的方式做事的榜样时，即便在那个时候，它也不是真的。这一点最好要清楚。这是一个一相情愿的谣言。它从来就是那样。噢，亲爱的，那是来取柜子的工人吗？”

门铃响了，楼下有人走去开门。外面狭窄的走廊里传来男人的说话声，夫人从我们身后的黑暗处走出来，穿过房间走了出去。埃米莉小姐在

轮椅上身子前倾，仔细地听着声音。然后她说：

“不是他们。又是那个从装饰公司来的讨厌的人。玛丽-克劳德会处理这事。所以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你们是否还有其他事想和我说呢？严格地说，当然是违反规定的，玛丽-克劳德也不该请你们进门。自然，我应当在知道你们在这里的一瞬间，就把你们轰出去。可是这些日子玛丽-克劳德不是那么在意他们的规定了，而我必须说，我也不在意。所以如果你们想再待一会儿，非常欢迎你们。”

“如果传言从来都不是真的，”汤米说，“那么你们为什么拿走我们所有的美术作品？画廊也不存在吗？”

“画廊？嗯，那个传言中确实也有一些是事实。确实有一个画廊。它至今还勉强存在。现在这些日子，它就在这儿，就在这间房子里。我很遗憾不得不削减它的藏品。但是这里没有足够的地方摆放所有的东西。不过，我们为什么要拿走你们的作品呢？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是吗？”

“不止如此，”我轻声说道。“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画所有那些作品？为什么要训练、鼓励我们，让我们来制作所有那一切？如果不管怎样我们只是去捐献，然后死掉，为什么要上所有那些课？为什么还要读所有那些书而且还要讨论呢？”

“说到头，为什么要有黑尔舍姆？”夫人在走廊里说了这么一句。她又从我们面前走过，走进了屋子里昏暗的那一部分。“你们这个问题问得好。”

埃米莉小姐的目光跟随着她，有一会儿工夫在我们身后停住了。我想转过身看看她们在交换什么眼神，可这几乎就像是我们回到了黑尔舍姆，我们不得不全神贯注地一直面朝前方。然后埃米莉小姐说：

“是啊，说到头，为什么要有黑尔舍姆？玛丽-克劳德这些日子老爱问这个问题。可在不久前，就在莫宁戴尔丑闻发生之前，她连做梦都想不到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不会出现在她的脑袋里。你明白就是那样，别这样

看我。那些日子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我！早在莫宁戴尔丑闻很久之前，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这么问了。那让其他人都轻松了，玛丽-克劳德，所有其他的人，他们能够毫无烦恼地过日子。你们所有这些学生也是。只有我在为你们所有的人操心和质问。只要我坚定不移，那么你们的脑袋里就从来不会产生疑问了，你们所有的人。但是你提出了问题，亲爱的孩子。让我来回答最简单的那个，可能那就回答了所有其他问题。我们为什么拿走你们的美术作品？我们为什么那么做？汤米，你先前说了一件有趣的事，就在你和玛丽-克劳德讨论这事的时候。你说那是因为你们的作品会揭示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你说的，对吗？好吧，关于这一点，你所说的确实没什么错。我们拿走你们的美术作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能够展示你们的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你们也是有灵魂的*。"

她停了下来，我和汤米在这么长时间之后第一次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我问：

"为什么你需要证明这样的事情，埃米莉小姐？是不是有人认为我们没有灵魂？"

一丝浅浅的微笑出现在她的脸上。"凯茜，这真让人感动，见到你这么惊讶，这表明在某个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如你所说，有人为什么会怀疑你们没有灵魂呢？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亲爱的，多年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还不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事。虽然打那以后我们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它仍旧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甚至是现在。就算是你们这些黑尔舍姆的学生，在你们这样出去之后进入了这个世界，你们仍然对它的一半真相都还不了解。就在现在这个时刻，在整个国家里，还有学生生存在悲惨的条件下，他们的生存条件是你们黑尔舍姆的学生几乎无法想象的。现在黑尔舍姆也没有了，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她又一次停下来，有一会儿她似乎眯着眼睛仔细地观察我们。最后她

继续说道：

“无论其他怎么样，我们至少保证你们所有的人都置于我们的照料下，你们在非常好的环境中长大。当你们离开我们之后，我们也做到了让你们远离那些最恐怖的事情。至少我们能为你们做那么多。但是你们的这个梦想，这个想推迟捐献的梦想，这样的事总是超出我们的权限，甚至使用最大的影响力也无法满足你们。对不起，我明白我说的话你们不想听。但是你们一定不能灰心丧气。我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能够为你们争取来的那些东西。现在瞧瞧你们俩！你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你们受到了教育，有了教养。我抱歉我们不能为你们争取我们能力之外的东西，但是你们必须明白事情曾经是多么糟糕。当我和玛丽-克劳德开始的时候，像黑尔舍姆这样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我们和格伦摩根大楼是最早的两个地方。然后几年之后有了桑德斯信托所。我们一起成了一个小小的却引起了反响的运动，而且我们向捐献计划运作的全部方式发起了挑战。最重要的是，我们向世界表明了，如果学生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的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在那之前，所有的克隆人——或者学生们，我们更愿意这样称呼你们学生们——仅仅是为了满足医疗科学的需要而存在。早期，在战后，你们很大程度上对于绝大多数人就是那样。你们是试管里难以捉摸的东西。玛丽-克劳德，你同意吗？她现在很沉默。通常你是无法让她在这个话题上住嘴的。亲爱的，你们的出现看来拴住了她的舌头。很好。这就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了，汤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收集你们的美术作品。我们挑选了其中最好的那些，将它们用于特别展出。在七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影响正当高潮时，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型的活动。内阁大臣和主教，各式各样的名人都来出席这样的活动，有人演讲，有人保证提供大笔的基金。‘看，那儿！’我们会说。‘瞧那件作品！你们怎么胆敢声称这些孩子不如健全的人类？’哦，对了，那时候对我们的运动有很多支持，当时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埃米莉小姐继续回忆那些日子里的各种活动，提到了许多对我们毫无意义的人名。事实上，有一会儿，那几乎像是我们又在晨会上听她那些没人能听懂的离题的话。不过她似乎正在自得其乐，而且她的眼睛周围出现了一抹温柔的笑意。然后她突然从过去的回忆中跳了出来，用一种新的语调说：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分脱离实际，对不对，玛丽-克劳德？不像我们在桑德斯信托所的同事。哪怕在最好的那段时光里，我们也总是明白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多么艰难的战斗。果然，先发生了莫宁戴尔那件事，接着又出现一两件其他的事情，在我们明白怎么回事之前，我们所有的艰苦努力就已经化为了乌有。"

"可我不明白的是，"我说，"首先就是人们为什么要那么糟糕地对待学生。"

"凯茜，从你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你的困惑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你必须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它。战后，在五十年代初期，当科学上的巨大突破那么迅速地接踵而来，人们没有时间去审视，去提出明智的问题。突然之间，我们面前出现了所有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了所有这些能够治愈那么多以往的不治之症的方法。这才是整个世界最关注、最需要的。长久以来，人们宁可相信这些器官是无中生有而来的，或者最多也就是相信它们是在什么真空里培育出来的。是的，是有过争议。但当人们开始关心……学生的时候，当他们渐渐思考起你们是如何养育的，你们是否应该创造出来，哎，这时一切已经太晚了。已经没办法逆转这个过程了。对于一个认为癌症是可治愈的世界，你怎能要求这样一个世界去放弃那种治疗的方法，要求它回到那黑暗的时代？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无论人们对你们的存在感到如何地不安，他们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配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朋友，能够不因癌症、运动神经元疾病、心脏疾病而丧命。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你们被隐匿了起来，人们尽量不去想你们。即使他们

想到你们，他们也会竭力说服自己说，你们并不真的像我们一样。你们还不足以成为人类，所以这没关系。事情一直是这个样子，直到我们小小的运动出现。但是你能明白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吗？我们实际上是在尝试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这个世界需要学生去捐献。只要情况依旧如此，那么总会有一道障碍反对把你们看作正常意义上的人类。哎，我们斗争了许多年，我们为你们所赢得的，至少是有了许多改善，当然你们只是被挑选出来的极少数。但是后来发生了莫宁戴尔丑闻，然后就是其他的事情，而在我们明白怎么回事之前，风向已经大为改变。再也没人愿意被人看见在支持我们，而我们小小的运动，黑尔舍姆，格伦摩根，还有桑德斯信托所，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扫地出门了。"

"埃米莉小姐，你一直提到的莫宁戴尔丑闻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你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事。"

"噢，我想没什么理由你该知道这事。它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事。这和一个名叫詹姆斯·莫宁戴尔的科学家有关，他在自己的专业上颇具才能。他在苏格兰某个偏远地方进行他的工作，我想他认为这样可以少受别人的注意。他想做的是，给人们提供生育高素质的孩子的可能性。优异的智力，优异的体质，诸如此类。当然，还有其他人也有类似的雄心，可是莫宁戴尔这个家伙，他的研究进行得比任何人都要更进一步，远远超出法律允许的界限。哎，他被发现了，他们中止了他的工作，事情似乎就这样了。当然，除了事情并非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如我所说，这从来没有成为重大的事件。但它确实造成了一种特别的气氛，你知道。这提醒了人们，提醒了他们一直都怀有的一种恐惧心理。为了捐献计划而创造出像你们这样的学生是一回事。但是由一代这样创造出来的人在社会上取代他们呢？那些明显优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呢？这让人们恐慌。他们由此退缩了。"

"但是埃米莉小姐，"我说，"这些事情哪一点和我们有关系？黑尔舍姆

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事情必须关闭呢?”

“凯茜,我们也没有看出任何明显的关系来。一开始没有。我现在经常想,为此我们该受到责备。如果我们能够更警惕,不那么过分地只专注于我们自身,如果我们在莫宁戴尔丑闻刚爆发的那个阶段就去努力,我们也许能够消除灾难。哦,玛丽-克劳德不同意我的说法。她认为不管我们做什么,它最终还是会发生的,而她也许是有道理的。毕竟,还不止莫宁戴尔这件事。那时候还发生了其他几件事。比如说,还有那部糟糕的电视连续剧。所有这些事情都起了作用,一起逆转了形势。但是我想,如果深究的话,最中心的问题在于这个。在我们小小的运动中,我们总是过于脆弱,总是过于依赖我们赞助人反复无常的想法。只要形势对我们有利,只要有一个大公司或者一个政客看到支持我们对他们有利,那样我们才能够维持下去。可其中总是有斗争,莫宁戴尔事件之后,在风向变了之后,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整个世界的人都不想得到提醒捐献项目是怎样真正运作的。他们不愿意去想你们这些学生或是你们成长的条件。换言之,我亲爱的,他们要你们回归无声无息之中,回归到玛丽-克劳德这样的人出现之前你们所处的无声无息之中。所有那些曾经那么乐于帮助我们的大人物,哎,当然,他们都销声匿迹了。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中,我们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赞助人。我们尽我们所能支撑下去,我们比格伦摩根多撑了两年。可是最后,就像你所知道的,我们被迫关闭,如今我们所做的工作几乎无踪可追了。现在你在整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再也找不到像黑尔舍姆这样一个地方了。你所能找到的,就像从前一样,是那些政府开设的庞大的‘基地’,而且哪怕它们比以前要好一些,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你如果看到那些地方还在做的事情,你会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至于我和玛丽-克劳德,我们就在这里,我们退回到这所房子里,我们在楼上保留了你们堆积如山的作品。这是我们必须用来提醒自己曾经做过的事。还有就是巨大的债务,虽然那一点也不让人高兴。还有就是那些记忆,我想,是关于你们

所有人的。还有内心明白，我们让你们过上了比你们原本会过上的更好的生活。”

“别试图请他们感谢你，”夫人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他们为什么要感恩？他们到这儿来是想要更多的东西。这些年来我们所给予他们的，我们为他们所做过的所有的斗争，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觉得那是上帝给的。他们来这儿之前，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所有的感觉就是失望，因为我们没有给予他们所有可能得到的东西。”

有一阵子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外面传来一声吵闹，门铃又响了。夫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朝走廊里走去。

“这次一定是那些工人了，”埃米莉小姐说。“我得准备好。但是你们可以多待一会儿。那些工人得把东西搬下两段楼梯。玛丽-克劳德会看着，不让他们弄坏了它。”

我和汤米都不怎么相信事情就这么完了。我们俩都没有站起来，而且不管怎样，也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去帮埃米莉小姐离开轮椅。我正猜着她是否会设法自己站起来，但是她待着没动，还是像之前那样身子前倾，仔细地听着。这时汤米说：

“所以肯定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推迟捐献，没有那回事。”

“汤米，”我嘟哝起来，同时对他瞪着眼。可是埃米莉小姐轻声说：

“没有，汤米。没有那回事。你的生活现在必须按照安排好的轨道走下去。”

“所以，小姐，你所说的，”汤米说，“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所有的课程，一切。这些都和你刚才告诉我们的事情有关？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能明白，”埃米莉小姐说，“也许看起来你好像只是棋局中的一个小卒子。肯定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可是想一想。你们是幸运的小卒子。曾经有过某种风气，而现在这种风气已经不复存在。有时候你必须接受这个世

界上的事情。人们的想法，他们的感觉，先是这样，然后又变成那样。你凑巧生长在这个进程的某一个时期中。”

“也许这仅仅是一股来了又去的潮流，”我说。“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的生活。”

“是的，就是这样。不过想一想。你比以前来的许多人是好得多了。而且谁又知道你们以后的人将会面对什么。对不起，同学们，不过我现在必须离开你们了。乔治！乔治！”

外边走廊上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也许就是这声音让乔治听不到埃米莉小姐的喊声，没人回应。汤米突然问：

“这就是露西小姐离开的原因？”

有好一会儿，我想埃米莉小姐的注意力集中在走廊里发生的事，因此她没有听见汤米的问话。她靠回到轮椅里，并开始渐渐地朝门转过去。房间里有那么多小咖啡桌和椅子，以至于似乎没有一条路能通过。我正准备站起来清出一条路来，她突然停了下来。

“露西·温赖特，”她说道。“啊，是的。她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的麻烦。”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调整了她的轮椅方向，转回来面向汤米。“是的，她给我们带来一些小麻烦。一种不同意见。不过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汤米。露西·温赖特的不同意见和我刚才告诉你的事并无关系。不管怎样，没有直接的关系。不，其实我们可以说，那更是一件内部的事情。”

我以为她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所以我问：“埃米莉小姐，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知道，露西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

埃米莉小姐竖起眉头。“露西·温赖特？她对你重要吗？原谅我，亲爱的同学们，我又忘了。露西和我们待的时间不长，所以对我们而言，她只是我们关于黑尔舍姆的记忆中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而且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角色。但是我意识到，如果那几年里你们也在那儿的话……”她自己笑了起来，好像记起了些什么。夫人正在走廊里为了什么事训斥那些工人，

不过埃米莉小姐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她正带着一副专注的神情搜索她的记忆。最终她说:"露西·温赖特,她是个很好的女孩。但是她和我们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有了这些想法。她认为你们这些学生该知道得更多。更清楚地知道摆在你们前面的是什么,你们是谁,你们是干什么用的。她认为你们应该被尽可能完整地告知一切。遗漏任何事情都是对你们的欺骗。我们考虑过她的看法,但是得出结论认为她是错的。"

"为什么?"汤米问。"你们为什么这么想?"

"为什么?她本意是好的,我确信这一点。我能看出来你们喜欢她。她具有一个优秀监护人的素质。但她所想做的,则是过于*理论化*了。我们已经运作黑尔舍姆许多年了,我们有一种直觉知道什么能够起作用,从长远来说,学生离开了黑尔舍姆之后什么对于他们才是最好的。露西·温赖特过于理想化,那本身没有错。但是她不了解实际情况。你瞧,我们能够给予你们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甚至现在都没人能够剥夺你们,而我们能够那么做主要靠的是给你们*提供了庇护所*。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黑尔舍姆就不成其为黑尔舍姆了。很好,有时候那意味着我们要向你们隐瞒一些事情,对你们说一些谎。是的,在很多方面我们是*愚弄*了你们。我想你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可是在那些年里我们庇护了你们,我们给了你们自己的童年。露西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如果照着她的方式行事,你们在黑尔舍姆的快乐就会毁了。现在瞧瞧你们俩!看到你们俩,我是非常骄傲的。你们基于我们给予的,打造了你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保护你们,你们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你们就不会全神贯注地学习你们的课程,你们就不会沉浸于你们的艺术和写作课程。如果你们知道了个人将来所要面对的,你们怎么还会那么做呢?你们会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而我们又怎能和你们争论呢?所以她必须离开。"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夫人在走廊上朝那些工人喊叫。她并没有真的发脾气,但她的声音令人恐惧地严厉,而那些工人直到刚才都还在和她争执

着，此时他们的声音沉寂了。

“也许我和你们一直待在这儿也好，”埃米莉小姐说。“玛丽-克劳德做这种事更有效率。”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那么说的。也许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拜访很快就要结束；也许是因为我很好奇，想要知道埃米莉小姐和夫人到底对彼此有何看法。不管怎样，我放低声音，向门口点点头，对她说：

“夫人从来不喜欢我们。她总是害怕我们，就像人们害怕蜘蛛这些东西一样。”

我等着看埃米莉小姐发怒，如果她真的发怒我也不在乎。非常肯定的是，她猛地转向我，好像是我朝她扔了一团纸，她的两眼闪光，那样子让我想起了她在黑尔舍姆的日子。但是她回答我的语调既平和又温柔：

“玛丽-克劳德为你们付出了她的一切。她工作，工作，还是工作。千万不要搞错了，我的孩子，玛丽-克劳德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她将永远站在你们一边。她害怕你们吗？我们都害怕你们。我在黑尔舍姆的时候，我自己几乎每天都要强忍对你们的恐惧。有好几次当我从书房窗口向下看你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那样的厌恶……”她停下来，然后她的眼中又闪现出某种东西。“但是我下决心不让这种感觉阻止我去做正确的事。我和那些感觉作斗争并且胜利了。现在，如果你们能帮我从这轮椅里出来，乔治该拿着我的拐杖在等我。”

我们两人各挽着她一侧的手臂，她小心地走进过道，那里一个穿着护士制服的大个子男人吃了一惊，很快拿出一副拐杖来。

正门是朝大街开的，我惊讶地看到日光还在。夫人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现在她和工人说话的声音平静了许多。看起来该是我和汤米悄悄离开的时候了，可是那个乔治正在帮着埃米莉小姐穿外套，她则稳稳地站在双拐中间；我们没有办法穿过去，所以就等着。我猜想我们也是等着和埃米莉小姐说声再见，也许经过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还想谢谢她，和她说

声再见。我不太确定她现在的注意力是否都在那柜子上了。她开始向外面的工人发出指示，然后就和乔治离开了，没有回头看我们。

我和汤米在走廊里又待了一会儿，不知该做什么。当我们最终走出门的时候，我注意到，虽然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那长长的街上的灯全都亮了起来。一辆白色的货车正在发动引擎。就在那后面是一辆旧的沃尔沃大车，埃米莉小姐坐在旅客座位上。夫人正蹲在车窗边，对埃米莉小姐所说的话点着头，乔治盖上后备箱，绕过去走向驾驶室的车门。然后那辆白色货车开走了，埃米莉小姐的车紧随其后。

夫人良久目送驶去的车。然后她转过身，好像要回到屋子里去，当她看到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猛地停下来，几乎往后退缩。

"我们现在要走了，"我说。"谢谢你和我们谈话。请代我们向埃米莉小姐说声再见。"

我可以看到她正在昏暗的灯光下打量着我。然后她说：

"凯茜·H.，我记得你。是的，我还记得。"她陷入沉默，但还是继续望着我。

"我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最后说。"我想我能猜出来。"

"很好，"她的声音显得茫然，她的目光也有点儿朦胧？。"很好。那么你是一个能看透别人心思的人。告诉我。"

"你曾经有一次看到过我，一天下午，就在宿舍里。周围一个别的人也没有，我正在放那盘磁带，放着那音乐。我正闭着眼睛在跳舞，而你看到了我。"

"那很好。一个能看透别人心思的人。你应该上台去表演。我刚刚认出你。不过是的，我记得那一次。我还时不时地想起它来。"

"真有意思。我也是。"

"我明白了。"

我们本来可以就此结束谈话。我们本来可以说声再见然后离开。但是

她走近了我们，这当儿一直看着我的脸。

“那时候你要年少得多，”她说道。“不过是的，就是你。”

“如果你不愿意，你不必回答，”我说。“但是这件事情一直让我很困惑。我可以问你吗?”

“你能看透我的心思。我可看不透你的。”

“好吧，那天让你……心烦意乱了。你当时瞧着我，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你正看着我，而且我想你正在哭。事实上，我知道你在哭。你一边望着我，一边在哭。那是为什么呢?”

夫人的表情没有变化，而且她不断盯着我的脸看。“我是在流泪，”她最后说，非常小声地说，好像害怕邻居们在听似的，“因为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你的音乐。我还以为某个蠢学生忘了把音乐关掉。但当我走进你的宿舍时，我看到了你，一个小女孩，独自一人，正跳着舞。正如你说的，你闭着双眼，深深地沉浸在其中，带着一副渴望的表情。你饱含深情地跳着舞。还有那音乐，那歌。歌词里有着某种东西。它充满了悲伤。”

“那首歌，”我说，“歌名叫做《别让我走》。”然后我为她低声轻轻地唱了两三句。“别让我走。哦，宝贝，宝贝。别让我走……”

她点了点头，好像表示认可。“是的，就是那首歌。那之后我还听过一两次。在收音机里，在电视里。总把我带回到那个小女孩独自跳舞的情景中。”

“你说你不是一个能看透别人内心的人，”我说。“但是也许那天你看到了我的内心深处。也许因此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你便开始哭泣。因为无论那首歌真正是关于什么的，当我跳舞时，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有我自己的版本。你瞧，我想象那说的是一个女人被告知不能生育孩子。可是后来她生了一个孩子，她是那么高兴，她正紧紧地把孩子抱在胸前，生怕有什么事情会把他们分开，于是她不断地唱：宝贝，宝贝，别让我走。这根本就不是那首歌的意思，但那是我那个时候脑子里所想的。也许你看透了我的

心思，因此你发现它太伤心了。那时候我不认为它多么让人伤心，但是现在当我回想时，它确实令人感到一点儿悲伤。”

我和夫人说着话，但我能感觉到汤米在我边上动来动去，也意识到他衣服的质地、他的一切。这时夫人说：

“这极其有趣。但是那时候我也不比现在更能看懂别人的心思。我掉泪是因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那天我看着你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了某样别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是的。对于以往的疾病有了更多的治疗方式。那非常好，却又是一个非常无情和残忍的世界。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的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别让我走。那就是我所看到的。我知道，那并非真的是你，或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这让我的心都碎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忘记。”

然后她走上前来，直到距我们只有一两步远的地方。“今天晚上你们说的事也让我感动。”她现在看着汤米，然后又回头看我。“可怜的人儿，我希望我能帮助你们。但是现在你们只有靠自己了。”

她伸出手，同时一直盯着我的脸，将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我能感到她的全身一阵颤栗，可是她一直把手放在那里，我看到泪水再次出现在她眼眶里。

“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儿，”她重复道，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后来她转过身走进了屋子。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讨论与埃米莉小姐和夫人相见这件事。或者，即使我们谈了，也只是谈了些不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觉得她们老了多少，或是她们房间里的东西。

在回程中，我一直走那些我所知道的最偏僻的小路，在那些路上只有我们的前车灯穿透黑暗。我们偶尔也会看到其他汽车的灯光，那时候我便

会觉得那是其他看护员正独自驾车回家，或者也许像我一样，身边还坐着一个捐献者。我当然知道别人也在这些路上开着车；可是那天晚上，那些黑暗的乡间小道对我来说似乎只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而存在，而那些闪着灯光、竖着巨大的路牌、路边有漂亮的咖啡店的大路是属于其他所有人的。我不知道汤米是否也想着类似的事。也许他想到了，因为有一刻，他说：

"凯丝，你还真的知道一些奇怪的道路。"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轻轻地笑了一声，然后他似乎就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后来当我们在一个不知何处的偏僻地方，沿着一条特别黑暗的小巷行驶时，他突然说：

"我认为露西小姐是对的。而不是埃米莉。"

我不记得我对此说了什么话，如果我说了，那肯定也不是什么深刻的话。但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声音或者也许是他的态度中的什么东西，正在敲响遥远的警钟。我记得将自己的目光从弯弯曲曲的路上转过来看了他一眼，但是他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睛直直地向前凝视着黑夜。

几分钟后，他突然说："凯丝，能停一下车吗？对不起，我得下去一会儿。"

我以为他又晕车了，几乎立刻就停了车，紧靠在一排树篱边。那个地方一点灯光都没有，而且即使有车灯亮着，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生怕别的车也许会从弯道的一边开过来撞上我们。因此汤米下车并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一起去。还有，就是他下车时的果断样子让人觉得，哪怕他感到不舒服，他也宁可自己来解决。不管怎样，因此我仍旧待在车里，想着是不是要把车子朝小山再开上去一点儿，突然我听到第一声尖叫。

一开始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他，而认为是哪个疯子藏在灌木丛中鬼鬼祟祟活动。第二和第三声尖叫传来时，我已经出了车子，那时我才

明白是汤米在尖叫，不过这几乎没有让我的焦急减少一星半点。事实上，有一阵子，我一点儿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许都快急疯了。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我设法朝着尖叫声发出的方向走时，我被一片无法穿过的密密的灌木丛挡住了。随后我找到了一个口子，并且跨过一条沟渠，来到了一道篱笆前面。我设法爬过去，却掉进了软绵绵的烂泥地里。

现在我可以把周围的环境看得清楚多了。我站在一片坡地上，它在我前面不远处陡峭地往下倾斜，我还可以看到远处山谷里某个村子的灯光。这里的风真的很大，一阵狂风猛地向我吹来，我不得不伸手抓住篱笆的桩。月亮还不是很圆，但是亮得足以让我能够看到眼前不太远的地方，在坡地开始倾斜的不远处是汤米的身影，他狂怒着，喊叫着，挥舞着拳头，踢着腿脚。

我拼命想朝他跑去，但是我的双脚陷进了烂泥中。那烂泥同样也粘住了他的脚，因为有一次当他乱踢时，他滑了一下，跌倒了消失在黑暗中。但是他仍然语无伦次地咒骂个不停，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刚好又站了起来。在月色下，我看了一眼他的脸，他的脸上满是泥浆，因为愤怒而扭曲着，然后我伸手抓住了他挥舞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他企图把我甩开，但我仍然抱着他，直到他不再喊叫，而我也能感到他已经不再挣扎。然后我意识到他的双臂也正抱着我。于是我们这样一起站着，站在那片野地里，站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彼此相拥，此时风还在不断地向我们吹着、吹着，撕拉着我们的衣衫，有一阵子，我们好像就这么彼此依偎着，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不被卷入黑夜的办法。

最终当我们分开的时候，他嘀咕说："我真的很抱歉，凯丝。"然后他紧张不安地笑着说："幸好这地里没有牛。它们会被吓坏的。"

我能看出他在尽量让我安心，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没事了，但他的胸脯仍旧在起伏，他的腿还在发抖。我们一起朝车子走回去，一边小心不要滑倒。

“你身上一股牛粪臭味，”最后我说道。

“噢，天哪，凯丝。这我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得从后面偷偷绕进去了。”

“你还是得签到。”

“噢，天哪，”他说，又笑了起来。

我在车里找到了一些抹布，我们把身上最脏的地方擦干净。但是我在后备箱里找抹布的时候，把装着汤米的动物画的运动包拿了出来；当我们再次上路的时候，我注意到汤米随手把那包带进了车里。

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那包就放在他的大腿上，我们就这样又行驶了一段路。我等着他说几句关于那些画的事情；我甚至想到，他就要再一次爆发了，那时他就会把所有的画扔到窗外去。可是他用双手牢牢地护着那个包，眼睛一直看着那时在我们面前展开的黑暗的道路。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说：

“对刚才的事我很抱歉，凯丝。真的。我真是一个白痴。”然后他又补充说：“凯丝，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我说，“想那个时候在黑尔舍姆，当你像那样狂怒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我们都不明白你怎么能变成那样子。我当时产生这样一个想法，真的只是一个想法。我，当时在想，也许你以前变成那个样子的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你一直都知道真相。”

汤米想了想，然后摇摇头。“别这样想，凯丝。不是的，那一直只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我是个白痴。一直都是那样。”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微微笑着说：“但那是个奇怪的想法。也许我真的知道，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你们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东西。”

23

那次旅行之后的大约一周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有太多的变化。不过我盼望事情不要老是那样子,到十月开始的时候,很肯定的是,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小小的不同。其中一件就是,虽然汤米还继续画着他的动物画,而当我的面时他就变得小心翼翼。我们并没有回到我最初成为他看护员时的情形,所有村舍时期的事情也仍然悬在我们心上。但是好像他已经考虑过这些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只要他有兴致,他还会继续作画,不过只要我走进房间,他就会停下笔,把它们放到一边。我并未因此觉得受了伤害。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这是一种解脱的办法: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些动物盯着我们的脸,只能使事情显得更尴尬。

但是还有一些变化我就不怎么自在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在他的房间里共度一些美好的时光了。我们甚至还经常性交。但我无法不去注意到的是,汤米越来越经常地把他自己和康复中心里的其他捐献者相提并论。比如说,要是我们正回忆着黑尔舍姆的那些旧相识,他总会把谈话转到他现在的某个捐献者朋友身上去,他也许说过或者做过什么我们正在回忆的类似的事情。特别是有一次,当我长途驾车来到金斯费尔

德，正走出车子的时候，广场上的景象颇有点儿像我和露丝一起去观船那天的样子。那是一个阴沉的秋天的午后，除了一伙捐献者挤在娱乐厅的平屋顶下面之外，四周空无一人。我看到汤米和他们在一起——他站着，一边的肩膀靠在柱子上——正在听一个蹲在入口台阶上的捐献者说话。我朝他们走过去几步，然后就在那灰色天空下停住脚步等着。但是，虽然汤米看到了我，他仍然在听他的朋友说话，最后他和所有其他的人一道大笑起来。即使那时，他也仍然微笑着听他们说话。事后他声称向我做了手势让我过去，但是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也根本不明显。我所注意到的全部，只是他朝我的方向含糊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就继续回头听他的那个朋友说话了。好吧，他正好在做些什么，但是，大概几分钟以后，他确实离开了那些人，我们俩一起上楼来到他的房间。然而事情和以前会发生的方式很不相同了。那不只是他让我在广场的外面等着而已。对此我还不会太介意。更有甚者，那一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他那方面因为不得不和我一起而离开他的朋友，甚至产生了某种近乎怨恨的情绪；而当我们上楼进了他的房间，我们两人之间的气氛也不是非常好。

公平地说，很多让我沮丧的感觉同样也发生在他身上。因为当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说笑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小小的触动；因为那些捐献者围坐成一个大致半圆的圈子，还有他们的姿势，无论是站是坐，几乎都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好像他们在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每个人都是如何享受着这个聚会。这让我想起了从前我们那一小伙人一起围坐在体育馆里的情景。正如我所说，那样一个对比，触动了我内心的某些东西，也许就是这样，当我们上楼进了他的房间后，我感到多少怨恨，他也感到多少。

每次他告诉我说，我无法明白某件事情是因为我还不是一个捐献者，我就会感到相似的怨恨微微地刺痛我的心。但是除了有一次——我稍后会说到——也就止于那微微的刺痛了。通常他会半开玩笑地，几乎是深情

地和我说起这些事情。而且即使有时候事情更严重一些，比如有一次，他告诉我别再把他的脏衣服带到洗衣房去，因为他自己可以拿去，也尚未演变成为一场争吵。那一次，我问他：

“我们谁把毛巾拿下去又有什么不同呢？不管怎样，我都是走那条路出去的。”

他对此摇头说：“你瞧，凯丝，我会处理自己的事情的。如果你是一个捐献者的话，你就会明白。”

好吧，这就是吹毛求疵了，但这种事我还是容易忘记的。可是就像我说的，有这么一次，他又把我不是捐献者的话搬了出来，那真的让我恼怒。

那事发生在他收到第四次捐献的通知后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早就在等着这份通知，还就此讨论过许多次。事实上，自从利特尔汉普顿之行以后，我们已经有过几次亲密的谈话，讨论第四次捐献的事。我认识一些捐献者，他们对第四次捐献反应不一。有些人无时无刻都想谈论它，没完没了而且不知所云。另一些人只会开玩笑似的说起它，还有一些人根本不愿意说。可是在捐献者中有一种怪论，就是把第四次捐献当作某种值得庆贺的事情。一个作“第四次捐献”的人，哪怕之前他都不是那么受欢迎，也会被待以特殊的敬意。甚至医生和护士也会来这一套：一个要作第四次捐献的人去做检查的时候，白大褂们会微笑着向他问好，还会和他握手。好吧，汤米和我，我们说起过所有这些，有时候是开玩笑似的说，还有一些时候说得既严肃又小心。我们讨论过人们对待它不同的方式，以及哪些方式最合情合理。有一次，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正并排躺在床上，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凯丝，为什么每个人都为第四次发愁吗？那是因为他们说不准他们的生命会不会真的就此完结。如果你知道自己肯定会完结，那就简单多了。可是他们从来不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疑惑了一会儿这事是否会发生，我正在想如何回答他。可是当它真

的发生时，我倒找不到很多话可以说。于是我只是说："汤米，那都是些废话。只是说说而已，胡说八道罢了。甚至都不值得去想。"

但是，汤米本该明白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实我自己的话。他也该明白，他问的问题连医生也没有确定的回答。你也许会听到同样的谈论。也许是在第四次捐献之后，即使事实上你已经完结，你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意识，然后你会发现，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许多捐献，许许多多；不过不再有康复中心，不再有看护员，也不再有朋友；除了眼睁睁看着你余下的捐献手术，你没有什么事可以做，直到他们啪的一下把你的身体关上为止。这是恐怖电影里的情节，大多数时候人们不愿意去想它。白大褂不愿意去想，看护员不愿意去想——通常捐献者也不愿意去想。但是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捐献者提起这件事，就像汤米在那晚上那样，而现在我希望我们来谈谈这件事。实际上，在我把这事当垃圾打发之后，我们俩都对这整个话题避而不谈了。虽然我知道从此以后它至少是在汤米的心上，而我也高兴他至少向我透露了这么多心思。我现在说的是，总之我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一起把第四次捐献的事处理得挺好，因此那天当我们走在野地里的时候，我对他所说的话是如此惊慌失措。

金斯费尔德没有太多的平整地面。广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聚会地点，建筑物后面的那几块地更像是荒地。最大的一块捐献者们叫它为"野地"，那是一块长方形的地方，长满了杂草和野蓟，用铁丝网围着。一直以来都有人在谈论要为捐献者把它变成一块真正的草坪，然而甚至到了现在，他们也还没有去做。即便他们真的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因为边上的大路，那里也不是那么安静。当捐献者焦躁不安、需要走动一下平静下来的时候，那里仍然是他们会去的地方。当然，他们要通过丛生的荨麻和荆棘。我说的那个早上雾很大，我知道野地里会湿透了，但是汤米坚持我们到那里去走一走。不出所料，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这可能正合汤米的意。踩

着灌木丛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在栅栏边上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另一边的雾气。然后他说：

“凯丝，我不想让你错误地看待这件事。但是我想了很多。凯丝，我认为我应该换个看护员。”

他这么说过之后几秒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对此一点都不惊讶；颇为滑稽的是，我一直在等着他说这话。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生气了，所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不仅仅是因为第四次捐献手术即将到来，”他继续说道。“不仅因为那个。而是因为像上个礼拜发生的那种事。我的肾脏出了那么多问题，将会有更多那样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你，”我说。“这正是为什么我要来帮助你。正是为了现在开始发生的事情。这也是露丝想要的。”

“露丝要我们去做的是另外那件事情，”汤米说。“她不一定会要你在这最后的时刻成为我的看护员。”

“汤米，”我说道，我想这时候我已经是很愤怒了，不过我控制着自己的声音，让它显得平静，“我是来帮助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再次来找你。”

“露丝要我们去做的是另外那件事情，”汤米重复道。“这一切是另一回事。凯丝，我不想在你面前是那么一副模样。”

他低头看着地面，一棵棕榈树顶住了金属丝网的栅栏。有一阵子，他看起来像是在聆听雾气那边车流的声音。他轻轻地摇着头说：

“露丝会理解的。她是个捐献者，所以她会理解。我并不是说，她也一定为自己要同样的东西。如果她做得到的话，也许她想要你一直做她的看护员。但是她会理解，我想要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凯丝，有时你只是不明白这点。你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是捐献者。”

当他说出这话时，我转身就走了。我说过，我对他不再要我做他的看护员这事几乎已经有所准备。但在这些诸如让我等在广场上这样的小事

情之后，真正刺痛我的是他刚才所说的话，他把我再一次区分开来，不只是与其他的捐献者，而且与他和露丝区分开来了。

不过，这没有变成一场激烈的争吵。当我大步走开的时候，除了回到他的房间去，我也不能做其他什么事，几分钟以后他自己也上来了。那时我已经冷静下来，他也是，于是我们便能对此好好地交谈了。我们的谈话有一点儿拘谨，但是我们言归于好，甚至谈到了更换看护员的一些实际问题。然后，当我们在昏暗的光线中并排坐在他的床沿上时，他对我说：

"凯丝，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争吵了。但是我一直非常想问你这句话。我的意思是，你当看护员不厌倦吗？我们其他所有的人都在很久之前就成了捐献者。你已经当看护员好多年了。凯丝，有时候难道你不会期望，他们赶紧把通知发给你吗？"

我耸耸肩。"我不在乎。不管怎么说，有好看护员是重要的。而我就是一个好看护员。"

"但这真的那么重要吗？好吧，有个好看护员真的很不错。可是归根到底，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捐献者都要捐献，完全一样，然后他们的生命就终结了。"

"这当然重要。一个好的看护员能让一个捐献者的实际生活大不一样。"

"但是你所有的这些四处奔走和忙忙碌碌。所有这样的筋疲力尽和孤独。我一直在观察你。这些正在将你耗尽。你一定想过，凯丝，有时候你一定期望他们告诉你可以停下来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说一句话，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久。"我还在保持着沉默，他说："我只是说说，仅此而已。我们不要又吵起来。"

我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说："是啊，好。不管怎样，也许不会再有多久了。但是现在，我必须做下去。即使你不要我在你身边，还有其他人需要我呢。"

“我想你是对的，凯丝。你真的是一个好看护员。如果你不是你，你对我也会是一个最完美的看护员。”他笑了笑，用一只手臂搂住了我，不过我们还是并排坐着。然后他说：“我总是想到在某个地方有条河，河水非常急。河里有这么两个人，他们试图抓住彼此，竭尽一切可能紧紧地抓住对方，可是最终还是不行。水流实在太急了。他们没法不松手，分开漂走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形。真是可惜啊，凯丝，因为我们一生彼此相爱。可是最终我们却不能永远待在一起。”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记起了我们从利特尔汉普顿回来的晚上，在那狂风肆虐的山崖边我们彼此拥抱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在想着那事，或者他只是在想着他的河以及水流。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继续那样在床沿上坐了很久，沉浸在我们的思绪中。后来我对他说：

“我抱歉先前朝你发火了。我会和他们谈的。我会尽量设法给你找个真正好的看护员。”

“丢脸啊，凯丝，”他又一次说。我不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对此还再说了些什么。

我还记得那次谈话后的几周——也是新看护员来接替我之前的最后几周——是令人惊讶地平静。也许我和汤米都做出了特别的努力来好好对待彼此，可是时间好像在几乎是无忧无虑中飞快过去了。你也许会认为我们那样相处中有一种不真实的气氛，然而那时候，这样似乎并不奇怪。我正忙着照顾北威尔士的几个捐献者，这让我无法如愿以偿地经常去金斯费尔德，但我还是设法每周都到那里去三四次。天气渐渐地冷了，可是一直很干燥，还经常天晴，我们俩在他的房间里消磨时光，有时候我们也性交，更经常的只是说话，或是他听我读书。有一两次，汤米还在我躺在床上读书时拿出他的笔记本，在上面乱画些他新想到的动物样式。

终于有一天，那是最后一次了。十二月的一个清新的下午，我在刚过

一点钟时到达那儿。我来到楼上他的房间，心中一半是期望有些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想也许他已经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些装饰物什么的。可是当然，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总之，那让我松了一口气。汤米看起来也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装作这只是又一次通常的来访。而且，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已经说了很多话，现在也不像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必须说清楚。我想我们都不愿意再开始什么新的、我们将会后悔不能圆满结束的话题。因此，我们那天的谈话中有一种空洞的味道。

不过，我在他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转悠了一会儿以后，有一次，还是问了他：

"汤米，你是不是为露丝在最终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之前就终结了而高兴？"

他正躺在床上，在回答我之前，继续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奇怪，那一天我想到了同样的问题。你一定记得，对于露丝，当发生类似的事情时，她总是和我们不一样。我和你，从一开始起，甚至在我们小时候，我们总是试图去寻找事情的真相。凯丝，你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谈话吗？可是露丝就不像那样。她总是愿意相信。那就是露丝。所以，是的，在某个方面，我认为这是对待事情最好的办法。"然后他又补充说："当然，我们所发现的真相，埃米莉小姐，还有所有的那些事，都不会改变露丝的任何事情。她希望我们最终能有最好的结果。她真的希望我们有最好的结果。"

我不想在那个时候大谈有关露丝的事情，所以我就同意了他的话。可是现在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了，我真的不太确定自己的感受。我心中有一部分总是希望我们能和露丝一起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好吧，也许这会让她感到难受，会让她明白，她曾经对我们所造成的不管什么样的伤害，都不能像她希望的那样轻易得到弥补。而且也许，如果我诚实的

话，我的希望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希望她能够在生命终结之前明白所有这一切。可是最终，我想到这是有关别的东西，是一些远远超出报复心和小心眼的东西。因为如汤米所说，她希望我们最终有最好的结果，而且虽然她那天在车里也说我永远不会原谅她，其实她错了。我现在对她再无怨恨。当我说希望她知道全部事实真相，更多的是因为，我因为想到她终结生命的方式与我和汤米不同而感到悲伤。那情形就像是有一条界线，我们在这边，而露丝在另一边；当一切都说了、做了，我依然为此感到悲伤，而且我想，如果她知道这些的话，她也会悲伤的。

我和汤米，我们那天并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告别仪式。时间一到，他陪我一起下了楼，通常他是不这么做的，我们一起穿过广场，朝我的车子走去。因为一年里的时节关系，太阳已经落到建筑物的后边去了。像往常一样，在平屋顶下有几个模糊的身影，但广场上空荡荡的。一路朝车子走去的时候，汤米一言不发。然后他好像是笑了一声，说：

“凯丝，你知道，我从前在黑尔舍姆踢球的时候。我做这样一件秘密的事。当我进球得分的时候，我会像这样转过身，”——他得意地举起双臂——“我会跑回到我的队友那里。我从来没有为此发狂什么的，而只是像这样举着双臂往回跑。”他停了一会儿，他的手臂仍旧举得高高的。然后他放下手臂微笑。“在我的脑海里，凯丝，当我往回跑的时候，我总是想象自己正在水里刷刷地跑着。水不深，最多只到脚踝这儿。这就是我以前所想象的，每一次都这样。刷，刷，刷。”他又举起双臂。“感觉真棒。你刚进了球，你转身过来，然后就是刷、刷、刷。”他看着我，又微微地笑了一下。“所有这些时间里，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我也笑了，说道：“你这个疯小子，汤米。”

那之后，我们亲吻——只是一个轻轻的吻——然后我上了车。我倒车的时候，汤米一直站在那儿。后来我把车开了出去，他微笑着，挥着手。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站在那儿几乎到最后一刻。最后，我隐约看到他再

次举起手，转身朝平屋顶那里走去。于是，广场就从镜子里消失了。

几天之前，我正和我看护的一位捐献者谈话，他抱怨说，人的记忆，哪怕是最珍贵的那些记忆，也都淡忘得惊人地快。但我不是那样。我最珍贵的记忆，从来没有淡忘。我失去了露丝，然后我失去了汤米，但是我不会失去对他们的记忆。

我想我也失去了黑尔舍姆。你仍然会听到一些故事，说黑尔舍姆从前的一些学生正在设法找到它，或者确切地说，找到它曾经的所在。有时候还会流传奇怪的谣言，说黑尔舍姆这些日子已经成了一家饭店、一所学校，或是已经成了废墟。至于我自己，开车走了那么多地方，我从来没有尝试去找到它。我真的没有兴趣看到它，不管它现在什么样了。

说真的，虽然我说自己从来没有去寻找过黑尔舍姆，我发现有时候，当我开车外出时，我会突然认为自己看到了它的某一部分。我看到远处的一个体育馆，就确信那是我们的体育馆。或者看到地平线上一棵模糊不清的大橡树边上有一排白杨树，一瞬间我就深信我正在从另一边向南操场驶去。有一次，在一个灰蒙蒙的早上，在格洛斯特郡的一条长长的路上，我开车经过抛锚在路边停车带的一辆车子，便肯定那个站在车头前、茫然地看着迎面驶来的车子的女孩，就是苏珊娜·C.，她比我们高几个年级，还是负责拍卖会的班长之一。当我驾着车，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别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丝毫没有企盼它的时候，这样的时刻让我深受震动。所以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现在还是在留意着黑尔舍姆。

但是我说过，我并没有特意去寻找它，而且不管怎样，到年底之前，我就不会再像这样驱车四处奔波了。所以，我现在可能再也不会遇见它了；回想起来，我很高兴事情将来的样子。它就像是我对汤米和露丝的记忆。一旦我能过上更为安静的生活，无论待在哪个他们把我送去的康复中心里，我的心中都会和黑尔舍姆在一起，让它安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将

是没人能够抢走的一样东西。

我由着自己性子做的事情，只有一次，那是在我听到汤米的生命终结之后的几个礼拜，尽管我并非真的有必要去，我还是开车去了诺福克。我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也没有远远地走到海岸边。也许我只是想看看那些平坦的不毛之地以及那广阔的灰色天空。在某个时刻，我发现自己驶上了一条从未走过的路，在大概半小时里，我不知自己身处何方，而且毫不在乎。我穿越平坦的、没有特色的田野，此处除了偶尔有一群鸟，听到我的汽车引擎声后从田地的垄沟中飞起来，此外便真的毫无动静了。然后我终于看到远处的几棵树，离路边不远，于是我朝它们开过去，停下来，下了车。

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大片犁过的田边。一道两层铁丝网的围栏阻挡我走进地里，我看到，这道围栏和我头顶上的三四棵树，是几英里内唯一顶着风的东西。那道围栏边，特别是下面的那一层铁丝网边，乱糟糟地堆着各种垃圾。那就像你在海滩边见到的那些废弃物：在最终被这些树和这两层铁丝网拦住之前，风一定带它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我也见到破碎的塑料纸和破袋子的碎片，高高地挂在树枝上，被吹得噼啪作响。那是唯一的一次，当我站在那里，瞧着这些奇怪的垃圾，感受着风吹过空旷的田野，我面前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幻象，这是因为这里毕竟是诺福克，而且仅仅几周前我才失去了他。我想着那些垃圾，那些在树枝上噼啪作响的塑料纸，那一长溜被围栏挡住的奇怪的东西，我微微闭上眼睛，想象这就是自我童年起所有丢失的东西，现在都被冲上来了，而我就站在它前面，只要我长久地等待，一个细小的身影就会穿过田野在地平线上出现，然后慢慢地变大，直到我看见那就是汤米，他会挥着手，也许还会呼喊。这个幻象一直没有超越那个样子——我没让它超越——虽然泪水滚下了我的脸庞，我并没有哭泣，也没有失去控制。我只是等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车上，朝不管哪个我该去的地方疾驶而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别让我走
作者＝（英）石黑一雄著
页数＝２６４
出版社＝南京市：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１１
ＳＳ号＝１２８８１９６４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８２１３７２３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ｚｄｎｅｔ．ｏｒｇ．ｃｎ／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８２１３７２３＆ｄ＝８２５８２ＥＦＢ３ＡＤＤ１８８７５ＣＣ１４２２Ａ９７Ｃ１０６３０